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碩 士 論 文

指導教授：林文玲 博士

愉悅/逾越的身體：從社會階級觀點來  
看西門 T、婆的情慾實踐



研究生：蘇淑冠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

## 謝 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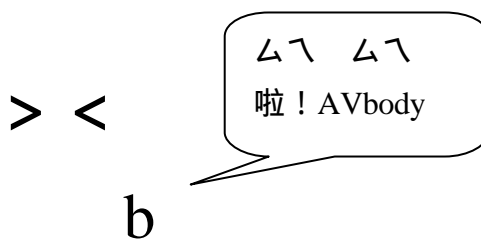
這本論文絕對要感謝的，就是從西門町挖掘出來的研究伙伴們。沒有你們大方接受一個來路不明的陌生人，這本論文至今下落不明。對一個苦於無法順利進入田野地，以及徬徨無助找尋研究對象的研究生來說，遇到你們，真的是幸運到不行。

感謝林文玲老師、丁乃非老師以及陳毅峰老師的細心指導。尤其是林文玲老師對論文觀點一語道破的獨特見解、丁乃非老師一針見血的精闢分析，以及陳毅峰老師的幽默風趣，令我獲益良多及印象深刻。

很另類的老爸、老媽：雖然你們常搞不清楚我到底在幹啥，但始終無怨無悔的提供我無限的心靈及物質支助。除了讓我隨心所欲，更幸運的是可以做我自己。擁有這樣的自由真的很讚！感謝你們

至於，意義非凡的朋友及家人們（坦白說，寫到現在，你是最有可能看到「謝誌」的人）：非常感謝你在我論文行文期間提供鼓勵、安慰、支柱、幫助、娛樂、以及任何形式的喜怒哀樂。你有形無形的容忍或協助，我謹記在心。由於在我心裡，你的位置與份量實在太重要了，但是我怕心中有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的感激程度會嚇到你，所以，就讓我在這裡羞答答的跟你說：「謝謝！」請繼續重要下去！誠心的謝謝你！

翻閱我論文的各位看倌：如果您對於我論文有興趣或者意見，想寫些什麼給我，請不要客氣，寄到我的信箱裡。我很樂意收到您的批評與指教。



蘇淑冠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m9143003@em91.ndhu.edu.tw](mailto:m9143003@em91.ndhu.edu.tw)

## 中文摘要

西門町乃是有著複雜異國風味的殖民城市歷史脈絡，還有文人筆下的同志生存集結的歷史記憶，種種氣氛營造了西門町地景風味，並且與青少年、同志的性/別認同形塑有著密不可分的淵源。本文從西門 T、婆自身階級的位置角色，以及其對於「身體」展示之間的關係作一番探討。最終所關切乃：(1) 西門 T、婆的身體外貌與情慾互動實踐的自主意識；(2) 「性」的多元與流動特性；(3) 解構 T、婆配對模式，乃是複製/模仿異性戀男/女關係的僵化迷思。

本文從三個層面討論西門 T、婆的「階級」：(1) 透過社會指標，如收入、教育、年齡...等來定義階級；(2) 台灣同志運動多由知識份子所領導及論述，相對於西門 T、婆的社會階級地位，形成了論述與被論述者的相對位置；以及(3) 普羅社會對於生理性別(sex)不與社會性別 (gender) 文化上的對應者的排斥及禁止。在此性階層系統中，無論其個人是居於社經地位優勢或弱勢，「不男不女」的樣貌，很自然地會被視為「怪異」的階級位置；。上述三個階級概念相互混雜、影響，藉此來探討社會階級弱勢（收入低/學歷低/青少年）的西門 T、婆，於身體外貌及情慾互動上，如何實踐、逾越僵化的異性戀男/女性別框架。

研究發現：西門 T、婆的身體展示與實踐，具有逾越異性戀二元對立、非男即女的性/別概念。西門 T、婆的身體外貌，如：短髮、束胸、打扮、講話樣貌、行為體態...等，以及在 T、婆的情慾互動過程與行動中，更是主體認同的確立過程。但在這過程裡，我們發現社會階級與身體愉悅自主的關係上，具有某種社會資源的交換與社會位置的排擠。透過青少年西門 T、婆的日常生活行動與認知，我們得以窺見活潑且多元的女同志文化。

**關鍵字：**西門町、女同志文化、T 婆認同、空間、階級、身體

## Abstract

Layered colonial experiences and literary discourses on the congregating of early gays and lesbians in the Hsimenting area of Taipei together make up part of the reason for the continued association of Hsimenting as social space with both youths and sexual minorities, especially lesbians and gays. This thesis investigates the complex relations between class and body expression among young Hsimen T's and Po's, including 1) Hsimen T/Po-lesbian's conscious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ir appearance, intimate relations and sexual interaction; 2) the multiplicity and mobility of their "sex" and "sexuality"; 3) the ways in which T/Po-lesbian intimate relations cannot simply be reduced to copy versions of heterosexuality.

This thesis contends that Hsimen young T/Po-lesbians' "class" must be seen as made up of and through the following three dimensions. 1) The socio-economic "class" that is formed through education, age, economic status, etc. 2) The cultural "class" reproduced even within the last decade of gay and lesbian critical discourse wherein an intellectual position leads to the subordination of Hsimen young T/Po's and T/Po's in general. 3) The "sex/gender system" wherein public society will exclude that "sex" that does not correspond with "gender;" in such a hierarchical system, "gender-benders" and especially young "gender-benders" are regarded as "freaks"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of higher socio-economic status. These three concepts of "class" intermingle and interweave in the lives and discourse of Hsimen T/Po. This thesis explores how a subordinate "class" (in the above three dimensions) of Hsimen T/Po-lesbians practice and trespass the inflexible boundaries of heterosexual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in their bodily appearances and their sexual interactions.

This thesis concludes that Hsimen T/Po's body expression and practices transgress the traditionally defined dual gender frame as it blurs the binary concepts of male and female derived masculine and feminine. Hsimen T/Po-lesbians bodies and their sexual interactions together establish distinct subjective identities through important processes of dress-codes, hair-styles, breast-binding, and particular mannerisms in talking, action and sexual practice. These processes of shaping complex Hsimen young T/Po identities interweave socio-economic class and sexual pleasures, while negotiating with hegemonic social exclusionary practices through complex exchanges of social resources. Through the everyday lives and actions and perceptions of young Hsimen T/Po-lesbians, we glimpse the vitality and diversity of

Taiwan's lesbian cultures.

Key word: Hsimenting, lesbian cultures, T/Po identities, space, class, body

# 【論文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1-2
第三節 問題意識.....	3
1.3.1 T、婆行動與階級關係.....	3
1.3.2 西門T 婆的T 婆觀.....	3-5
1.3.3 T 婆與「不分」的論戰.....	5-7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7-9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0
第一節 女同性戀研究的歷史回顧.....	10
2.1.1 西方女同性戀研究回顧.....	10
A. 第二波婦運時期.....	10-11
B. 酷兒( queer )的出現.....	11-12
C. 女同志的性與性別.....	12-14
2.1.2 台灣女同性戀研究回顧.....	14-17
第二節 階級.....	17
2.2.1 韋伯( Max Weber ).....	18-19
2.2.2 布爾迪厄( Pierre Bourdieu ).....	19-20
2.2.3 透過「 論述 」形塑的階級概念.....	20-22
2.2.4 異性戀性/性別系統下排斥的身體.....	22-24
第三節 身體行動與階級關係.....	24
2.3.1 西方T 婆身體的階級與種族研究.....	24-27
2.3.2 Foucault 及 Bourdieu 論「 身體 」.....	27-29
2.3.3 「看」與「被看」的權力關係.....	29-30
2.3.4 社會互動論.....	30-32
第四節 空間.....	32
2.4.1 家庭.....	32-33
2.4.2 人際交往型態與工作環境.....	33
2.4.3 西門町.....	33-34

<b>第三章 研究範圍 對象及方法</b> .....	35
第一節 研究範圍 - 西門町的酷異性( queerness ).....	35-38
第二節 研究對象的選取.....	38-40
第三節 研究方法.....	40
3.3.1 從質量化並行到民族誌寫作的轉變.....	40-41
3.3.2 參與觀察法的民族誌分析.....	41-42
A 參與.....	42-43
B 觀察.....	43-44
<b>第四章 西門 T 婆認同與階級關係</b> .....	45
第一節 西門 T 婆的 T 婆觀.....	45
4.1.1 西門 T 婆認知下的不分.....	45-49
4.1.2 西門 T 婆對 T 婆形象的認知與行動.....	49-53
4.1.3 T 婆「角色」構成過程.....	53-55
第二節 西門 T 婆與社經地位.....	55-59
第三節 西門 T 婆與工作環境.....	59-63
第四節 本章小結.....	63-64
<b>第五章 西門 T 婆伴侶親密關係( intimacy relationship )</b> .....	65
第一節 西門 T 婆吵架的背後癥結.....	65
5.1.1 學生型西門 T 婆關係：苦情奉獻T.....	65-69
5.1.2 街頭型西門 T 婆關係：大 T 主義.....	69-71
第二節 社會福利及生活保障影響同志伴侶情感關係.....	71-75
第三節 西門 T 婆的西斯風格.....	76-77
5.3.1 性關係很重要！.....	77-80
5.3.2 誰說話？「女性」食物化.....	80-82
5.3.3 向傳宗接代挑戰！多樣化的性愛體位.....	82-86
5.3.4 私人情慾空間與親密關係.....	86-88
第四節 本章小結.....	89-90
<b>第六章 西門 T 婆身體展現與策略</b> .....	91
第一節 短髮.....	91-93
第二節 束胸.....	93-100
第三節 假陽具.....	100-103

第四節 流動的「男」「女」特質.....	104-107
第五節 本章小結.....	107-108
<b>第七章 空間之於西門 T 婆的行動影響與認同.....</b>	<b>109</b>
第一節 西門町.....	109
7.1.1 西門町的邊緣特性.....	109-110
7.1.2 西門町的舞台特性.....	110-112
第二節 「方便」不方便？公共空間的男/女霸權性.....	112-116
第三節 學校.....	116-121
第四節 原生家庭的美麗與哀愁.....	121-122
7.4.1 家人對 T 身份的默許.....	122-124
7.4.2 西門 T 婆在原生家庭之不同處境.....	124-126
7.4.3 家人的反動.....	126-128
第五節 網路.....	128-132
第六節 本章小結.....	132-133
<b>第八章 結論.....</b>	<b>134</b>
第一節 結論：研究發現.....	134-137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137-138
<b>參考書目.....</b>	<b>139-150</b>
<b>圖表目次</b>	
【圖一】：性階層( 1 ).....	23
【圖二】：性階層( 2 ).....	23
【圖三】：西門町的主要範圍.....	38
【圖四】：西門徒步區廣告看板.....	111
【圖五】：公共廁所性別霸權性示意圖.....	115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關於同志議題的學術研究，無論是期刊論文、學術研討、或者大學生的學期報告，或在自然科學或人文社會科學，早已是老生常談、汗牛充棟。記得何春蕤教授曾經在一個日日春協會辦的活動場合上說過一段很像繞口令的話：

今天你把一個東西現象拿來當做問題來討論來研究，它就變成了一個問題，如果今天這東西沒人提沒人問，這就不是個問題，你去「說」去「點」出來，把它當作「問題」來研究的時候才真的成了個「問題」。

一直到現在仍不斷有關於同志議題的研究產品出產，是不是就說明了這仍是個「問題」才會被拿來探討？其實這樣的疑問，剛開始成為我書寫碩士論文過程中反覆的自我辯證。我的確不想把「同志」當作一個問題來討論，或者把它變成一個碩士論文來「研究」，不想藉著我的碰觸而使它變成「問題」。因為這樣違背了我自己想把多元情慾的展現視為人類歷史自然而然的意識，也無意要去挑起 T、婆<sup>1</sup>、不分<sup>2</sup>的身份認同哪個才是政治正確的思辯。但是又很矛盾的、也很研究生生物本能的想要書寫，想要去說明、描寫、觀察、認識不同階層、多元的文化現象。我們不能忽略那些被視為、被想像成「邊緣」的西門 T、婆的刻板想像，認為這些具有青少年（今年（2005 年）為例，最小的研究對象為 1988 年出生）同志（嚴格來說，是指 T、婆）雙重邊緣身份，或者說，資格缺乏的公民狀態（尚未成為公民，如青少年），與資格存疑的公民（如性少數份子），之兩者謀和後的產物 - 西門町青少年 T、婆，就否定、忽略、懷疑其情慾價值與力量，這也是我選定這樣的議題作為碩士論文的原因。

##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文企圖透過：1. 台灣同志運動中習於由知識份子領導及論述，造成某種社

---

<sup>1</sup>什麼是 T，什麼是婆？關於這樣的定義，很粗淺、粗略的界定為似「男性化」的一方被稱為「T」，而比較具有「女性氣質」的一方則被稱為「婆」，當然，這也是普羅社會大眾最普遍對於女同志的想像與認識。

<sup>2</sup>引自《認識同志手冊》（2003:10，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對於「不分」的解釋為：「1. 認為愛女生就是愛女生，不用分類；2. 覺得本身氣質就是在 T 與婆之間，而不能歸類；3. 愛戀或慾望的女生較為多元化」

會階級地位 T、婆的身體被論述弱勢階級位置；2. 在普羅社會裡的性階層系統中，對於生理性別（sex）沒有對應於社會性別者（gender）身體的排斥及禁止，在此個人身份無論是大學校長或是街頭混混，不男不女的身體樣貌皆很自然的被視為「怪異」的階級位置；以及 3. 社會學最常透過經濟收入、學歷、年齡等指標的社會階級概念，來探討社會階級弱勢的西門 T、婆於身體外貌及情慾展演上，如何實踐及逾越僵化的異性戀男/女性別框架。上述三個階級概念相互混雜、影響，並且相對的拉出本文中我所謂的「不分」是什麼，也就是混雜著 1. 一群站在論述位置的人（通常是知識份子）；2. 在社會性階層系統裡遵循某種刻板化女性樣貌的身體及行為方式，拒絕並且排斥所謂的「男性化」他人；3. 經濟、學歷、年齡等社會指標所界定的社會地位隸屬白領中產階級者。我認為文中的西門 T、婆就是對立於上述「不分」而出現。

像「男人」的 T 們，往往引起一些人反感討厭不喜歡，也引發了女同志圈內兩種情慾模式（T 婆與不分）的辯論。部分研究對象表示：「我很討厭西門町的 T 的那種調調！就是那種很不成熟穩重的感覺嘛！我覺得這樣討厭，很像痞子，跟男人有什麼兩樣？」（0315），另外一位「反不分」的研究對象則認為：「我真的不懂？明明就是同樣的一群人，幹嘛還要這樣分（分「T、婆派」跟「不分派」）！而且（同志）都是這樣小群了，還搞分裂喔！幹嘛這樣？」（0215）；「我們真的很討厭不分！搞不懂現在為什麼流行不分，不明白也不能接受這樣的東西！」（0215）。但是西門 T、婆們沒有文化資本的積累，不是還在高中職階段<sup>3</sup>、不然就是中輟、學歷不怎麼漂亮，通常會被規納、想像、界定為「邊緣」。除了是社會位階上的邊緣，也即在普羅社會僵化男/女之性/性別系統被視為「變態」之外，在同志情慾階層位置也淪為邊緣。換句話說，在無論女同志或者異性戀的性階層系統裡面，即便是同等經濟條件或者學歷背景，自稱為 T 這樣的身體以及「T、婆」這樣的模式似乎是被兩層次的大環境所排斥。

流行跟傳統就是個對立的二元點，流行/新/革命以及傳統/食古不化/原地踏步連結在一起，就如同不分與 T、婆的情慾角色，似乎自然也就在性階層系統上有了上下優劣。本文的目的就是在釐清這樣名詞背後隱隱的上下階級關係裡，從這些尚未（或不可能）有豐厚的文化資本論述權的西門町 T、婆，透過參與他們放學或者下班後的日常生活，以西門町作為一個主要觀察聚集地，和研究對象相處生活觀察，對研究對象的生活描寫，藉此觀察討論分析比較不同於學院派女同志們的身份認同以及情慾展演。

---

<sup>3</sup>這些高中生多為非升學取向的名校，多為私中、或技職學校的學生。

### 第三節 問題意識

#### 1.3.1 T、婆行動與階級關係<sup>4</sup>

在女同志研究裡，是否區分 T、婆的討論方興未艾，論者皆是各有一番獨特的立場與論述。我們查閱文獻，如果說「90 年代台灣新一代年輕女同志開始以一種對立於傳統 T 婆角色結構有了新的思考方式」(簡佳欣，1997：163) 這句話是對的，是否意味著這種女同志角色定位分與不分問題的激辯不過在台灣是近十年來的事？並且，「不分」的行動又落入多少複雜同志組成體成員的認知？我們常會落入語言陷阱，認為 T、婆、不分這些名詞都各自有實際的意義，而當我們企圖想要用這些概念來和人溝通的時候，這些看似嚴謹又精確的概念卻對於你我有著模糊曖昧的定義。對於「更新一代」的西門町年輕 T、婆們，「T、婆」、「不分」這個觀念之於他們又會有什麼不同的認知？

根據社會學芝加哥學派互動論觀點，社會行動的意義是在社會本身的發展中產生，而性別角色所強調的其實也是互動，一個人的互動跟社會脈絡及自我背景脫離不了關係。在女同志的生活行動上，以及女同志文化這個多重論述所建構出的複合體，性別角色認知差距很大程度與個人社會背景有極密切的關連，異質性團體成員身份（大學生、高中生、高職生、中輟生、18 歲、25 歲等）的認知差異往往更為明顯。

自 90 年代開始，女同志社群裡對於傳統性別角色的「T、婆」二分法，到「不分」名詞概念的意識型態廣為流傳、蔚為風潮。我所好奇的是認同或行動「T、婆」還是「不分」的概念認知與偏好，是否與個人的年齡、階級、教育等社會特質（指標）有關？很 T、婆者或者不分者的身體外型與行動有沒有與其社會階級構連牽扯？某種「不分」的概念似乎很大程度是受過「女性主義」經典的辯論、思考、訓練而來的產物<sup>5</sup>。西門町看到的 T、婆身體外貌的搞怪，則乃是一種跨越二元性別規範的愉悅/逾越。但是否因為如此，這群社會位置、教育程度本來就不高的人往往被視為是中下階層，並被排擠為社會邊緣位置。本文目的則是希望理解西門 T、婆如何透過身體的「搞怪」來確立自我存在。

#### 1.3.2 西門 T、婆的 T、婆觀

---

<sup>4</sup>「階級」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學變相。關於我所謂的階級之定義，在本文第二章將有所詳談。

<sup>5</sup>關於台灣女同性戀運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學院化特徵，我在第二章第一節將有較詳盡的敘述。

根據趙彥寧深入的探討研究，他認為 T 婆模式並非在複製/模仿/跟隨異性戀的性別角色邏輯，而是要 T、婆有別，這個「別」是來自於在身體上的操演<sup>6</sup>。例如從 T、婆兩人的髮型長短、胸部有無、外貌打扮、情慾模式等的區別來看，「我」與我的另外一半有所區別。我好奇這樣的名詞概念對於西門 T、婆有什麼意義？

一開始，那桌 T、婆們並不是用一個友善的眼神歡迎我，我說：「不好意思打擾一下，我有一份問卷需要您們的幫忙！」但是只有某個小 T 和我眼神交會，並且搖搖手說著不歡迎。同時，卻有另一個 T 問我這是一份什麼樣的問卷？當我笑著說有點勁爆的問題時，他們卻很興奮的看著問卷，並開始有著極高的興趣要填寫，然後口中嚷嚷：「這種東西怎麼可以不寫呢？」突然間整桌大約 7 個人搶著要看並且填寫問卷。另一個 T 並說：「你幹嘛不拿給我們寫？T 有什麼好不承認的！」並要求我把問卷通通拿出來，熱心的發給餐飲店內的熟客填寫(0210)

我剛開始進入田野時的確是手足無措、不知從何下手尋找合適的報導人，因此我利用問卷方式來搭訕疑似的西門 T、婆，再進而與他們熟稔熟絡。初期，要求他人填寫問卷時總是會有一點生疏，但卻也發現了西門 T、婆對於我的問卷有著超乎預期的熱心與熱情。在一陣熟稔的自我介紹，我發現同桌的友人說出「不分」時，令西門小 T 們摸不著頭緒，隨後回答的「不分偏 T」似乎更是讓他們啼笑皆非，脫褲子放屁，認為 T 就 T 了，還「不分偏 T」哩！

放眼望去西門町，七年級<sup>7</sup>女同志們卻是以極 T、婆的模式逛街、聊天、存在在西門町裡。能見度高的成對戀人不難發現一個是外穿襯衫、POLO 衫，內穿束胸，下面露出四角褲褲頭的垮褲配上一雙球鞋，身上融合著搖滾混著 Hip-Hop 的打扮，戴頂棒球帽或把帽子如捕手般的反戴，亦或一頭刺蝟般的油髮，配戴著叮叮噹噹的大小裝飾品。這些衛道人士視為礙眼的作怪打扮走在街上，總是招致身邊路人轉頭思索「這人是男的還是女的？」易言之，在視覺上，造型上似「男孩」的打扮是明顯對立於身邊伴侶，西門町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這樣的配對模式來來往往，我們可以輕易猜測誰是 T 誰是婆。

---

<sup>6</sup>趙彥寧，1996，〈性、性意識與身體建構：形塑台灣女同性戀的身體美學〉，第一屆性教育、性學、性別研究暨同性戀研究學術研討會；簡佳欣，1997，〈九〇年代台灣女同志的性別抗爭文化：T 婆角色的解構、重構與超越〉，《思與言》35(1)：145-209。

<sup>7</sup>這是近年來的一個流行術語，「七年級草莓族」泛指七十至七十九年次出生的新生代，但是我們把這十年之中出生的統稱為「七年級生」，其實是有很大的問題。「七年級生」的這種說法只是以出生年齡作為指標，這是一種很粗略很概括的一個想像的社群，說有什麼實質的意義，則是需要再討論的。

我在西門町街頭認識的七年級西門 T、婆，以自信且快樂的心態自認 T 或婆為一件「極屌之事」，伴侶們除了大膽在西門街頭摟摟抱抱，更是大聲有自信的對我喊出：「我就是 T 啊，怎樣！」更讓我體驗到社會變遷帶給人們思想轉變的力量。在這樣的相處過程，瞭解這些熟悉、習慣西門町的高中職生、中輟生以及在職同志情誼開展初期的心理轉變，以及每次蹲在街頭聽他們東聊西扯閒混打屁的無厘頭談話，或者慷慨激昂的未來理想、參加他們社團活動、幫他們買東西購物、找工作等等，這些都是融入他們成為他們生活一部份，也讓我無形之中激發起一些問題意識，鎖定這些活躍於西門町街頭的青少年 T、婆們，藉著觀察與瞭解他們 T、婆行動意義與處境，來對處於不同年齡及社會背景的女同志文化做一番深入的瞭解。

### 1.3.3 T、婆與「不分」的論戰

我所接觸的西門町小 T 小婆們，有部分比例正是處於高中職或者中輟生的階段，女同性戀情慾身份乃以 T、婆角色互動為原則，這樣的差異在於，當「不分」女同志們匪夷所思的想像為何某種 T 的形象非得充滿「男人味」，或者認為「我們應該要『自然而然』的愛女人，為何非涇渭分明的 T、婆角色不可！」來呈現女同志文化的時候，會不會正是顯現各種不同階級位置的女同志對於身體認知及展演方式概念差異的主要關鍵？在網路上不少爭論 T、婆、不分的討論，而最常見的「不分」官方結論就是：

分什麼？每當被問 T/P 時我心中就產生這種問號

一開始友善回答：嗯 我沒有特別去定位自己耶 不知是誰規定的？還是人性本質，接下來的問題都像是在幫「迷途」的我找出口

"你喜歡什麼樣的女生？" "你留長髮還是短髮？" "你平常穿裙子嗎？" ...

然後在一連串的"逼供"後得到答案((((你是 T 啦))))

搞什麼鬼???為什麼我一定要被分到"T 區"

好像以前國中在分前段班和後段班?

為什麼要分?? 妳身上有的我也有 為什麼要刻意掩飾??

我不是那種看起來性感美或柔弱美，我有我獨特而且妳複製不了的氣質

我不是那種看起來陽剛型和帥氣型，我有我獨特而且妳沒有的女人氣質

( tree2000 , kkcit , 底線為筆者所加 )

人和人相處本追求的就是自然,輕鬆,舒服,

為何一定要有所謂的角色區分?!

只要彼此的頻率是 match 的，

就可以有協調的互動存在！

若真要分，為何不直接去談個男女之間的戀情更快？！ 只是大部份的關係結構多趨向互補，這不是主流，只是習性 普看這種區別 我其實相信不分者眾於 T & P (opiumm, BBS, 底線為筆者所加)

除了上述認為「不分」才是政治正確的說法，也有部分質疑為何 T、婆就非為標準女同志身份的看法，例如：

我一直都非常反感有人跳出來說 - 為什麼還要分所謂的 T、P，這樣不仍是異性戀的模式云云 我們只是照著感覺在走，憑著這個【與生俱來】的身分生活，難道要所有的 T、P 也改口說自己不分才是標準同性戀的世界？！ 那跟要不分的人改口說自己是雙性戀一樣可笑。既然女生愛女生、那幹麻還要分性向？！還順帶提醒你他是個不分，可不是什麼 T 還 P。除了生氣，還很無奈；無奈這樣的言論竟然會是圈內人所發出的。

( nous, 台大椰林風情拉子版, 2003, 括弧為原作者所加, 底線為筆者所加)

這種「不一定」、沒有區分必要的「順其自然說」，是「不分」對 T、婆身份結構抱以遲疑納悶、否定態度的說詞，並牽扯著不同派別的認知與認同。而這樣的激辯在網路或 BBS 上更是老掉牙的論戰。男同志版我們鮮少看到眾 gay 們爭論著要不要分「格格」或「迪迪」，但是女同志討論版卻週期性的對 T、婆不分議題爭的沸沸揚揚。細細深思後，堅持 T、婆或者「不分」的兩造說法背後行事邏輯有著重要且顯著的關連。也就是說，支持「分」與支持「不分」，其實有一個很顯而易見的因素在操控或支撐整個的概念想法。

在某些身體經驗無法被不同階級及社會背景成員所分享的前提下，我論文的論述核心乃是階級與身體如何表達愉悅自主的關係。透過女同志研究的過往文獻會發現某種「知識份子取向」的缺失？也就是偏重都會區、教育程度高、身份為「不分」的女同志 - 而忽略青少年「T」、「婆」此種類身份的身體觀，以及不同階級成員對於自我身體看法的探討。學院派女同志與西門 T、婆不同的身體展現，我們很明顯的嗅出「階級」乃為個體對於身體呈現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故此我企圖著重於西門 T、婆，相較於知識份子女同志<sup>8</sup>，不同身份背景下會對自我

---

<sup>8</sup>我所謂的知識份子女同志，乃為受過女性主義經典薰陶、教化、思考訓練或閱讀的一群人，這些人大多可能是大學教育文科或社會科學背景出身的女同志，藉以區別出西門 T、婆這群較少機會

身體有如何的不同認知。研究重點就是以這群被教育系統邊緣化、文化資本低、經濟資本低的青少年西門町 T、婆身上，探詢他們對於女同志文化中 T、婆的概念認知，在性階層位置中如何透過自己的身體獲得愉悅進而翻轉性/別權力位置，更延伸至在家庭、學校、公共空間等這些身體如何「行動」。

####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我以西門町做為主要田野地，觀察西門 T、婆身體外貌的行動與實踐。主要探討的面向乃分別從兩種背景，即西門町學生型 T、婆與街頭型 T、婆<sup>9</sup>此不同背景的生命經驗，在日常生活行動意義上探討他們如何的認知與行動他們的 T、婆觀。各章節討論重點如下：

在第二章文獻回顧中，我先對同志研究做一番歷史及文獻回顧。藉由西方婦運中的同志研究歷史演變，我們看見了台灣同志研究的理論發展相當程度謀合、追隨西方女性主義、同志理論以及酷兒理論。根據張小虹的說法，台灣的同志運動除了借鏡於英美學界的相關研究之外，台灣同志運動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將女性主義、性別研究、同志研究等等之成果冶於一爐，而英美以學院外發展到學院內的運動啟蒙模式，也與台灣的同志運動相反做為差異（張小虹，1998：15）。除了早期把「T」、「婆」這樣的女同志性別身份邊緣化的相似性，凸顯台灣（女）同志運動慣常的由學院派知識份子主導論述的現象，也顯示了當時婦女運動的排除異己性質，排擠了社會階級相對弱勢的 T、婆。第二節中，我清楚的定義及釐清本文所謂的「階級」概念是什麼之外，以藉此在第三小節中討論 T、婆身體行動與階級的不可分割，以及在第四節中探討空間與身體活動，以及透過空間地景牽連出來的自我認同之相關性。

第三章介紹西門町做為我的研究範圍之主要原因，並且說明在此篇論文中我採取了何種研究方法，以及當初我如何透過問卷的方式來認識我的田野報導人。

第四章則是藉由近半年來與西門 T、婆相處之言語談話、行為互動，理出西門 T、婆對於不分之看法，及 T、婆角色是如何實踐以及行動，進而理解他們對於

---

思考、探討學院理論式的女性主義研究者。關於台灣同志運動的學院化特徵的相關探討，可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

<sup>9</sup>學生型西門 T 婆的意思是指現在就讀於高中/職學校學生。相較於正在就學的學生型西門 T、婆，街頭型西門 T、婆則是有著中輟生、或者高中職肄業身份，並且目前正在就業或者失業的西門 T 婆。

女同志性別角色的認知。並延續第二章第二節所討論之「階級」概念，思索社經地位對於身體的展現對於西門 T、婆們有什麼樣的自主、權力關係。換句話說，加入「階級」變相，來探討社經地位對於女同志角色認同以及處於規範「違常」的自我身體外貌，究竟是個人社會資源取得之「護身符」抑或是「絆腳石」？是否高社會階級真的有助於身體自我愉悅的自主程度？在第三節裡，我們看見身體外貌處於規範「違常」的西門 T (婆)，在工作環境上又遇到什麼樣不同的處境及對待。又，當西門 T、婆在面臨生計問題時，身體外型的愉悅是否會做出符合社會大眾期望的妥協，他們是如何處理自我身體與他人凝視所衍生出來的緊張張力？西門 T 又是如何的處於某些工作場合不友善審視的處境？

在田野期間，我發現了西門 T、婆伴侶常常困於「吵架」的情緒裡。在第五章中，我想理解無論是學生身份或者工作身份的西門 T、婆伴侶，在伴侶相處上高頻率的爭吵是否有結構性的因素。並延續至第二節，把這樣的現象推論到「異性戀親屬制度」的強制性，以及女同性戀伴侶感情僅能立基於想像出來的虛幻式未來憧憬上。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忽略女同志伴侶處境及隱身在後的異性戀/父權排斥「另類」身體型態及情慾模式的社會結構，深刻的影響女同志伴侶間的親密關係。第三節則是探討西門 T、婆伴侶相處互動的關係與社會結構之影響，甚至大到足以影響情慾互動的開放程度，以及 T、婆及不分這樣角色的關鍵認知差異。性關係乃是西門 T、婆認知下情侶關係重要且不可忽視的一部份，更重要的是從他們行動中理解性關係的角色也決定了西門 T、婆之所以不是「不分」的主要認知差異。

第六章則是要詳述西門 T、婆透過外型、外貌、打扮等呈現出來的身體策略，也就是從社會階級觀點來探討自我身體展現的關係。這些被視為邊緣主體的西門 T、婆（年紀小、學歷低、經濟能力差），是否因為遠離了某些權力系統的期望與監控（例如中規中矩的中產階級生活的期望），反而使他們擁有愉悅/逾越身體的自主經驗？由於他們的身體外貌的「搞怪」性質獲得了一種性/別框架上的愉悅/逾越，也因為如此被視為是社會的中下階層。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忽略這同時是一個主體不斷建構的過程。本章中，從他們身體外貌如短髮、束胸、假陽具等等清楚表達出西門 T、婆們主體得以確立的方式。

第七章中，我解釋了為什麼我要選擇西門町做為研究範圍。西門町，充滿了殖民城市的風味以及國家權力的規範，有著它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並且成為現在台北青少年 - 特別是相較於東區 - 的流行消費聚集地點。我認為這樣的「空間」具有下列三點特性：1. 西門町做為一個多元文化的殖民城市，有著不同的異國風



情與歷史記憶，透過「消費」(無論是物質消費亦或是文化消費)而聚集了一群人；

2. 西門町這個「邊緣位置」的想像(充斥著幫派、老人、色情、流浪漢等)；以及
3. 西門町透過消費而產生的物品展示之舞台性質，青少年 T、婆可以把西門町這個直空間(straight)變成「歪空間」。因為如此，常在西門町聚集的 T、婆們對於「T」、「婆」這樣的概念如何的有別於大學學院出身的女同志論述，這就是本文試圖想要探索的。「西門町」這個特殊的地景空間對於西門 T、婆產生什麼樣的情慾認同，以及西門 T、婆在原生家庭、學校、公共空間、網路上這些不同的空間，面臨不友善的刁難以及窺視時，如何揶揄的繼續操演其 T、婆行動及其身體策略。

記得有個網友曾對我想要探討年輕女同性戀的 T、婆、不分的議題提出這樣的疑問：「有人就是爽說他是不分，有人就是爽說要分 T、婆阿？這是個人爽不爽的問題，不見得有什麼大不了吧？」但是我認為如果把問題建立在個人爽快與否，而不去深思為何這樣講這樣行動他才會爽快，這樣的答案似乎是一個沒有搔到癢處的回答，也忽略了人文、社會科學對人類語言生活互動好奇探索的熱忱。社會學三大家之一的韋伯(Max Weber)最津津樂道的一句名言就是：「完全沒有預設的科學不存在！」在這份研究裡預設的 T、婆性別概念的認同跟著階級有很大程度的相關，而對於階級的定義則包含了教育階層上文化資本獲取的程度，但是我堅守的態度就是並不見得是把上述問題意識當作一個「問題」在探討。我企圖探討的主題皆圍繞在西門町的青少年 T、婆如何展現自己逾越/愉悅的身體外貌，及情慾互動中的自我認知。

從資本主義下的異性戀意識型態思考邏輯出發，我們得以窺見青少年、女同志、T、婆形象身份之所以被排斥到邊緣位置的結構性因素。以階級(特別是文化資本引導出的社會資源取得)、年齡來解釋 T、婆與不分認同，描繪出女同性戀以及普羅社會對於「違常身體」有所排斥的性階層系統，透過此循序建構的機制，策略性的排除女同性戀關係的長久。在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有關 T、婆關係與社會結構的的探討也才能作詳盡的解析。

##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第一節 女同性戀研究的歷史回顧

在這一節裡，我想藉由回顧西方（美國）女同性戀研究的歷史演變，也就是西方（美國）的同志研究議題——諸如階級、種族、年齡、社經背景等變相對於不同女同性戀對其身體觀之影響——的學術辯證，對照台灣同志研究與同志運動的歷史軸線作一文獻式的回顧。

#### 2.1.1 西方女同性戀研究回顧

##### A. 第二波婦運時期

美國的同性戀性認同是在左翼政治激盪的氛圍中出現的<sup>10</sup>，一直演變到後來，美國的同志運動在 1950 年代始終只見男同志而不見女同志，故 1970 年代激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喊出了「女人愛女人、女人認同女人」的口號，把女同志放入婦運組織陣營裡。英美第二波婦運女同志女性主義者，如 Adrienne Rich 提出「女同志連續體」的觀點。當時的女同志運動戰將認為異性戀是一種錯誤的意識，所以許多女性主義者，或成為女同性戀者或不婚，以拒絕走入異性戀體制做為女性自主的方式，強調「女同志」此身份背後具有的政治立場與特殊的實踐位置，但這樣的結果導致了性別分離主義，並且忽略了其他情慾特質，例如「T」、「婆」的行為模式就被認為是複製異性戀性別角色。

由於這時候的訴求有別於傳統的婦女運動，因此被稱為「第二波」婦女運動。我們可以很明顯的感受當時運動氣氛下，女性主義陣營裡的女人與分 T、婆者的尷尬對峙，特別是明顯感受到階級背景關係所牽引出對於 S/M、T、婆角色，和女同志女性主義之間形同敵我分裂的處境。直到八 0 年代，女同性戀是複製異性戀模式的質疑果然被提了出來，因為「T」與「女人」外貌的不同，所以女同志發現在公民平權運動以及婦運解放運動中皆被排擠，女同志與婦運兩者謀合的結果是「女同性戀」者的隱形。當然，這樣的結果對於同志議題與運動並沒有太大實質

---

<sup>10</sup>有關美國自戰後（1945 年後）同性戀運動的政治歷史發展，可參閱何春蕙（1998），〈從左翼到酷異：美國同性戀運動的「酷兒化」〉，收錄於《性/別研究》3/4，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二言（1999），〈亞文化與同性戀文化之我見〉，收錄於《桃紅滿天下雙週刊》，北美華人性別與性傾向研究會（CSSSM）主辦。<http://www.vmans.com/2004/9-1/121751.html>。

的幫助。

演變到九〇年代後，性多元、性少數等的議題重新被提出來，除了思考跨性者、扮虐玩虐、變性者、同性戀等各種性多元議題外，許多變相諸如階級、種族等差異也被提出來討論，這樣的議題涵蓋了差異性，「差異政治」的新研究典範通常被稱為 queer studies 或 queer theory。「以 queer 來主動自我命名，象徵對主流文化更徹底的抗爭，我們是被污名化的同性戀（或其他戀）不是中產階級白人優雅潔癖的談情說愛，在主流社會的眼中我們本來就很奇怪，但這就是我們真正的樣子，我們有生存的權利，你們得接受它。」（簡佳欣，1997：37）。就如簡佳欣的說法，這時候台灣所翻譯出的「酷兒」一詞，有一種自信、反動、大聲說的情緒。但是，這樣的情緒背後究竟又在台灣引發出什麼樣的問題？（詳見本章 2.1.2）

## B. 酷兒（queer）的出現

究竟什麼是「酷兒」（queer）？對於「酷兒」的各家說法莫衷一是，根據何春蕤（1998）引出的「酷兒化」脈絡，乃是具有政治左翼意識型態，以及冷戰過後美國社會近三十年的激進社會運動色彩，酷兒身份除了「游移的、變動的、多重的，因此聽來也帶著自由自在、活躍變換的驚喜樂趣」（何春蕤，1998：296）之外，酷兒似乎在美國脈絡下還具有左翼同性戀激進社會運動的精神與傳承，但大抵意義不脫「自居邊緣的、另類的次文化位置，並且拒絕被主流文化所同化，堅持自身的另類性格」<sup>11</sup>（卡維波，1998：36）。單就英文「Queer」這個詞來說，具有 1.（貶義、非正式）的同性戀、雙性戀、跨性人；2.（非正式的）瘋狂的（queer in the head）；3.「奇怪的」中文解釋。不過針對台灣的「酷兒」定義我們必須回溯九〇年代台灣同志運動打得火熱的那段歷史。在台灣，「酷兒」一詞最早出現於 1994 年《島嶼邊緣》專號的編者洪凌及紀大偉，他們將「酷兒」與當時通用的「同志」區分開來，目的在凸顯「酷兒」展現的多重情慾流動，以及可能的多元之性/別認同，透過西方酷兒研究中，揶揄的挪用並且翻轉了「Queer」的意義（《島嶼邊緣》，1994）。

西方同性戀解放運動在這個階段出現，同時標示出西方同性戀運動「酷兒化」的趨勢，表現在兩點上（何春蕤，1998：285-28）：

第一，這個「酷兒化」的發展就是新的同性戀自我形象和氣勢，以「自豪」的具體表現。在此時開始流行的「出櫃」行動，新一代的同性戀開始擺脫同性

---

<sup>11</sup>卡維波，1998，〈什麼是酷兒？〉，《性/別研究》3/4：32-46。

戀的污名，企圖站在陽光下，「拒絕原本年在同性戀身上的負面社會意義，代之以驕傲和自我肯定」(D'Emilio & Freedman, 1988: 322)。

第二，在當時各種訴求的社會運動大興時期，新左派也統一戰線，對整體壓迫所進行的結構性分析使同性戀解放運動在這個時刻跨越了身份認同的疆界，和別的社會運動發展出實際的連線結盟，這是第二個「酷兒化」發展。例如同性戀解放陣線曾與黑豹黨維持友好關係，也出現在第一次全國性的越戰停戰示威場合上。

換句話說，「酷兒」相較於「同性戀」有較強烈的左翼反叛性質以及革命運動力量，也相較於「同性戀」不具有悲傷自憐強說愁的味道。

Gary Rubin (1975) 年發表的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以及 Judith Butler (1990) 的 *Gender Trouble* 這兩本書的理論研究討論性性別系統 (sex/gender system) 以及身體性/別的操演性 (performativity) 隱含了 queer 的意義，更是具有顛覆以往傳統女性主義談論同志焦點的劃時代指標。

### C. 女同志的性與性別

西方文化近 100 到 200 年之間女同志主義的轉變反映了對於「性慾取向」(sexuality) 論述的改變 (Lillian Faderman, 1997, 引自 Caudwell, 1999: 391)，特別在十九世紀末期這個被稱為「今日我們所知的同性戀」誕生之日 (Foucault, 引自 Sedgwick, 1990: 44) Michel Foucault 認為 18 世紀初開始，「性」(sexuality) 就是被當成我們生命的「真相」，但是他如同 Judith Butler 一樣，也認為這個「真相」是由社會在歷史中建構出來的，作為所有描述身體的論述的產物，「性」本身只是一個虛幻的主體<sup>12</sup>。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期，「同性戀」仍是由男性的語言、理論、傳統定義之。女同志的刻板形象總脫離不了一個像男人的女人，例如 Caudwell 曾表示「一個男性化女人這個概念陷落到男性化 (mannish) 女同性戀的想像，像男人的女人變成與女同志主義 (lesbianism) 糾結的連結在一起」(1999: 392)。

---

<sup>12</sup><美女與野獸：性與暴力>。Lynne Segal 原著，金宜蓁、張玉芬、涂懿美合譯，何春蕤校訂，收入於《性/別研究》5/6：性侵害、性騷擾專號。

Esther Newton 認為這種性別角色、性別認同及性取向 (sexual orientation) 的融合反映了不願見的女性積極主動的慾望，不只是女同性戀，且選擇情慾 (lust) 語言的異性戀女人，皆被視為是越軌的 (1991: 285)，因為積極主動的性慾望被認為是男子氣概的，因此，女同性戀的主動性意味著在與其他女人的性關係中不僅是越軌的，而且還是性倒置 (inversion) 的。倒置 (inversion) 是指「男人的靈魂陷入女人身體」(Gibson, 1997: 122)。也因為上述概念的深化，女同性戀者總是被視為是「冒充男人」。

很明顯的，我們可以知道當時西方學術氣氛對於女同志的「男子氣概」普遍導向「偏差行為」。例如 Krafft-Ebing 和 Ellis 持續的列舉男性氣概的習慣、能力以及特徵上的證據，以便關連到女性性倒置的事實上；Ellis 談到男性的完全發展，及 Krafft-Ebing 引用了孩童男性氣概遊戲的喜樂做為性倒置的標示 (Gibson, 1997)。總而言之，這些理論論點無非想要顯示女同志性慾取向的建構，男性氣概是優先於女性氣質的 (Caudwell, 1999: 392)。

對於男性化 (mannish) 男性氣概 (masculinity) 或者女性氣概 (femininity) 似乎容易被視成一種生物性的客體，具有本質化的危險，使具有多元差異的階級、種族或文化的主體反覆不斷相同的再生產他們自己。

Gayle Rubin 在他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1975) 文章中指出，佛洛伊德與李維史陀用不同的方式描述強迫異性戀體制是一種社會建構，例如親屬體系是由男人之間透過禮物餽贈關係所建構的，女人則是用來彼此餽贈的禮物及資產。相同的，第二波婦運焦點在於社會性別 (gender) 是建構的，「性」(sex) 是生物性的，「性別」(gender) 是文化性的，文化/社會性別的建構標示著女性是隸屬女性氣質，男性則是男子氣概。男性，特別是男性氣概，乃是討論女性被壓迫時的核心問題，也由於這樣的觀點，一個女性有著男性氣概風格是有問題的 (Caudwell, 1999: 393)。換句話說，「T」的認同 (butch identity) 被視為「男性性權力的表示」<sup>13</sup> (Healey, 1996: 34)。但是有學者認為太過強調性別的社會建構論面向，反而會忽略了身體是種策略及計畫，一種中介於個人認同與社會認同間的橋樑 (Woodward, 2004: 106-110)，例如 Foucault 的身體論調

---

<sup>13</sup> 英文的 butch/femme 是否能對照台灣的 T/婆？英文的 butch/femme 的脈絡具有黑人的、勞工階級的女同志。趙彥寧 (2001: 57) 指出 T 則是源自於英文用詞「tomboy」，婆是北京話中的詞尾，字面上的意思是指女性，特指「T 的老婆」。西門 T、婆在社會位置被視為邊緣 (青少年、教育程度、文化資本、經濟資本的邊緣)，我認為與 butch/femme 被置於邊緣位置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故在文中 butch/femme 多譯為 T/婆。

即被視為如此。有關 Foucault 對身體的論點我們將在 2.3.2 詳述。

在這個時期，同性戀的存在，除了打破異性戀體制是自然而然的想法之外，女同志文化裡對於 butch 以及其背後的階級、種族關係的探討也漸漸提出討論。例如藍調石頭 T (Stone Butch Blues) 這本書就深刻的描繪了美國勞工階級女同性戀文化的社會歷史。

挑戰著性、性別和慾望 (desire) 關係的女性主義及女同志主義者提供了更進一步的爭論，即，性與性別的分離，並對於慾望的擁有者的再思考，這對於生物性別 (sex) 與社會性別 (gender) 之間的因果關係受到最強大的質疑。Butler 曾經認為要從政治的及文化的相互交錯中分離「社會性別」是不可能的，因為在此，社會性別會不具變化的生產及維持 (Butler, 轉引自 Kemp & Squires, 1997: 278)。根據 Butler，性和性別並不是相互依賴，社會性別 (gender) 的建構其實可以理解成：二元性別系統的預設隱含地保留一個社會性別對生理性別的模倣關係的信念，在此社會性別對應著生理性別，或者互為限制 (Butler, 1990: 6)。Butler 更進一步的指出僅在異性戀領域中，性別二元論 (gender dualism) 才為真正一致，社會性別變成頑固的及成為異性戀實體的產物 (Whelehan, 1995: 206)。也就是說，Butler 認為這種性別的「自然而然」是經由異性戀霸權而達成的，他主張社會性別是虛構的，但是卻是藉由一系列仿造而得以成真。根據 Butler，女性氣概和男性氣概的結構乃具正當性及合法性，就好像是經過了一個權力場域的認證，Butler 並將之定義為「異性戀模型」(heterosexual matrix) (Caudwell, 1999: 394)。

作為一個後結構主義者，Butler 在 *Bodies That Matter* 書中指出“girling the girl”的形成，「性別並不是扮演，性和性別皆透過異性戀霸權所保留。女孩 (Girl)，是表示了一個符號，一種性別命令的理解。」(1993: 237)。換句話說，Butler 認為對應於男性氣概及女性氣質的社會性別的解讀乃是一種可以解構及再建構的建構。這種分析類型提供了後現代主體性的說明，並連結了 Foucault 學派論者對於權力關係的詮釋，對權力場域提供了壓迫支配的形式的興起，即，性別主義、種族主義及異性戀主義。這些研究在女性主義及女同志者之間持續的被討論。對於權力、社會階級背景等與 T、婆概念認知的相關論述本文在其後將會詳談。

### 2.1.2 台灣女同性戀研究回顧

台灣的同志理論發展相當程度的依賴西方 (歐美) 女性主義、同志理論及酷兒理論等論述。台灣自 1987 年中解嚴以來，歷經重要的政治運動以及性別運動，

前者如「為了要求憲政革新，對資深國代不滿」為號召的野百合學運，後者如大量學成歸國的女性主義學者。另外，婦運組織大量的成立、浮出檯面，1987年10月成立的婦女新知基金會、1988年5月以離婚婦女為主要訴求的晚晴婦女協會等等，不同訴求對象的性別組織紛紛通過成立，不過進入1990年代後，原本單一合流的婦女運動漸漸的顯出其內部不同階級屬性、性取向差異等訴求，這些不同議題的性別訴求，尤其對於女同性戀情慾角色的議題更是沸沸揚揚<sup>14</sup>。從九0年代開始的性別政治運動的同志認同政治漸漸轉變成差異政治<sup>15</sup>，也就是除了特別關切「同志」這個性取向身份的認同，更加深到不同的種族、階級不同處境脈絡的探討。

1990年的男、女同志研究從「認同政治」<sup>16</sup>轉向對「差異政治」的關懷，也就是不再一股腦兒的漠視構成員之間的其他差異，轉而強調國族、階級、種族等其他不同處境脈絡下的認同經驗。趙彥寧指出，台灣的「同志」一詞較「同志研究」早出現，台灣的「同志研究」或許翻譯自歐美八0年代的「queer study」，後者具有明確的政治與認識論意涵，目的在挑戰甚至取代之前的同性戀研究（gay studies），強調性（sex）、性別（gender）與性慾特質（sexuality）的多元性<sup>17</sup>（2000：210），不同處境的女同性戀主體，在階級、種族等的不同位置上建構了具有差異性的性別認同。早期的「揚不分，貶T、婆」觀念也在後期遭到質疑，例如卡維波曾對於女性主義所認為的「T、婆區分」政治不正確（或至少是可疑的、不值得提倡推廣、需要被多元化的），認為女同志運動應該朝向「不分」T、婆的方向提出質疑（卡維波，2000），趨向差異性、多元化、開放且不同處境的立場這是我們不可忽視的重要觀點。

根據台灣自九0年代以來的文獻，校園同志生活從煩惱要不要一起「活動」好避開異性戀社會監視的典型想像，演變到頭好壯壯快樂希望的學院女同志出現的轉變，我們感受到同志運動成長的畫面。這是一個開端，即便還稱不上開花結

---

<sup>14</sup>「同性戀人權運動的現象 - 以在台灣的情形而言 - 始於1990年代，而婦運中的性取向相關的探討和爭議也萌芽於1990年代，正如美國的同志人權是起源於女同志對異性戀體制的不滿，更精確的說，是在婦運陣營中的女同性戀所遭受的、來自於異性戀女性主義者在性取向的歧視和壓迫下，催生了分離主義的同性戀平權運動。某種程度而言，也是台灣經驗的寫照」（王雅各，1999：188）。

<sup>15</sup>「對照於本土的同志運動來看，九0年代同運在台灣萌芽以來，就發聲場域來說，一直是沿著文化與政治的雙重軌道經營，而傳統僵化對立的運動思考一向被質疑，差異政治思考所揭提的多元性與包容性，並沒有因此完全被排除」（簡佳欣，1997：37）。

<sup>16</sup>何謂「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身為被壓迫與被邊緣化團體的一份子，或者因為一種偏移的政治論點，認同成為政治動員上某個主要的原因，例如對某個團體之獨特性的讚美，以及對於該團體特定壓迫的分析（Woodward，2004：35）。

<sup>17</sup>有關於台灣「酷兒」的探討，可以參見，〈台灣酷兒歷史文獻〉，《性/別研究》3/4：47-64。

果，因為畢竟上述這樣的故事突顯出同志的伴侶關係在異性戀社會中遭逢的多重困境：物質、文化、及制度性資源的付之厥如<sup>18</sup>（周倩漪，1997：38）。但是同志運動的訴求是否顧及不同系統背景的女同志的不同的「煩惱」？運動後的結果受惠者是否因人而異？台灣同志運動的學院化已經有許多研究紛紛指出（朱偉誠，1997；鄭敏慧，1998；莊慧秋，2002；趙彥寧，2001），也就是說，台灣的同志運動以學院為基地，核心人物大多為大學生或者研究生，「菁英結盟、向下動員」成為台灣同運的特色。這也是同志運動一直被批為「過於菁英色彩」的問題所在（吳紹文，2004：7-10）。

不過，台灣的社會風氣不斷轉變，在西門町你濃我濃的青春七年級西門 T、婆習慣大辣辣的公開現身，他們是否會遭遇到上述的「困境」呢？相同的，這些 T、婆們學歷不漂亮、經濟能力不豐厚，他們在面對認同或者同性伴侶親密關係的異性戀挑戰是否相對的就來的小一點？換句話說，由於對於低文化資本、社會資本、青少年的女同志社群的性/別認同經驗研究在台灣少有探討，故本研究對於過往文獻除了有重疊部分，也有欲圖補足一直尚未有詳盡探討的青少年族群，他們涵蓋了非透過刊物、網路、社團、社會運動的類型，也非透過 T 吧集結而成的，他們使用網路多為女同志社群的聊天室交友聊天，且某一部份受訪者很少去 T 吧的高中職就學學生。

對於女同志社群的研究，自九 0 年代開始陸續大量出現，在這些出現為數頗多的碩士論文或研究中，不乏是出身諮商心理學系統（莊景同，輔大應用心理所，1999；曾寶瑩，輔大應用心理所，1999；翁開誠，輔大應用心理所，1999；劉安真，彰師大諮輔所，2000），教育輔導學系（陳麗如，屏東師院國教所，1999；強淑敏，台東師院國民教育所，1998），或是空間、建築、室內設計學系背景（賴孟如，中原大學室內設計，1998；張喬婷，台大建築與城鄉所，1998；謝佩娟，台大建築與城鄉所，1998）的碩士論文，當然更大比率從社會學、人類學的學術系統背景寫成的女同志相關研究（許幼如，清大社會所，1999；黃婉玲，慈濟人類學研究所，2001），上述論文方向或朝 T 吧之歷史文化、或同性戀主體與家庭關係，或利用生命敘說的方式開展女同志文化史，對於女同志「性別角色」- 也就是所謂的 T、婆或不分 - 的議題更是拉出了一個廣大熱門的探討空間（鄭美里，1995；倪家珍，1997；簡家欣，1997；趙彥寧，1997、2001）。

在這些精彩的研究中，研究者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不外乎以人類學的田野調查

---

<sup>18</sup>周倩漪，1997，〈絕地關係 終極運動：同志伴侶經驗、主體建構、與運動思維〉，《騷動》3：38-42。



方式，親身實地的參與女同志的生活圈或以訪談的方式予以瞭解（鄭美里，1996）。不過上述論文多處理的是都會區女同性戀身份認同、或 T 吧文化或刊物集結、或者女同性戀者的生命故事，且研究對象多為高學歷背景的生命經驗，鮮少處理不同年齡、族群、階級、城鄉差距等處境性問題。直到吳美枝（2003，師大地理所），以及吳紹文（2004，世新社發所）的論文精闢的觀察到女同性戀族群裡之主體認同的城鄉與階級差異。前者對象為宜蘭羅東「Chi -? T」，並且深入理解非都會區的女同志主體形構論述與都會區具有文化條件的菁英女同志的分歧，他質疑著「國內攸關女同志研究大部分侷限於都會區女同志的生活經驗，難道只有「不分」女同志才是唯一九〇年代台灣女同志面貌浮現？」（吳美枝，2003：3），根據吳美枝研究對象對台北「不分」女同志的不認同等等，後者則是針對原住民身份作一詳實的女同志階級差異對於原住民身份的同志處境探討，這是目前不獨尊台北女同志族群並涵蓋階級變相的碩士論文。

回顧過往同志議題的相關研究裡，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很有趣的演變，就是在那個同志運動還沒有風起雲湧的時候，同性戀相關探討乃是一個見不得光說不出口的心理衝擊<sup>19</sup>。但是就我的田野經驗，這樣的心理衝擊及焦慮不安的自我認同卻在西門 T、婆身上並無太大的顯現，除了大方的對我表示「T 有什麼好不敢說的！」更是自然而然的在街上與伴侶手牽手等並做出親密動作，這樣的轉變引起我相當大的好奇，是否如西門 T、婆這樣社會位置的 T、婆們才具有這樣「膽大妄為」的愉悅行動能力（權力）？而我也相同的對於清一色的都會型女同性戀經驗做為代表性提出質疑，但是更加好奇的是在都會區裡更容易被遺忘的一群，及青少年、中輟生的女同性戀經驗，故此，我希望能理解與都會區女同志做為區分，專注於都會區之邊緣 - 西門町青少年 T、婆 - 的差異存在，來補足同志研究對於青少年族群的不足。

## 第二節 階級

階級對於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身體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但是，「階級」是一個複雜且龐大的社會學概念，所以在本節中，我想清楚的定義出我所謂的「階級」是什麼。除了嚴謹的區分出「西門 T、婆」自屬為一個階級群體的特殊性外，也試圖釐清「西門 T、婆」此階級所處的社會結構位置獲取的相同符號及社會資源

---

<sup>19</sup>「那時是肅寂單色的八〇年代，沒有同志團體，沒有同志刊物，沒有同志運動。小靖與雲兒除了要處理在學校可不可以牽手、中午可否一起吃飯、去社團開會要不要坐在一起等逃開異性戀耳目而衍生出的日常問題，還時時觸及自我認同的搖擺尷尬，及兩人關係於現實及未來發展所遭遇的不可能之任務」（周倩漪，1997：38）。

是如何呈現自己的身體。

以下將透過 3 個層面討論「階級」，分別為：1. 社會學上最常探討的透過社會指標(收入、教育、年齡...等)定義階級；2. 台灣同志運動多由知識份子所領導及論述，相對於西門 T、婆的社會階級地位，形成了論述與被論述者的相對位置；以及 3. 普羅社會對於生理性別(sex)不與社會性別 (gender) 文化上的對應者的排斥及禁止。在此性階層系統中，無論其個人是居於社經地位優勢或弱勢，「不男不女」的樣貌，很自然地會被視為「怪異」的階級位置。上述 3 個「階級」概念相互影響，環環相扣，論述並製造什麼樣的身體才不是被排斥的。藉此來探討社會階級弱勢（收入低/學歷低/青少年）的西門 T、婆在身體外貌及情慾互動，如何實踐、逾越僵化的異性戀男/女性別框架。

### 2.2.1 韋伯 (Max Weber)

韋伯社會階級概念類似於馬克斯所使用的概念<sup>20</sup>，但是韋伯強烈的宣稱經濟權力不等於所有權力。如果說馬克思是運用社會不平等來解釋社會變遷及其行動者，那麼韋伯就是從描述的觀點來看社會不平等，並把焦點放在權力分配的問題上。對馬克思而言，經濟、社會、政治三者重疊，並也由經濟因素作為唯一主宰，但對韋伯而言，三者的確可能重疊，也可能對立，且在不同情境下主宰因素也不同，但是三者均為權力的基礎，且互相取得，例如立法委員利用政治權力取得經濟權力。

韋伯一生著作，包括階級理論，很明顯的是在跟馬克思的理論對話，並且對其有所修正，例如針對客觀的階級利益是否真的存在的問題，韋伯的答案就是否定的，因為韋伯認為即便是同為無產階級，其勞動力也不同，於是也就造就了不同的生存機會。從這點可以看出韋伯強調同一個階級內的個人差異，或者更精緻的說，韋伯強調的是一個階級團體內組成份子的異質特質。根據韋伯的階級定義乃是他人基於其共同特徵而歸類的，這樣的概念不同於「社群」(community)，社群的定義對韋伯來說是具有階級意識而有自發的行動力，換句話說，階級形成階級意識後，才成為有社會行動 (social action) 的「社群」。韋伯修正後區分出太多的階級反而使得「階級」的概念失去意義，就如馬克思太過簡化階級而使同一階級中之異質性太高失去意義一般。但是，透過韋伯的理論概念，我們可以獲得一絲「女同志」這樣的指稱也不過是充滿階級、種族、學歷背景、經濟條件等異質

---

<sup>20</sup>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 1978: 927-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且複雜變相的大熔爐。

我們提出韋伯的階級觀念，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Bourdieu 師承韋伯許多理論觀點<sup>21</sup>。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Bourdieu 的階級理論，而這也是本文最主要的身體與階級理論核心觀點。

### 2.2.2 布爾迪厄 (Pierre Bourdieu)

法國社會學家 Bourdieu 關懷階級以及再生產的主題，加上他對現存制度採嚴厲的批評態度，故常常會被人認為他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法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卻普遍視 Bourdieu 為涂爾幹的信徒，原因在於 Bourdieu 過度強調文化的統合作用，但是 Bourdieu 的研究計畫之目標師取馬克思及涂爾幹，但是理論實質則是源於韋伯<sup>22</sup> (沈游振，2003：95)。

韋伯曾強調特別的生活形態的榮譽感是構成社會身份階層之群體 (status group) 的主要特徵，而這個觀點 Bourdieu 由此發展他關於「榮耀」(distinction) 之理論<sup>23</sup>。根據 Bourdieu 的看法，他認為社會階級之所以「榮耀」，之所以有區別並有異於其他團體，是因為除了生存的物質條件的優厚外，還加上了象徵性的財貨和權力，造就了其成員的生活形態有異於其他階級成員。除此之外，韋伯的 Charisma 概念也被 Bourdieu 拿來運用成象徵性權力與經濟權力以及政治權力之關係的理論，甚至韋伯理想財貨與理想利益概念也被 Bourdieu 發展為「象徵性財貨的經濟」之相關理論 (Bourdieu, 1977：171-183，轉引自沈游振，同上：96)。

Bourdieu 的另外一個關注焦點就是 Habits 的概念<sup>24</sup>，即在指特定歷史條件下，在個人意識中內在化了的社會行為的影響的總結果，特別是特定社會中的教育制度在個人意識的內在化和象徵性結構化的結果 (高宣揚，1991：22)<sup>25</sup>。Habits 成為人的社會行為、生存方式、生活風格、行為規則及其策略的精神方面的總根源 (高宣揚，同上：23)。西門 T、婆與大學校園女同志有著不同的教育資源以及文化資本，而教育內化了個人如何展示自己的身體，促成身體展示階級上的差異，

---

<sup>21</sup>例如，雖然資本一詞是源自於馬克思主義的內涵，但是文化資本的概念其實和韋伯(Weber, 1958)分析地位團體的概念有較深的親近性 (邱天助，2002：132)。

<sup>22</sup>沈游振，2003，〈論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的傑出階級與反思社會學〉，《哲學與文化》，第 30 期第 11 卷，頁 93-120。

<sup>23</sup>「distinction」這個中譯有許多翻法，如傑出、差異、秀異、榮耀等。

<sup>24</sup>「Habits」也是個複雜的中譯，可翻譯成習性、習癖、生存心態等。

<sup>25</sup>高宣揚，1991，〈論布爾迪厄的「生存心態」概念〉，《思與言》29：4。

透過這樣的概念，我們探索的是西門 T、婆如何從身體來行動 T、婆，而這是有別於校園女同志的部分。

在 Bourdieu 所談的四大資本<sup>26</sup>裡，社會資本對於西門 T、婆處境上的理解可以尋出蛛絲馬跡的方向之一。什麼是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沒有具體的性質，財力資本可以存在銀行裡，與文化資本不同，後者可以存在腦中，唯獨社會資本存在於關係結構中（例如對於個人就業上的幫助），一個人必須與他人發生關係，才能擁有社會資本，與自己發生關係的對象，才是自己獲益的主要源頭。社會資本為根據互惠原則所累積。乃是一種非親屬網絡的效益。理解社會資本最簡單的說法就是如果同質性網絡的成員由於背景相似，加上緊密的網路連結使資訊能迅速流通，這樣的社會資本我們會認為是薄弱的，因為擁有同質性的網路，故網路中的成員所具有的資訊差異不大，就社會流動上，得到的資訊也就相對的小許多。

教育同時扮演了兩個矛盾的角色，一方面個人可以透過教育來靠自己的努力取得地位（human capital theory），另外一方面，教育的繼承效果卻也阻礙了社會流動。在此我們倒也不能忽略家世背景對於教育程度的影響。根據台灣的研究發現，高教育、職業父母能提供較佳的家庭環境，較高的社會資本，較多的補習教育機會，且子女在唸書時較少需要為家裡賺錢（蘇國賢，2000）。學歷不高的小黃曾語重心長的說：「工作第一年看學歷，第二年才看能力，以我們這樣的學歷其實也真的不能找到什麼好工作！」除了學歷對於就職上的困境，由於學歷不高，他們接觸學術思想的機會也相對減少，例如對於九 0 年代同志運動歷史的議題西門 T、婆似乎就不太熱衷。

由於韋伯 status group 的概念以及 Bourdieu 的階級概念與資本主義生產邏輯有關係，在此脈絡下我們才能理解西門 T、婆身體行動有什麼不同的處境，即，異性戀對於性慾特質的控制，如何支持了資本主義、階級歧視，甚至同性戀陣營內部經濟、社會、文化資本間的優越性。

### 2.2.3 透過「論述」形塑的階級概念

延續上述探討，我們可以知道社會學概念裡，文化資本即是以個人或家庭的生活風格（life style）、知識能力（不僅是單指教育程度），或是品味來區分不同的

---

<sup>26</sup>Bourdieu 把資本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以及象徵資本，文化資本又可以稱為資訊資本（informational capital）；社會資本是個人或者團體持有的永久及社會網絡資源及良好的社會關係；象徵資本則是擁有其他三種類型被認可而滋生的資本（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119）。

社會階層。Bourdieu 就曾以民眾對於不同音樂或戲劇的鑑賞能力來區別不同社會成員的文化資本，不同階層的雙親除了依其家庭背景培養子女的人力資本 (human capital) 外，也會強化其文化資本，因為在現代社會中，透過文化資本來取得優勢地位或鞏固個人地位的趨勢越來越明顯<sup>27</sup>。但是根據 Bourdieu 的論點，優良高尚的階級品味往往是由豐厚文化、社會資本的那群人具有言說論述位置，古典音樂、上美術館、鑑賞藝術品之能力等透過這些「高級品味」然後球員兼裁判的界定自我為「上層階級」，並把文化工業大量生產的流行產品界定為「大眾文化」。換句話說，為什麼這些（與主流期望不符的）差異性身體之個體為何僅能處於被評價的地位而不具主動評價討論之言說位置？這一點也是我論文裡企圖突破的。

在台灣，我們所用的「女同志」、「lesbian」或者「酷兒」字詞中都帶有那麼一點受過高等教育、握有一點經濟資本、佔有一席社會地位，套句紀大偉用的話，就是非常貼近台灣社會對於同性戀的想像 - 「藝術家同性戀」，一個非常完美的結合<sup>28</sup>。換句話說，由於經歷了同志運動的洗禮與包裝，在「女同志」或「酷兒」的指稱裡，非常濃厚結合「高學歷（文化條件）、高經濟條件」的「高級階級地位」存在瀰漫在 lesbian/酷兒這兩種稱謂之中，故也有極高的價值判斷在裡面。趙彥寧研究指出，在台灣的女同性戀論述裡就有著兩種「潔淨化」傾向：一是對於「(做)性愛」方面的著墨甚少，另外則是對於「政治正確化」的態度上，且多反應在 T、婆的性/別認同角色這個議題之上 (2000 : 222)。由於「潔淨化」，故對於女同性戀情慾與身體，包括束胸、短髮甚至 T、婆性愛方式的用具，諸如假陽具、跳蛋、顆粒保險套等的用法及看法之缺乏，故本文希望能補足這些研究的遺缺。

階級權力的問題經常隱藏在無所不在、無須爭辯的性別差異之後 (Williamson, 1986 : 103) 或許更深入的說，階級權力，以及階層化後的個體之意識型態，更是藏身在差異後的性別身體優劣進步與否的論述評斷中，對於差異性身體，例如短髮束胸的 T、修眉化妝的 gay 等，性別「違常」者的評價難免離不開個體所擁有的文化條件以及階級品味。社會學家杜恆 (Alain Touraine) 曾利用社會運動來說明社會階級的形塑，運動之中，雖說對立階級各為己利拼搏，但同時也背負著歷史行動體系；於是便形成了社會階級的雙重辯證 (1973 : 145)，

---

<sup>27</sup>Bourdieu 甚至定義了文化資本的三個樣態：(1) 身體的文化資本：例如習得因應場域而來的行為方式、說話方式與使用工具之類的能力；(2) 客體化的文化資本：例如繪畫、電影、書籍、器具等，可以「物」取得且可積累的資本，但此資本需要有經濟資本；(3) 制度化的文化資本：例如學歷等「資格」形式下的現實化資本 (李永熾，2002，〈波笛爾[Pierre Bourdieu]與文化再生產〉，《當代》第 56 卷 174 期，頁 18-23)。

<sup>28</sup>紀大偉 (1994)，〈酷兒發妖：酷兒/同性戀與女性情慾「妖言」座談會紀實〉。收入於《性/別研究》3/4，1998。

社會階級的雙重辯證對立起上層階級與大眾階級。前者除了實現文化模型，掌握權力，而後者為人領導亦為人統治，杜恆特別強調「階級行動即為社會運動，因為社會運動是一種企圖控制或轉化歷史行動的集體行動」(同上：163)。在台灣，過去婦女運動習於以高知識份子領導，這些高級知識份子為首的社會運動似乎也透過論述，排斥或者忽略了不同社會階級差異成員不同的行動展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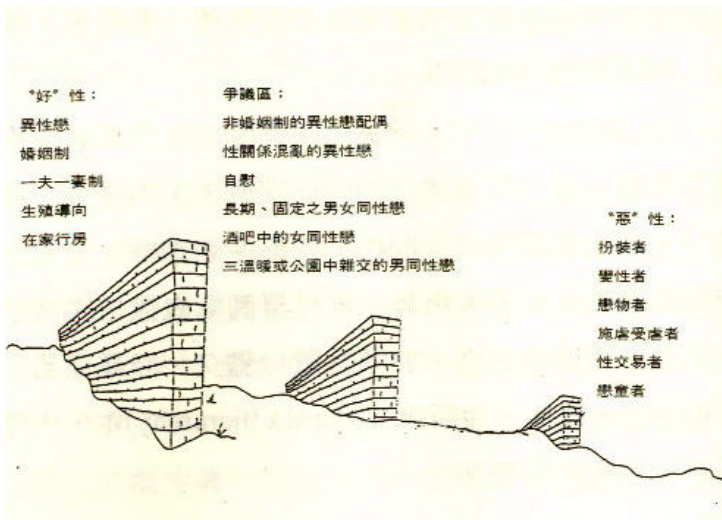
階級 (class) 對人們如何發展他們的身體，以及對附加在特定身體形式之上的象徵價值發揮了深切的影響力 - 這就是身體資本的生產<sup>29</sup> (Woodward, 2004: 122)。換句話說，身體的外在象徵符號，例如外在穿著、說話方式、用語習慣、外型打扮等，皆帶有某種根深蒂固的價值觀，並是讓處於相同層級地位的身份團體成員共享認同的一重要標誌，這一點乃是我對於西門 T、婆研究最好的理論脈絡。透過他們的言說以及行動，學歷背景以及文化、經濟、社會資本不高的西門 T、婆是如何看待以及處理自己的身體？他們與高學歷的女同志們有什麼樣不同的策略以及觀點？台灣性別運動我們可以說是種社會運動，而非集體行為，經過長期的運動與論述生產，台灣同志曾在媒體大眾前提高了不少「光明」的能見度，但是這樣的結果往往也分殊了性別運動內部的階級關係及政治差異，忽略了部分沒有論述權力者的處境，例如青少年族群、勞工階級的女同性戀等。本文希望的就是能記實這些不足。

#### 2.2.4 異性戀性/性別系統下排斥的身體

Gayle Rubin 在 1975 年的文章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提出了「性/性別系統」(sex/gender system) 這個概念，認為文化、社會以及種種的論述機制，設計了一整套完整的體系，將生理上的兩性差異，轉變成人類活動、性需求的優劣位置與權力關係所導致的交易，藉由教育體系，將性的生理差異加以轉變，進而提出社會的慣習與規約，形成所謂的「性別」(gender) (廖炳惠, 2003: 124)。Rubin 曾標示出什麼是「好的性」，什麼是「壞的性」的性階層 (見【圖一】、【圖二】)<sup>30</sup>，可以清楚的理解社會把異性戀、合法婚姻的一夫一妻、生殖導向的、無色情的性評比為「好的」，而相對於前者的，則被認為是「不好的」、受爭議的性。我們可以明顯感受到異性戀邏輯生產出的男/女二元結構恐懼性少數、非生殖取向、非異性戀的、金錢交易的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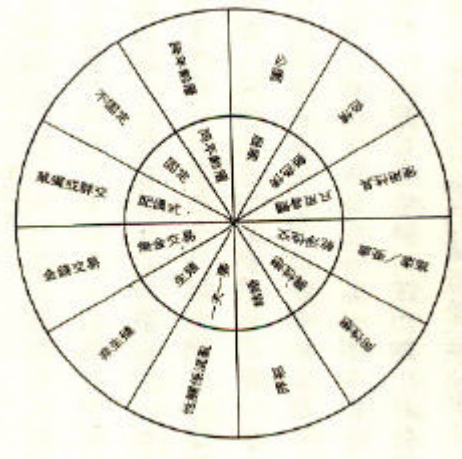
<sup>29</sup>Kathryn Woodward 等著，林文琪譯，2004，《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韋伯文化出版。

<sup>30</sup>張小虹，〈女同志理論〉(2000: 259-260)，收錄於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文化。



最好的 ————— 最糟的

【圖一】性階層：在哪裡該畫界線的爭議



【圖二】：性階層：

受保護的內圈 vs. 受限制的外圈

如果深思 Rubin 的理論，我們可以發現我們的文化裡面的異性戀機制最僵化且強大的基礎，就是在生理性別 (sex) 社會性別 (gender) 以及性意識 (sexuality) 這三者之間的某種直線式的連結，並且做一強制性的生理男性/女性「自然的」對應男性/女性氣概的身體規訓。Judith Butler 認為社會性別的操演 (performativity) 是具有強制性的，一旦偏離社會性別規範，會導致社會的排斥、懲罰和暴力，更不用說這個禁忌所產生的逾越的快感 (the transgressive pleasure) (Butler, 1990: 19-24)，而這裡我認為這種逾越的快感就是一種自我身體外貌上的愉悅。

女同志社群內，T、婆風格的差異維繫著女同性戀性角色的他人眼光及自我概念，由於把自己顯出差異會使與他人的認同縮減，經過學術思想的激盪，部分人士認為不該有 T、婆角色來使女同志的「角色」顯出差異，故在西方 70 年代婦運對 T、婆角色有頗多的批判及否定。Judith Butler 在 *Gender Trouble* 裡說明的 T、婆乃是一種對異性戀嘲諷，但是其關注焦點仍放在 T 的「陽剛」特質上，是 T 的陽剛特質顛覆了異性戀結構，而婆很難去確認這樣的身體到底顛覆了異性戀什麼。無論是娘娘腔或是男人婆，透過其「違常」的外型樣貌，我們會認為這具有挑戰、顛覆、倒置異性戀霸權結構的行動，但是這些行動處於無所不在、看似堅固不破的異性戀結構中，往往僅是回頭建構了他們是另類/異類而已，可能反倒強化主流體系仍堅不可破的二元對立性別差異的分類機制。故此，對於 T 或者變裝皇后等的「違常」形貌，我們是否不能僅限於在挑戰顛覆與否的探討，而該著重的是主體主動而非被動的愉悅、主體自我凝視上的複雜意義。

異性戀身體邏輯對於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越軌者皆有一定程度的排擠，這樣的排擠無關乎個人的社經地位、名譽聲望，只要是生理性別沒有合法的對應於社會性別者，往往被看做是變態的、無禮的、怪怪的，簡單的說，就是「不男不女」所引起的某種不安與焦慮。性別的分野與隨之而來的權力位置、種種福利、工作機會、社會待遇與價值判準等相互配套。另類性別的出現如男同性戀、女同性戀和跨性別等觀念，有助於打破性別不只是一種固定的性別扮演（廖炳惠，2003：124-125）。西門 T、婆正是異性戀性階層系統中的非異性戀、非生殖的性、扮裝、非婚姻制度的性，特別是普同大眾認為西門 T 的「像男人的女生」，或者粗略的把西門 T、婆視為「複製異性戀模式」等等的情況，更是引起異性戀性階層對於性評價的爭議所在，而這也是我們理解西門 T、婆的身體外型在這樣的文化機制裡被排斥不可忽視的原因。

### 第三節 身體行動與階級關係

T、婆風格透露出的階級差異曾在西方是一個顯著且令人感興趣的論點，除了理論家的理論思考辯論外，甚至還出現了運用統計數字測量社會階級對 T、婆概念的研究，例如 J. C. Weber (1996)<sup>31</sup>就曾利用量化的方式測量什麼是 butch、什麼是 femme 的概念，以及社會階級 - 收入、教育程度、種族 - 與 butch-fem 概念的相關性研究，來企圖理解當時女同性戀 T、婆「角色」與階級關係相關程度的探討。Gayle Robin (1975) 曾提出性的階層化這個概念，運用這樣的概念，我認為普羅社會大眾透過西門 T、婆們的學歷背景、年齡、生活資源等的弱勢，跟著西門 T、婆身體外貌的邊緣並且階層化。

#### 2.3.1 西方 T、婆身體的階級與種族研究

Walker<sup>32</sup>曾指出女同性戀或者男同性戀們被賦予「跨穿著」(cross-dressing)的象徵符號權力，這是「同性戀」的能指 (signifier)，擁有「女」穿「男」裝或「男」穿「女」裝的權力，這樣的權力就像黑權運動時「黑就是美」(Black Is Beautiful)的標語賦予皮膚顏色符號價值，以及種族差異之能指的族群風格 (1993：868)。男可穿女裝的權力抑或女可穿男裝的權力，無疑是在破壞既定概念下的規範秩序，但也因為如此，當男著男裝、女著女裝的僵化規範受到破壞時，行動者也相

---

<sup>31</sup>Janis C. Weber, 1996, "Social Class as a Correlate of Gender Identity Among Lesbian Women", *Sex Roles*, Vol. 35, Nos. 5/6.

<sup>32</sup>Lisa M. Walker, 1993, "How to Recognize a Lesbia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Looking Like What You Are".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8, no. 4.



對的獲得使人無可奈何的默認其正當的主體位置，例如 Weber 曾說過 butch 是唯一能以「女孩」身份合法的玩男性玩具的人（1996：276）。

但是，某些人也開始質疑內在的認同難道一定要用某種外在的符號來表示嗎？例如有些人提出質疑，認為我們往往因為太過於強調 T 的外貌的「異性戀結構顛覆性」，反而抹滅了婆的內在自我認同，就如 Par Califia 曾寫到：「Butch 認為 femme 就像服務父權的異性戀女人放了沙弗節（sapphic vacation）一樣」（1992：10）。對於婆的認同，常常是質疑再質疑、驗證再驗證，T 的認同在於即便是 T 的身邊出現要好、親密的異性戀男性友人，我們仍會把它視為僅止於哥兒們的 buddy-buddy，但是婆如此則會遭到禁止，當一個婆有個過度親密的男性友人則會被質疑、被檢驗到底是不是女同志，故，T 與婆最大的差異除了依據自身形貌而來的自我認同外，他人的觀看評價往往左右干涉了「婆」自身身份純不純的評定，T 的「男性氣質」有別於「傳統女性」，而使他的認同遭受到較少的審查及禁制，「butch 的男性氣概風格驗證了他能逃離他最原始的安排（initial programming）」（Walker，1993：883），由於經由外在身體符號的標示，femme/婆的認同往往會備受檢視。

T、婆認同延伸出的「認同」，常常與階級脫離不了關係。根據 Weber，收入對於受訪者回答自身是 butch femme 或者不分有顯著的意義，「社會階級<sup>33</sup>，勝於教育程度，證明了女性性別認同的定義」（1996：278）。Joan Nestle 在其「Butch-Femme Relationship：Sexual Courage in the 1950's」文中描述 butch 和 femme 的性風格（sexual style）皆混雜了階級、歷史及個性原貌（1987：108）。而他對性風格簡單的解釋就是指「穿著」，藉由穿著符合傳統下男子氣概的服裝符碼定義了 butch，相反的，femme 則穿著傳統定義下符合女性氣質的衣服，這樣的原因通常 femme 與異性戀女性無異（Walker，1993：867）。

強制性的「不分」概念混雜著中產階級婦運意識，開啟了女同性戀「角色」認知上的論戰。六 0 年代且勞動階級出身的 Case，就特別關注於種族與階級和女同性戀者關係。Case（1989）在其文章《趨向 T 婆美學》裡不僅質疑了 butch 和 femme 的風格是異性戀模仿的假設，也爭論了女性主義的「角色扮演」的反抗與階級及種族問題，如同社會性別般的，被連結在一起，並成為中產階級女性主義者之間緊張關係的表徵。他更是批評了這些中產階級女性主義者歷史性的傾向不去「扮演」明顯的角色，但是勞工階級或者有色人種的女性則往往扮演明顯的角

---

<sup>33</sup>在此 Weber 的社會階級是包含了教育程度與經濟收入。

色關係 (Walker, 1993 : 875)。當然，當我們在提及「角色扮演」這樣的詞彙的時候，也是略有爭議的，例如 Walker 就提出「角色扮演」這樣的說法是有問題的，因為這暗示了 butch 和 femme 是模仿異性戀的性別角色 (gender role)，因此而否定了 butch 和 femme 的複雜經驗 (Walker, 1993)。但是對於「角色扮演」的用法適切與否，則牽涉著主體「看」與「被看」的行動過程，我將會在此節第四部分做更詳盡的論述。

Sue-Ellen Case 也曾指出女性主義對女同性戀社群的衝突 (Walker, 1993 : 876)，他認為女性主義對女同性戀社群的衝擊在於女同性戀定義的強迫性適用，並名之以更正統的意識，在此正統意識下，社群的意義轉變為一個勞工階級、且通常為有色人種的女同性戀者的社群，以及早期女權運動據支配位置的白人上層階級的異性戀女性社群 (Case, 1989 : 285)。著重於階級與種族的變相，使得 Case 認為因為勞工、膚色比性選擇 (sexual preference) 更容易為人所見，故黑人勞工階級的女同性戀者的女同性戀認同往往被視而不見，勞工的、有色人種的女同性戀者，也就是種族與階級成功的貶抑性選擇為從屬位置。

Case 曾引述 Joan Nestle 對中產階級女性主義的階級理論的批評：

我想要知道為什麼有某種『消費利益』在上層階級女性的 butch-fem 生活，且通常具有文學特色？當真實的生活，勞工階級的 butch-fem 則被視為模仿和文化落後的，越界矇混的女性實體也挑撥了非常少許學院派女同志女性主義的利益，但這樣的越界實體通常是勞工階級女同性戀的方法及生存。」(Case, 1989 : 286)

但是，Case 太過於強調階級與種族關係 (特別是喜愛強調「膚色」)，並且把性取向置於被壓迫的階級與種族之下，似乎反遭到 Walker 的批評。Walker 認為 Case 當在描述階級壓迫時，其評論裡設定了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女同性戀之間的對立，巧妙地授與勞工階級女同性戀者處於中上層階級女同性戀者而來的抑制的確定性氛圍 (Walker, 1993 : 876)。雖然在 Case 最後一段引用了「大多數的有色人種」(“most” people of color)，但研究中並沒有強調有選擇權的，也沒有強調可以輕易矇混成白人的有色人種。換句話說，Walker 認為 Case 把有色人種，也就是依據膚色而把他們過於同質，太過於把有色人種與勞工階級劃上等號。Case 在早期的文章中也反駁了 butch 和 femme 的歷史性刻板印象。但其後 Case 也面臨到當時已有的「古典 T」和「新好 T」互看不順眼的情況，由於女性主義，以及反戰的共識，故新好 T 不意味「支配」，並且實踐了女性主義的平等、分享原則，故不被

古典 T 接受 (張娟芬, 2001 : 16 )。

總而言之,「T」、「婆」這樣的女同志無論在西方或者在台灣的婦運歷史中,很明顯的皆曾被排擠到邊緣位置,這之間最大的關鍵是由於 T 的「類男性」外貌以及 T、婆模式的「模仿異性戀」,使得許多婦運運動者認為 T、婆有複製父權關係的嫌疑,而這群 T、婆卻又常是社會階級地位不高、沒有獲取「女性主義」薰陶及教化的一群人,故 T 婆不 T 婆的行動評價很自然的與社會階級、社會地位關係有了勾連。我們希望如何的被看待、被理解,乃憑藉著我們喜歡穿什麼、怎樣打扮、理什麼髮型、怎樣說話、什麼動作、習慣、風格等等匯集起來,透露出我們是什麼樣子的人,不見得是因為認同「男性」而把「男性符號」往自己身上攬,但是這樣的行動卻是一個主體不斷確立的過程。換句話說,這些釋放出來的身體符號就是一種我們不用開口即可讓他人知道我們是怎樣的人的一種策略,由此可證,我可以運用我喜愛的造型,也可以穿上自己不喜歡的裝扮。作為一種身體符號的供人辨識,大多時候常以自己「愉悅」被看的方式為主要依據,T、婆們依賴著眼神、表情、身形、穿著、肢體語言來彼此傳達訊息,這也是同志身體空間為何重要的原因。故西門 T、婆在大多時候的 T 模 T 樣乃是出於主體自主下的行動,但是,這樣的行動在部分情境裡,例如公共廁所,就必須偽裝、掀出女性化角色。

### 2.3.2 Foucault 及 Bourdieu 論「身體」

在這一節裡,我的主要論點乃在於,許多理論習於把 T 的身體視為具有顛覆異性戀體制意義的表現,但是我並不把這樣的身體作為一個抵抗(異性戀、父權)的空間,我希望強調的是,T 的身體乃是身體自主並且獲得自我愉悅之主觀意識下的行為,而本文的目的也是希望能藉由觀察描寫做為一個主體如何策略性的運用身體計畫來呈現個人認同。

Foucault 曾在《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強調,「性別」(sex) 是一個類目,一個特定論述實踐的產物,在「性別」放入論述之前,「性別」是不存在的,在論述中,性的意涵才被載明限定。故在論述之外,身體是不具「性別」的(Foucault, 1984 : 54 ; Woodward, 2004 : 87)。談到 Foucault,我們不能忽略其對於身體的理論論述,談到 Foucault 如何論身體,我們也不能不放入其亟欲強調的「規訓系統」做為分析。Foucault 最強力的觀點莫過於對「性」(sexuality) 的論點,他認為性乃是一種特定的論述在歷史上出現的各種樣貌的組合,是描述身體外觀的方法,而這種方法又指揮我們如何描述我們自己的身體,故「性」在本質上是一種形式,也稱為「社會規約」(social regulation)(Woodward, 2004 : 309),

甚至，他認為人類要脫離這些權力規訓機構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這些意識型態已經「深植」在我們的性別認同中。總而言之，Foucault 強烈的反本質論的觀點，並且相信權力是如同鬼魂般的無所不在，在其理論論述的中心脈絡裡，身體既是社會權力的載體，是自我認同的先決條件，更是鬥爭的場域（the site of struggle）<sup>34</sup>（吳秀環，2002）。

Foucault 一直談到「主體」，但什麼是主體？Foucault 同意 Althusser 對主體一詞的歧異性或雙關語的分析，主體一方面意指自由的主體、對行動負責的行動者、意志的發起者；但是另一方面，主體是從屬者，自願服從最高權威，放棄所有自由（吳秀環，2002）。換句話說，Foucault 認為具有行動力的主體似乎仍跳脫不了連續不斷的社會歷史機制與文化規訓的指引，其行動仍是此機制下的產物，那麼，我們對於 T 的短髮、束胸行動究竟是不是也不能完全同意此是出於自由意志下的行動呢？

有些學者認為 Foucault 太過於強調身體乃建構的、論述的產物，也就是「身體 = 論述所建構的」強調，反而容易使身體變成一個受到論述掌控，毫無自發力量的客體（Woodward，2004：107-109）。關於這一點，我則在西門 T、婆與學校及家庭關係上獲得最好的解釋，根據 Foucault 的說法，學校及家庭乃是一個嚴厲監控身體的機制，透過一系列的嚴明規訓受到馴化的身體，但是，西門 T 對於學校教官服儀規定的不遵守卻剛好破除了 Foucault 所認為的權力規訓系統的概念，有關於此的詳盡探討，我將會在第七章作詳述。

與 Foucault 相同的質疑、批判本質主義的法國社會學家 Bourdieu 認為不同階級的成員會有不同看待自我身體的方式，上層階級或者勞工階級看待自己身體的不同方式乃各階級成員的一種潛意識過程，例如上層階級的菁英教育，促使小孩重視自己的身體價值性，透過學習芭蕾舞、社交禮儀等來實現有價值的身體（valued body）或建立姿態美妙的身體；中產階級則傾向嚴謹自律，鼓勵創造力的教育孩童，而勞工階級出身背景者則是從小就被教導要服從忠誠，另外，Bourdieu 還舉出對於食物的要求、健康的要求或者物品方面注重功能性或者美感質感等來區分不同階級所致的品味習性，更加深了其有關社會再製理論（theory of social reproduction）的論點。換句話說，「身體權力」（body politics）強調身體體現了社會權力關係，而社會權力關係有和文化、政治、經濟等社會行動密不可分（吳秀

---

<sup>34</sup>吳秀環，2002，〈傅柯和布爾迪厄身體觀之比較〉。重訪東亞：全球 區域 國家 公民，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 2002 年會論文集。

瑾，2002)

Bourdieu 的身體 - 自由是從身體的能動性來顯示，也就是習性 (habits) 社會習性 (Habitus)<sup>35</sup>、體現 (embodiment) 場域 (field) 以及實踐等概念來成現身體觀 (吳秀瑾，2002)。Bourdieu 對於身體的取向核心在於身體資本 (physical capital) 的生產 (以某些方式認識到身體的發展在社會領域中所擁有的價值)，以及身體資本的轉變 (將工作、閒暇以及其他領域中的身體參與，轉換成各種資本形式)，於是乎，身體乃對照著個體自身的社會階級位置與同階級成員共享相似特點。身體資本經常被轉換成經濟資本 (金錢、財貨以及勞務) 文化資本 (教育)，以及社會資本 (社會網絡) (Woodward, 2004: 120)。但是，身體是如何轉變成「資本」？舉個例子來說，例如當性工作者利用身體換取報酬，或者身體狀態 (如美醜高瘦) 對於社會資本的建立之客觀因素，或者文憑是身體資本轉換成文化資本的一個例子，文憑讓人獲得好的工作等，皆為身體再製成「資本」的過程及形式。

和 Foucault 太過於「社會建構論」 - 性乃是權力規訓系統所論述著 - 的論點相似，我們可以理解 Bourdieu 所強調的身體與社會階級的關係仍脫離不了「環境」所決定，兩者的強調往往會忽略身體做為一個自主情慾及自我愉悅的場域，或者身體做為個人認同與社會認同之間橋樑的中介的面向，故此，本文對於 T、婆，特別是 T 的身體，做一番深入瞭解，由於個人總是有意無意的提供一些符號給他人，讓他人獲得如何對之做出反應的信息。身體具有特殊行動的存在，作為一種創造的可能，透過西門 T、婆對自我身體的看法以及外在形貌的觀察，以及個人身體愉悅的實踐，脫離個人身體從屬於社會環境形塑的影響，來呈現背後個人身體自主權的運用及策略方式。

### 2.3.3 「看」與「被看」的權力關係

根據佛洛伊德的內化觀念指的是個人同化於社會模式之中，社會模式因而成為心理人格的整合部分。在父權文化中，男性觀看結構所構成的認同和窺淫是不可能讓女性把同樣的結構倒置過來而促成女性窺視，許多主體位置都有性別特徵，像窺淫、男性化、浪漫渴望、女性化<sup>36</sup> (Liesbet van Zoonen, 2001: 145)。由於西方父權文化核心是將女性視為展示、觀看的對象，接受 (男性) 觀眾的窺視，

---

<sup>35</sup>Habitus 是在潛意識上運作，它「超越了意志的內省審查或掌控的所及之處」( Bourdieu, 1984: 466 )。

<sup>36</sup>Liesbet van Zoonen 著，張錦華 劉容玫譯，2001，女性主義媒介研究，遠流出版。

所以即便是 Freud 認為同一個主體中可能同時存在的「女性」的被動性和「男性」的主動性，但是許多電影或者電視劇中仍把男性特質與觀看的主動權歸屬於生理男性所有，女性特質和被看的位置歸於生理女性所有，但是透過這樣的觀點，我所質疑的是 T 的樣貌會不會不過是在呼應 Freud 的論點，T 所呈現的身體樣貌是否在突破父權的觀看核心？

根據女性主義媒介研究，由於普遍在社會中男性擁有主動的看的權力，女性的身體則是被看的命運，或者說，即使女性有看的動作，也是透過男性觀看之眼來看待自己，特別是在資本主義文化工業下，為了滿足觀看者的觀看樂趣，媒體總是慣用男性眼光為出發點的把女性視為傳統女性刻板印象，在電影、電視等媒體上予以再現，而現實生活與這樣的媒體世界虛虛實實的混雜，人接受了媒體影像的形象，並再次投現了現實，於是雙重建構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在虛擬媒體畫面與現實生活不停的再次強化與確認。我好奇的是，T、婆「角色」究竟是否也是在這樣的觀看結構所延伸至現實生活？透過大眾媒體的再現，年輕的西門 T、婆是否某種程度上也內化了媒體呈現的 T、婆樣貌？又或者，T 與婆的不符合正常身體乃是展演、表現身體自主的一種表現方式，這樣把身體視為一種空間並且依其所好的穿著、髮型，是否也控制、暗示著他人如何與之互動的一種顯現，透過身體策略引導互動？這些都是本文亟欲透過西門 T、婆言說及行動來予以探討理解。

#### 2.3.4 社會互動論

討論至此，延續著媒體觀看以及身體策略的論點，我們理解到當我們與他人互動的時候，必有一個得以使人解讀理解的「角色」做為關連，例如在引起爭議的 T、婆關係裡，T 的角色以及婆的角色常常被人因人而異的界定，但是什麼是「角色」？心理人類學家林頓（Ralph Linton）<sup>37</sup>認為角色指的是「與既定地位有觀的整體文化模式；它因而涵蓋了社會指派給個人（以及一切在此地位上之個人）的態度、價值和行為」（1967：71）。又或者「角色是個人以現在或未來之地位為基礎所學得的行為方式，角色對應著某種社會期望，為了正當化某一地位的佔有，個人勢將努力適應此一期待」（Durand & Weil，1996：111）。角色是連接個體與社會結構的關鍵概念，Goffman 就曾認為舞台演員就跟社會行動者沒什麼兩樣，演員在舞台上具有明確的角色，就如社會行動者也佔據了明確的地位一樣，演員依據劇本演戲，社會行動者則必須遵守社會規範，演員需要服從導演指示，社會行動者則聽命於不同社會層級的階級擺佈，無論是演員或是社會行動者，最重要的，

---

<sup>37</sup>Jean-Pierre Durand & Robert Weil 等編，蔡筱穎 郭光予譯，1996，《當代社會學》，遠流出版。

皆必須與他人互動並相應的做出反應，調適自己的位置與行動。

社會學家 Weber 指出想要理解社會行動，必須先行掌握個人賦予它的意義。生處於大社會下的我們無時無刻不被觀看與看人，要如何理解他人行動的意義，互動論提供最佳解釋。在互動的過程中，身體是一個表意符號，讓行為者能夠透過這樣的符號分享相同地位階級成員的特定價值，例如穿衣習慣、飲食習慣或者說話方式等。Goffman 認為身體在維持社會認同與個人認同中，扮演重要角色，也就是說我們利用身體片語的語彙來分類他人，也用來分類自己（轉引自吳美枝，2003：10）。Hetherington（1998：5）認為身體在認同過程也是扮演重要角色，身體的風格也是認同展現，是和別人溝通和認同的資源。所以，當扮演一個與自我概念不相符合的角色的時候，行動者往往免不了有點「生疏」及感到彆扭，個人行動角色的認同與地景空間的關連離不開關係，例如當一個空間透露出友不友善的訊息，對於性少數族群作為一個行動者，在角色上獲得滿足與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緊張必有一定程度的衝突，關於這點，我將會在第七章做一詳盡探討。我們同時也注意到，「角色」作為一種互動的關連，既可以是自我概念的呈現，也可以是一種偽裝用來欺騙的表演，故 T（跨性、變性、變裝等非異性戀者）的身體策略為最好的說明。透過身體策略的行動重新定義情境。

人們通常在一個假定的基礎上行動，即，行動者建構角色，並在與他人的交往之中告知對方自己在扮演何種角色，這樣的假設也提供了得以互動的基礎（Turner，2001：49），而我認為在婆行為上，T 或婆更是透過身體策略來暗示或告知自己是怎麼樣的角色，使他人能夠獲得暗示並有效解讀，所以個體就有必要通過暗示與姿態外貌來告知他人自己的自我認同角色的程度，也就是 T 會短髮、束胸的原因。透過互動過程的建構，社群之間的認同得以存在，但是更精緻的說法，則是透過符號及語言的交換，人與人的互動得以成真，例如 Cohen 表示：「我們可以說社群是一個符號性的，而非一個建構、構造的」（1985：98）「社群是成員藉由符號分享歸屬感而形成」（轉引自吳美枝，2003：9）。透過顯現在身體上的符號，例如 T 約定成俗般的短髮、束胸，而間接促使西門 T、婆對於女同性戀社群的認同。這裡很奇妙的地方是，當一個婆這樣身份的主體並沒有短髮、束胸的外顯身體符號，且其認同乃是透過伴侶 T 的身體外貌間接促成女同性戀認同，這樣的現象究竟是如何而來的，就期待能有處理婆認同的相關研究予以解答。

Goffman（1959）所謂的「操弄印象的藝術」（the arts of impression management），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面對「他人」（現在還包括廣播電視的聽眾觀眾）時，無論其角色是主動或被動，都早已在運用各種操弄印象的技巧來界定與

控制情境了（轉引自朱元鴻，2000：9）。當然，把主體視為一個互動的客體並用來解釋西門 T、婆的身體策略是有危險的，如果西門 T 的身體乃是一種具有自我愉悅的策略，一種出於自我概念的「角色」，這樣的前提是我認為行動者是具有主體性的，無論觀者會預期性的期望「類男性」的西門 T 仍是「女性」，或者誤認其為「男性」，但我毋寧假設西門 T、婆們在這些情境，例如在具有強烈二元性別意義的公共廁所（僅是頭低不說話而沒挺起胸部），或者身份證上（去除具有女性化特質的名字），仍是具有主體性的暗示、操作身體符號與人互動，而非僅是在一般情境下受著規訓扮演角色的機器人。故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我所想要凸顯與強調的，乃是西門 T、婆在於身體策略上是如何的具有操控印象管理的主動性。

## 第四節 空間

西門 T、婆常聚集活動的空間（異性戀社會、西門町、家庭、學校）與自我情慾究竟有什麼樣的關係？並且，在這些空間裡 T、婆個人能見度之高低與其生活有什麼樣不同於大學校園女同志的經驗？此處空間包含兩層意思：一種是物質空間，例如我說的西門町、學校、家庭等；一種是「身體」做為展示自我的空間。身體做為空間的探討在上述已經討論，本節主要針對第七章作一文獻回顧，論述的「空間」主要放在前者的探討。

### 2.4.1 家庭

《台灣女同志的性、性別與家庭》（鄭美里，1996）乃是一本女同性戀與家庭關係研究歷史上不可忽略的一本著作，其關注焦點除了是女同性戀者與原生家庭關係之外，更深一層也關懷到曾經有過婚姻、小孩的女同性戀伴侶家庭生活處境，即在兩種家庭裡身為一個（異性戀、父權制度下已婚）女人，以及身為一個女同志的雙重壓力；《同性戀主體與家庭關係互動歷程探索》（曾寶瑩，2000），以深度訪談的方式，用生命敘說後分析詮釋同性戀主體與家庭關係互動如何化解衝突的可能，其結果認為同性戀者必須與家庭保持警覺，由個體、家庭與社會三個層面思考，並檢討角色位階與視角的問題將衝突視為一種改變的動態歷程，才能對於衝突的解除有所幫助？在探討女同志與原生家庭關係的研究中，《女同志在原生家庭中的性慾認同空間策略》（林欣億，2003），乃著重女同志與家庭的相關研究，不同於過往多探討女同志與家庭之間的相處與關係的研究面向，這份論文的關注焦點是從「家庭」空間與環境心理學切入探討，甚至繪出女同志家中生活空間，諸如對於臥房的擺設、與誰同住等，對於其認同及生存的空間陳設。



綜合觀之，上述論文即少談論女同志 - 無論是 T、是婆亦或是「不分」的身份 - 在原生家庭內將會面臨到的不同對待與處境。所以本文希望補足與理解在這群文化資本、經濟資本低落的青少年西門 T、婆身上看出「T」或者「婆」身份在原生家庭情慾自我與自由的不同處境。

#### 2.4.2 人際交往型態與工作環境

許多研究顯示部分女同志會經由 T 吧做為常態性聚集的場所，並在此獲得社交、人際集結、同志認同。由於我的研究對象涵蓋未滿十八歲的青少年，故當我詢問他們涉及 T 吧的次數時，皆向我表示還沒去過，這樣的發現讓我們理解到，除了部分大專學院的女同志鮮少涉足 T 吧以外，尚有一群非是大專院校出身，卻也沒有以 T 吧為主要聚集場所的族群，也就是這群尚未成年的西門 T、婆們。對於 T 吧做為一個女同志無論是身份（同性戀身份）或者情慾（T、婆或者不分的認證）認同的女同志文化空間，皆在未成年的西門 T、婆身上未曾發現。無論是成年或者未成年的西門 T、婆集結方式，他們最常向我表示的是透過女同志網站的網路聊天室的聊天互相認識，或者透過現有人際網絡來介紹交流認識彼此的同志朋友是最為普遍。

關於女同志在就業職場上的處境，也發現了未有豐厚競爭能力的青少年西門 T、婆們艱辛之處。在史國良〈走出自己的路：台灣都市的女同志空間與創業〉文中談到了女同志創業者的議題，其中談到了對於在 T 吧工作、或者自行創業的女同志們，其生活較能獲得女性在異性戀結構下的自主性經濟，特別是，根據其受訪者指出，勞工性質的女同志表示其在工作環境中未遇到公然的差別待遇（1998：73-81），也指出了在工作場合裡，身份為 T 的女同志因為其外型不符合工作場所對女性行為的期望而不易找到工作（同上：80），關於這一點，頗與我的研究結果相呼應。

#### 2.4.3 西門町

要探討西門 T、婆這樣多元又搞怪的身體外貌習於在西門町這樣的「空間」做日常生活活動，我認為西門町蘊含了三種獨特意義：1. 西門町歷經了統治政權對空間的慾望轉變，做為一個殖民城市有著它獨特的多元且複雜歷史文化意義；2. 透過這樣混雜慾望各種文化的歷史性，以及歷經了都市更新計畫的改造，西門町包含了舞台性質以及社會邊緣的特性；3. 由於第二點，更拉出了時常聚集在此的不同「怪異」、「違常」身體形貌的個體聚集，無論是男同志、女同志、cosplay

的各種「扮裝」等在此穿梭，更進一步的反轉西門町的地景空間，加深了此地的酷異性（queerness），男性氣概或女性氣概的僵化身體結構權力關係也在此瓦解，包容了獨特且多元的情慾流動。

西門町，一個介紹老台北歷史或新台北流行消費都無法忽略的重要區塊。在《從殖民城市到「哈日之城」：台北西門町的消費地景》（遲恆昌，2001）論文研究裡，雖然跟同志研究並沒有直接的相關，但是這篇論文深刻的點出了西門町做為一個殖民城市的歷史文化演變，也間接帶出西門町對於青少年流行文化與消費，甚至青少年同儕認同的重要地景意義。西門町集結了某種階級與年齡的青少年，因為流行事物的敏感與追求，這樣的群體集結不是偶然逛逛，而是某種年齡、品味喜好等相似性的以西門町為主要習慣的聚集點。

我們如何透過標記在身體與西門町地景上的性認同瞭解西門 T、婆？西門町這塊空間的「舞台」性質讓青少年們盡情的搞怪，故 T、婆「違常」的身體外貌已漸漸的見怪不怪，T、婆模式在西門町隨處可見，例如，許多西門町的朋友很常對我說：「要看 T 喔？去西門町一堆！」有關於空間所具有的翻轉性，也就是論及空間的非固定性，在趙彥寧的〈新酷兒空間性：空間、身體、垃圾與發聲〉（1998：90-108）文中有詳盡的論證，其說到，沒有任何空間的特性會永遠保持不變，也就是說，空間具有被顛覆、扭轉的性質，被觀看中隱含的權力關係、社會主體的公/私領域之相對位置、以及與之相連的正統（異性戀）性/別意識型態藉由特定身體展演與實踐，破除了空間固定性的性質。

在空間上的權力分配作用與核心/邊緣的相對位置脫離不了關係。Castells 所謂的「結構上不相干者」，是與主流脫落、被邊緣話的人，經常的承受領域性的污穢及被污名化（Mooney，1999：81，轉引自張曉婷，2004：7）。西門町這個混雜各種文化元素，以及歷史悠久的老社區的空間想像，的確的集結著青少年、老人、流浪漢、攤販、酒家小姐、援交妹、幫派混混等各種邊緣意向。

所以，青少年 T、婆在西門町的聚集是否僅是因為其「青少年」這樣的身份屬性，而與性認同沒有關係，我認為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會認為西門町會有很多 T、婆（同志）難道只是因為他們也是愛來西門町的青少年，而與其同志身份的重疊巧合而已？又或者「西門町」帶出了某種邊緣特質，而讓在學校或在家裡被認為是「怪胎」的 T、婆們，找到了情感與同志身份認同的空間，也巧合的讓西門町空間特性得以顛覆？這些問題我將會在第三章及第七章做一詳盡探討。

### 第三章 研究範圍、對象及方法

#### 第一節 研究範圍 - 西門町的酷異性 (queerness)

曾經因為在節目中發表不喜歡布袋戲的言論，引發布袋戲迷不滿的大小 S，又再度語出驚人的批評，西門町是窮學生去的地方，近日因為有媒體報導，蕭淑慎爆出大小 S 在他西門町開設的服飾店，借衣不眨眼，讓他的生意很難做，而兩姊妹問他為什麼要把店開在西門町，要是開在東區，他們就會天天買了，西門町那種地方，他們才不敢去，這樣的說辭也讓蕭淑慎為之氣結，而徐媽媽護女心切也表示，認為蕭淑慎的店應該開在東區比較好，因為西區都是窮學生，東區的人比較有錢、生意會比較好。對於因為自己的一句話讓女兒遭到抵制的徐媽媽則再度解釋，他是以生意人的角度去看這件事，並非刻意突顯區域的差異。

(東森新聞報，2004/01/29，底線為我所加)

台北市的西門町再度傳出青少年惹是生非。4 名中輟生在街頭勒索路過的學生，要錢之外，居然還玩起毛骨悚然的遊戲，要被害人 3 秒鐘逃離現場，否則就拿刀砍殺，短短 2 個月就報案 4 起，其中一名知名高中的學生還被當街砍傷。

(TVBS-N 新聞，2004/12/14)

台北市流行商圈間不諱言的存在著某種高級與廉價對立的階級品味。東區，甚至連結至華納威秀商圈附近，整個街景的消費氛圍隱隱瀰漫一種「上流社會」氣息，几淨明亮的商店櫥窗散發著珠光寶氣鮮豔時尚，連書局都可以是全年無休 24 小時營業的充滿文化氣息；西門町，則顯得通俗平價許多，徒步區上充斥無所不見的攤販油漬、有一堆被污名化、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怪老頭色伯伯，或者胭脂粉味，走過身旁周遭空氣是廉價香水味濃的化不開的老小姐，忠孝東路四段跟峨嵋街兩造一比，前者燈光美、氣氛佳，高尚高貴又高級，後者顯得髒舊破臭的衰敗想像。

有研究指出，台北最著名的兩個流行商圈，即西門町與東區做為比較，這兩個商區的消費型態以及消費價位上，屬西門町裡各式精品玩物商店裡所販賣的流

行商品能夠提供青少年一個負擔的起的價位<sup>38</sup>。除了印證社會大眾對於台北不同商圈的階級品味普遍想像，也符合了西門町因為商品多元化、價格合理（不會過份昂貴）以及交通便利，所以聚集消費的年齡層較為低的多為學生族群，這也無怪乎大小 S 的徐媽媽會脫口而出這樣令人群起激憤抗議的話語！也正因為上述的認定，西門町商圈提供了我大量年輕七年級學生（現年 25 歲以下），來來往的逛街人群裡，有學生身份的西門 T、婆，有在西門町裡流行精品店工作或者站在路邊叫賣商品的西門 T 婆，有在路邊抽煙聊天的中輟生西門 T、婆，大家跟「平常人」沒什麼兩樣的以西門町為逛街約會、哈拉打屁的聚點。

作為一個台北知名的消費商圈，平日逛街人潮川流不息，假日的西門町聚集流動的人更是使小小的徒步區空間塞的更加擁擠。西門町在二次大戰後，不止成為城市支配性的中心商業區地位，由過去殖民者對帝國的鄉愁，挪移到對回不去的上海的鄉愁<sup>39</sup>，再到成為現代城市的消費櫥窗（遲恒昌，2001：102）。西門町這狹小空間裡佈滿了穿西裝杵柺杖的老人坐在街邊下象棋聊天、穿著學校制服或者便服垮褲溜著滑板的年輕人拍大頭貼釣娃娃、有哈中國族、有哈韓族、哈日族，這樣一個城市經過了長期不斷及變化的統治政權及都市計畫，有著慾望日本東京、慾望中國上海，以及西門町再生後成為世上獨一無二的「類東京」<sup>40</sup>之城，從日治時期日本移民慰藉鄉愁的「類淺草」樂園，到戰後去日本化移轉成中國移民慰藉鄉愁的「擬上海」樂園（李明璁，2003）。西門町於是夾雜了許多異國風味。有一次我要去拍西門町的街景，一個在西門町販賣日本流行精品店擔任店長的研究對象跟我說：「你可以不要只拍那些哈日的商店嘛！還有一些歐美風的你可以去拍一拍阿，（我問：什麼是歐美的？）就像紐澳良百貨或者美國學校<sup>41</sup>那種的，他們走的風格就比較歐美！」從風光繁華到衰弱老舊，再從落後到更新。也因為歷經混雜了各種多元文化，現代的西門町更是成為同人誌、同志大遊行、各家歌手明星的新歌發表會、表演簽名蓋章的重要表演聚集點，也因為這樣的包融混雜，如此，西門町裡更能擁有其他商圈所沒有的獨特族群氣息，外觀上勇於搞怪的西

---

<sup>38</sup>以年齡作為一個指標的探測，根據黃玉麗的研究顯示，對 25 歲以下的青少年來說，最常逛街的地點為西門町，26-32 歲則以東區為主；如果說以哪一個商圈交通最為便利，25 歲以下認為是西門町，26 歲以上認為是東區；如果問及哪一個商圈商品最多元化，25 歲以下認為是西門町，26 歲以上認為是東區；而研究結果也顯示大多數消費者認為最常逛街的地點為西門町，且認為西門町之商品價格最合理、最具流行指標、商品最多元化及交通最便利（黃玉麗，2003：133-144）。

<sup>39</sup>如何的慾望上海？在張曉婷的文章中指出，台灣光復之後，紅樓被來台灣的上海人租做「滬園劇場」，有如上海的隨園，甚至 1951 年改為「紅樓書場」，有說書、對口相聲等說唱藝術節目，表演的節目大多是聊慰上海鄉愁（張曉婷，2004：33）。

<sup>40</sup>在此借用李明璁（2003）〈這裡就是「類東京」，就在這裡跳舞吧！？---台北西門町去/再領域化的百年物語〉的用法。2003 年文化研究學會年會暨靠文化 By Culture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sup>41</sup>這些店的特色主要是走美國二手貨市場的風味，以美式 T-shirt、襯衫、帽子、鞋子、外套、褲子、汗衫等為主力商品，風格主要是以復古結合最新流趨勢為最大特色。

門 T 婆們，也自信愛現的在此空間裡展演他們的行為及身體。

西門町跟西門 T、婆生存連結的歷史是不容忽視的，而這個特殊的異類空間與主流意識型態的關係具有邊緣化、顛覆、流行、反叛、亂等多元包容的混雜。無論是紅樓戲院或是同志三溫暖，還是文人小說家筆下的同志情慾，皆不乏以西門町這個空間場域為舞台背景而得以出口氣的在世人眼前出現。同性戀身份的出現也提供了這個空間和可能條件的次文化、社會網絡、城市空間等各種環境。然而，現代西門町裡，顯而易見不加掩飾的年輕 T、婆等男女同志在街上希鬆平常的逛街閒晃，似乎惹了一些人老大不痛快，如引自遲恆昌（2001：100）研究受訪者：

西門町新興的健身中心成為男同性戀慾望之地，近來以女同性戀顧客為主的泡沫紅茶店 XX 館在西門町出現，貓王說：「XX 館都是那種的泡沫紅茶店，幾乎都是同性戀，女生的同性戀，你眼睛往裡面看幾乎都是短頭髮那種，在外面那樣子看你 很噁心世」，同志消費文化在西門町則更為壓抑，這差異並置的地景，是「哈日之城」的不被看見的部分。

我認為外型「違常」的形體真的混在這個「哈日之城」而不被看見倒是還好，但是西門町街頭卻充滿著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來的「不男不女」的 T、婆配對。他們「很噁心」的一點也沒有「正常性別」該有的樣子及打扮。不遵循既定兩性性別規範，似乎連結了西門町年紀小不懂事的畫面，就像在 T 大 BBS 站上面有一篇一個網友開心的寫下去西門町玩後的心得，F 版主的回文（下行小字）卻是意有所指感嘆的說不合所以要辦聚會請自便：

今天和麻及去了XX館XD（註：XD為網路上表示「笑」的圖形），後來跑去新宿，也碰到一堆拉拉還有GAY(帥到要留口水)，心情變的好好XD，可是又不敢說 ㄟ 可以做個朋友之類的話，其實心裡面好想喔，大家感情真的會很冷漠嘛？來半個聚會多認識人嘛~

F: 真的是... 年代不同了...

F: 聚會不是說辦就辦，想私下約人玩倒請自便

e: 怎麼了?

F: 我只是感慨年華老去... 西門町... 不合..

e: 不會拉 我才覺得我們年紀太小勒XD

Fre: 前陣子還去過.. 我還比00老耶.. (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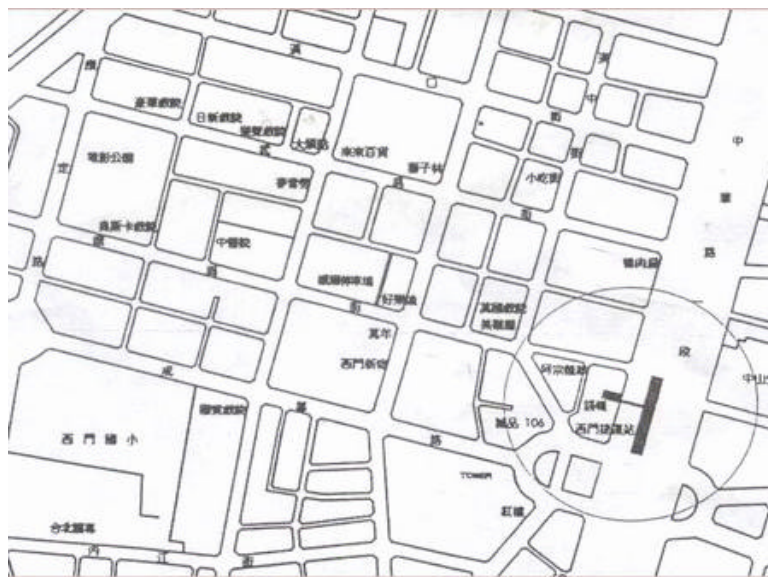
F:我還是會去...西門町...的遠東XD

e:我沒去過XD

(BBS女同志版, 2004, 底線為筆者所加, 字形小為文章回文部分)

此女同志版的版友背景型態多為就讀大學院校的學生。對於 F 版主口中說的不合, 讓我很明顯的感覺到除了年齡的不合以外, 還有外型品味裝扮調調的不合, 那種跟在西門町裡「仿異性戀模式」的 T、婆們不合。換言之, 個人身份特質所牽引出的文化條件、道德認知、生活價值、階級品味, 建構不同的發話主體各種不同立場的意識型態, 而因為不同的意識型態, 也建構出女同性戀文化具有高低優劣的階層性, 而這也是本文後所要探討論述的核心問題之一。

卡維波曾指出:「這些可以找到愉悅與力量的主體, 通常不會是清純的大學生或知識分子階級」(1998:41)。順著這句話, 本文利用了西門町的這種獨特空間性, 探詢存在此空間且自由展演著既愉悅又有力量的非知識份子 T、婆主體, 並以西門町行人徒步區, 即昆明街、成都路、中華路、漢口街圍成的口字方形為主要觀察範圍(見【圖三】), 找尋並作一番深入觀察相處與探討。



【圖三：西門町主要範圍。圖來源：陳柏翰, 2003, 《城市失格 - 在西門町的介面》】

## 第二節 研究對象的選取

在論文成形過程裡, 總是有人會問我是怎麼樣才知道對方是 T 還是婆? 看哪裡? 怎麼看出來? 是從衣著打扮? 還是行為調調? 他們似乎跟平常人沒什麼兩樣, 為什麼我在西門町街上亂晃就能斷定那個從我身旁走過的那個人就是 T 或婆? 我憑的是什麼? 又有什麼證據? 以本研究來說我要的西門 T、婆其實還不難

找，為什麼說不難找？因為除了以自己很「刻板印象」的方式找出某些「類男性」造型打扮作為標記外，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無法以「男性」或者「女性」的類別歸納他們！

2004年1月開始，一直到2004年5月為止，我長期待在西門町結識不同的西門T、婆並與之活動。開始著手西門T、婆的論文時候，原本計畫進入一家西門町頗負盛名的女同志餐飲聚集點當服務生，盤算著可以假服務生之名行搭訕之實，藉機多認識幾個熟客，再打入他們的圈子或活動。確定好這個計畫，經過了幾次獨自在桌邊喝著飲料，自認服務生們都已經熟悉我的存在後，厚起臉皮鼓起勇氣打聽，得知了這家店的負責人出現時間的情報。當初我跟這位老闆，C先生，說明的「藉口」是我想要著手一份七年級生的論文研究（並沒有透露任何同志研究的訊息），告訴老闆坊間傳聞貴店是西門町著名的七年級生聚集點，所以希望能夠有幸到這裡打工，並且保證不會騷擾到客人。但是果然不出所料的事情並不是這麼順利，這樣唐突的自動要求應徵服務生讓C先生很警覺也很不安，他自然會合理的懷疑我是不是「心懷不軌另有所圖」，所以C先生並不希望我穿上這間公司的制服，反倒是希望我以客人的身份來消費再藉此認識我要研究的七年級生，這樣的軟釘子讓我知難而退。初期，我的確碰到了找尋適合研究對象及場域不得其門而入的煩惱。

後來我繼續把問卷做為搭訕工具，改變策略決定以整個西門行人徒步區，用亂槍打鳥的方式希望認識友善的西門T、婆，長時間站在路邊看著等著來來往的逛街人群，只要一有疑似T或婆的跡象在街上出現，我就會立刻走上前拜託他們幫我填寫問卷，然後慢慢突破他們防衛我有不善意圖的心防，藉著有一句沒一句的對談，跟他們再三保證我沒有惡意，然後利用問卷的問題跟他們聊天閒扯。這樣的策略就我經驗而言，成功機率頗大，雖然有被婉轉拒絕以及大部分受訪者在問卷填寫完後就會離開也不會有興趣跟我交談，但是這些受訪過的朋友下次在西門町碰面了，也會友善的跟我打一下招呼笑嘻嘻的問我：「還在繼續找人寫問卷喔？努力加油！」更讓我獲益良多的，是利用問卷接觸認識到許多願意讓我跟他們繼續「相處」的研究對象，把我當成一個新朋友，讓我加入他們的日常生活、休閒活動等，換句話說，研究對象的選取對我而言全是機緣巧合，打從進入這個田野場開始，能不能遇到真的願意跟我長期相處聊天的年輕T、婆全靠個人機運以及對方給不給機會，沒有透過熟識的人介紹認識，沒有特定人際網絡協尋介紹，完全靠著一張問卷以及後來的相處聊天、混時間，加上我的被迫/自願自我揭露，以及對方接受我的程度維繫著我跟他們的友誼，也藉此進入他們的生活書寫他們。

報導人	T、婆	出生年月	現職
阿紅	T	77年4月	學生
阿綠	婆	76年11月	學生
小黑	T	70年6月	就業
小白	婆	66年	就業
阿藍	T	71年7月	就業
阿紫	婆	71年	就業
阿土	之前說不分，後來變成 T	70年10月	待業
阿橘	T	71年	就業
阿灰	T	74年10月	學生
小黃	T	71年	就業
阿褐	T	76年4月	學生

註1：阿紅阿綠、小黑小白、阿藍阿紫在當時皆為情侶。

註2：小黑、小白、阿藍、阿紫的工作汰換率極高，所以很難說目前他們就業中還是失業中

### 第三節 研究方法

#### 3.3.1 從質量化並行到民族誌寫作的轉變

論文探索初期的時候我在研究法的選擇上想要採用粗淺的描述統計方式，以及利用封閉式問卷（close-ended）訪談的方法，秀出一筆大量概念化的性別概念或定義，測出不同社經背景、階級地位、文化資本等的女同志對於自己或 T、婆的概念的指標，並指出一般我們對於其角色概念想法的比例。當然，這是一種和所謂的質化研究截然不同的方法論，也並不是要利用此項資料來證明過去和質化研究所呈現出來結果的差異，兩種研究法呈現出的是兩個不同的「故事」，而我認為，如果先有一個大量可以有代表性的數字來呈現出一筆測量到的對象對於女同志社群之間的 T、婆性別角色概念的想法的資料，未嘗不是一項社群的指標。

但是上述方法在我實際操作的時候，卻遇到許多「技術上」的困難。除了一些諸如在研究中對於問卷的抽樣方式該有如何的嚴謹無偏頗方式來予以抽樣？以及對於問卷概念化的部分我們如何不偏頗的測出有效的指標及面向等技術性的問題外，我發現就連我在問卷的題目語言文字上面的「意義」也常常讓我的受訪者



摸不著頭緒。例如問卷裡有一題為：「我覺得女同志情侶的想像就是『一 T 一婆』」？這個問題即有受訪者無法清楚理解題意為何，因為「同性戀不就是一個 T 一個婆嗎？」（受訪者 S）；又例如問卷問題：「我曾有過異性戀愛經驗？」我曾經遇過一大群正在抽煙的中輟生年輕 T、婆們，在很熱心的幫我填寫問卷後，充滿疑惑的指著這題問我：「這題的意思是跟男生在一起還是跟女生在一起阿？」換句話說，「異性戀」或者「同性戀」這樣的語言用法似乎並不存在在他們的認知理解裡。

題意不明，或者讓人難懂拗口又不白話的「學術語言」常常讓受訪者拿著問卷題目不好意思的問我：「這是什麼意思？」經過長期這樣的摸索及試驗，初期這樣的問卷題目乍看之下以為淺顯易懂沒有什麼問題，實際上卻面臨受訪者頻頻追問題意的情況，使我覺得這就是真正有趣以及值得深思的問題所在，也促使我改變我的研究方法，從統計的量化到參與觀察的質化，從統計分析變成田野觀察法的民族誌研究法，讓我想要去探索我們如何透過日常生活的行為互動得以展現語言意義，並顯出因為不同社會背景而來的差異。

民族誌的寫作方式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科學方法，最重要的關鍵就在於坦率真實且光明磊落的方式來陳述生活體驗，詳記一切細節，精確的描述生活上的人際互動、觀察方式、消耗時間等。人類學大師 Malinowski 認為具備下列條件的民族誌資料，才有無庸置疑的科學價值：我們可以清楚的畫條線，線的一邊是直接觀察的結果和土著（研究對象）的自我陳述、自我解釋的結果，另一邊是作者本著常識和洞察力所做的推論（Malinowski, 1991：23）。而我本著上述民族誌研究方法的精神，以一個公開的研究者身份，進入西門町無論是學生身份或非學生族群的 T、婆生活之中，對西門町的 T、婆們（民國七十年次以後出生的）進行了實地的瞭解與研究，特別是依照：

- 1) 置身於觀察對象的環境與參與研究對象的活動中。
- 2) 從和他們日常生活的談話、相處、互動、或者生活中經歷的休閒、社團活動參與等加以觀察。
- 3) 並及時的從這些平日相處而來的鬆散談話中做出厚實的紀錄與分析。

透過問卷上留下的電話及電子郵件來追蹤與報導人的聯繫，甚至在下次見面時多了一個熟稔的藉口，我慢慢的結識到一群保持聯繫的西門 T、婆，並得已有機會對他們對女同志文化的認知與行動做出一個生動的記錄。

### 3.3.2 參與觀察法的民族誌分析

人類學家 Kennedy & Davis (1993: 192-3) 以口述歷史的方式對美國紐約水牛成的女同性戀酒吧做了一份研究，包含在酒吧裡的 butch-femme 的角色扮演、階級分析、性愛方式、外表穿著、行為模式、語言稱謂 等的深入分析（引自鄭美里，1996: 16）。相同的，我想運用實地參與觀察的方式，實際深入西門町與當地的青少年女同性戀聊天交談，或者常在西門町逛街、聊天、從事休閒娛樂的西門町裡兩種（學生及街頭型）的 T 和婆深入的參與日常生活。

參與觀察法是質性研究一種普遍運用的研究法，在這份論文中，我的研究身份嚴格來說是一個半參與半觀察者，並且想把「參與」跟「觀察」分成兩個部分來探討，並且依照對象不同的各個需要而尋求合適的使用。由於我是「隨機巧合式」的認識我的研究對象，並且透過參與他們的活動時所言所行透露的「訊息」，來藉機理解其背後的行事邏輯，故此，我並沒有透過「正式訪談」來理解他們的想法！換句話說，這些寶貴的資料常常是我偷偷寫在紙上、手上，回家後快速整理而來，沒有透過訪談的方式乃是因為同志研究裡，運用深入訪談的方式呈現結果之研究多如牛毛，再者，由於「同性戀」這樣的身份，在錄音機或者攝影機前受訪者往往無法忽略「正在被錄音」的情景，也因為如此，得到的資料往往是主體有意識、選擇性並且傾向「政治正確」的透露與回答。故此，本文希望呈現的是不讓受訪者意識到自己乃是被研究者，繼而獲得最真實的主體想法與認知。

## A 參與

經濟權力、文化資本、教育程度，或者說階級、族群等所勾聯出標籤身份與性別（認知）時常是相互影響、彼此建構的，不同處境的位置將會形塑出不同的處境性問題，不同個體有著不同的行事邏輯與認知。也因為如此，西門 T、婆們的身體外貌，就必須從這群普遍被視為邊緣位置 - 這樣的邊緣位置具有仿異性戀模式的同性戀、以及具有街頭性或非社會期望性學歷的青少年之雙重性 - 的西門 T、婆們平日生活展開思考，從此生活中來看其中與之的社會結構與社會關係。

為了要進入西門 T、婆的生活，並且參與他們的行動，我參加了學生型 T、婆的社團成果發表會、指導他們數學英文、參與他們生日宴會、放學時間的打球吃飯，或者釣娃娃、拍大頭貼等娛樂活動；而在就（失）業 T、婆日夜顛倒的生活裡，我跟他們在西門町街邊抽煙、整理店鋪、到 PUB 跳舞、泡沫紅茶店喝茶裡聊天揭露彼此，解決交通法律糾紛，還有驚心動魄被他們「落人」助陣等待準備將要發生的街頭械鬥，除此之外，更不用說他們生活中情侶生活的調停安慰、溫馨

接送、幫忙找工作等等。這樣的友誼進展彷彿是進入一個部落，這個部落的人的習慣就是他們對陌生朋友對的上眼的，就可以瞬間變成很好的朋友，並不需要時間慢慢培養認識瞭解，我在他們眼裡是個「老人」，又是一個「研究生」，年紀大又有能力，他們就會拜託我幹嘛幹嘛，就像他們認為他們能幫我找人寫問卷多交幾個朋友，彼此往來，互相幫助，或者透過網路 MSN 上的交談<sup>42</sup>。

透過參與他們的日常生活所發生、所談及、所面臨的生活細節，嘗試在這些深刻相處談話中把他們的想法、意見、態度、觀點等，特別是經由相處所觀察到主體不自覺顯露出來的真實狀態，來看西門、婆的對 T、婆概念的認知與實踐。

## B 觀察

李維史陀曾對其做學問之立場做出重要的原則及宣示：「知識的基礎不是棄絕一切關係，也不是以物易物；知識實際上只是選取那些真正的面向性質，也就是和研究者思想本身相吻合的東西！」當一個研究者對一個研究主題有興趣時，某種情況下是很主觀的，這種真實的概念（true aspects）- 是選擇要去研究的東西，喜歡的才「研究」- 是主觀的。西門町的特殊地景生存著不同階級背景的人們，幾乎每天主要徒步區都能人潮洶湧，週一至週五的傍晚時刻，因為西門町具有捷運上的交通便捷性，國、高中（職）的學生放學後，總是身著制服三五成群的集結至此吃飯、逛街、購物，以加州健身房前的徒步區為最熱鬧的精華地段，除了具有拍大頭貼、吊娃娃、服飾、飲料、唱片行等商店外，大多數的攤販也聚集於此。尤其是又靠近西門町裡唯一一個物質性的高架公共舞台<sup>43</sup>，假日時如有舉辦偶像明星的娛樂活動，此地更是人山人海寸步難行。大多時候我也是以此處為主要觀察地，站在這裡仔細，並且主觀的觀察、並與之搭訕。體驗「西門町文化」成為我幾乎每天不能避免的工作，我所憑藉的，無疑是主觀認定上對方所散發出來的「酷異氣質」，簡言之，就是一種非主流社會價值觀下該有的行為打扮，除了對研究對象觀其行色、儀狀、言詞、氣性、行為表情以外，也對西門町裡日常生活作一番體驗。

---

<sup>42</sup>MSN 使人更輕易、迅速的毫無保留的溝通，像是密室關談一樣，沒人會知道雙方在網路上聊了什麼，或者，兩個未曾說過話的人，因為一小行網址捷徑的連結，就能這樣聊起天來，東扯西聊，甚至連最私秘的心情苦悶，都能對這個素為蒙面的陌生人毫無保留的對談，網站上交友提供了一種便利性，也讓我取得了些許珍貴的研究資料。

<sup>43</sup>根據遲恆昌（2001：83-84），他認為西門町這個空間即是個展示的舞台，因為除了西門町周邊在假日時匯集了流行娛樂工業的展言活動，如簽唱會、握手會、歌友會、街頭表演的造勢活動外，整個西門町更是一個大舞台，想秀、想看別人秀，西門町徒步區絕對是最佳所在，生活在其中每個人都在參與，每個人既是演員也是觀眾。

社會行動的意義是在行動本身的發展中產生的。原地觀察是一條貫穿芝加哥學派傳統的方法主線，這意味著觀察到的日常互動運作包含了社會理論的一切要素，研究者的興趣與其說是建立事實集體，倒不如說是在仔細觀察由行動者直接互動所形成的社會程序（Durand & Weil, 1996: 218）。當沒有西門 T、婆朋友們邀我進入參與他們的活動是我所做的工作，這樣的觀察除了邊物色適合的研究對象以外，也同時試圖把西門町特殊地域型態以及文化特質跟西門町 T、婆身份作一勾聯。總而言之，本文的研究法主要以一種深入的田野觀察法為主，以及透過交往互動後的田野筆記再現策略，也就是我以親身體驗的態度去參與正在進行的事件，每天在西門町街頭所見所思做一個詳實的紀錄，以不同的方式回想他們的經驗，將記憶整理出容貌，最大程度的涉入地方活動和經驗其他人生活。

另外，當一個研究者進入田野時，隱不隱藏自我身份是一個決定情報豐富或者貧乏的重要關鍵之一。在我長期的相處下來，我很訝異他們幾乎都不清楚我的「實際工作」是什麼？例如我跟小黃認識兩個月後的某一次對談他才問及：

小黃問：「你到底在念什麼『科』<sup>44</sup>的阿？」我照實回答我是念族群關係的，而且不是科是所。小黃聽完後，先是想了想然後疑惑的說：「族群關係？那是幹嘛？」(0419)

小白後來繼續問說：「你是唸書的嗎？學生喔？沒有工作嗎？還在跟家裡拿錢喔？」我尷尬的笑笑說：「對阿」(0313)

在與他們熟稔的過程裡，我最先是利用幫忙問卷做為方法開啟與他們的互動，而問卷的內容明顯的呈現我的研究方向就是同志研究。所以，我的研究生身份他們大略清楚，我的研究行動他們隱約瞭解，但在相處過程裡，當聊到我的相關研究時，他們似乎也沒有多大的興趣想要理解，而是更興趣於彼此的自我揭露。本文出現的研究對象皆仔細審慎的匿名處理，以盡保護研究對象的最大心意。

---

<sup>44</sup>據我瞭解，各種學科學系的分類，高職稱為「科」、大學分為「系」，研究所則更細分為「所」，我在已經表露過我是研究生的情況下，小黃的「科」的用法就很顯然的沒有理解我之前說明我是「研究生」的意思。

## 第四章 西門 T、婆認同與階級關係

社會對 T 形象的污名之歷史淵源與 T 是否複製異性戀霸權所引發的焦慮（與負面的情緒），和女性主義可以如何發展的議題內在相關。根據鄭美里（1996：80）的研究顯示，在九 0 年代同志運動發展之前，對典型的 T-bars 而言，立基於 T、婆角色而建立起來的角色扮演和情慾交換、行為規範，是圈內的重要文化，因此，循 T-bars 管道進入圈內的女同志通常會受到的第一關考驗辨識確定其角色為 T 或婆，原本角色傾向「不分」的女同志在 T-bars 就會感到被歧視。但是這樣的情形在九 0 年代台灣各種政治、性別運動轟轟烈烈大放異彩以後，情況似乎有了逆轉。1990-2000 年之間出產的論文受訪者或研究對象開始有「T、婆不正確，不分為最高指導原則」的傾向<sup>45</sup>。這樣的說法似乎是很典型對 T 這樣身份的集體想像與認識，而這樣的論述主體通常也是除了異性戀大眾以外，也可能來自女同志族群中對「像足男人的」T 進行反感排斥的一群人。

本章焦點著重西門 T、婆的身體形貌是如何行動出自我的愉悅，以及他們對於女同志文化中 T、婆及不分的認知與看法。

### 第一節 西門 T、婆的 T、婆觀

#### 4.1.1 西門 T、婆認知下的不分

外星話聽得眾人打瞌睡，小鬼將他們驚醒。「我不分！」聽他口氣好像也炫得很。大夥不懂他說什麼，阿寶幫他解釋所謂不分是指無所謂 T 或婆都可以。賈仙還是不懂，於是阿寶說：「他可以跟你也可以跟小青，懂了吧？不分 徹底擺脫異性戀模式的宰制，女體面對女體還我純粹的真實的原創的自主的面目」（曹麗娟，〈關於他的白髮及其他〉）<sup>46</sup>

本節主要透過與西門 T、婆交往談話，探詢他們對於 T、婆、不分之類「性別身份」的認知與看法。阿橘與小黃曾情緒激昂的說到他們為什麼很討厭不分：

---

<sup>45</sup>例如，轉引自陳麗如論文受訪者波波（大學學歷）曾對於女同志分 T、婆的看法很不以為然，甚至很厭惡：「我覺得這樣子的同性戀者，才是所謂的不正常，就是因為這些人讓大家對同性戀的觀念都侷限在那樣子不正常的概念裡面，招致這樣的不尊重和侮辱，我覺得是他們自己招受來的」（陳麗如，2000：95，底線為我所加）。

<sup>46</sup>曹麗娟，1998，《童女之舞》，大田出版。

我們搞不懂為什麼現在流行不分耶，不明白也不能接受這樣的東西，現在很多都嘛不知道自己的定位是什麼。例如我常常在 XX 館看到現在所謂的七年級生，就會認為很奇怪，這些自稱不分的人在搞什麼？在我們的眼裡這些人都是「不純」的，就例如有一次我進去 XX 館買束胸的一個經驗，當我一進入店裡，就都還要經過一群小 T 的檢視還能走到裡面，幹他們是在ㄍ一（註：瞪）三小 我認為現在真的是的人很少，現在的 T 都嘛很不明顯，穿的樣子還有行為，都讓我非常不能接受（阿橘）

「現在真的是的(是 T/女同性戀?)已經很少了啦！這些小鬼根本什麼都不懂！現在的 T 都不明顯，穿的樣子還有行為，真是喔 唉」小黃繼續說：「有一次在 XX 館，我看到一個頭髮很短的，就一臉 T 樣，想不到不久來了一個 T，就坐在那個人（第一個 T）腿上，而且兩個人就這樣親了起來 我當時簡直是嚇呆了。你說你是不分，結果這樣搞，我非常不能接受這樣」阿橘隨後情緒激動的附和說：「我根本就沒有辦法想像兩個 T 在一起，這算什麼？我不能接受」然後他們又說：「你能想像兩個 T 在床上嗎？我想這時候就最好不要開燈，因為我想開了燈以後，看到彼此（兩個 T）以後那樣的畫面會有裂痕。」隨後阿橘繼續叨叨念說：「我真的很不能接受 TT 戀，幹 這樣真的很像兩個男人在床上，到底是誰搞誰阿？」（小黃）

小黃與阿橘乃私立高職肄業，目前在西門町工作的 T，他們留著一頭短髮，總是穿著深色系的襯衫配上鬆鬆垮垮的垮褲。起初我與他們熟識時還略帶「害怕」，因為當初他們在 XX 館外頭抽煙的樣子及看我的目光讓我覺得「江湖味」十足，面帶兇色的他們總是慷慨激昂的說著對現在女同志圈內「小鬼」流行不分的觀感，尤其是對於 T 不夠 T 或者 TT 戀的不能接受。「不分」其實是許多不同社會背景且複雜的脈絡可以組成的一個詞<sup>47</sup>。在本文中，「不分」除了在西門 T、婆階級之上的高學歷知識份子之外，在西門 T、婆的語言脈絡裡，我認為更有趣的發現是他們認為不分包含了「不懂事的年輕小鬼！」<sup>48</sup>

<sup>47</sup>引自《認識同志手冊》對於「不分」的註解為 1.認為愛女生就是愛女生，不用分類；2.覺得本身氣質就是在 T 與婆之間，而不能歸類；3.愛戀或慾望的女生較為多元化（2003：10，台北市政府民政局）

<sup>48</sup>很重要的，此語言脈絡劃出了西門 T、婆乃是懂事，相對於另一群層次更低的不懂事小鬼。在田野期間，我看到許多穿著打扮沒有小黃、阿橘等這麼 T 的人時，都會被小黃認定為「小鬼」，除了年齡上的差異之外，最重要的關鍵就在於這些人 T 的氣味不明顯。但是，透過小黃他們概念下所指稱的年齡大小，我看見某種語言認知上的「矛盾」，進而間接導引出 T 的身份認同的確立對主體而言，似乎具有某種「成年禮」標記 一種「不分是小鬼，T、婆為成熟」的二元對立。

T、婆文化在女同性戀歷史文化上具有非常重要性的意義。T 或婆獨特的形貌及氣質能夠在彼此之間，透過自我操作的「性別」符號，來創造自己獨特的風格及吸引觀者注目而毫不保留的外放信號就如西門婆阿綠之言：「不分？這樣可能會不好認識人吧？」特別是 T 的外型突異性，就像孔雀開屏般炫麗色彩引人注意，欲捕捉的除了是同好們了然於心的暗號，也吸引異性戀社會眾人狐疑的眼光。這是否就是為什麼不分會被西門 T、婆認為是一種「搞不清楚自己是什麼」的身份狀態的原因呢？

第一次我跟阿土在西門町 XX 館見面，我上下打量後問他是不是 T？阿土說：「我覺得我是不分吧！」目前就讀 GO 女中高一的阿怪問：「你是不分？你看起來明明就不像！我問你，你會喜歡 T 嗎？」阿土支支吾吾的回答：「其實好像不會耶」阿怪繼續問：「那你會喜歡你自己這一型的嗎？」阿土越來越堅定卻也越來越心虛的樣子說：「不會」然後連我在內一陣狂笑，阿怪他們說：「你明明就是 T 阿 缺」(0210)

阿土現就讀於某大學的圈內人，據他表示平日對於性/別以及同志的思想書籍等議題具有興趣。剛開始認識他，他說他跟他的伴極度排斥 T、婆模式，很討厭去分 T、婆，認為 T、婆是複製異性戀模式。但是阿土外觀上卻很明顯有著一副 T 模 T 樣，穿著長褲襯衫、頭髮削短、聲音低沉、動作豪爽，所以當他說出他是不分時，同桌的人包括我在內幾乎都抱持質疑態度。阿怪他們甚至私下對我表示阿土就是「傳說中搞不清楚自己是什麼」的那種人！

小黃曾得意舉例他去 T 吧應徵的時候老闆如何的對他「驗明正身」，間接導引出「不分」的性別認同對 T 吧文化而言是一個奇怪、搞不清楚狀況的「自我認同」：

「我在應徵（T 吧少爺）的那個時候，我老闆第一句話就是問我說：『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如果你的回答說是不分的，老闆就不會用你，因為老闆他會認為你根本還是搞不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說完他跟阿橘繼續說著：「我們真的不能理解什麼叫不分，你說不分，那你的另一半又是什麼？像我們就待過那種傳統喝酒唱歌的 T 吧以後，就非常的不喜歡去 E-sha，那裡是怎麼搞的？一堆看不出來是什麼樣的人？明明就不像 T 又說自己是 T。還有，現在的『七年級生』長相素質打扮怎麼都變成這樣？所以我們不喜歡去 E-sha！」(0215)

自我認為是不分的人，除了遭遇圈內人多少的質疑與「檢驗」外，還會引起圈內前輩們的謝絕往來，或面臨圈內 T 吧文化就業上的困難。小黃認為不夠 T、

婆的「七年級生」打扮不夠 T、婆是「看不出來是怎樣的人」，這樣語言背後無疑是點出了「T」、「婆」之所以有意義，在於這是用來辨識自我情慾身份的型態符號，也建構出自我慾望對象的形貌，使其情慾身份及慾望對象得以「看得出來」。相同的論調也曾在阿綠口中出現過：

我問：「你有沒有聽過什麼叫做『不分』」阿綠說：「當然有阿！怎麼會不知道！」我接著問：「你認識有認為自己是『不分』的朋友嗎？」阿綠想了想，皺著眉頭跟我說：「『不分』的不多耶！我只聽過一個朋友好像說過自己是不分吧！」我問：「那你覺得什麼叫做『不分』阿？」阿綠說：「網路上會說自己是『不分』的人都是哪種認為我是女生，而且我愛的也是女生，不想去分什麼 T、P 的那種吧 現在這個年紀似乎很少『不分』的吧？而且阿，不分就是那種不一定的吧，像我今天喜歡的是一個 T，我可能就可以變成 P，而如果今天是喜歡 P，我就會是 T 的那種。像會說不分的，都是哪種看起來比較沒有這麼陽剛的吧，就是短頭髮看起來也很帥，長髮你就會覺得他很漂亮的哪種！不過我真的很少遇到說自己是『不分』的，因為在網路上這樣很奇怪耶！像上次網聚，你說自己是『不分』的要去認識人，那人家就會覺得說你是要找 T 還是要找 P？人家也不知道要怎麼跟你認識吧！我這個年紀真的很少遇見『不分』了吧」(0303)

在談話中阿綠不斷再三強調「不分真的很少！」意味著在他的人際網絡裡很少遇見自認不分的女同志，以阿綠口中的「我這個年紀很少不分了！」即為他認知下與他差不多年齡者？現為高一、高二階段的 T、婆，但是，這與剛剛小黃口中所說的「什麼都不懂的小鬼！」似乎在指稱對象認知上有某種落差。如果小黃認為「小鬼」因為傾向不分而什麼都不懂，那為何該是小黃口中的小鬼阿綠，怎麼又會說「我這年紀很少不分了！」呢？

阿紅曾經對我說：「我想了想，我覺得『不分』很模糊耶！而且年紀小的都會分 T、婆吧！總覺得年紀大一點的才有『不分』耶 你問到的是不是也是這樣？」(0221)乍聽此言對我來說，心中有點同意，卻又不能完全同意，一開始我質疑阿紅說的話並非完全正確，並且反駁他說年紀大的才會很 T、婆吧？因為這跟我根據的過往文獻所示之「T、婆身份年齡想像」之出入甚大<sup>49</sup>。「現在流行不

<sup>49</sup>例如簡佳欣論文曾提及到，受訪者 Z 同志對 T 束胸的方式令人驚訝，並認為這樣的 T 應該是 92-93 年以前的情形，很自然的把時間點拉到比自身還要年長的女同志們才會這樣 T，或者用追憶點滴往事的方式，塑造 60、70 甚至 80 年代時台灣女同志伴侶的 T、婆配對模式（簡佳欣，1997：71-78）。相同的論點我們可見鄭美里（1996：85）：「八〇年代以 T 吧為代表的 T 婆文化中，T 穿西裝、打領帶，而婆則是化妝、有女人味（『比女人更女人』）；如今受過女性主義洗禮（以 19-35 歲



分」對自認為 T 的言者是否具有性別角色上的威脅？按照過往文獻記載，當我們說圈內很 T、婆模式的運作想像自然會投射到 T 吧裡 uncle、「老歐蕾」(old-les) 們身上，那麼，對於田野過客 C 對西門町小鬼 T 們的樣子：「我很討厭西門町的 T 的那種調調！就是那種很不成熟穩重的感覺嘛！我覺得這樣討厭，很像痞子，跟男人有什麼兩樣？」的話/想像又是從何而來？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同時存在女同志伴侶很 T、婆模式者，不是年齡較長且（或）混 T 吧者，就是年齡很小（俗稱的「小鬼」，以筆者的西門町田野經驗來說多為 1986 年後出生，目前就讀高、國中者）且混西門町者呢？

西門町是年輕人的天堂，聚集了許多青少年，誰又是小鬼？許多人對於西門町裡的很 T、婆者認為是所謂的搞怪「小鬼」，但是西門 T、婆們的認知裡面卻是「不分才是不懂事的『小鬼』」，更加深的說，西門 T、婆認知下的不分似乎有兩種特點，一種為不分是懂事的「小鬼」，搞不清楚自己是什麼的、不純的女同志、以及不夠 T 形象、打扮的人，這樣的青少年女同志會被同是青少年的西門 T、婆視為「小鬼」，就像普羅大眾對於青少年西門 T、婆的樣貌視為「小鬼」一樣，「小鬼」具有被排擠、沒有資格、小孩子的集合名詞。另外，更重要的在他們的生活與認知裡，無論是在西門町裡與人交往，或不可或缺的網路世界中如果沒有確立明顯的情慾身份，將也會造成「人家不知道怎麼跟你認識！」的困難。透過網路上的人際集結在西門 T、婆的日常生活中是一個重要且不可或缺的管道（見第七章第五節），所以不分什麼？什麼不分？不分的性別角色缺乏了一個清晰的形象，對於西門 T、婆而言，似乎促使了他們早期女同志身份認同「自然而然」以 T、婆模式行動。

#### 4.1.2 西門 T、婆對 T、婆形象的認知與行動

雖然阿橘與小黃認為不分是懂事的，T、婆才是「純的」，但是阿橘與小黃也指出有時候 T 迫於現實面，只好做出不得不的偽裝，關於這點，他們認為這樣的 T 他們可以接受：

阿橘跟小黃說：「我們之前有個 T 朋友，念世新，他就不得留長髮，因為這個

---

為主），以更年輕的（約 23 歲以下）女同志在服飾越來越中性的流行趨勢下，逐漸從差異互補的 T 婆角色，轉變為相似的雙胞胎 couple」我們細細推敲，以上述論者的立場及當時時空背景而言，所指的很 T、婆模式者應屬於「年紀較長者」的身份，而年紀越輕者則有「中性化」的傾向，「T 從很吃香的年代轉到現在的年代，首先遭殃的是 T，人數又少，努力學習做個斯文的男性」（鄭美里，同上：85）。

T 在學校曾經被人吐口水罵「死同性戀」，這樣的情況讓你不得已，我們就覺得還好！」(0215)

阿橘跟小黃認為這樣的環境使這位 T 朋友必須「偽裝」，對於這種情況阿橘跟小黃就認為是另當別論，因為是為了生存而不得如此。但是，小黃跟阿橘繼續補充說：「如果你是自己愛留長髮，又打扮的沒有『T 樣』(他們心目中的鐵 T 樣)，然後你又口口聲聲說的自己是 T，我們就會很不屑這樣的說法！」(0215)。阿橘與小黃的髮型非常「特異」，就像他們說的，身為 T，他們絕對不會是長髮披肩(兩人的髮型皆幾近平頭)。阿橘與小黃認為，T 可以有兩種方式存在，一種是像他們一樣非常有 T 的形貌，另外一種就是迫於現實而不能這麼 T 的 T，前者值得鼓勵甚至才是「正港」的 T，後者迫於現實不能太 T，他們尚可接受。什麼又是不夠的 T 呢？一次，我們一樣在 XX 館外面等著小黃的女友下班，遠方漸漸走來五、六位年輕 T、婆正要進入店內喝飲料，其中兩位疑似 T 的穿著粉紅色的襯衫，就立刻招致阿橘與小黃「唾棄」。小黃：「幹！你看那個 T 穿還穿粉紅色的耶！馬的！有夠噁心。」(0313)，另外，有一次西門婆阿紫原本要搞一場精神外遇，與傳說中的網友 T 見面後回來與我們大吐苦水：

阿紫激動的告訴我們：「那個人竟然是一個娘娘 T，我的天阿 我真的快瘋了 你們知道嗎？我從看到他的穿著我就快要吐血了 他竟然穿那種男女通用的襯衫耶！」(0325)

無論是西門 T 或者西門婆，似乎對於 T 該有 T 的外貌形象，婆該有婆的樣子有著一定的「堅持」，如果 T 不夠 T，也就是像我們在 XX 館外面都看到哪種外型打扮沒有如阿橘與小黃期望中的 T 形象者，難免不了招受西門 T、婆的「招罵」：

我與阿橘和小黃談到我在西門町遇到的高中生 T 婆都會自稱是 T 或婆！阿橘卻不予置評的說：「是喔 但是我一直覺得現在的那種小鬼，不管分不分，都是很純，所以就算他們說自己是 T，我也會認為這些小鬼根本什麼都不懂！」(0313)

阿橘、小黃和我繼續在街旁東張西望，東聊西扯。看到 XX 館外面聚集了兩三阿橘一看就很不順眼的小 T，他們的穿著打扮被阿橘認為沒有那種很 T 味道的「柔弱」型 T (0313)

T 該有 T 的樣子，婆該有婆的形象似乎是西門 T、婆對於身體外貌、穿著打

扮的一種「要求」。那如果 T 變成異性戀女生而變成了「女生的樣子」，他們又有什麼樣不同的看法呢？

阿橘跟小黃說：「我們有一個朋友念 GS 女中國中部，那個時候超級 T 樣的，頭髮理平頭，身邊也有女朋友，但是兩年後我們再聯絡，那個人竟然留了長髮，還交了男朋友！像這樣的『打擊』我們就非常不能接受，那你之前這樣有算什麼？」(0215)

開啟這個話題是因為我們正在談論對於「T 變婆」或者「婆變 T」的看法，阿橘與小黃認為這樣的情況還好，但是不可思議的是他們那位 T 朋友的例子，竟然可以從 T 變成異性戀女性，一連串的驚訝與質疑代表他們有著對於這樣的現象非常不能認同，而目前正在就學的高中生阿紅與阿綠則有不同的看法：

阿綠說：「我有一個學姐，他女朋友跟一個男生跑了，他也是非常不能接受，他會覺得說如果你今天有外遇，對象是女的，那就算了，可是你跟男的跑了，我學姐就會覺得這樣很過份，很不能接受，覺得是一種「背叛」吧！可是我覺得兩個女生不管是 TT 戀或者 PP 戀我就覺得沒差耶，其實就算後來他喜歡了男生，我也覺得不怎樣阿？」阿紅想了很久，接著說：「我覺得這樣很奇怪耶！那為什麼 TT 戀或者 PP 戀不行？不就順其自然？像阿綠學姐這樣的說法我就不能接受，兩個 T 如果互相喜歡為什麼不能在一起？這樣我就覺得他們沒有真的很同性戀吧？感覺不是很認同自己，一定要 T 婆一對這樣才行嗎？我覺得很不認同這樣的說法吧！」我問：「阿紅，那你會 TT 戀嗎？」阿紅說：「我覺得我真的是看感覺的！」(0226)

T 婆各自該有各自的樣子，和 T 與婆有著不同的身體外貌、外型打扮以及該做的事情、該有的談話對象等，我們可以從下列很有趣的情景看出：

阿藍的女友，阿紫，這時候從服飾店裡面跑出來，要小白跟他一起去麥當勞買東西。我們五個人就這樣走去麥當勞。在路上，阿紫跟小白說起他跟阿藍吵架的事情，我才知道原來阿藍臉這麼臭的原因。阿紫認為他們沒話說，溝通有問題，小白安慰他說阿藍脾氣不好，但也勸阿紫不要什麼事情都悶在心理，因為這樣一爆發，殺傷力會很大，有什麼不高興就說出來讓阿藍知道。然後舉例說像他跟小黑就都是這樣，吵一吵把自己的話說完就沒事了。而小黑則是跟阿藍不斷勸說「以和為貴」的這種安慰話。小白與阿紫在麥當勞排隊點餐並持續談話，小黑認為這時候是他們兩個「女人」談話的時間，所以很自然的站在我這

不相干的人旁邊東聊西扯（0313）

小黑與小白、阿藍與阿紫是兩對西門 T、婆情侶。當阿藍與阿紫吵架時，很自然的 T 勸說 T，婆安慰婆。這樣的「性別分工」(T 有 T 的事情，婆有婆的事情) 不乏出現在我與這兩對西門 T、婆相處情境上。某次，大約晚上十二點我們來到東區一間舞廳。由於阿藍今天上班很累，所以不太想跟我們出來跳舞而一臉不悅，阿紫則因為阿藍一臉臭臉也很不開心。一進舞廳，阿藍與小黑又很「ㄍㄟ」的不肯下來跳舞，在小白一直「盧」小黑下場跳舞的情況下，小黑表示要與阿藍「men's talk」，所以「命令」我帶他們的婆離開：

我跑去問小黑到底怎麼一回事，跟小黑聊了一下天並問他：「你跟你老婆怎麼了？吵架喔？」小黑很生氣的說：「他很煩耶！一直問我阿藍跟我說什麼，拜託！阿藍當我是兄弟才會跟我說他跟阿紫怎麼了，他是信任我才跟我說！就像阿紫也是信任小白才會跟他說什麼事阿，難道要把阿紫跟你說阿藍怎樣的事情跟我說嗎？或者我去跟阿藍說你怎樣怎樣，然後阿藍再跑去跟阿紫說？這樣不行嘛！我幹嘛要跟他（小白）說？這是 men' talk 耶！可是他就一直問啊，我不跟他說，他就生氣了！」小黑越說越氣憤，認為小白真是搞不懂狀況，硬要管「男人的事」！（0317）

小黑生氣的跟小白說：「就跟你說了，我們（小黑與阿藍）有我們要說的話，你們（小白跟阿紫）也有你們要說的話，我們的話你們又聽不懂，就像你們的話我也聽不懂一樣阿！你們不會懂啦！」（0325）

我遇到過小白與小黑為了上述問題爭吵過兩、三次。T 有 T 的話要說，婆有婆的話要說，這是兩種不同的對話，T 不會懂婆，就像婆不會懂 T 一樣，所以沒有必要讓對方知道。當他們遇到吵架的時候，T 安慰 T，婆傾聽婆，這樣的場景很自然的找尋同樣身份處境的人尋求慰藉，小黑不可能遇到困難直接找阿紫，T 與婆之間的區分有著固定的模式運行，就像一位老 T 朋友的經典名言：「遇到 T，我可以當捨命兄弟聽你抱怨替你出氣，遇到婆有另外一套對待婆的方式，但是遇到不分，我就不知道要怎麼面對你了！」而 T 與 T 之間的情誼與與婆，尤其是朋友 T 的婆，更是有一套「規矩」存在，打破了會使兩人怪怪的！

我說：「小黑跟阿藍真的很好嘛！看他們很穿著打扮很像，然後又好像什麼都可以聊！」小白說：「對！都會跟他說都不會跟我說，而且你以為他們真的這麼好嗎？」後來想一想，小白要我發誓要我不能說出去，就連阿紫也不能說，否則

變成王八蛋！我答應後，小白神秘且八卦的說：「其實他們的好，只有到一個程度而已，你知道阿藍追過小黑想要追的女生嗎？小黑有一次看上一個女的，然後跟阿藍說，結果就被阿藍追走了，要是你，你心裡幹不幹？而且阿藍還說過，是兄弟的馬子絕對不碰，兄弟要追的馬子也不碰，結果他們三個人還一起出去過喔，屌不屌！結果這件次事情就在他（小黑）心裡留下怪怪的感覺，也因為這件事情他們就變的沒有這麼好了！」（0317）

小白表示其實與 T 之間常常會因為「婆」的問題爭風吃醋，尤其當是兄弟關係的時候，更必須遵循「朋友妻不可戲！」的原則。這點也間接點出西門 T、婆認知裡的 T 與婆之間，以及與 T、婆與婆之間有著不同的互動方式的差異性。

#### 4.1.3 T、婆「角色」構成過程

那西門 T、婆們情慾互動角色又從何獲取？我們似乎不能忽略 T、婆角色的構成乃一段雜碎、多元的過程。根據研究指出，早期在 T 吧所發展出來的社交傳統中，女同志身份認同的確立是伴隨著 T、婆角色認同的確立，所以說「在前輩同志的引領下，確定自己是 T、是婆儼然是進入圈內的入會儀式」（簡佳欣，1997：167）演變後來，T、婆與不分之間的身份角色爭論的確在學術圈裡產生了許多質疑，即『正統女性主義』與『同志理論』間關乎『性別』（gender）定義與立場的衝突與矛盾」（趙彥寧，2000：226）；「一邊討論 T 婆關係，一邊想（性別）二元化的破除，真是矛盾阿」<sup>50</sup>不過令我好奇的是，這些未滿十八歲的西門 T、婆，因為有宵禁的問題，而不可能真的到了午夜時分還在 T 吧流連往返感染「T 吧文化」，故，他們的「模擬」對象/樣本究竟又是從何而來呢？當然，我這裡所謂的「模仿」或者「樣本」的說法，並非要指稱 T、婆行為就是習得、建構而來。T、婆模式到底是習得建構還是天生本質？我想，這是一個難分難解的問題，但是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絕對不是二擇一的問題。

我接著問阿綠跟阿紅：「你們有沒有去過 T 吧玩過啦？」他們齊口同聲說：「沒有耶 我根本不知道在哪裡！」我問：「為什麼？網路上面不是都有地址嗎？」阿紅說：「可是那種地方不是都會很晚嗎？我們不能自己超過 12 點在外逗留耶 這麼晚了也沒捷運了阿，要怎麼回家？感覺那是長大後才會去的地方

---

<sup>50</sup>中時晚報，〈女同志性別 不再二分法〉之回應文章，2001/12/30。  
<http://ceiba.cc.ntu.edu.tw/gender-fiction/wwwboard/board/messages/173.htm>

吧？我就有跟我堂姐講，我滿十八後，他會帶我去女巫店<sup>51</sup>，因為聽說那裡好像不錯！」

T吧無疑對於台灣的 T、婆文化有著女同性戀歷史文化的重要意義<sup>52</sup>。尚未涉足過 T 吧、經過 T 吧裡入會儀式般的確認自己「性別身份」者的年輕 T、婆們，又為何會自然而然的行動起 T、婆角色呢？所以不管有沒有混過 T 吧，T、婆模式似乎看來就是那樣「渾然天成」。在阿紅尚未知道什麼叫做「T」之前，他的所言所行即在行為「T」的角色，在我詢問下，阿紅說的是透過「學姐」告知指導：

「我們國小時不知道自己是同性戀啦，只知道我們是喜歡女生的 因為那個時候總覺得 gay 跟同性戀是指男生，沒有想過女生會是同性戀這樣的事情。後來我國二的時候有一個高一的學姐回來就看到我，跟我說我是 T，我才知道什麼是 T 什麼是婆（我：他跟你說什麼？），他就說 T 該有什麼樣子啊，然後說我這樣子就是 T 了。」（0514）

無疑的，媒體或論述的生產也是提供我們認同資訊的一種管道<sup>53</sup>。T 的型態樣貌以及情慾慾望，我們除了不能否認其天生自然的這部分，T、婆身份是透過媒體的傳播呈現使閱聽者獲得資訊這部分我們似乎也不能完全忽略。主流媒體想要「瞭解」女同性戀時，總是很容易的把 T 吧作為首要下手的場所<sup>54</sup>。透過大眾媒體運用搜奇、窺探狗仔式的報導方法對於 T、婆形象的女同志性別角色的傳遞，除了造成社會大眾對於女同性戀的想像即是一 T 一婆以外，是不是也是成為傳承女同性戀性別角色的管道之一，或得以「拼貼」T 的樣貌於自我意識中？不管今天年

---

<sup>51</sup>我認為，阿紅口中說的女巫店並不是傳統認知下的 T 吧，只能算是同志聚集性高，並且有秀可以看，有表演活動的餐飲店/PUB。

<sup>52</sup>「自八〇年代中葉，女同性戀酒吧在台北興起，T 吧變成為女同性戀者的重要社交據點後，許多人進入圈內才又從吧學習到『T 婆』的概念並以此命名，成為對自身身份的規範性認定」（鄭美里，1997：131）。

<sup>53</sup>商業媒體習於把大眾社會脫軌事情作為具有賣點的新聞議題，違常之事在他們眼裡總是可以嘖嘖稱奇，特別是當與「性」有關，更是會激起媒體人及閱聽人體內不可抑止的興奮與窺探，對於同性戀的「探索」，常常週期性的出現在電視新聞、綜藝節目裡，或者把同性戀生活種種作為娛樂指南般，介紹同性戀者各種「癖好」與「習性」。

<sup>54</sup>例如蘋果日報就曾經對於 T 吧做出這樣的報導：

七條通裡掛滿七彩繽紛的招牌，「巧愛」黃色的招牌相當醒目，乍看之下會以為是一家小酒吧！一踏進地下室的霓虹燈通道，電鈴聲大作，接著一位西裝畢挺留著灰白小平頭的 UNCLE（老 T）滿臉笑容走出來，以極低沈的嗓音跟我們寒暄幾句後，帶我們進入中間的包廂。之前阿幸提醒過我，不要一直盯著人家看，但我實在難掩心中的震撼，一時間有點膛目結舌，真的很難相信這位「先生」是個女兒身。稍晚又有不少溫文儒雅的 UNCLE 進來，身邊帶著美麗聰穎、氣質高雅、談吐雍容的婆 年輕的阿幸跟小米走出這間 BAR 之後也說，彷彿真的經過一場「震撼教育」。（蘋果日報，2003/6/2，F2 版）

齡多大，一個仿男性的褲裝打扮，無疑是這些 T 們自我認同—認同酷兒/T 身份—的一個過程。很典型的在電視電影、平面、電子、藝術媒體塑造出來，被凸顯的女同性戀主體大多為 T 形象傳達的印象乃「T=女同性戀」。也因為如此，這樣的想像造成身體血液裡具有 T 性的「圈內新鮮人」反而可以輕易的獲得認同對象，透過大眾媒體對 T 的形貌的再現，這種「傳統印象」就成了女同性戀最不需要懷疑的裝扮，一個仿「男性」的外貌也自然的和女同性戀產生聯想。換句話說，媒體生產出的「女同志」形象，似乎對於「同志」概念的習得有著不可或缺的因素<sup>55</sup>。

## 第二節 西門 T、婆與社經地位

延續上節的探討，本節中我試圖理解現身問題以及自我認同，與個人（社會）的階級位置的消長關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個人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al status, SES）的高低對自我對 T、婆認同身份與否究竟是護身符還是絆腳石？體內無以名狀本性去渴望女性的本能及自我主體身份的確立，會因為階級地位之高低而有所消長嗎？

參閱過往文獻，自九 0 年代以來，台灣同性戀運動、研究文章、學術論文等所分析的議題中最關心之一就是「現身」的策略與政治，不外乎該如何現身？集體出面或者帶著面具<sup>56</sup>？這樣的討論主要是針對同志公開向異性戀社會周旋運動時「浮出來」的方式。而我想要探討的是，在日常生活裡，西門 T、婆們是否真的要有一番作為才不至於「卡」在現身的問題上？

「當這些首善之區的文化菁英都還有面子問題的時候，一個有同性戀傾向的捆工或女作業員，該怎麼去處理自己的情慾呢？連這些有辦法的人都要躲躲藏藏了，那沒唸過書的、講起話來結結巴巴的人該怎麼辦！」（林賢修，1997：66，底線為我所加）。

「生活在另類情慾論述可及性低的人際網絡與文化消費方式中，最保守的性邏輯繼續在他們身上運行。而對部分有同性情慾經驗的青少女，由於同性戀的污名，以及 A 片等粗糙的情慾文化素材中性化女女性愛，加上由同性戀主體出發的文化商品在形式與可及度上仍屬小眾，青少女們往往在『我這樣算同性

<sup>55</sup>我想要強調的是，因為媒體不斷的再生產「像男人、男性化=T」，T 的形貌及 T、婆這樣的配對於是有著不可抹去的歧視，遭受到社會男/女二元性別規範的排斥。

<sup>56</sup>有關於同志「現身」問題，可見《騷動》雜誌第三期（1997）及第四期（1997），內有詳盡且精彩的探討。

戀嗎？」的問題中打轉。」(古明君, 1997:163, 底線為我所加)

根據我的田野經驗, 那些沒有唸書的、勞工階級背景的西門 T、婆們是否因此而「開不了口」或者繞著「我這樣算是同性戀嗎？」的問題打轉?<sup>57</sup>

現在就讀技職學校一年級的西門 T 阿紅, 曾在學校作文以及生活週記上坦率說出自己的「愛情觀」。當我翻他的書包看見他的生活週記時, 他很無所謂的借我翻閱, 週記裡寫到:「這學期也交了一個女朋友, 所以有一點忙了」當時, 我很訝異阿紅在生活週記上的「坦率」, 問他把交女友的事情寫在週記上面, 批改的導師看到了沒有怎麼樣嗎? 阿紅無所謂的說:「他早就知道我是 T 了阿! 管他的! 沒差啦! 我又不怕! 我上次不是跟你說我們班有八個 T 跟婆嗎? 是全校最多的耶

我們老師大概也不覺得怎樣了吧!」當我再回問阿紅他的老師知道他的性取向後有何反應? 阿紅說:「好像還好吧 不過我覺得他好像有點怕我耶!」(0302)。另外又如阿紅的作文中寫到:

「我的愛情對常人來說很特殊, 因為我只對同性才能產生情感, 所以我的感情路上也會充滿挫折, 但我也會因此放棄, 反而會越挫越勇。愛情是種感覺, 並不是要照著世俗走才能獲得真正愛情, 或許有些人認為禁忌之戀, 同性戀是不被允許的, 但我卻因為我的執著感到引以為傲。」(阿紅作文)

除了以身體銘記的同性戀標記作為破除異性戀空間的方式外, 文字書寫也可做為顛覆「預設異性戀情慾」的假想。當我問阿紅他的「出櫃」有沒有遇到其他人挑釁的對待時, 阿紅說:「其實還好耶 像上次學校舞會, 我也是就站在台上大喊阿綠我愛你, 然後台下也是掌聲如雷阿, 主持人還對台下說我是 T 了哩 我覺得反正有人討厭你, 一定也有人喜歡你這樣, 一得一失, 我覺得沒差啦!」阿紅認為在他的學校裡同性戀, 特別是 T, 有著極高的能見度。例如我參與他們的學校校慶時, 阿紅就不時的指著路人對我介紹:「那個也是 T 喔 我們學校真的很多 T!」技職學校相較於明星高中, 「我覺得我們學校老師教官根本不會管你這麼多啦」(阿紅); 另外, 阿紅說他們班上 T、婆人數很多, 所以老師已經見怪不怪, 甚至還有一點「怕他」。阿紅曾指出同樣為 T 婆配對的朋友, W 和 Q, 就常常在班上摟摟抱抱, 甚至做出「限制級」的動作, 班上同學也見怪不怪, 更說出由於他們學校很多 T, 由於的外貌、身體, 以及 T 與婆公然的親吻、手牽手。

---

<sup>57</sup>根據我的觀察, 那些沒有具有什麼社會期望性地位, 相對社會評斷及審視力在其身上較薄弱的、原生家庭監控力量小的(第七章將會詳述), 甚至是父母不在人世的西門 T、婆們, 反而更有較大的彈性空間面對自己的情慾性向, 甚至很懷疑對著我說:「T 有什麼好不敢說的?」



我的田野經驗裡，技職學校的 T、婆外型明顯比明星高中的 T、婆敢「衝」、敢於正面回應自己的性取向及形貌。換句話說，在教育系統邊緣位置、非升學取向的學校裡 T 的形貌外顯，似乎在其較於坦然發展、「敢說敢做」的心態下，促使同性戀情慾自由爆發奔放的可能。

階級地位的提升真的有助於面對自我情慾性向的敢言、或者增加社會大眾對於多元情慾的包容性嗎？我們先來看下列對話，這是阿土跟阿紅之間的交談，目前是大學生的阿土就認為未來要得到可以自由自在當 T 的「許可」，自己一定就要「顧好」：

阿土說：「以我的經驗我跟你說啦，同性戀要天長地久，自己一定要顧好，功課、經濟、生活，這些都是顧好才有辦法拿來作為抗爭的手法，如果這些沒顧好，其他都是屁了！」阿紅心有戚戚焉的附和說：「對！像我之前有一個朋友他認識一個 T 就是扁扁的，他就以為所有的 T 都是那樣，就以偏蓋全了阿。像我們這樣喔，別人都碼很容易看見你不好的地方。像阿綠就跟我說他要盯著我的功課，我們要一起去唸書，可以去他家或我家，不然就去麥當勞或圖書館。我希望喔。我們能考上同樣縣市的大學，我們就可以一起在外面租房子住在一起了（嘿嘿）。不過。如果他考上台大怎麼辦。」阿紅臉色一道黑影卻仍帶有笑意的苦笑回看阿土跟我。（0221）

「把自己顧好」就真的是一張同志伴侶及自我保障的通行證了嗎？轉引自陳麗如碩士論文受訪者安安以及曾寶瑩<sup>58</sup>碩士論文受訪者小薰：

「我常有一種想法，覺得我們社會需要一些優秀的同性戀者站出來，什麼叫優秀的同性戀者站出來？像費城那一部電影，一個律師得了愛滋病，他希望有一天社會能慢慢發現，我們社會裡有很多優秀的同性戀者，生活跟別人沒什麼不一樣，只差在他的伴侶性別跟一般人不一樣而已，我希望有一天社會對同性戀的認知能到這程度。他們在社會上也是有正當職業，跟其他人沒什麼不一樣。」（2000：47，底線為我所加）。

「我覺得自己是同性戀這件事不僅不會阻礙我的生活、影響我的成就，甚至還會讓我比一般人更有成就，同性戀的身份會造成我在社會上有一個阻礙，而因為有了這個阻礙，我就會希望在別的地方表現的更傑出，來證明自己。」（2000：

---

<sup>58</sup>曾寶瑩（2000），《同性戀主體與家庭關係互動歷程探索》。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研究所。

57. 底線為我所加 )

相同的論點在林欣億 (2003 : 72) 也有相同結論。上述說法其實很普遍流傳在一般大眾的看法，也是同性戀者企圖說服 (非) 同性戀者的標準公式，但是這樣認可將會忽略了一個現象，就是為什麼一定要優秀的同性戀者才能站出來？為什麼一定要律師、醫生、才能有力量「站出來」(屆時真的有力量嗎？) 除了站出來還要選邊站，其他類同性戀者不要說真的作奸犯科，就連普普通通的勞工階級似乎都因為沒成沒就而沒有「力量」站出來？

用著期望優異同志站出來，做為同性戀者是與一般社會大眾無異的說法，似乎不自覺的步上異性戀社會精心設計的陷阱。在「同志」形象不斷被媒體論述建構為犯罪、愛滋、轟趴 (home party) 等污名的生產時，找優秀的同志站出來似乎就像異性戀社會習於營造尊重同志的氣氛，在這種權力關係上面，同志們似乎仍是失權的，因為這促使的是優秀同志對不優秀同志的隱形壓迫，故此，優秀同志出來登呼一高的大膽出櫃，對其他邊緣或者不怎樣的社會階級同志是一個無形的壓力，更重要的，這更是再次邊緣化 (邊緣) 同志而已。

對於這個問題，幾經討論，得出了下列常識性的心得：「把自己弄得太像男生，在社會上是站不到便宜的，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學歷越高的人，越認同自己的女性身分啊？我也覺得學歷越高的人，在社會中的位置也越高，所以他們有比較多要保護的東西吧！越高的人得到的利益就越大啊！所以要面對社會啊，不能表現的太真實！」(0210)。異性戀社會所提供的豐厚利益，例如不錯的社經地位、令人感到羨慕的薪資學歷階級位置，似乎是要來利誘各種「違常」的身體不要太超過的最好誘餌，太過逾越男/女界線的身體裝扮行為挑戰是異性戀社會不容允許。所以我們似乎可以發現，尚未面對 (異性戀) 社會，或者將要面對異性戀社會誘餌的最後一個可以大膽放肆的非名校高中職或者中輟生階段，是可以最毫無保留展現情慾、「裝扮」自己的歡樂時光，而這樣的豪放空間、歡樂時光會隨著明星高中或者明星大專院校的監控不斷的被擠壓打折，除了學校籃球隊等體育名目的掩護下得以「運動型」一點，否則最好一切都按照規矩來。

由於社會機制對於身體性別的監控與規訓，女同志在身體的展現上到了某個社會位置後似乎也只能明哲保身、不要表現的太真實的方式來生活。易言之，異性戀僵化的性別角色被異化為商品，具有營利目的，作為經濟交換，情慾性向的壓抑就用資本主義經濟邏輯來解決問題，被規訓久了的女同志們在日後生活的展演也習慣隱藏一點自我，想穿束胸、想用假陽具想要很 T 的，在不能接受的異性

戀社會就是該被禁止的；相反的，在社會邊緣的，社會規訓機制也懶得多監控什麼，要假陽具要很 T、婆要很「男人」，只要爽，而且你生活過的去，心理生理也承受的住不友善的眼光，就能說聲：「恭喜你，你就可以忠於自我表現的真實！」而這樣真實不真實的行動背後的二元性別社會機制，我認為就是社會階層較低的 T、婆文化與大學校園女同志女性主義不分文化的部分差異所在。

### 第三節 西門 T、婆與工作環境

現今社會兩大排除機制（exclusionary devices）一為資本（capital），另一為文憑（credentials）（Parkin, 1998：125）。故當技職學校畢業（非高學歷文憑），且沒有資源雄厚的家庭背景做為後盾的青少年，在社會階層體系上乃被置於邊緣位置。根據社會階層化理論，「人力資本」與「文化資本」取代了經濟資本，成為了先進工業社會中階層化的主要力量，在西方社會中，一群文化菁英統治階層已逐漸形成，「教育」成為分派個人於社會層級的主要機制，透過「教育機制」的認證，人力資本可轉成文化貨幣（cultural currency）。私立高職肄業的阿橘曾說過：「工作第一年看學歷，第二年才看能力，我們這樣的學歷，你也知道，其實也真的不好找工作。」T 除了令人起疑的外貌而在資本主義下異性戀就業市場上面臨困境，也不具有相當「人脈」或者「學歷」資源得以進入薪資高且具社會聲望的職業，更重要的，當匱乏豐厚文化資本的西門 T 們的身體外貌沒有「女性化」可以異形過關時，這對他們在就業市場上有什麼樣的處境？

以擁有十足 T 模 T 樣感到自傲的阿藍表示在應徵 T 吧少爺時，利用不分身份反而對於工作的獲得不具有「加分作用」：「我在應徵（T 吧少爺）的那個時候，我老闆第一句話就是問我說：『你自己知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如果你的回答說是不分的，老闆就不會用你，因為老闆他會認為你根本還是搞不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

阿藍表示，他從事過工作多為 T 吧少爺以及 KTV 或餐廳服務生，這類型的主管比較「上道」，所以阿藍認為 T 在這樣的工作環境（娛樂餐飲類型的服務業）無須太過焦慮。根據史國良，T 女同志從事勞動工作者，認為並沒有在工作場所遇到公然的差別待遇，但是，對一個 T 而言，得到一份工作是很困難的，因為他們的短髮和男性化的裝扮使之很少機會可以適應異性戀結構的團體環境，所以許多 T 往往從事勞動階級的工作，或者自己創業（1998：77-80）。相同的，阿藍言語透露出的，是 T 的自爽型身體外貌的確在其他就業市場上「倍感壓力」，有一次我跟阿紫聊到有關阿藍遲遲找不到工作的問題，間接拉出無論高低階級位置，外型 T 模

T 樣者在就業市場的辛酸<sup>59</sup>：

阿紫說：「可是我真的覺得他（阿藍）很沒有自信，像我就覺得我們要多交朋友，不能都只停在這個 level 上阿 要一直上去嘛！你要提昇自己阿，像我叫他去找工作他也都是很沒自信，我真的很受不了，我都會一直支持他，還幫他找，找的好像是我自己要工作一樣，但是他都是那樣『喔喔喔 』這樣敷衍你說這樣會不會讓人家很生氣？阿你是去找工作的，你管人家覺得你是什麼？你管人家覺得你是 T 還是什麼？像我老闆是妹子阿，但是我管他，人家有間店賺很多錢，是妹子又怎樣？你看我還不是一直工作，我工作兩年多了，現在做到店長了，我就很努力的這樣工作，人家會說我、管我是同性戀還是什麼嗎？」  
(0317)

當阿紫長篇大論的批評完阿藍不積極找工作的心態後，我順勢問阿紫對於 T 在職場上處處吃驚的看法。我問：「奇怪 為什麼我感覺好像婆的成就都比 T 高阿？」阿紫的解答無疑是外型過於「男性化」且條件背景不具優勢的 T 們的痛處：阿紫慷慨激昂的繼續說：「這個我相信，因為我覺得因為婆在社會上又看不出來，可是 T 就會不好找工作阿 然後就很沒自信，我真的不懂耶！你就是要工作而已嘛！怕什麼嘛！？為什麼就不會讓自己有自信一點？你越逃避人家越看不起你阿？你就找一個工作好好做，為什麼這樣也在逃避？」(0317)

阿紫是一個在就業市場上面非常有自信的西門婆，由於努力工作，短短兩年他在西門町販賣日本流行玩物的店裡從店員升到店長。阿紫的自信來於他的西門婆外型具有普羅社會下刻板女性化形象的保護膜。但相對於他的伴，阿藍，在同一時間裡，反而不具有一份持久且穩定的工作。由於易顯的 T 外貌，每當在應徵新工作時總是會被主管好奇的詢問為什麼這麼像男生，問久了，阿藍表示他很厭煩這樣的詢問，所以大多傾向找簡單的零工、工讀生性質的工作，例如西門町鞋店、鍋貼店的工讀生、key in 文書工讀生等等。也因為如此，這樣的身體使西門 T 在異性戀恐同的就業市場上，隱隱的就被排除在某些非勞工性質或薪資較高的工作之外。

在一次和他們聊天時，我注意到小黑與小白一直焦躁不安並且交頭接耳的看著自己的手機，詢問之下才知道他們今天早上到鍋貼店應徵工讀生，現在正等鍋

---

<sup>59</sup>對一個 femme/婆而言，在他的日常生活中，要能瞞住眾人而不被直接或間接的懷疑其性取向 - 至於性別認同那就更不用說了 - 是有可能做到的。但是對於那些表現出陽剛特質的西門 T 呢？日常生活似乎會引起伴隨著恐同的 (homophobic) 或者暴力的不友善了。

貼店老闆回覆是否錄用他們，藉此機會，我也詢問他們兩個之前有在哪裡工作，並得知他們曾經因為在同一地點共事被發現同性戀身份而被開除：

小黑說：「有阿，我們之前一起在 X 城上班，吼 然後就被機八同事說出去我們的關係，幹！那個經裡就很不能接受這樣的事，所以把我們 fire 囉。」我說：「咦 是那個泰式料理店嗎？」小白連聲說：「對對對 就是那間機八店！」（0313）

但是，這就表示婆能在異性戀工作環境上不受壓迫嗎？我們常會認為，由於 T 易於辨識的外表，故社會底層 T 的工作垂直流動率低，但是，婆的工作困難，則往往因為 T 的出現、透露，而使婆同性戀身份的曝光導致工作權的喪失：

小白說：「我跟第二任鬧的很僵的時候，他竟然跑到我公司去跟我同事講我曾經進過神經病院，後來大家也都知道我為他（第二任 T）割腕，知道我們的事情（同性戀關係），整個 C&D 都知道，主管也就把我 fire 了！」

以小白的經驗來說，他之所以失去工作，不是因為伴侶 T 的破壞（例如第二任 T），就是與伴侶 T 在同一個工作環境（例如與小黑在同一地點工作）而身份曝光。換句話說，小白的婆/女同性戀身份乃透過 T 身體出現而被大眾恍然大悟的理解辨識，太過「男性」的 T 形貌無疑的除了可能「拖累自己」，也可能「拖累婆」。

西門 T、婆或許是能夠脫離社會控制而在性愉悅及性取向能夠最自由的一群，當然，這樣的代價可能是由經濟資源、工作機會所換取而得的。換句話說，如果不選擇矇混過關的偽裝，整個社會結構壓抑及剝削的酷兒式身體就在事業、工作、教育資源、家庭婚姻情感等人生機會各方面使其處於不利的地位，反之，則成為最基本自我異化的形式。

許多女同性戀者生理上具有「女性身體」、屬「生理女性」，而異性戀就業市場上，屬於生理女性者，往往因為社會所建構出來的性別系統而認為女性「天生適合」從事「某些工作」<sup>60</sup>。故在職業市場，社會建構具有「技巧性」的一牽涉了一些男性技術的（masculine expertise）工作—且有系統的把女性排除在一些具有價值、聲望的職業，這些工作常常宣稱女性因為「天生」的生理較男性低落，所以不適合從事等等。換言之，目前這種資本主義式的經濟生產關係無疑就是性別

---

<sup>60</sup>例如服務、看護性質的工作。

上 (sex/gender) —無論女性、同性戀、跨性別—的剝削關係，也因為如此，對這些西門 T、婆而言，手握強大的經濟權力並非易事，現在就業市場高度的文憑取向，西門 T、婆除了沒有「文憑」，也沒有「專業技術」，多為勞工家庭出身背景，加上某種如芒刺在背的因素作祟（例如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外型打扮）。在這樣多重因素影響下，使這些青少年 T（婆）往往在就業市場上不具有競爭力，所以工作類型取向多為「工讀生」、「作業員」、「服務員」等這類僅能求取溫飽果腹薪資的工作。西門 T（婆）普遍並非能具有白領階級、中產階級之經濟基礎，幸運的，可以賺賺女性在就業市場用來貼補家用的蠅頭小利，大多數 T 的身體在只能從事非正職薪水的兼職工作<sup>61</sup>。

在就業市場層級結構裡，西門 T 同時具有女性身體、無專業技能、高文憑、以及不順眼（異性戀父權社會之眼）之外型打扮，落入底層之底層。也因為如此，我們間接拉出工作對於 T、婆自我認同問題的重要性。阿橘跟小黃在我田野過程裡面剛好是貧窮失業的 T。小黃，從認識他開始的「目前正在找工作」，不久我得知他在西門町皮鞋店作工讀生，兩個月後的某天，突然發現他辭掉不幹，繼續恢復找工作的身份。阿橘，更是從我認識他開始，就一直不停的跟我說他要尋找合適的工作，三個月來，我看見他處處碰壁到處吃驚，奔波、汰換、嘗試了各種工作後，在我認識他們的第四個月，才得知他們可以「穩定」的在內湖一家工廠從事作業員。

社經地位的獲得可以變成自我認同的一重要影響。由於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T」身體外貌在就業市場上處於弱勢，所以已經有不錯的工作者一遇到刁難時，往往就變成在社會資源以及自我情慾認同中做最困難及最掙扎的抉擇。例如小白的前 T，曾經對小白許下山盟海誓，並承諾會不顧一切的要和小白在一起，原本兩人因為車禍而被雙方家長「猜測」兩人關係，但是有共識的兩人死都不肯「吐露事實」，後來卻在愛情的力量的「勇氣」下，前 T 跑去跟其母出櫃，以示他要跟小白永遠在一起的決心，但是事情並不如想像中順利，小白前任 T 的家人軟硬兼施的逼迫他必須要與小白分開，最後殺手？就是祭出前任 T 在台北「坐辦公室」的畫圖工作做為威脅：

小白說：「那時候我跟第二個，就死胖子，在一起的時候，他也說他會不顧一切要跟我在一起，說什麼都可以不要，結果竟然真的跑過去跟他媽認真的講我

---

<sup>61</sup>經濟關係無非是感情生活是否能維繫長久之重要因素，這背後牽涉的問題我將在第五章第二節有所詳述。

們的事情，他媽聽到快瘋掉了，他哥還以死相逼喔（我：唉 真是聽膩了，一天到晚聽到類似這種家人以死相逼的故事！），就是真的阿，他們家都瘋掉了，他媽就很生氣，說如果不跟我分開，就以工作逼他，那個死胖子就因為怕工作沒了，竟然就聽他媽的話了（我：他是做什麼的？），他在台北做那種畫圖的，坐辦公室的喔 所以我跟你說啦，其實我也不能怪他啦！你說你拿經濟拿錢來逼你，你會不會縮？對不對 不過小黑聽了就跟我說阿，他就不會這樣子，因為他覺得工作再找就好了嘛！」（0510）

社會階層化不平等之負功能在於，由於個人是否積極參與社會或採取冷漠的社會態度與個人是否覺得自己為社會的重要成員有關，因此不同社會階層的成員對於參與社會的動機及意願有很大的差異。經濟（工作）作為一種控制、威脅、打壓主體自我情慾認同的手段，毋寧是同性戀者們的悲哀及無奈，作為這樣的犧牲品。身為西門 T 的阿藍及小黑就是不肯妥協的「女性化」一點，「要我化妝、穿裙子不如要我去死算了，我是不會去 7-11 或加油站工作喔」（阿藍）。也因為如此，從事的工作也大多為流動性高的便利型工作，而有某種社會聲望的工作者，對自我情慾外型樣貌，就會有適度的欺騙與隱瞞，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不具有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的青少年 T（婆）在異性戀社會就業市場的弱勢及不平。

#### 第四節 本章小結

本章主要的探討論點，乃從三個我所謂的「階級」概念：1. T、婆身份的被論述位置；2. T 這樣的身體外貌而被整個社會生產出來生理性別必須對應於社會性別該有的樣貌的性階層系統所排斥的位置；3. 社會結構依據社經背景、社會條件等賦予個人的階級三種面向，來談西門 T、婆在這三面向中所處的處境。在經濟能力弱勢，文化資本薄弱的基本條件上，西門 T、婆在「性/別角色」認知以及工作環境的感受及待遇，有著明顯不同於學院派女同志的認知。並且，在研究過程中，西門 T、婆表示無論在學校或者在工作上的外型裝扮或者與人互動的過程裡，也都毫不保留的表現自己身體情慾的愉悅，但是也卻因為顯而易見的「怪異」樣貌，明顯的在異性戀就業市場中有著弱勢及不平。

角色是當個體尋求實現他們多種多樣的計畫和目標時所採取的臨時策略，角色認同（role identity）因此指的是「個體規劃給他自身的，作為對某一特定社會位置佔據的特定認同和地位。」（Turner, 2001: 42），它包含一種關於自己的想像性觀念，通常是一種理想的自我觀。因此，每一種角色定位都包含了社會結構相關的常規部分以及人們的想像所建構的部分。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女同志裡面會有 T、

婆、不分等角色分類。不分的自我性別角色認同，的確是某種校園女同志的次文化。但是根據西門 T、婆的認知裡，很有趣的發現「不分」指的是「不懂事的小鬼」，這點發現到是我進入田野時始料未及的<sup>62</sup>。

T、婆行為及性實踐上有與異性戀行為混雜相似之處，但是它不屬於異性戀社會的本質，也非二元對立性別關係之下能以詮釋。簡佳欣認為「T 婆辯論一方傳承 T 吧文化的、堅持 T 婆角色要分才具有歷史意義的主張，另一方則是受到校園女同志文化的洗禮，認為『不分』才自然順眼的主張」(1997:169)，但是仍有些「新生級」的女女相戀者確實是「自然而然」的 T、婆模式起來。他們因為未成年所以尚未涉足 T 吧(如阿紅阿綠)，所以不盡然是 uncle 級的年長女同志才很 T、婆。

人們不應該因為性的因素而被分成不同的價值權力階層(hierarchy)，而因遭到壓迫或歧視，也不應該因為自身的 sexuality(如性癖好、性取向、性生活方式、性實踐、性身份)而造成在經濟、政治、社會地位、文化等資源和物質利益上分配的不平等(卡維波，1998)<sup>63</sup>。西門 T、婆，尤其是西門 T 的身體外貌，在資本主義規範下的異性戀社會工作環境裡所招受到的不公不義。對西門町這群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皆不高的 T、婆來說，除了身體外貌，再加上不具有自身學歷的認證，也沒有異質性的人際網絡關係，可以提供社會流動向上流動的機會。

---

<sup>62</sup> 根據張娟芬在《愛的自由式》(2001:245-250)指出：「非校園女同志也開始不分起來，原因是因為整個社會越來越強烈的中性風潮所致，僵化的性別角色比過去鬆動不少」不過我認為「非校園」更細緻的說法不能忽略仍是指非校園中的都市、中產階級特定人士，而這個「過去」可能指的是九〇年代性別運動尚未火熱以前。在此期後，「九四、九五年開始，突然像傳染病一樣，九六年以後遇到的小孩子全部都是不分了。」(同上:255)。

<sup>63</sup> 卡維波，1998，<http://intermargins.net/repression/theory/t3.htm#a>。



## 第五章 西門 T、婆伴侶親密關係(intimacy relationship)

### 第一節 西門 T、婆吵架的背後癥結

當朋友知道我正著手論文寫作時，總會好奇的詢問我到底在做什麼，聽完我簡要的說明後，接下來的問題更容易的是：「那他們（西門 T、婆）都在幹嘛啊？跟他們混一起有趣嗎？」這樣的問題總是會讓我遲疑很久，很難精確回答跟他們相處後的真正心理感受。剛開始跟這些西門 T、婆互動，的確處處是驚奇、每每有歡笑。但是相處久了，我面對的卻是一連串西門 T、婆毫無保留的情緒問題，也就是說我往往必須扮演心靈導師的角色來安撫開導，或者伴侶間的爭吵居中調停。為什麼跟他們相處互動中，我會遇到 T、婆伴侶情緒間不停上演的「吵架兼鬧分手」戲碼？究竟有沒有一個因果關係或者結構性因素，使得西門 T、婆伴侶在親密關係的經營上必須「步步為營」、「戰戰兢兢」，否則情緒崩潰一觸即發？我在田野經驗裡經歷了兩種不同身份類型、生活形態的 T、婆。而此兩種 T、婆互動關係以及愛情態度卻有著不同的看法與認知，他們伴侶間高頻率的爭吵究竟有什麼結構性因素的差異？為什麼學生型 T、婆跟街頭型 T、婆這兩種不同脈絡會有不一樣的愛情態度？換句話說，在探討女同性戀相處關係與互動裡，我們似乎不能忽略的隱身在後的異性戀及父權排他性的社會結構。

#### 5.1.1 學生型西門 T、婆關係：苦情奉獻 T

在跟平均年齡都比我小的西門 T、婆相處這段期間，我很強烈的感受到他們的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無論異性戀同性戀，情侶之間的紛紛擾擾大吵小鬧似乎是無可避免的情景，愛情關係的雙方在微不足道、雞皮蒜毛的小事情上，可以引起的不是瘋狂的喜悅就是深沈的焦慮。但是碰上了最糟狀況 - 一場焦慮難堪、沒完沒了的爭吵，於是精疲力竭的雙方開始懷疑自己到底在幹嘛？懷疑愛戀對象適不適合？甚至情慾性向有沒有搞錯？第一次的口角可算是場悲劇外，再來的就通通像是鬧劇，除了一次次焦點越來越模糊的東拉西扯，接下來就是轉移成淚如泉湧的暗自神傷。就像羅蘭 巴特說的：「爭吵沒有什麼內在意義，既不會澄清事實，也不會帶來轉機。爭吵既沒有什麼實效，也談不上有什麼邏輯意義；它只是一種奢侈，吃飽了沒事幹，雖然說沒什麼大意義，但爭吵卻是想爭得一點意義。」（《戀人絮語》，頁 224）。但是，這樣高頻率的聽到西門 T、婆們「又在吵架了」，究竟是個人層次的問題還是強迫異性戀社會結構壓力的滲透？

有一次，我按照往例的與阿紅和阿綠在西門町街頭相遇，一路上我們先穿越要到蓋酷家族的那條巷子，但是三人之間卻瀰漫著一種沈默不語的詭譎情緒。阿紅的臉色明顯的不是很好看，我可能也藏不住尷尬的表情，而使氣氛更是沈重。果然不出所料，在我再三詢問下，阿紅滿臉不悅的說出他與阿綠正在吵架。他們這次爭吵，距離上次也不過短短兩天（三天後我又得知他們再度吵架），問他們吵些什麼，聽到的不是雙方之一認定的芝麻小事，就是因為相同事情的累犯弄得大家精疲力竭。總而言之，當我與他們相處時，只要見面當天他們臉色難看心情不好，有八成皆與感情事件有關，除了要面對他們對我用眼淚訴說對方的無理取鬧外，有時候還會突如其來的要我幫忙尋找賭氣離去的另一半<sup>64</sup>。

當我們思考 T、婆伴侶之間的情緒性問題時，我們是否不能忽略這樣的吵架場景也是被社會、文化、個人與情境所影響。「吵架」具有個人所逃脫不了的社會與文化規制，在不同處境下，引發的壓力強度因人而異。阿紅常常哭著跟我說自認的對阿綠無微不至照顧，以及各種妥協、協調，然阿紅不瞭解為什麼這樣的共處換不來「同等」的對待，T 能對婆（婆對 T）做怎麼樣的「無微不至」？阿紅曾說出一個例子：

阿紅哭著說：「你知道嗎？像阿綠他超級喜歡 WINDS 的，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才在一起兩天吧，WINDS 就剛好來台灣辦簽名會還是演場會什麼的，他就跟他同學約好要去看 WINDS，你知道那種東西都要很早就去排隊的嗎？我就跟他凌晨開始在外面排喔，但是我又沒有票，我是根本不能進去的。但是我就想說還是陪他，然後他進去看，我就買漫畫在附近麥當勞等他看完，你知道前前後後我這樣陪他，大概十幾個小時耶！」（0305）

阿紅今天考完試。大約下午兩點，外面正下著大雨，他全身淋著雨濕答答，一進門就氣呼呼的跟我說：「你知道我十一點下課後，就衝去景美，為的是買午餐給阿綠嗎？結果你知道嗎？他竟然跟我說他吃朋友的吃飽了！我十一點下課同學一直跟我說話我都一直說對不起，我有事情要先走，然後很急的十二點十幾分就衝到他們學校了喔，我把薯條拿出來，他一看就說他吃飽了，他竟然跟我

---

<sup>64</sup>例如某次突如其來的被拜託去追人的場景：

「你快點下來一下，我在你家前面！」阿紅一通語氣事態嚴重語氣的電話，逼的我夾腳拖鞋一穿，鑰匙一拿，立刻飛奔出去，一出電梯口，我就看到背著吉他的阿紅苦著臉說：「他剛剛把我手甩掉了 然後就走了」我很著急的問：「往哪裡走阿？」邊加緊腳步希望能找到剛負氣離開的阿綠，阿紅皺著眉說：「他走很快耶！我腳好痛喔 我都跟不上他，你幫我追他，快 你也要快一點，因為他走得很快！」在我還摸不著頭緒他們怎麼了的情況下，卻只能遵照命令般的一直往捷運站地下衝奔去，也顧不得劈劈趴趴的脫鞋聲在捷運站裡響亮到路人都往我這裡看的眼光（0305）

說他吃飽了（提高聲調）我覺得好像白癡做白工的感覺」我問他說：「哪你吃飽了沒啊？」阿紅回我說：「走路走的好累 不想吃」然後很快的倒頭躺下休息。（0326）

或許，這對阿紅而言僅是一個不足為外人道的「奉獻」。此犧牲的背後強烈表示「我具有這樣愛人的能力」的自我陶醉，也具有 T 與婆關係裡的刻板印象，即 T 強烈隱藏自我情緒的普同性特質。但是，更重要的是關於苦情 T 掏心掏肺盡心所能的為婆付出這點，絕對也同時說明 T、婆關係並非在「複製或模仿異性戀」的最佳佐證（因為不見得每個男人都是這樣掏心掏肺的對待女人！）。但阿紅之語也的確道出在某種情景下，T 對婆的寬容與退讓的心情，彷彿如母親照顧小孩一般對婆噓寒問暖<sup>65</sup>。當 T 在此「奉獻」關係不能平衡時，情緒崩潰的感受也就越大，阿紅說：「我真的很少哭，但是面對這樣是我最不能忍受的情況吧！」面對阿綠的不領情，阿紅卻在心理上又說出了某種不滿及不平衡，當我告訴阿紅何不把心理面的想法與阿綠溝通時，阿紅卻總是一臉無奈不願多說。事後，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我與阿紅及其朋友，阿土，聚會時，阿紅才道出心中無奈：

阿紅透露些許疲憊對阿土說：「對阿！你看，他們（泛指婆）心情不好就可以毫無保留的對我們（泛指 T）發脾氣，但是我們心情不好喔，只要臉色一不對，他們就會問說怎麼了，如果臉還是很臭，他們就會開始不爽說你在不高興什麼，結果我們又要去安慰他們，還要跟他們對不起，這樣不如 還是不要生氣！唉」阿土心有戚戚焉的笑說：「對阿 我們也只能這樣囉，所以通常也乾脆選擇不要生氣！不要沒事找事做」（0309）

阿紅對於阿綠具有不滿、不公平等的情緒卻不敢說出來，我覺得在以下例子則可以清楚感受到：

阿紅心情很鬱悶的對我說：「阿綠不知道在生我什麼氣，不理我，不跟我說話！」阿土就故意開玩笑的笑嘻嘻鬧阿綠：「你心情不好喔？幹嘛！吵架喔？」阿綠斜眼看看阿土然後瞪阿紅說：「沒、有、啊！」阿土說：「屁啦！沒有這麼凶喔！幹嘛連我都不理」阿紅見勢立刻幫腔：「對阿，都不說話喔！而且有夠凶的不理我」阿土說：「說啦 生什麼氣啦！」阿綠拖著重音不耐煩的說：「沒、有、啊！我在吃東西啦！」阿土跟阿紅對望，很有默契的不再繼續問下去（0220）

---

<sup>65</sup>根據張娟芬在《愛的自由式》文中說到，T 性除了表面上看起來很陽剛之外，心態上有很強烈的利他主義（2001：43），這種強烈無怨無悔般的付出與保護心態和傳統女性特質有不謀而合的一面。

阿紅和阿土是典型對婆會散發強烈包容力的 T。如果以簡佳欣 (1997: 86) 對 T 的分類, 阿紅與阿土即是具有對婆固執的保護主義、個性細心體貼、有點多愁善感卻又陽光健康。換言之, 就是混雜了簡式分類中的新好 T、標準 T、小 T、俗啦 T 等等。但是在這樣的關係裡, 卻讓 T 失去自我, 沒有「個性」, 而這樣無微不至寵婆的親密關係卻使 T、婆之間的拉扯略顯緊崩, 加速崩潰。當女同性戀的關係轉變成兩人世界, 這種兩人世界的特質在於彼此有一方可能的依賴, 且這樣的依賴並不是單純的依賴對方, 而是落入一種固定的、習慣的方式, 世界似乎只要你和我即可, 容易把其他事務隔離在兩人之外, 或者沈醉兩人世界, 缺乏涉入其他社交活動。於是在這樣封閉型人際交往相處模式下, 就如他們所同意的: 「吵架是什麼都吵好不好, 就連那種很小、很鳥的事情, 都碼可以吵! 」

通常, 女同志的伴侶關係裡講求的是心靈之間的交往, 換句話說, 往往有「最瞭解自己者非伴侶莫屬」的期望。女同志感情相處如何在自由和承諾之間維持一個微妙的平衡點, 自主性以及依賴性之間得到平衡的難處, 成為最重要的協商。所以當此具有彼此依賴、照顧的協商破裂, 或者「毀約」, 必然的引起一方的生理及心理情緒崩潰:

剛阿綠不爽就把外套還我也不管外面多冷拜託他穿上也不要就上車。我今天一直很不舒服胸口又悶又痛他剛又降, 更難過, 我就傳了有點不高興的訊給他。  
不想上線 (阿紅 0303)

上述訊息留言, 我們看到阿紅為了阿綠不穿外套就上車感到不高興, 所以胸口痛的更厲害了。甚至後來跟我說他獨自一人難過的站在西門町吹風一個小時。換句話說, T 宛如是慈愛母親與體貼紳士的混合體, 如果這樣的愛 (呵護) 一旦被對方否定、不領情, 自我營造出來的愛情夢幻似乎也隨之破滅, 或像被辜負好意一般委屈淚往肚裡吞。也因為如此, 身處田野場域裡, 聊天話題很頻繁的出現西門町學生型的小 T 跟我訴說他的婆的「無理取鬧」, 或者敘述自己對愛情的自我犧牲與奉獻, 學生型 T 的某種包容與退讓, 這樣的特質似乎具有社會化過程中刻板印象裡包容、退讓、被動的女性氣質 (femineity) 不謀而合:

我們暫時分開了, 他的決定, 祝福他。也許是暫時吧, 主導權在他那。我會對他有信心, 我等他來找我, 一切讓他決定。我會努力相信在這次之後一切會更美好, 更開心。把這當作一個轉捩點。熬過了, 以後會更好? (阿紅, 0502)

留言最後阿紅的自問自答, 拋出的是自我期待的無限希望, 同時的, 這種退

讓、等待的心態也明白的顛覆了根深蒂固的 T 就是在模仿男性直線思維。學生型小 T 的委屈哀淒故事漸漸的讓我聞之麻痺，也驚覺到似乎在他們的生活裡，「爭吵」在彼此生活互動中扮演極吃重的角色。

如此爭吵的場景在田野過程裡司空見慣。相較於學生 T 普遍的對婆具有強烈的保護主義特質，也就是無微不至的呵護其伴侶的特性，街頭型的 T 顯得與之有差異，我們就先來看街頭型 T、婆的情緒相處關係，並再做出結論。

### 5.1.2 街頭型西門 T、婆<sup>66</sup>關係：大 T 主義<sup>67</sup>？

由於同時間在西門町研究場域裡與學生型及街頭型 T、婆人際交往，故往往可以有機會探詢不同生活背景的 T、婆對彼方感情價值觀的看法。在某次處理完阿紅跟阿綠的爭吵後，我把此類故事與街頭型西門 T、婆分享。雖然在相處過程中，街頭型 T、婆的爭吵也是時有所聞，但與學生型西門 T、婆不同的是，小黑與小白的爭吵是雙方髒話擲盡、狠話盡出：小白：「他都會罵我幹你娘、破嘛、叫我去死的那種，很兇的兇我或打我，反正不管怎樣他都要罵我啦！有時候我真的很受不了」(0510)，與阿紅那類型 T 的暗自傷神、委屈往自己肚裡吞的處理方式不同，街頭型 T 顯得對婆有某種「大 T 主義」的特質，也就是習於以「男尊女卑」的互動模式對待「婆」。對於學生型 T、婆的爭吵型態及 T 對婆的感情態度，小黑他們以截然不同的態度評論之：

小黑：「T 要照顧婆，但是不是被婆管的死死的阿 這樣太遜了，要疼他沒有錯，但是不能把自己搞的很鳥！他們（指婆）不對，還是要吼啊 ）」

甚至，身為婆的小白對於 T、婆伴侶關係上的相處提出看法：

小白說：「我覺得一個婆會變成什麼小事都很看重、很在乎，一定都是 T 寵出來的啦，然後自作自受 ）」我接著問：「怎麼說？」小白說：「就是大部分 T 對婆的態度阿，我知道 T 都很寵婆，但是不能寵壞阿 就像溫室裡的花朵一樣，他們都在旁邊扶扶扶，婆遇到挫折打電話給公，一定都是想要聽到『秀秀』

---

<sup>66</sup>我所謂的街頭型 T、婆是相較於正在高中（職）學校就學的西門婆而言，大部分的時間他們在西門町閒晃聊天，或者處於就業/失業狀態。

<sup>67</sup>根據簡佳欣(1997: 86)定義的大 T 主義為「會歧視婆和一般女人者（大 T 主義者 = 沙 T = 大 T）」而我在他們身上定義的大 T 主義，除了自身強烈抗拒女性化的形象外，相反的，對婆則是充滿傳統意義下的女性化認定。

的聲音！但是有時候 T 真的要讓婆自己去面對啦！」（0331）

小白摸摸小黑說：「你脾氣是很壞阿！」小黑說：「我承認！」接著不甘示弱的說：「所以啊！你看，在外面我都給他做面子，都讓他指揮我。」小白說：「你都不知道哩！他在家裡，可兇的哩！你不要看他這樣，在家裡換我給他做面子，在家超級兇的！」（0313）

T、婆相處過程引發的口角在所難免，根據小黑跟小白的觀點，他們會認為在女同志愛情關係裡，T 如果太過保護婆，太過寵婆，將會使婆禁不起社會上的挫折。同時的，T 自己也會在兩人愛情關係裡生活得很痛苦，到頭來是一種「自作自受」。目前正在工作的西門 T 阿藍聽完我對女同志愛侶關係常常吵架的疑雲後，也曾對我表示：「(年紀小的)那種 T 都會把婆單純化，太寵了啦！寵到壞壞去(閩南語)，我認為 T 要適可而止啦 對不對，不然 T 這樣會很辛苦啦！」我曾私下問小白，對於小黑口中所說的不要太寵婆是什麼意思？小白舉了一個頗耐人尋味的比喻：

你知道嗎？像我認識他以後，我遇到壞人還什麼的，他(小黑)都不管我，要我自己去面對，以前我都認為世界是很美好的，像我那時候都只看民生報，就都快樂樂的。可是認識他後，我都開始看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這種，才知道世界是這麼恐怖，他就是會讓你自已知道世界是多麼險惡的！

小白透過他對各種商業報紙種類以及閱報喜好的轉變，作為評斷自己原是抱持社會是美好的看法，到漸漸瞭解社會險惡的分別，也道出小黑因為不要太過寵小白，透過「報紙」讓小白學習、體認社會險惡的方法，要小白不要太過天真。這一點，我們可以顯而易見的感受得到，與阿紅和阿綠這對校園伴侶最大的差異在於對浪漫愛的憧憬與實踐。高職畢業後就在西門町街頭打滾的小黑而言，感情的理想態度是：「T 對婆好沒有錯，但是不能使婆喪失『自我』，相對的，T 也不能為了提供無微不至的照顧也失去自我啊，吵架時 T 是不能『讓步』的，感情沒了就拉倒啦。」(阿橘)。不過以阿紅的感情觀來說，我們倒是可以很明顯的嗅出學生西門 T 對婆如母愛般過度照顧的普同性。

以我的田野經驗，我能明顯感受到不同西門 T、婆們的相處方式與自我生活處境有著極大的牽連，尚未出社會的學生型 T、婆的吵架頻率，往往高出脫離校園生活的 T、婆許多。T 對婆無微不至的照顧這之間究竟有什麼因果邏輯？在張娟芬《愛的自由式》對 T、婆關係的描寫有深刻體會。根據張娟芬在「有事弟子服

其勞」文中認為，T 的養成過程裡，體貼、紳士、適當的對女人獻殷勤是核心概念，包含著買早餐、打蟑螂、送禮物、講故事、付帳、接送，並且引述 Butler 講述到這種分工乃是因為 T 都希望自己很能幹、很行、給的起，但是這種服務型的 T 看似複製了某種丈夫角色，可是其實這類型的 T 可能皆在服務到了某一種地步後，才突然覺醒到自己都在自我犧牲、否定了自己的需要，掉到傳統女人的困境裡頭去了（張娟芬，2001：42-43），這種宛如「黃臉婆」的做牛做馬忍氣吞聲，又如「小媳婦」般的敢怒不敢言，也就是為什麼阿藍他們會認為這樣的 T「一點也不像男人」！

涂爾幹反對史賓塞（Spencer）所認為社會生活僅是個人本性的結果，而是認為社會事實不僅是心理事實的發展，實際上，絕大部分心理事實是社會事實在個人意識的延伸（Durkheim，1997：286）。不管是學生型亦或是街頭型西門 T、婆，爭吵頻率之高背後必定有個共同癥結。在異性戀伴侶關係裡，透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運作邏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家庭組織神聖性被上揚為最高指標。Gayle Rubin 曾利用馬克斯對階級的壓迫來談女性的壓迫，詮釋家務勞動再生產，由於家務工作是透過女性再生產，故女性在家中勞動替資本家實現了最大剩餘價值的貢獻（1975：162）。換句話說，「合法家庭」所牽連的龐大親屬體系、法律體系、醫療體系等的缺失是否將是其他性少數族群感情能否長治久安的關鍵？非異性戀伴侶要維持一個長久且穩定的關係之難處就在於沒有「婚姻」制度的保障？我們不能忽略 T、婆高頻率的情緒爭吵背後的身份認同問題以及沒有保障及承諾的異性戀結構性因素！換言之，我們不能忽略（建構的）親屬關係的社會組織暗中相應地決定了 T 與婆之間的情感。

## 第二節 社會福利及生活保障影響同志伴侶情感關係

當代父權資本主義社會透過父權家庭的制度安排，穩定生產秩序並獲得源源不絕的勞動力，女同志伴侶會不會是立基於此生產方式的物質經濟不能平衡而產生問題？延續上節，我所遇到的西門 T、婆爭吵、分手之常態性現象中，我在此章節欲對這些現象推論到有關「同性戀婚姻」制度建立關係的龐大結構性因素，即便是阿紅與阿綠未滿十八歲尚未以「結婚」的共組家庭為前提的交往，但卻是背後操控女同性戀伴侶親密關係上的社會性結構問題。

同性戀婚姻是否能合法化暴露出異性戀社會政治上的恐慌。除了美國總統布

希在 2003 年發表了反對同性戀結婚的合法性外<sup>68</sup>，在台灣，最經典也是發生在 2003 年年底，民進黨籍侯水盛立委一席「同志下不了蛋、產不了子，同志婚姻合法化是亡國的政策」的「同志亡國論」。貫穿這樣語言脈絡的，是同性情慾普同化後將會帶給異性戀社會強烈的威脅感。

在田野期間，我發現街頭型西門 T 的「換女朋友頻率」實在很高。例如現年 21 歲的小黃曾向我表示他已經交往過 11 個女朋友。另外一個現就讀國三的阿狗也表示交過 20 個女友。但是，小黃並不會覺得現在在一起就是一輩子一定要跟這個人在一起，更不會想要與女友「結婚」的念頭。在學生型西門 T、婆身上確有截然不同的想法，例如阿紅就想要跟阿綠「天長地久」，甚至有「婚姻」的承諾：

阿紅：「承諾這東西我相信！而且很想要 異性戀都有所謂的老夫老妻了，同性戀一定也可以，但是有要有所謂的天時地利人合吧 」（MSN：0220）

我曾經問過阿紅與阿綠對於婚姻的看法，阿紅非常興奮的跟我說他很嚮往能夠跟自己喜歡的婆有一個被「承認」的婚姻。當我問及原因，他們的回答除了彷彿自然本性般的認為無論異性戀或者同性戀的情侶交往皆因該以結婚為目標及最終結果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婚姻」可以合法性的擁有小孩：

我問阿紅與阿綠說會不會想要結婚？他們大聲驚呼的說：「當然想阿！怎麼會不想？同志的結婚如果能夠正常，就不會被別人覺得同性戀很奇怪了啊！而且這樣我們就可以去領養小孩了耶！」（0229）

從阿紅的語言認知中，我們可以清楚感受到「同志婚姻合法化 = 同志不奇怪」的公式。也就是說，同志一旦可以像異性戀一樣進入婚姻制度，似乎一切都變的「正常」了，除了能夠除去「同志污名」以外，也能具有婚姻制度下的社會福利及生活保障，甚至可以領養小孩<sup>69</sup>。非異性戀伴侶關係是否可以維持長久，除了單

---

<sup>68</sup>例如以下新聞的報導：

美國總統布希今天表示，他尊重同性戀，但不贊成同性結婚，並正尋求在法律上界定結婚是一男一女的結合。另外梵蒂岡也提出一套方案，方案中強烈宣示同性父母養育的孩子不能擁有父親或母親，成長過程將面臨障礙。同性戀者領養孩子違反聯合國兒童權力公約（聯合報，2003/08/01）。

<sup>69</sup>根據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曾對親屬法、婚姻法的哲學思想，認為家族以婚姻為基礎，性生活共同體係不同的性別之雙方，將其性器官及其功能交互使用。與同一性別者之使用，係屬違反自然之使用（劉幸儀，1997：33）。依照康德的觀點，因為同性戀兩造雙方相同的性器官，而無法進行任何生物學上的生殖功能，所以同性戀是不正常的，是不可以作為婚姻與家庭的基礎。這也無怪乎阿紅會認為同志具有合法婚姻制度即表示了同志的正常化。



純的兩人交往的爽不爽、合不合以外，是否背後還有複雜的強制異性戀結構這雙看不見的手在撥弄兩人的關係及互動？又為什麼學生型及街頭型西門 T、婆有著兩種對愛情看法截然不同的認知？

在一次機會下，我曾詢問過街頭型西門 T、婆，對於與伴侶關係的「承諾」是否有想要過「天長地久」：

阿灰跟我們抱怨他與他的婆爭吵的事情。小黑問阿灰：「你有沒有想過要偷把妹啊！」阿灰回答：「有時候心情不好的時候，還真的會這樣想哩。」小黑聽見阿灰的回答後很慎重的問：「你會想要認真的天長地久嗎？」阿灰不猶豫回答：「會吧！」小黑聽見則是一臉不屑：「靠 死白癡！」阿灰則聽到這句話也頂回去：「靠 是不行喔！」小白則是笑著出來打圓場說：「唉唷 自然就好嘛！感情的事誰知道」小黑則長嘆一聲似乎要阿灰不要這麼笨的說：「我覺得你不要去想說什麼天長地久啦！現在在一起快樂就好，你去想那些幹什麼？最後不合就分啊，為什麼一定要去設定什麼天長地久？」（0331）

小黑很明白的告訴阿灰不要天真的抱持一定要天長地久的原因在於他認為「婆」一定到頭來跑去結婚生子，並且 T 沒有任何立場、任何權力綁住婆一定要在他身邊一輩子，所以告訴阿灰不要這麼天真的原因也在於不要讓自己受傷。易言之，小黑點出了非異性戀伴侶的你情我願相愛並非就真的能夠常常久久在一起，套句美國同性戀運動的新思考角度：同性戀者的不幸不是個人情慾的變態而是源於社會結構的畸形（陳崇騏，2000：219）也就是說，是否沒有一個看得見、摸得到的明文社會福利保障，乃為加速同志伴侶關係的崩潰之重要因素？

西門 T、婆對於伴侶關係有著不同的認知，就如上述，街頭型西門 T、婆在情感處理上面有別於學生型 T、婆。除了街頭型西門 T 認為同志伴侶不要太過天真的要「天長地久」，西門婆小白也曾表示 T 處境的無奈：

小白說：「婆都知道 T 真的對婆很好 但是 T 能給人家什麼承諾？我知道有那種 T 很愛很愛婆，到了三十幾歲，婆想要有小孩了，T 甚至還跑去幫他生的例子也有啊 但是又怎樣？T 要給你的婆什麼承諾？T 到底能給婆什麼？對不對？唉 該分就要分了，這樣放不了何必呢？不是每個婆都適合跟 T 在一起一輩子的，人家也有爸爸媽媽，也是要結婚生小孩的這些，T 能給人家什麼阿？」（0510）

「T能給人家什麼！」這句話無疑道出 T、婆關係基礎的脆弱與緊張。在前章說過，西門 T、婆的社會階級位置被視為是中下階層的，在社會上的政治及經濟權力被視為是邊緣弱勢位置。趙彥寧曾提出「家的物質性」這個概念，也就是由於當代台灣社會中文化公民身份（cultural citizenship）建構基礎的一個重要面向為異性戀的親屬體制，特別是婚姻體制<sup>70</sup>。也因為這樣的文化邏輯，無論是非異性戀伴侶或者流亡的中國移民等要有一合法公民身份或者文化歸屬，皆脫離不了一個物質性的基礎，也就是「親屬結構」。我們先來清楚瞭解什麼是「親屬結構」。

Gayle Rubin 在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運用李維史陀跟佛洛伊德的論述，來談女性變成男性的犧牲品（牲禮）的關係體系。他們分別指出異性戀體制是一種社會建構，特別是在親屬體系上，透過婚姻進行的餽贈。整個系統化的社會組織裡，女性關係如同商品般變成馴化的女人，特別是在親屬制度裡，「在前國家的社會，親屬制度代表著社會互動，把經濟、政治、慶典及性生活組織起來，人類對其他人的責任或在社會上的貨物分配、生產、宗教活動等，按照根據親屬關係結構發生及運行。」（Rubin, 1975: 169-170）。根據 Mauss 的理論《禮物》中提到給予、接受和交換禮物支配著社會交際。在這些社會，各種東西在交換中流通 - 食物、咒語、儀式、字、名稱飾品、工具及權力（Rubin, 同上: 171）相同的，我們把無論是李維史陀的《親屬關係與基本結構》，或者 Mauss 的《禮物》放入現代社會，現代婚姻所代表的最終重要性，無疑是背後龐大親屬結構，而這個親屬結構的穩固及保證，女性除了具有作為交易意義的交換原則及邏輯外 - 做為奴隸、農奴、或妓女，其利益就是社會賦予的合法性，特別表現在醫療體系、法律司法體系、政治體系的保障層面上。

Gayle Rubin 更重要的一個概念即是指出，性別分工的目的是確保男女的結合建造了至少包含一男一女的最小經濟單位，也就是說勞動性別分工可以說是一個禁忌，反對男女相同的禁忌，一個把兩性區分出類別的禁忌，一個加深生物差異而創造出社會性別（gender）的禁忌，還有反對不是一男一女的婚姻的禁忌（Rubin, 1975: 178-179）；「社會性別的分工使社會性別的兩性創造成異性戀，所以這是對同性戀壓迫」（Rubin, 同上: 180）。在台灣，趙彥寧認為老 T/跨性人因為不具有親屬結構的保障，並且因為「無法應付的『男女』問題，以致於必須變換許多工作」（2000: 5）。現在就已經從事零工、服務業性質工作且工作汰換率高的西門 T，缺乏一穩固安定的生活保障。法律對於非異性戀親屬結構並非不平等，而是根本

---

<sup>70</sup>趙彥寧，2000，〈老 T 搬家：一個對怪胎文化公民論的物質性批判〉，女「性」主體的另類提問 - 跨性別小型學術研討會，行政院國科會人文處主辦。

看不見，即便是全民健保法第十條中，有特別規定特殊保險對象<sup>71</sup>，但是在社會層面上是否真能真正實行，甚至福澤非異性戀伴侶的「異類」則是有待商榷。例如根據民法親屬繼承篇，法律條文明文規定著夫妻乃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這樣的立基結合而成，故在法律層面上的權利與義務是建立在異性戀家庭體制基礎上面，而單身者、單親家庭、同志家庭等少數人皆是不被看見的一群（甚至在立法過程想都沒想過有這麼一群人！）。所以，嚴格來說法律條文並沒有「明文」排除同志權利，但是也沒有其他條件的配套，讓這群少數人可以理所當然的適用這些法律條文予以保障。

討論至此，我們可以強烈感受到非異性戀伴侶相愛後，在沒有顯而易見的社會福利及經濟上的生活保障乃是至關重要。

除了 T、婆老年時不具有親屬制度保障的公民權<sup>72</sup>，也沒有一個真正的社會空間享有「正常」家庭的社會福利如健康保險、遺產、法律保護、醫療照顧等，加上上一章節我們所談論的位處社會階級中低下位置，且不具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的西門 T、婆，其生命歷程如果一直停留在勞工階級，並不具有軍公教人員的福利措施，也非白領階級能在一公家或私人單位工作，他們的工作性質往往具有不確定性，以及勞動性質工作會有的中年危機，因為步入中年、體力的衰弱而被雇主淘汰，打零工性質的工作不具有資歷性，所以他們有難具備所謂「退休」的福利<sup>73</sup>。非軍公教或中產階級勞工福利法所不被保障的同性戀者，例如西門 T、婆們，他們的生活處境而言更顯得弱勢中的弱勢。許多位處中下社會階級的 T 或者跨性者，多以打零工或者不停的更換工作<sup>74</sup>，也的確，工作性質不同面對勞資面會有不同的處境，但是之於西門 T、婆這群學、經歷不高、社會資本不足等弱勢社會位置，難保會具有高度社會流動的機會。因此，有時生活處境中面對社會福利更是迫切所需，社會福利資源關懷的弱勢對象，或者法律條文等往往忽略「這種人」的存在，說穿了仍是僅看見被「親屬結構」或者「異性戀」的保證認可後的保護對象，而同志、跨性者族群往往是為社會福利資源隱身看不見的一群人。

---

<sup>71</sup>根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十條（特別保險對象）內所規定的一、曾有參加過健保紀錄或參加健保前四個月繼續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者；二、參加健保時已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並符合公家機關、雇主或自營業者、專門職業執業者或無一定雇主參加職業工會者；三、參加健保時已在台灣地區辦理戶籍出生登記，並符合前調鎖定被保險人眷屬資格之新生嬰兒。

<sup>72</sup>參見趙彥寧，2000。

<sup>73</sup>例如參照軍、公、教退休福利條例，「陸海空軍退伍除役官兵退除給與及保險退伍給付優惠儲蓄存款辦法」、「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退休金優惠存款辦法」以及「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優惠存款辦法」這些法則對他們而言都不具有效力，因為他們並非是，未來也不可能成為軍公教人員。

<sup>74</sup>根據趙彥寧（2000：9）指出，〈全民健康保險承保實務〉內規定「保險對象」的界定與區分基礎為「職業」。

### 第三節 西門 T、婆的西斯<sup>75</sup>風格

無論古裝片、現代劇或未來星際幻想片，大眾流行電視節目、電視甚至是愛情小說偶像劇，故事往往是劇中男女主角兩情相悅戀愛了，過沒多久唯美浪漫的性關係也自然而然、天經地義的會發生。無論各種性別、性取向的戀人在一起，只要對外宣稱是愛情的結合卻沒有發生性關係，常會被人視為一件很詭異的事情，除了引起旁人的猜測、懷疑及好奇，戀人之間對於性生活的不滿足更是引起當事人本身說不出來的怪異、不滿及無奈。本節重點就是著重西門 T、婆的情慾互動及性事的互動中，點出西門 T、婆，相較於「去性的女同志」，對於自我身體與情慾自主的差異。

為什麼國內缺乏討論女同志 - 無論不分、T、婆 - 的性愛研究？在第二章裡已經做過大略的脈絡爬梳，即階級背景論述所帶出的「潔淨化」而使「性愛」變成不該放在公開論述的非禮勿言私人秘密。即便是「性愛」是親密關係裡重要的一環，但是論述者、報導人本身的性道德觀箝制、討論性愛情慾的學術論文有學科上不倫、不正式規訓的顧慮、以及女同志形象「不食人間煙火」的想像等，使得這樣的論述不容易在「正式場合」上出現；又或者我們把同性戀性行為放到較廣的位置來看 - 即社會大眾認知的疾病跟同性戀劃上等號的刻板印象，也就是愛滋病跟同性性交兩者畫面相連，常被衛道人士用來譴責性自由、特別譴責同性戀（Altman, 1986；Patton, 1985；Watney, 1987；轉引自蔡明璋，2002：133），這樣的再現使同性之間的性行為蒙上了驚恐焦慮戒慎恐懼，即使研究結果證實女同志感染愛滋病的機率遠小於具有多重性伴侶或沒有做好防護的異性戀，但是為了跟淫穢的「有性行為」的同性戀分隔開來，女同志們策略性的接下「無性行為同性戀」美名，塑造出女同志們的形象宛如古墓派的小龍女清心寡欲，或如嚴守禁慾主義的新教徒，似乎愛情探究的是完全心靈層次上的滿足與喜樂，只神交不性交。

所以，我們必須從大眾不敢說不敢談的性愛互動方式來理解 T、婆的性別角色認同。T、婆性愛模式究竟與異性戀者有什麼樣的類同或差異？又，這之中牽涉多少 T、婆身體自我愉悅的策略？以我的研究經驗來說，跟西門町年輕 T、婆們相處的過程裡，他們對於「性」是充滿好奇敢說敢做的，視性行為不是什麼「令人

---

<sup>75</sup>這是借用某大 BBS 站性版的版名，該版把英文發音「性」(sex) 的直接中譯「西斯」，並引起廣大 BBS 族使用或形容「性」的流行通用用法。

臉紅心跳」的問題，甚至會滔滔不絕的與我分享交流有關性方面的知識及技巧。西門 T、婆樂於對我分享他們的性生活與性經驗<sup>76</sup>，例如什麼體位才舒服？如何才不會痛？怎麼界定做愛做了「一次」？誰有論述愉悅的權力？如何在性愛過程中再次確認自我性別角色與認同？本節主要焦點在於 T、婆性愛之間的滿意度的探討？女同性戀文化裡，T 的高潮總是被大眾好奇，T 的高潮究竟從何而來<sup>77</sup>？西門 T、婆是如何的透過身體來與親密伴侶互動？在他們的認知裡「性」又是扮演親密關係的什麼角色？在這樣的互動過程中我們能否看出 T、婆關係上的權力對立位置？我們透過下列面向予以探討：

### 5.3.1 性關係很重要！

阿灰常常為情所困心情不好，所以每次聚會幾乎都談及了他與他的婆發生的問題。小黑他們就曾私下對我解析阿灰的感情不順，並且把問題癥結很肯定的對我說：「阿灰他跟他的婆一定是性生活出了問題！」後來，在一次聚會中，小黑更是親自對我證實了他的推論：

小黑問：「你跟你老婆的性生活打幾分？」阿灰說：「我們很少做吧！而且他也不主動！」小白接著很快的繼續問：「喂！你老婆什麼星座？」阿灰回答：「處女阿」小白恍然大悟的樣子：「原來喔 我跟你說啦，處女座的女生都比較性冷感耶，難怪你婆會這樣。」小黑跟阿藍又再度「喔」相對於阿紫被問到對於目前性生活的滿意度時，阿紫笑嘻嘻的說：「90分！」並安撫一旁抗議的阿藍：「笨蛋 要留進步空間嘛！」（0401）

面對阿灰的回答，我感覺到小黑他們覺得這是很不可思議之事，因為他們不能理解，尤其在情侶之間，「性」有什麼好不能說的？當阿灰不太願意談論他跟他的婆在性愛過程裡出現問題時，例如不常與其伴侶發生性關係，阿藍與小黑他

---

<sup>76</sup>最經典的一次經驗就是我跟他們一群人在西門町泡沫紅茶店聊天喝茶，並玩起撲克牌遊戲 - 「真心話 大冒險」，透露的許多平日沒有機會分享的性愛話題。「真心話 大冒險」這個遊戲很簡單，就是把 52 張撲克牌洗牌後，每個人隨機的各抽一張後比點數大小，手中牌點數最小者就必須接受點數最大者的指令，如果是大冒險的玩法，就必須依照最贏的人要求做一件違反社會常規的事情，例如騎腳踏車到加油站加油兼洗車等令人啼笑皆非之無厘頭之事，而真心話則是必須接受任何一個贏家提出來的問題，無論尖酸辛辣、狗血八卦的私人秘密都必須照實回答，直到贏家滿意為止，以我的經驗來說，對一個亟欲參與打入研究對象生活的研究生而言，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也是一個欲探知對方想法非常值得參考的研究手段，因為在場將會聽見很多平常不好也沒機會說出的秘密！

<sup>77</sup>T 的高潮問題，以及 T 婆的情慾互動在張娟芬（2001）《愛的自由式 - 女同志故事書》裡有精彩的探討。

們更是覺得匪夷所思，對於阿藍與小黑而言，性愛關係的缺乏卻是感情生活裡最大的問題：

阿藍勸阿灰說：「我覺得你們要談談耶！性生活在感情生活裡面是很重要的！我覺得你這樣不說會很不好！而且你怎麼知道他會不會也想跟你談啊。」(0331)

當我要阿藍也就對他目前的性生活打個分數時，他極快的對我說：「我是很滿意的，絕對是滿分！」T 往往是從取悅婆伴侶角色的過程中，按著沒有一定的公式步驟，看著婆的反應產生愉悅的想像獲得最高的性滿足。當在愛撫、親吻、口交、磨蹭或指交時，T 的興奮程度也可以相當於高潮到達顛峰。透過 T、婆性愛方式以及過程，徹底顛覆一定需要涉及性器官的接觸或器物的插入才能獲得高潮的迷思。

由於阿灰的感情生活不順遂，大家聚會時常常變成是聽阿灰「訴苦」。阿灰曾「推論」可能是他的婆會痛，導致性愛過程裡會有身體下體刺痛、不舒服等這些不愉快經驗的記憶，所以漸漸對性愛這件事情恐懼排斥。但是小黑他們也立刻提出反駁：

阿灰說：「我也不知道，可能他不喜歡（性）吧！」阿藍說：「不可能！這是什麼理由 一定是有什麼問題！」小黑說：「我不相信說什麼會有婆不喜歡做愛的啦！我問你，他跟你做的時候他到底有沒有爽到？」阿灰說：「有吧！」阿藍說：「這就對了阿，就像潘朵拉的盒子都被打開過了，爽到了，怎麼可能有人吃過了不會上癮？」阿灰說：「我是覺得啦 碰到有一個點他就會不舒服！」阿藍似乎在傳授什麼的繼續說：「我跟你講 那這就是他心理的問題！你確定他很想跟你做嗎？或許是他的心態的問題，你們就要拿出來談」（0401）

在阿藍他們的觀念裡，由於兩人的性愛過程是可以妥協可以商量的，所以「痛」乃是心理問題而非生理問題。但是，由於阿灰仍然堅持是因為「痛」的原因，導致他們性生活的貧乏。於是，小黑提出了另外一套解釋：

阿藍說：「我想到我覺得會痛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不常做，或者（處女膜）還沒有破！ 處女膜如果沒破會痛！你老婆一定是因為沒有破對不對（阿灰喃喃自語：「真的嗎？」），拜託 處女膜不是這麼好破的耶！因為女生興奮的時候它也會跟著變大，阿它是附在肌肉旁邊的，所以當它跟著變大你就沒

有這麼容易讓它破！所以我覺得除了心理的問題以外，大概是因為這個所以會痛！」（0401）

阿灰問阿藍：「我問你們喔，你們的婆在做的時候會不會痛啊？」小黑很自動的把阿灰的手拿起來檢查問說：「你指甲剪了沒阿？」並且接著繼續說：「會痛一定是處女啦，或者不常做 不然就是你們前戲不夠，你要慢慢的 要進去的時候，你也要問他說：『可不可以進去了？』他說可以，你在慢慢進去阿 』阿灰說：「哪有，這些我知道啊 有的都碼前面沒事，可是做到最後有一個地方就會痛了好不好 』阿藍說：「對，有的人會這樣，就好像碰到一個地方就會很痛。」小黑笑說：「那他一定是突然想到什麼其他的事情，這時候你就要拍他的頭說：『喂！現在在幹什麼，專心點啦！』」（0215）

藉由這樣的對話，我們看到在 T、婆性愛模式裡，T 似乎掌握對婆的身體的詮釋權力，T 能解釋在性愛過程裡婆如何能達到愉悅，或者會「痛」，接能提出一番解釋，無論是藉由心理因素（他不想跟你做啊？）或者生理因素（婆的處女膜沒有破！），或婆對於婆的身體詮釋是藉由「星座」來予以呈現<sup>78</sup>。但是，T 對於婆切身感受到的「痛」的責任再度放在 T 的身上，認為性愛過程中，屬於婆身體的痛卻不是婆的問題，是 T 的問題：

阿灰：「我覺得啦 可能是他怕痛所以不喜歡！當然也有可能他對這個東西本來就排斥？我也不知道！」我說：「這也是有可能的，我有聽過這樣的事情。」阿藍看了小黑一眼微笑了一下，轉過來繼續對我跟阿灰說：「我跟你講 你們的觀念都錯了 很多人都以為婆怕痛是婆的問題 我跟你講啦，痛不是婆的問題，你通常都放幾隻進去？」阿灰略做鎮定好似滿腹委屈說：「一隻啊 』阿藍抿著嘴似乎在嘲笑阿灰怎麼這麼遜，這樣就把你的婆用痛的表情說：「拜託 你知道女生哪裡真的興奮的話可以塞一個拳頭進去耶，絕對不可能因為一根手指頭進去就會痛的啦，除非他不夠濕你就進去對不對？」（0401）

據我瞭解，阿藍與小黑未曾有過異性戀性愛經驗，但是像阿藍與小黑這樣的 T 卻也不可否認的曾站有「女人」這個主體建構的位置，對於婆的身體，他們能夠很感同身受的理解「女性身體構造」，甚至自豪的向我表示自己很瞭解女性的身體。故此，對於婆的「痛」能提出曾具有相同位置的解釋，把這個「痛」的源由再度歸諸於 T 身上，例如婆不夠濕的時候 T 就把手放進去等，「不可能因為一根

---

<sup>78</sup>例如，小白會認為阿灰的婆在性愛過程裡會「痛」，是因為他是性冷感的處女座使然。

手指頭進去就會痛啦！你知道女生真的興奮的話，可以塞一個拳頭進去耶！」(阿藍)

在西門 T、婆認知裡性關係對於感情生活是很重要的言談中，我們明顯感受到 T 對於婆身體的論述權，特別顯現在婆痛不痛、該怎麼樣才會促進兩人感情、T 吃婆等，就像生理男性的人講黃色笑話一樣，這樣的言語結構是否形塑了 T 所具有的權力位置？我們繼續往下討論。

### 5.3.2 誰說話？女性食物化

延續上節的探討，我們看到性愛互動時西門 T 們具有定義及解釋婆身體舒不舒服的權力，即 T 的性愛責任 - 婆在性過程裡痛不痛，以及婆有沒有得到愉悅的性愛，這反映出 T 對於婆身體以及性方面具有主動權探討。在異性戀性愛關係裡，普遍認為是以男性生殖器，即陰莖，做為主動的論述位置，例如在性愛關係裡男性有沒有陽痿？有沒有早洩？持不持久等等，透過陰莖的形貌、行動，界定性愛關係的好壞優劣。

這樣的刻板印象投射在 T、婆性愛關係裡，我們會發現透過西門 T 的語言顯示出異性戀性愛認知的無形滲入。例如 T 用「吃」來表示主動性，婆是「被吃」者、性愛過程裡婆痛不痛是 T 的問題、是由 T 的表現好不好所決定，T 是口交者，婆是被口交者。某次，阿藍就曾誤以為同為 T 的阿灰願意被口交而驚訝不已：

小白問阿灰：「那你願意口交嗎？」阿灰皺著眉頭遲疑的問說：「你是指我對他還是他對你？」阿藍驚呼一聲：「什麼？你願意被你的婆喔？」我也很好奇阿灰願意被他的婆口交嗎？阿灰則反應很大的說：「哪有 我沒有啦！」接著順著問阿藍跟小黑：「阿你們願意對他們嗎？」兩人則是很乾脆的回答：「願意阿 這沒什麼吧！」(0401)

從阿藍與小黑的驚訝，我感受到性愛關係裡如果 T 被婆做的「震撼」。根據張娟芬《愛的自由式》裡，其研究者的經驗曾在 BBS 站上被問說是不是都不喜歡被插入，有一個 T 就寫到他很喜歡，因為只有那種時候，他會突然覺得：「我是『他的女人』」，但是這樣的經驗卻對西門 T 而言感到不可思議，尤其是阿藍與小黑這種曾經在 T 吧混過的。許多 T 在性愛過程中不願意被做，不願意被碰，認為 T 之所以為 T 最大的區別程度就在於兩人關係在床上的位置 T 具有主動出擊的權力。換句話說，婆「似乎」完全被排除在這些權力論述裡。對於這些現象，西門 T、



婆的性愛關係裡，我試圖從 T 偷渡於異性戀男性對於女性身體的「吃」用法看出端倪。

### 「女性」食物化

西門 T 阿紅曾經對我說過：「我覺得有沒有「吃」到阿綠我都沒關係啦，而且他好像很怕痛，所以他會抗拒，可是我覺得沒有關係啦！只要兩個人相互喜歡就好阿，能不能那個我覺得不是很重要，而且要，也當然要尊重他的意願阿，不過我覺得沒關係啦」(0221)，為什麼我會認為阿紅對我說的這段話並不是「真心話」？因為在我們相識熟稔後，阿紅不斷跟我訴苦「吃」不到阿綠，甚至他們為了親密關係的尺度而引起的爭執。不過，更重要的是，從上述對話裡，我們不能忽略身為一個 T 用「吃」這樣具有高度主動意涵的動詞來代替「做愛」的用法：

阿紅說：「他說他要被我吃掉的情形有兩個，一、洗好澡，二、不要有別人，哈哈」我：「什麼意思是『吃掉』？你是指你們....」阿紅：「就是 00XX，色！」(MSN：0220)

上述反應表達阿紅談性的時候，用「吃」來凸顯其的主動位置，並且也間接點出他是不被碰、不被做的一方。根據謝志偉(2000：247)<sup>79</sup>：「某報導稱讚余光中為『藝術的多妻主義者』以及有位餐飲業的金童設計的菜一律都作為一個裸體美女在盤裡，目的是為了達到秀色可餐」，謝志偉認為這些都是男人對女性的食人主義傾向之展現，如一種小蕃茄被名為「超甜聖女」亦同。這樣的例子不乏少見，「飲食文化或多或少能反映一個民族的特點，日本人的精緻細膩，舉世聞名，日本料理就如同溫柔似水的日本女子，秀色可餐，讓人們對日本文化有一種爽朗既朦朧之感。」(星洲互動休閒網，2004/4/14)；孫隆基(1990：48)說中國文化有「口腔化的傾向」，他舉的例有：打招呼說的是「吃過沒有」，吃虧、吃苦、吃驚、吃不開、被吃掉、「不吃他那一套」、「吃人的禮教」、「食古不化」，都是和吃有關的概念，「中國成語裡用吃來表示愛恨兩種極端的感情，例如女子漂亮招人喜愛，說是秀色可餐，對憎惡的仇人，則要寢皮食肉」；「柔軟、嬌嫩欲滴的雙唇，總是讓人忍不住想一親芳澤，想要在情人夜以美唇抓住他的心嗎？」(自由時報電子新聞網，2003/8/4，Dior 癮誘唇膏廣告)；無論是秀色可餐、嬌嫩

<sup>79</sup>謝志偉，〈加味姑嫂丸的省思 - 從「雞雞」到「屁屁」的不對稱關係談起〉，收入於何春蕤編，2000，《從酷兒空間到教育空間 - 第二屆四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麥田。

欲滴、還是白裡透紅、粉粉嫩嫩，把女性食物化揭隱含了主動論述位置者有「吃」的權力，吃/主動與被吃/被動之間透露出對立上下的結構位置，而這樣的對立位置似乎也在西門 T、婆性愛關係上出現。

在異性戀社會裡，男性能夠壟斷的象徵權力（symbolic power）在於他掌握象徵資本的維護與累積的社會遊戲，這樣的社會遊戲，例如男性的喝花酒文化、集體嫖妓等儀式來強化男性的男性化儀式<sup>80</sup>（Bourdieu, 2001: 38,40；黃淑玲, 2003: 86-88），透過男性集體支配與貶抑女性身體，性別支配無疑是體現了身體的社會關係。相同的，T、婆關係裡存不存在著某種二元象徵系統的「象徵權力」？也就是說，T 對於婆具有的身體論述權力是否也等同於擁有著擬男性壟斷式的象徵權力，並且反映了異性戀性別關係的再製邏輯？

當然，我的論點不傾向做出這樣的結論，也就是說，我不認為 T、婆關係乃是異性戀男/女支配關係的一種複製或模仿，因為誰是正本誰是副本都還是個複雜的問題。但有趣的是，當許多同志研究的結論導向女同志關係是講求兩人關係上的平等、平權時，我們可以看見西門 T、婆們透過語言確有明顯的上下權力關係位置，當女同志欲抗拒的是父權式的支配與宰制時，在西門 T、婆關係裡，仍「自然而然」遭受某種權力結構的餵養，即西門 T、婆透過語言的論述，我認為這樣的關係仍有一種涇渭分明且「甘之如飴」的上下權力位置存在在兩人關係之中，而過往所認定的「平等女同志關係」有所不同，而這點是以往女同志研究裡探討互動時不被看見的一部份。

### 5.3.3 向傳宗接代挑戰！多樣化的性愛體位

許多研究指出，「對女同志來說，性交從未是其焦點 雖然插入也會發生（藉由手指、按摩棒、假陽具或能刺激陰道的相似物體），但不是『主要事件』」（Schwartz & Rutter, 2004: 113）；又如小白說：「那種說 T 跟婆做愛是在磨豆腐，說什麼根本不會高潮的那種男生簡直是機八到不行，因為他們根本什麼都不懂！」（0510）上述言論抵制的是傳統性愛關係的陰莖中心主義，認為 T 婆性愛關係裡沒有男性的性器官、即便是很像在「磨豆腐」，也有他人所不能理解的性高潮。女同志性愛過程中，「插入」對性愛關係圓滿與否的認知的重要性至今少許人討論，一般最常遭人質疑的問題乃：「女同志的 T、婆模式、性關係倒底有沒有在複製異性戀」？簡單的說，如果異性戀性愛模式的「一次」，是以男性生殖器從

---

<sup>80</sup>黃淑玲, 2003, <男子性與喝花酒文化>,《台灣社會學》5: 73-132。

女體的插入為始，以男性器官的射精為終這套過程界定為「一次」，例如阿紅所認定的，只把對方上半身脫到只剩下未完全退除的胸罩，只能稱為「吃一半」：

阿紅賊嘻嘻的對我說：「昨天阿綠到我家做網頁，結果我吃他吃了一半了耶！」我說：「真的假的！什麼叫一半阿？」阿紅：「就脫一半阿！」我：「脫上面還是下面阿？」阿紅：「上面！」

阿紅所言尚未吃到的另一半，即為他所認定為完成的「插入」行動，但是這是否僅表示女同志性愛過程與異性戀性愛模式規則相似而非「複製」？從街頭型西門 T、婆他們所認定的性愛模式裡就能得到最好的答案：

小白問阿紫：「你們住旅館那天來幾次？」阿藍笑著說：「靠 這怎麼數阿？」然後對看小白：「恩 大概十來次吧！靠 那你們哩？你們幾次？」小黑笑著說：「吼 對嘛！這真的很難數耶！大概也是十幾次吧。」這時候他們邊笑邊說這怎麼算啊？什麼才能算說是一次？是手放進去算一次？還是婆到了高潮算一次？（0401）

許多研究認為女同性戀者之間愉悅的性關係無疑是拒絕並且顛覆了以陰莖為中心的性活動，或者更細緻的說法，拒絕了陽具中心的象徵秩序。許多異性戀性關係的遊戲規則雜存在女同性戀的認知裡。上述西門 T、婆們對於什麼算做「一次」就有著不同的見解，是手放進去（對方身體裡）算一次，還是婆到了高潮算一次？透過西門 T、婆們對性愛過程次數的界定，我們看見了與異性戀性行為模式的相同與差異。另外，西門 T、婆們所界定之持續性行為時間，也有比異性戀有明顯的不同之處：

我問小黑：「那你們搞一次花多久的時間？」小黑說：「你說做愛喔？靠 這也怎麼算阿？很久耶 ！」阿灰笑著說：「很久是多久？不可能玩到天亮吧 ！」阿藍對阿灰之言頗為不解，懷疑認為做愛玩到天亮有這麼難嗎的說：「天亮很正常吧 有時候會真的玩到天亮嘛！」（0401）

當時，阿灰很積極的像小黑他們「討教」許多可以玩到天亮的招式，對於西門 T、婆的性愛認定有別於異性戀傳統思維，更在行動上顛覆了異性戀的認知，對他們而言，親吻、愛撫、變化各種自己隨心所創的「體位」乃至手指的插入，皆是各種不同的階段以及「玩法」，透過這些親密方式的變化，向對方展露自己的身體以及內化於身內的性別意識，透過這些複雜的情慾行動，並且藉由這些情慾

認同，再次審視了自我 T、婆角色。也就是說，我認為在這種可以玩到天亮的性愛過程裡，除了排除了異性戀性愛規則，更是關注於歡愉而無關生殖的性，也同時在此更加深且加重了自我 T、婆意識與角色。

某次，無意間聽見阿藍開著玩笑的跟小黑說：「昨晚有沒有寫功課阿？要交作業喔」然後兩人會心一笑，我隨即問：「交什麼作業阿？」阿藍才一臉賊樣的對我說：「沒有啦，問他昨天有沒有發明什麼新姿勢」（0317）。阿藍與小黑對於彼此發明了什麼有趣性愛姿勢會以「交報告」的說法來交換心得，也就是小黑他們所謂的「men's talk」。西門 T、婆彼此之間會以交流的方式探討怎麼樣讓自己伴侶在性愛過程中得到愉悅，彷彿高手過招般的誘探對方有什麼了不起的招式<sup>81</sup>。換言之，性愛關係對其生活而言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在討論切磋的過程中交換、傳遞彼此的性愛經驗。又，在相處過程中，我也見識到西門婆對於「性」的直言不諱，也透露出即使身為婆，在其認知裡仍會對同行朋友性生活、性關係的好奇，並且把此做為交流討論的人際話題，例如身為婆的阿紫就曾好奇的詢問當時與之不太熟的阿灰喜歡什麼樣的「體位」：

阿紫問阿灰：「你們通常喜歡什麼體位的？」阿灰可能又被對於這樣露骨的問題嚇到而面臨崩潰邊緣，臉紅的微笑：「那種是不是叫做傳統的傳教士體位？」阿藍疑惑著說：「傳教士體位哪是傳統的阿？不懂？」阿灰繼續解釋：「就是我在上面，我婆在下面的那種阿！」但阿灰的臉已經紅到不可忽視的地步，連我都不禁狂笑，阿紫接著繼續問阿灰：「你真的是天秤的嗎？天秤的怎麼這麼害羞？你是九月的天秤還是十月的天秤？」（0401）

依據其外型外貌，坦白說，應該是個 T（事後他也終於承認他是 T 而不是不分）的阿灰，面對性卻是明顯的害羞且吞吞吐吐，與伴侶之間的性愛玩法也較無豐富的變化性，阿灰具有大學教育文憑，透過這樣的習得而對於性事的難以啟齒不知是否有關，當然，樣本數不足以我們做這樣的推論。除此，在這裡我也發現青少年西門 T、婆很喜歡用星座來判斷一個人會有、該有什麼樣的個性，例如小白推論阿灰的婆會是性冷感的原因是因為他的婆是處女座，以及阿紫質疑害羞的阿灰不像是天秤座等等，甚至我發現學生型西門 T、婆阿紅與阿綠選擇電視節目的取向多為偶像劇及命理算命類型，對於星座做為判別他者特質的準則依據，或者強烈的相信民間信仰、算命、占卜等，似乎與年齡、文化學歷資源的高低有

---

<sup>81</sup>例如當我與小黑及阿藍第一天認識的互動裡，在雙方還不熟識的情況下，他們就臭屁的對我誇耀自豪表示其床上功夫，並認真的對我說他們曾認真考慮過要出版「T 婆床上指導手冊」。

某一程度的相關，對於這部分的研究，本文不在此做更深的討論。

何春蕤曾指出：「在一夫一妻的異性戀體制中，排序最高、最可取的性模式就是婚姻之內夫妻兩人為了生殖而進行的無花招式的性交。在這種異性戀一夫一妻婚姻的性愛階層體制中，女同性戀的性愛活動向來定位不高，即使是同志之間天長地久忠貞不二的性愛關係也無法完全翻身」（<http://sex.ncu.edu.tw/>）。西門 T、婆認為感情生活中有沒有性生活是非常重要的，甚至，這種性生活的確也嚴守著忠貞不二的固定性伴侶。不過很有意思的是，在西門 T、婆身上我看見了女同性戀豐富的性愛方式，透過「體位」的變化究竟獲得什麼樣不同的愉悅，又，這些性愛招式、體位環繞的是異性戀性愛中心為樣本，這真的就是「複製、模仿」異性戀性愛關係的嫌疑嗎？

我問阿紫：「那不然你們喜歡什麼體位？」阿紫一副這沒什麼的樣子很快的說出：「狗爬式的！」我故做疑惑的問說：「什麼是狗爬式的阿？」阿藍則是回我：「吼 你沒看過狗在幹喔！」(0401)

小白說：「我覺得怎樣是比較刺激的喔 你很奇怪怎麼這麼喜歡問這個問題啦 我覺得我喜歡『騎馬式』的 (我問：「騎馬式」跟「狗爬式」差在哪裡阿?)，小白笑著說：「你很遜耶！騎馬式是一個人躺著，另外一個人坐在他身上阿，『狗爬式』是兩個人都是趴著的啦，也不是完全趴著，就是狗在交配那樣嘛！難道你要我在這裡學給你看喔！我很喜歡用『騎馬式』的 這樣會很深入，他也比較不會手痠 比較持久啦！而且他說這樣他還可以看見我的臉跟我的胸部 他也比較喜歡這樣！」(0510)

女同志性交中兩人協調而來的性愉悅，常常背負著（異性戀）「男性」與「女性」性規範的包袱。相對於「女下男上」的普通性交姿勢 - 傳教士體位，一般人常會覺得傳教士體位循規蹈矩、沒有探索精神和不夠專業，台灣頗知名的 BBS 站內的性版曾把傳教士體位界定為傳統姿勢；又，謝志偉論到：「當我們姿勢不像傳教士而像狗爬式的時候，我們就已經在向傳宗接代挑戰！」(2000：244)，換言之，阿紫所喜愛的狗爬式，或是小白喜歡的騎馬式，除了具有對傳宗接代的挑戰外，更是具有自我性愛獲得愉悅的自主權，這樣的性愛體位對異性戀者而言或許毫不陌生，但是女同性戀者以此做為範本，卻也可以獲得性的愉悅，除了異性戀性愛模式那幾套外，還會自創許多招式，手、腳、舌頭、腋下、嘴、臉、乳房皆可做為助「性」工具，而非只有愛撫插入射精三部曲。女同性戀的性愛關係雖然不失浪漫遐想，對於西門 T、婆而言，他們強烈追求性愉悅，需要性，理想的

伴侶是朋友也是戀人，性關係對於伴侶雙方乃非常重要的情感一環，同時沉浸在靈與肉的揭露式親密關係（disclosing intimacy）之中。透過兩人雙方的彼此協調，在「玩樂」的過程裡尋求性愛的快樂，在此，更深層的一層意義無疑是在性愛關係裡的 T、婆互動關係及自我情慾身份的再次確認。

#### 5.3.4 私人情慾空間與親密關係

西門 T、婆，特別是仍具高中職學生身份的西門 T、婆們，由於尚未脫離原生家庭的依賴及學校機制的「照顧」，沒有自屬的獨立空間，對於抒發情慾空間的匱乏是否造成其情感交流上的障礙？他們會發展出什麼樣的策略來適應沒有私人情慾空間的處境？如何在自我情慾的愉悅行動上自尋出路？學生型西門婆阿綠，就對我表示同班同學 T，阿褐，就曾經利用游泳課的換衣室、學校晚自習時間的廁所進行「愛愛」：

阿綠眼神閃爍似乎要透露什麼大八卦賊兮兮的說：「我跟你講 他們（阿褐和他的婆）才猛哩 可是你不能跟別人說喔 大家都在傳說他們以前同校的時候，我們不是都會社團然後留在學校很晚嗎？他們就會覺得學校這麼晚比較沒有人了所以就跑到廁所愛愛耶，後來我有一次就問阿褐，他也說對，然後還笑嘻嘻的跟我說：『被發現了！』後來我問他說他們這樣多久會在廁所一次？他竟然還說：『還好啦，大概一個星期一次（會在學校廁所）而已！』我聽了簡直快要昏倒！後來好像就是有人發現怎麼怪怪的跑去告訴教官哩 這個我就比較不清楚！」（0407）

阿褐與他的婆曾經是高中的同班同學情侶，這樣的身份也使他們有更多的機會相處。另外，阿綠向我透露阿褐與他的婆就曾經利用上體育課的時間，來獲得彼此身體上觸碰的快感：

阿綠說：「拜託 他們很色好不好！像上游泳課的時候，他們兩個就疊在一起了，就很好笑 水不是有浮力嗎？他們的動作就都很猥褻了，游泳的時候就已經在那邊摸摸摸了，摸到後來他的婆就跟他說：『我想要 』他們就上課上到一半，就跑進去換衣服那裡來囉 」我說：「怎麼這麼猛 他們不怕被發現嗎？」阿綠說：「他們沒有被發現，而且阿褐之前他們兩個都有參加英文研習營，每個星期都碼會在學校裡面一次 反正阿褐很色啦！」（0501）

除了學生型的西門 T、婆，街頭型的西門 T、婆也曾發生苦於沒有一個獨立不

受打擾的自我情慾空間，而這樣的困擾卻也常常讓他們的情慾生活發生許多趣事，例如小白與小黑親熱時無意間被家人撞見的尷尬畫面：

小白說：「我想起一件很好笑的事情了，是有關他弟弟的。有一次我到他蘆洲的家去，阿他蘆洲的家房間門不能鎖，阿那天他就坐在床上，我就坐在他腿上，然後什麼 Bra 啦！衣服啦，通通都脫了 然後只剩一件丁字褲，然後我們就再那邊親熱啦！就在摸摸摸，後來他弟就啪的一聲把門打開來了 我快瘋了！我就抱緊小黑說：『弟弟 你快出去啦！姊姊要穿衣服喔 』我想他弟也是嚇到了，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們就穿衣服然後跟他說：『你可以進來囉！』然後他弟也很好笑，就敲敲門說：『姊姊 我可以進來打電動了嗎？』」說到這裡，大家已經是笑到倒地不起「虧」小黑說：「你弟也才國小你就讓他看 A 片喔 這樣不會太快了？」小黑笑說：「對啦！還真槍實彈演給他看哩！靠 我弟一定覺得很奇怪這個姊姊的內褲為什麼只有一條線 』然後又是一陣大笑。（0325）

根據林欣億的研究裡指出，「最令女同志感到在家不舒服的，莫過於沒有性慾認同的隱私空間」（林欣億，2003：43）。相同的，無論就業或者就學與否，只要與原生家庭成員同住的女同志們大多面臨著苦無「做愛」空間的煩惱。西門 T 小黑、阿藍或者阿紅等在原生家庭內並無展演自我性向、情慾的障礙，卻有與伴侶發生親密關係時隱私空間缺乏的煩惱，擔心著被其他原生家庭成員撞見緊張壓力：

阿紅說：「其實跟第一個的時候，我們有做，可能是他年紀比較大了吧。那次我就去高雄找他，然後就有了，不過很鳥，你知道我爸很少打電話給我的，但是那次我手機突然響起，害我們下一大跳，我爸竟然在那天打給我問我過的好不好。另外一次也是在他房間，結果做到一半他家人竟然回來了，我們也才這兩次吧，都搞得很緊張！」

為了能夠有一個不被打擾的空間，西門 T、婆們表示希望能夠與自己親密的伴侶自行在外租房子，以避免原生家庭成員故意/無心的「觀看」。阿紅：「我超級希望一群 T 朋友們一在外面租個房子住在一起！」（0212），以及阿紅期望與阿綠共同考上外縣市的大學，這樣就可以一起在外租屋共同生活；原本住在原生家庭的小黑，自從與小白結識後就在外租屋<sup>82</sup>。

---

<sup>82</sup>更妙的是，小黑與小白租的房子是向阿紫他母親以一個月 4000 元的房租承租的，換句話說，一層以雅房型式的公寓房間，小黑小白以及阿藍阿紫兩對情侶比鄰而居，工作地點又都集中在西門

青少年時期對於「性」總有探詢不完的好奇，西門 T、婆也不例外。就如前述，學生型西門 T、婆，阿紅與阿綠，並沒有在外租屋的能力，所以打從阿紅知道我獨住後，就不斷暗示我能否借他房間「暫住」。有時候，他們放學後會聚集在我房間看電視、聊天。又很高比率的，當電視節目出現「色情」的話題或電影時，阿紅總是目不轉睛喜孜孜的傻笑，阿綠則會親密戲謔的罵阿紅「好色」！這樣打情罵俏的肉麻場面我漸漸的「麻痺」。但是由於我一直存在在房間的事實，這個空間始終仍然不屬於他們兩個擁有，相較於在外租屋的 T、婆，阿紅與阿綠除了接吻、擁抱、身體上的摸來摸去這些的親密動作之外，什麼也不能做。換句話說，私人空間的有無在學生型 T、婆及街頭型 T、婆的確牽引著不同的情慾權力及親密關係程度，這是什麼意思？

根據本章第一節以及 5.3.1 的探討，我們可以發現西門 T、婆的認知裡，性愛活動在 T、婆親密關係裡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一對情侶常不常吵架相處和不和諧，有沒有一段有品質有樂趣的性關係是他們反射性的判別標準，但是，要有一段良好的性關係，一個私人的情慾空間似乎是不能抽離的因素。換句話說，青少年同志的情慾權力及情感品質更是維繫在私人空間的有無<sup>83</sup>。街頭型西門 T、婆，如小黑他們，因為在外租屋，有著不受家庭成員監控的自我情慾空間，明顯感受到街頭型 T、婆在性愛生活以及相處上更能有豐富的機會與條件。相對的，學生型西門 T、婆則相對的缺乏私人空間而扼殺了情慾生活及某種身體愉悅的權力，例如下課放學後無處可去，常常苦於沒有地方可以一起看電視、休息、擁抱、洗鴛鴦浴、做愛等，這樣身體接觸的匱乏，以及沒有相當的親密關係程度，似乎呼應了在伴侶相處上比街頭型 T、婆更容易吵架的因素（見本章第一節）。青少年對於私人情慾空間的需求，無論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或其他戀，是我們不能忽略的，因為這樣的空間牽涉的是伴侶關係上的情慾互動，特別是在不易被看見的非異性戀族群上，這樣的空間渴望對於青少年來說，更是伸張與展現青少年同志情慾人權不可忽視的部分。

#### 第四節 本章小結

---

町，故這四個人幾乎都是一起上班、活動、玩耍。

<sup>83</sup>有關學生/青少年情慾人權的探討，可參見何春蕤，〈爭取情慾人權 - 台灣學生運動新一章〉，<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YouthLibFront/SexRights/sr20.htm>；另外，有關台灣學生宿舍對於情慾自由壓抑及限制的探討，可見畢恆達，〈規劃多元的大學宿舍環境〉，<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YouthLibFront/SexRights/sr21.htm>



延續第四章的探討，我們可以看見「階級」仍似乎是操控著西門 T、婆日常生活相處的背後因素。在第一節中，我發現在田野經驗裡，無論是學生型或是街頭型 T、婆的情感相處，常常面對頻率頗高的大吵小吵的不愉快，而繼續往第二節探討，就會發現由於「同志」這樣的伴侶關係缺乏一個具有普遍保障性的社會福利，反而促使在個人層次外的同志伴侶相處成為一顆不定時炸彈。由於不被承諾及保障的伴侶關係，在異性戀社會結構下缺乏物質基礎的安全感及保障，所以不同於異性戀伴侶可以在異性戀社會結構受到正當、合法的保護，以及具有濃厚社會條件資源的高社經背景同志，把這樣的物質基本需求壓力分散。對於社會階級位置處於邊緣的同性伴侶（青少年同志、勞工階級同志、獨居老人同志、身心障礙者同志、貧窮同志等等）所缺乏的物質基礎，以及社會福利在工作、年老時的保障，進而穿透影響同志伴侶間的親密關係，有關這一點，似乎是過往研究很少指出的。

同性愛情裡有它在異性戀社會結構下必然的處境性問題，而這個無形的壓力藏身並左右著 T、婆感情問題。再加上女同志愛情往往被歌頌為柏拉圖式的心靈愛情，這樣的憧憬被莫名其妙塗上一層非浪漫不可的色彩，卻忽略了在不同階級不同社會位置上的女同志有著不能把浪漫當飯吃的不同個人偏態。在這樣的「同志」處境上，西門 T、婆更是顯得有弱勢中的弱勢。由於學歷背景不高，原生家庭所提供的社會資源缺乏，西門 T、婆們在社會處境上有著同志身份（外加搞怪外型！）、青少年、勞動階級、「女人」等「多重弱勢」，缺乏豐厚的社會條件資源賦予物質資源的保障這一點，更是成為西門 T、婆這樣身份的人長期的伴侶關係上隱而未見的癥結。

婚姻不過是社會建構出來保障各種利益（諸如財產、土地、名聲、權力等）的一項社會契約，而這樣的社會契約建立於「自然而然」一男一女結合所牽連出來的龐大親屬結構的基礎上，婚姻所締結的除了是親屬結構用來交換的各種資源外，也是對締結婚姻的雙方一種「忠貞」的承諾。也就是透過婚姻所形成的社會基本單位：「家庭」<sup>84</sup>，如果所謂的「婚姻」體制不能保障同志關係不受各種樣式危急身家財產安全的威脅，這樣的婚姻對同志而言不過是煞有其事的湊一腳配合演出，一種異性戀社會配合同志婉轉演出的無意義鬧劇。

---

<sup>84</sup>「家庭」的功能是什麼？家庭社會學者將家庭普遍存在的功能分為（1）性功能：夫妻關係因男女之間的性特權與性的正當性而維繫、鞏固。（2）經濟支持功能：除了性關係以外，夫妻間的經濟合作是另外一個重要因素。（3）生育及養育功能：男女性的結合導致生兒育女，整個家庭因參與小孩的照顧工作，將進一步經由合作而結合成一個實質單位。（4）社會化（教育）功能（林松齡，1999：286-7）。

異性戀社會親密關係的情緒抒發可以為所欲為，畢竟這樣的感情有它的合法存在，情侶間製造出來的壓力可以分散至周邊朋友或者原生家庭親人，但是非異性戀的戀愛關係沒有社會合法性的認可保護，沒有正當性，不被承諾，無論原生家庭的認可與否，通通維繫在兩人感情堅定不堅定？承受不承受的住無所不在的隱性監控壓力？除了雙方你情我願的意願，異性戀霸權或者父權的一種無意識運作方式充斥其左右，因為異性戀關係的合法性（霸權性），它分散了異性戀情感相處上的壓力，相反的，非異性戀性慾取向的伴侶能相戀到永久將是很驚奇結果。換句話說，當一個同志抗拒被收編到正常的主流體制，終生不進入異性戀婚姻體制裡，且這些非異性戀族群的身份沒有被自然的視為無所不在的主體，即便是同志主體們能擁有在性階層壓迫中找到愉悅快樂的力量，可以對旁人的不屑、討厭、排擠或不以為然，但在伴侶關係上，成就一段不言可喻的歡愉甜美且有力量的親密關係似乎仍是用血跟淚編織起來的。

除了情緒上的關係，在西門 T、婆的親密關係裡，我們看見了他們透露出性生活的重要性。有研究提出由於男女不同的性別社會化，男同性戀者比較可能透過性經驗，將自己看成男同志，而女同性戀則比較可能透過與令一位女性深切、親密的關係，將自己看成是女同志（Gagnon & Simon, 1973；引自蔡明璋，2002：144）。因為許多女同志主義研究傾向側重女同志去性慾化的一面，故 Joan Nestle 就曾嘲笑女同性戀主義走向「不要性愛」的路線，主張讓「性」重回舞台中心。在西門 T、婆的情慾生活裡，「性」對於他們而言具有判斷情感生活和不和諧、伴侶感情深不深厚的重要依據。因此就如他們所認知的，「性」絕對是很重要的事情！在西門 T、婆的言語中，我們看見了他們情慾身體的活潑性以及自主性，有趣的是，他們的行動也同時完全棄絕了少數份子的保守品味所支配的社會政策與社會價值觀 - 嫌惡討厭色情，間接的禁絕、壓制、打壓其他形式的多元情慾。

## 第六章 西門 T、婆身體展現與策略

同性戀特質的身體辨識是透過此文化特有的、互有共識的理解來進行，例如陰柔嬌媚的男性，或者陽剛大氣的女性，故在找尋研究對象時，我很難不落入這樣的判別影像找尋研究對象（特別是 T）。而在瞭解「身體」作為一個認同空間的過程裡，我們不能忽略認同是透過差異而被標示出來的，這樣的差異就在於 T 做為「女人」的身體卻與「自然天生」女性身體不同，也就是 T 身體的標示「女性」的象徵記號具有自主愉悅的違常性。換句話說，即利用短髮、束胸來標示與「女人」的差異！認同的建構究竟涉及了哪些事物？對於 T 來說，我認為就是身體的表現，短髮、束胸對 T 而言產生了主體，身為行動主體的 T 在這些意義中，短髮與束胸變得有意義。在本章中，我亟欲透過這些外在身體形貌，來理解西門 T、婆如何展示自己的身體空間。

### 第一節 短髮

T 之所以為 T，最直接的辨識標誌即為一頭平短的頭髮，這頭有別於「gender 化女性形象」的髮型，並且「顛覆」了短髮 = 男性的遊戲規則。在與西門 T、婆交往的過程裡，我歷經了三次與研究對象同去西門町理髮的經驗。T 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髮型？又犀利短薄的髮型對 T 身體及認同具有什麼樣的意義？T 的短髮是作為一個 T 最明顯也最重要的外顯標記，也是圈內人用來辨別對方的最好根據，短髮之於 T 乃是一種獨特標誌，可以透過短髮使自我意識及滿意 T 的身體。短髮做為一種辨識符號，有一些西門 T 就不希望他的婆去理成與自己相差無異的短髮，更不慾望自己會有一頭充斥「gender 化女性形象」的烏黑長髮。有次我對阿紅阿綠開玩笑提議他們某天互換的扮演對方角色，即 T、婆身份的對調，但當阿綠反應出想要剪短頭髮的想法，卻讓阿紅感到焦慮不安：

「有時候其實交換 T、婆身份應該會很有趣吧！」我說，後來阿綠就笑笑的跟阿紅說：「不然我去剪短頭髮好不好，跟你一樣這樣的 其實我想很久了說 」。阿紅很緊張的對阿綠說：「不好吧！？不好看啦！」我笑著說：「不然阿紅你留長髮看看！」阿紅百般不願意的臉色說：「很醜耶！不要啦！」(0212)

「T 短髮、婆長髮」的「規範」(甚至成為女同性戀伴侶想像的典型樣貌)，乃屬於個人得以身陷於 T 或婆意義的意義，一旦打破，對阿紅而言就是一個「怪異」的現象。髮型長度對於 T 而言，究竟什麼程度才叫短？當我第一次與小黑、

阿藍共同理髮時，心理其實很懷疑目前仍是五分頭短髮的阿藍，還有剪髮需要嗎？換句話說，阿藍的頭髮還不至於長到「破壞」T 的形象，又為何還需再剪短呢？對此我好奇的問他關於我的疑惑，阿藍邊把手掌放在頭髮上攤平邊這樣回我：阿藍由前往後順著頭髮一抓，對著我說：「我覺得手這樣抓著跑出來的頭髮都要剪掉（就跟當兵一樣的三分頭髮型），你看 我覺得這樣就太長了（有一些頭髮從指縫中冒出來！）」

短髮對於阿藍的「形象」乃一項重要的身體標誌。避免「女性身體」的 T 想要剪短髮時不必要的麻煩，許多報導人皆巧合的指出較喜歡且習慣到西門町剪頭髮。有一次我跟小黑他們如期約在西門町，當我在阿紫工作的地方集合時，阿藍打了通電話要我等一下，因為他跟小黑要去剪一下頭髮，我好奇的問阿紫他們通常都去哪裡剪？阿紫回答說「你知道小豆苗嗎？在國賓對面那間？它樓上有一間\*\*，他們都去哪裡剪 因為跟設計師很熟了，比較知道怎麼剪 」。為何西門町 T、婆很高比率選擇西門町的髮型造型店剪髮呢？是個人的喜好及習慣選擇，還是有什麼讓具有 T、婆特質的人皆傾向如此的共通性？例如，當我與小黑他們進入理髮店後，我即明顯感覺到小黑跟阿藍是這家店的熟客，洗髮小妹以及設計師們熱情過來招呼他們，並且很自然的拿「男性髮型」的雜誌給阿藍，問他這次想要什麼樣子的髮型？阿藍也立即與設計師小姐討論該變化成什麼合適髮型。最後，阿藍這次決定剪成「貝克漢」的樣子。

西門 T 普遍傾向在西門町剪髮，我在阿紅身上也有相同經驗。又，T 是如何與設計師交涉處理自己的頭髮？以阿紅的經驗，他會跟設計師說：「沒什麼啊。就跟他們說我要剪得鬚一點，然後要打薄（我問：你會跟設計師說要短一點嗎？）我會跟他講用修的吧，你跟他說要短一點，等下他「喀擦」就沒得救了」通常，如果一個「生理女性」要求「過短」的髮型，總是會讓理髮店的人員感到怪異，也因為如此，T 往往取向熟悉、習慣的店，或者透過同儕之間對哪間比較「上道」（不會問東問西）做資訊交流。這一點，也顯示出了他們偏好在西門町剪髮的原因。當我詢問阿紅如果向設計師表示希望自己頭髮短一點時，會不會遭受到設計師窺探、驚異式的詢問：

阿紅說：「你不要去那種很古板的嘛！」我說：「難怪你上次都去西門町剪，你們都喜歡去那裡剪嗎？」阿紅說：「我之前都會去西門町阿 ki 那家，因為西門町的 T 很多吧 根本已經氾濫了 阿他們也都知道我是 T 了，連剪頭髮的都碼很多也是，所以就都不會問」（0504）

由於西門町髮廊裡許多理髮的設計師本身也是 T，也由於西門町的 T、婆已經多到「氾濫」了，因此，這個空間裡的人們反而對 T 模 T 樣的身體已經「不會過問」，大家心知肚明，除了各 T 們與設計師接能達一定程度的熟稔及瞭解外，T 要有怎樣的搞怪髮型也在此空間裡得到最大的自由與欣賞。

而西門町這樣的空間對 T 身體的自由，相較於學校監控乃是光譜兩端：

阿紅：「你知道很扯嗎，今天一半被抓的都是 T 耶，教官說什麼頭髮太短，所以他們服儀不及格，然後還說什麼如果下學期如果沒有留長，就要記過，還要叫家長來！」

阿綠：「像我們班有個 T，他就頭髮後面留兩條辮子，然後理個平頭這樣，結果現在好像就已經是兩個小過了，教官一直盯他，說要他改回來，可是他就是還不鳥教官。」(0525)

學校對於規訓身體的要求顯現在對 T 短髮的處罰，這點我將在第七章第五節中詳談。除了短髮以外，T 要被他人懷疑、猜測、被看出，甚至是為了與婆做更重要的區別方式，即為「束」起來的胸部，透過女性乳房的消失，做為 T 身體與意識喚起之重要認同的手段。也因為外顯於身體的短髮、束胸，T 的自我在此獲得了身體造型上最大的愉悅及滿足。換句話說，做為一個在社會上不斷被觀看的個體，短髮或束胸和塑身抽脂一樣，除了是行為主體不斷獲得認同的過程，也皆是個人身體自由及自我愉悅的積極表現。接下來我們繼續探討與短髮之於 T 的身體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束胸」行動。

## 第二節 束胸

束胸，顧名思義就是把胸部「束」起來，變成「看不見」，為什麼要把胸部束起來？因為這個「胸部」(乳房)有某種意義，而把「胸部」(乳房)變不見即欲拒絕被這樣的意義附加於自我身上所採行的策略<sup>85</sup>。「胸部」(乳房)是具有他者凝

---

<sup>85</sup>胸部(乳房)被賦予的意義有可以分為：一、「生物意義」：我們所指的乳房乃胸部上隆起的兩塊柔軟的肉團，生理女性乳房的功能之一即分泌乳汁、分泌女性乳線激素，「當『好乳房』的形象占優勢時，重點都放在它的哺育功能，甚至成為宗教靈性與政治養分的來源」<sup>85</sup>(Yalom, 2000: 4)；二、社會意義：標誌為「女性身體」，除了依據上點「好乳房」的生物性功能而被賦予自由與平等之社會意義的象徵符號外，也能成為誘惑與侵略象徵的「壞乳房」，此與性及暴力連結，「但是不管是好乳房還是壞乳房的形象，多半只是在表達男性觀點」(同上)。乳房乃(異性戀)社會賦予(強加)「社會女性性別」之根據，透過第二點似乎強調了與第一點的不可分割性。

視與自我意識的隆起物，充滿被界定為「女性」特質的特徵。無論是好乳房（好母親）壞乳房（狐狸精）碩大的乳房（波霸、波大無腦、性感）扁平的乳房（胸膛）皆具有其特殊的指涉意義，這樣的身體特質上身後，對主體也會行塑不同的感官經驗，故 T 亟欲束胸此行為意義，在於具有暗示他人行為者意識的理想狀態的身體，以及把此身體特徵的附加意義抹除的主動性。

行動主體往往需要象徵符號來加冕、賦予、完成此行動的真實意義，例如，當我們在扮演國王這個角色時，就不能沒有皇冠權杖來使「國王」得以成真。相同的，在此社會價值下，要演「女人」，就不能沒有傲人雙峰來成就「女人」的事實。換句話說，無論皇冠權杖或是傲人雙峰，皆成了說服觀者及自我的重要「象徵符號」，女人的胸部（乳房）化身為與人得以互動「辨識」性別身份的重要依據。故此，「束胸」所示的「象徵符號」在於「T」這樣的主體行動隱含著除去「生物事實」以及附著前者之「女人角色」的附加價值目的。但是，我的問題是，束胸這樣的行動，真的僅是說服觀者其主體乃不具女性化身體及女人角色社會意義的「行為」嗎？

西門 T 阿紅表示，從小他就很不喜歡他自己的胸部，特別是國小後期開始進入青春期後，漸漸隆起的乳房以及月經的到來更令他難以接受：

阿紅說：「我很排斥我的女生身體啦 而且我國小開始胸部就已經發育了，月經也來了，唉 我胸部很大你知道嗎？搞不好還比他（阿綠）大哩（苦笑），我很厭惡這個胸部，我覺得這是我心理的問題啦！所以，像他就會很想跟我一起洗澡，可是我很不願意跟他一起洗澡，總覺得這樣很怪」（0212）

阿紅甚至說出他不願意和阿綠一起洗澡，表示「這樣很怪」，「怪」在於他裸體的身體與阿綠無異，赤裸的得以意識到始終是「女人身體」的事實。而阿紅也是不敢（不願）與婆坦誠相見的類型的 T，但是在與阿綠交往的快滿一個月，阿紅某天突然的對我表示說他從以前不被（給）碰，到目前可以對阿綠開放到可以脫到只剩束胸：

阿紅對我說：「你說一個 T 會退到什麼地步？你知道嗎？我那次脫到只剩束胸給阿綠種草莓耶！這對我來說真的很不可思議！我以前是不可能會這樣的！連我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0226）

阿紅：「阿綠曾對我說過，他要被我吃掉，我要脫到剩下束胸 我上次有脫掉

給他「種草莓」，我自己都彳亍到，因為我以前都是不會被碰到的 我被他碰沒蝦咪後悔，但要我脫光光給他看還是辦不到！」(MSN：0228)

根據趙彥寧的田野經驗認為，T 會挺起自己（已經綁起來的）的胸部，告訴懷有敵意凝視的觀者其仍具有女性化胸部的事實，束胸是為了有別於婆而已（1997：107-112），此論點表示 T 會「束胸」是為了讓 T、婆身體有差異。不過，這卻與我所認知的經驗不同，要這群無論是學生型抑或是街頭型西門 T「挺起胸部」告訴、展示觀者自己女性化的胸部，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換句話說，T 的束胸行動難道僅限於與「婆」做區隔嗎？甚至，阿橘他們聊天的過程中，透露出很討厭「不夠 T 的 T」，最明顯的「罪證」就是不穿束胸。在他們眼裡斷定一個 T 夠不夠純，有沒有穿束胸就是作為辨別一個是不是噁心的不純 T 的辨別基本條件：

小黃：「拜託 你知道有一些 T 是不穿束胸的嗎？整個胸部就這樣露出來耶！真是成何體統？有胸部竟然還不穿束胸！？如果是胸部真的很小看不出來就算了，但是有那種就是很大還不穿，甚至什麼都沒穿，這是什麼樣子？這樣還敢說自己是 T 靠！」(0215)

除了西門 T 道出 T 不穿束胸的「不成體統」外，西門婆阿紫也對於身為 T 卻不穿束胸抱持「要吐血了」、「噁心」的看法：

阿紫激動的告訴我們：「那個人竟然是一個娘娘 T，我的天阿 我真的快瘋了 你們知道嗎？我從看到他的穿著我就快要吐血了 他竟然穿那種男女通用的襯衫耶！然後穿一條牛仔褲，重點是沒有穿束胸喔！扣子還開到胸口 身材瘦瘦小小的！我真的看到他的穿著就很吐血 根本什麼都不用說了！」

上述對話是阿紫原本想要來一場精神外遇，所以透過網路聊天室，認識到網友並與之見面，但是卻踢到鐵板的經驗。這位傳說中自稱很帥的 T 的網友，由於不夠 T，沒有束胸、沒有穿著標準的男性襯衫<sup>86</sup>等，被阿紫的評斷攻擊的體無完膚。阿紫的談話，也透露出西門婆對於「T」與「婆」在服飾上的性別界線嚴格區分。普遍來說，我們常常不會意識到襯衫的扣法究竟是男用還是女用，但是對於他們而言，一個 T 穿著的女性、甚至是男女通用的襯衫，就會「很敏感」的被感受、意識到。換句話說，這位自稱為 T 的網友由於身上太多「女性特質」而被阿紫覺得很「吐血」，遇到阿紫非常厭惡的「娘娘 T」類型，他之所以覺得「噁心恐怖」，

---

<sup>86</sup>女性襯衫的鈕釦在左邊，而男性的襯衫鈕釦則是在右邊。

是因為這個 T 的「過於女性化」，沒有穿束胸，或穿的是女性胸罩（或者什麼都沒有穿），是一個不夠「純」的 T，沒有使用一個「隱藏」自己女性性徵 - 明顯的乳房 - 的遮蔽物。

T 除了被厭惡被他者看到自己女性的胸部外，也很不喜歡自己意識到這樣的胸部。例如，根據阿綠轉述，他們班上就有一個 T 厭惡自己的胸部的程度到了準備高中畢業後，動手術切除 C 罩杯的「雙峰」：

阿綠：「他胸部超級大，起碼有 C（罩杯）了」，我說：「天阿！這個 T 一定恨死自己的胸部了！」阿綠笑笑的說：「對呀！你怎麼知道，不過他也是不穿的因為他覺得穿束胸會（胸部）外擴，但是他有說他高中畢業或者大學畢業後，他就要去割掉！」

當我問及為什麼這個 T 願意花錢去割掉自己的胸部時，阿綠對我做了下列的解釋：

阿綠：「因為他覺得身為一個 T 有一個大胸部很怪吧，C 罩杯耶 而且，聽說他的婆胸部更大喔，好像有 E（罩杯）吧！E 耶！你相信嗎！？」（0303）

由此可知，T 的比較對象並非單純的只有婆，以上述例子而言，阿綠 T 朋友的胸部即便是比婆小，但是還是覺得「怪異」而要去動手術割掉。一對頗為壯觀的乳房對亟欲想要「男性化」、「陽剛特質」的 T 而言是一件非常無奈的事情。他們所慾望的是所謂「太平公主」般的乳房，即便是婆的胸部比 T 大許多，西門 T 仍感到非除去此「禍患」不可，所以 T 往往藉由束胸這樣的動作來個「眼不見為淨」。通常購買束胸時店員會建議試穿，確定能達到把乳房緊緊「關」在單薄的緊縮小背心不會彈出來以後再購買。而束胸的顏色也頗投 T 所好的不會有鮮豔的粉紅亮紫，大多為簡單的鐵灰色或者黑色。但是對大部分的 T 而言，幾乎一整天穿著一件宛如小一號游衣的束胸，也實在是個頗不舒服的感覺：

阿紅說：「我聽說束胸不能穿太久耶，好像會對心臟不好 因為太壓迫了！」（0308）

阿灰說出自己不穿束胸的原因：「有時候穿束胸好像快要窒息了耶！所以我都什麼都沒穿！」阿橘則一副老鳥樣告訴問阿灰：「你是不是穿那種用黏的？我跟你講啦，那種當然會這樣，而且那種很難穿，穿久了還會很刺耶 去買那種用



拉（鍊）的就不會啦」（0214）

小黑說：「去晶晶買啦！我跟你講，那裡買比較方便 老闆又是妹子，不像 XX 館，進去買除了被一群小鬼們盯著看，來的服務生也都不會，我上次進去還被服務生問說『你要買束胸喔？喜歡可以看看喔 』什麼的！就很鳥。我去一次就不想再去了」（0215）

西門 T 之間交流的資訊除了性（體位、方法）剪頭髮地點、髮型、還多了「束胸」的經驗談 - 哪裡買便宜？哪種穿起來舒服？要如何穿胸部才不會「彈出來」等等，這些談話並不會與婆討論、探討的「身體」問題，完全顯現出西門 T 的認知裡，必然的嚴格履行「T、婆有別」的話題，套句小黑說的，這些都是婆不能聽的「men's talk」。

T 的大胸部對 T 而言是一件頗為棘手的特徵，但是部分女性主義者就不能理解及贊同為何 T 要自作虐般的把胸部束起來。甚至有的時候，某些婆也不能忍受另一半竟是會束胸的 T。對此，我曾向西門 T 阿橘及小黃詢問看法：

我問：「可是有的時候 有些婆就不能接受穿束胸耶！」阿橘說：「一定有的啦 像那個時候，小黃他的前一個女友就不能接受 T 穿束胸，他還跟小黃吼說：『你可不可以不要這麼 T 啊！』，在吵這個啦 』阿橘氣憤的繼續說（強調這句話有多扯多愚蠢的樣子）：「幹！這是什麼話？小黃那個時候就回說：『我就是這樣阿 不然要怎樣！？』後來那個女的把小黃甩了，不過後來還不是又找一個很 T 的 靠！」(0401)

阿橘和小黃對於小黃前女友吼出的「可不可以不要這麼 T！」這句話不以為然，心中忠誠的抱持 T 就是 T，要成為什麼樣的身份就要有該有的樣子的想法。我們不能否認的確在某些 T、婆關係裡，婆並不會在意 T 有對比婆還要大的胸部，但是對於西門 T 而言，他們玩笑表示這將是一個抖出來會被打、被殺的秘密：

我笑著說：「有一些婆真的就會很受不了很 T 的！但是很奇怪，有一些婆是很受不了 T 的胸部比他大耶！」阿橘這時候小小聲的說：「靠杯 小黃的胸部就比他現在這個女朋友大 幹 這是秘密你『絕對』不可以說出去喔 不然我們會被小黃打。」阿橘表情嚴肅，我開始狂笑說：「拜託 小黃他女朋友胸部這樣也太小了吧？我覺得小黃已經很小了耶！」阿灰這時候曖昧的說：「夠用就好了，你管人家 」（0313）

阿紫：「其實我跟你說喔 阿藍他的胸部就真的比我大，而且阿 他乳暈的顏色也很漂亮，就是那種淡粉紅的 你不能講喔 不然他會殺了我們 」然後阿紫開始略帶暗爽，又像抖出什麼大內幕的狂笑 （0519）

上述指出，當言者 - 無論是哥兒們的 T 兄弟或是伴侶婆 - 描述完一個原本隱藏、隱蔽起來的 T 女性化大胸部的反應後皆表示「這是一個不能說出的秘密」！這樣的秘密在於這樣比婆大的胸部、帶有淡粉紅乳暈漂亮顏色的胸部是歸 T 所有，不能說出來的公開秘密，秘密曝光後 T 之所以為 T 的神聖光環將會消失破滅，這樣的感覺就像是得知光芒四射的體壇巨星被發現偷服用禁藥般錯愕。

如果說束胸具有隱藏胸部的最佳策略，那穿上游泳衣的游泳運動將是宣告 T 乃女性身體的事實。透過泳衣與 T 身體胸部的關係，我們加深對於 T 胸部的探討。就如上述，阿紅是一個很討厭自己胸部的人，對於游泳，他很坦白的說他不會，也懶得學，只是學校體育課規定游泳項目必須通過才得以畢業，所以阿紅說「這是最痛苦的時刻！」當時我問他為什麼感到這麼痛苦，他以真的學不會游泳做為回應。偶爾一次交談，阿紅突然笑著說他有一個朋友「很白癡」，竟然約他一起買泳衣，言語之間透露著阿紅對於穿著泳衣的排斥，因為討厭自己的大胸部，而泳衣的暴露卻又會使得他的生理胸部一覽無遺，對於觀者與自己皆是一種「表徵」自己仍是女性身體：

阿紅帶著很嫌惡的口氣對我說：「今天真的很扯！有一個 T 一直要我帶他去買泳衣 」。

某次我們一起打球，途中聊到夏天將要來臨，可以一起約去游泳，開啟了我們「游泳」的話題：

阿綠說：「ㄟ，夏天我們來游泳！」我說：「好哇 來阿！」阿紅說：「那我看你們游就好，我不想穿泳衣！」（0229）

不止是阿紅，街頭型西門 T，阿藍，也表示過與阿紫裸體共浴過，卻不願意穿上泳衣與其一起去泡溫泉的經驗：

阿灰問阿藍：「你們一起洗過澡了沒有？」阿藍覺得這是一個蠢問題的說：「廢話！當然 」阿灰繼續問：「哪有沒有一起去洗溫泉？」阿藍說：「穿泳衣的

那種喔？沒有！」(0329)

根據研究指出 T 會「束胸」是為了讓 T、婆身體有差異<sup>87</sup>。但以游泳的經驗來說，這樣的解釋將會過於狹義，忽略了物質身體的重要性。如果今天一個平胸或是動手術把胸部切除了，那他也就沒有束胸的問題！這樣身體的物質性的對象並非僅止於「婆」，而是無法駕馭其觀看之眼的「異性戀大眾」。以西門 T 不願意到游泳池游泳的例子而言，他們寧可跟伴侶婆共浴，也不願穿上泳衣一起去游泳，重要關鍵在於，T 能感覺透過婆之眼，婆用了 T 所期望的方式看待 T 的身體。但是一進入公共領域，大眾的觀看是 T 沒有辦法掌控、駕馭的，裸體甚至還比穿泳衣更一勞永逸避免遭質疑。到公共領域穿上泳衣、泡溫泉對 T 而言即有一種被窺探、不友善眼光審視的感覺。因為婆能用 T 所希望的方式看待 T 的身體，所以即便是裸體，觀者也只有被 T 認可的婆，進入的是一種私人關係。反之一旦進入公共領域穿上符合女性身體的泳衣，觀看對象將是對其「不男不女」樣子的好奇及驚異，即 T 習慣性的豪邁動作、短髮、或部分 T 具有體格壯碩（骨架大隻）等的身體外表，這些「類男性」外貌卻又有個豐滿或者若有似無的乳房，與其全身行頭打扮顯得格格不入。這也就是為什麼許多 T 寧可選擇與婆裸體共浴、裸睡、甚至裸體做愛，也不願意和婆一起穿上泳衣進行戶外活動的原因了。

所以，回到原來的問題，束胸這樣的行動，真的能說服觀者其主體乃不具女性化身體及女人角色社會意義的「行為」嗎？

T 束胸的意義在於主導他人如何觀看 T 的身體，「我」把胸部變不見了，加上許多複雜且多樣的「男性象徵」特質，「我」不再是個被建構、被期望的「女性身體」。T 在此獲得的是身體的主體性控制與自由，至於觀者是否真的被這樣的行為說服與否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 T 具有操控自己身體如何被看待的主導權，束了胸的 T 可以上男廁，也可以進女廁，「我」具有能力去選擇以及變成我心目中想要的「我」的樣子，而得以對社會及他者發送主體欲被如何看待的訊息，主體具有選擇要被如何看待的權力。束胸的前提是我有一個明顯辨識的乳房、短髮的條件是不能痢痢頭、禿頭，甚至要剪起來合適，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忽略的是這些行為背後該有的身體物質基礎（material condition）。透過束胸、透過短髮、聲音、

---

<sup>87</sup>例如趙彥寧的田野經驗認為，T 會挺起自己（已經綁起來的）的胸部，告訴懷有敵意凝視的觀者其仍具有女性化胸部的事實，束胸是為了有別於婆而已（1997：107-112），或者如簡佳欣所言：「T 以『束胸』來建構 T 性特質，以此將之與女性胸部原本用以再現（representation）的女性特質（femininity）區辨開來，而在面對婆時可以展演著不同於婆之女性胸部；或者是以像「T 在做愛時絕不脫衣服」之類的性事規矩，進而建構出 T 婆身體之間藉以配對的相對差異」（1997：158）。

動作、服裝，這些「符號」這都是一種「訊息」，且是具有自我選擇後決定發送的訊息，碩大的乳房是使「我」不悅的特徵，所以要穿上泳衣被大眾檢視對 T 而言，是百般不願的事情，因為在此「我」將失去控制他者該用符合「我」期望的眼光來看待我的身體。

總而言之，胸部（乳房）的隱藏、隱蔽不是為了與「婆」有別（如果真要 T 婆有別而束胸，我認為 T 到不行的西門 T 阿藍也不可能袒胸露背的展露乳房與阿紫共浴！）；也不是單純為了獲得「男性權力」而做的模擬式象徵，而是具有力量及主體性身體和慾望做出的實踐，操控觀看扁平胸部的對象忽略主體女性特質的正當性。束胸的意義在於 T 身體的權力掌控，權力意義在於可以使看待身體的方式與主流規範不符的反動性，但也不能忽略「胸部」存在的事實，當一個 T 亟欲掩蓋其傲人雙峰的秘密卻「露餡」了，這樣失權的感覺就像被迫穿上泳衣到人聲鼎沸的游泳池游泳，被迫展示他碩大的乳房一樣，將會使他感到不悅且想要「殺人」。當然，如果今天 T 的胸部可以不被辨識到穿著泳褲，不被他者意識到 T 始終是個「女性身體」、期望該有「女性氣質」的事實，束胸或者拒絕著泳裝也將都是多此一舉了。

### 第三節 假陽具

在德國的歷史古物裡，有一假陽具素有「寡婦的寶貝」之稱。在宋朝，已經有兩頭玉製的陽具深刻的描繪出女同志做愛的場景。假陽具為按摩棒的統稱，依據不同的功能區分不同的類型，例如有電動按摩棒、情趣按摩棒、逼真按摩棒、穿戴式假陽具，這些情趣用具打出的廣告必定是以假亂真，比「真」還要「真」的口號吸引消費者：「若非親眼所見、親手所觸，很難想像情趣用品也能趨向高科技化。獨特的高密度合成矽膠加上雙層的製造處理，生產出這支表層像真皮，而內硬外軟的像真陽具，不論您的品味有多高，它一定讓您愛不釋手。」（<http://homege2001.idv.to/>）在幾次與西門 T、婆聊到性事話題時，不免的會探討情趣用具做為一種輔助工具的使用心得。我想提問的是，在女同志（T、婆）性愛關係裡，透過身體以及外在器物來進行的性愛關係之行動意義，是否具有達到鬆動（異性戀）男/女結構、撼動權力關係的一種方式？在 T、婆性愛關係裡，藉由工具的輔助來增加情趣或者獲得高潮是時有所聞。例如，榮獲女同志青睞的情趣用具仙女棒<sup>88</sup>，就具有符合女同性戀性愛關係的需求。對這些情趣用具，西門 T、

---

<sup>88</sup>諸如以下廣告：「不少女仕擔心手指的指甲因藏汙納垢而使陰道感染細菌，或者讓過長的指甲刮傷了細嫩的陰道壁，因此從未嘗試陰道高潮的自慰，這項產品正好解決了以上問題，可套在手指頭上

婆情慾互動呈現什麼樣的權力關係？

當我問及西門 T 小黑他對假陽具這類的情趣用具的使用心得或觀感時，他堅定的對我表示還是用手最實在，這個背後意涵似乎為擬真的假陽具或許真的能夠帶給婆高潮，但是它一點也不實在；又或者是一個塑膠製成的外在物，而 T 的手指比較實在的緣由在於它始終是 T 的部分身體，可以隨心隨意的使用，甚至可以是 T 的性愛快感來源。許多研究認為 T 使用假陽具確為一種揶揄陽具父權的感覺，因為一種秩序象徵的「陽具」之「物體」，竟可以輕易取得，這樣的陽具權力關係在此瓦解，並且對於 T、婆性愛關係裡，甚至不見得是重要的「器官」(或稱物品)，對於這些情趣用具，我們來看看西門 T、婆做出什麼樣有趣的行動及看法。

目前就讀高一的阿褐對假陽具等情趣用具的使用頗有心得。某次，阿褐與阿綠相偕去晶晶以「購買束胸之名，行購買假陽具之實」。透過阿綠對他們那天如何購買情趣用具的敘述，我們可以明顯感受到青少年對性的害羞與好奇：

「阿褐他很假喔，他還一進去先轉過去右邊（情趣用品放在一進晶晶店門的左手邊），他真的超假的（提高音量），然後邊看束胸眼睛又邊偷偷看那邊（情趣用具放的位置跟束胸很近），然後他就假裝跟老闆講束胸的事情，但是其實他又很想買一個穿戴式的（假陽具）」阿綠繼續說：「後來那個店員真的忍不住我們的『偷偷摸摸』於是親切的開口問：『你們要不要看看這個（比著假陽具）？還是要看看跳蛋？』阿褐他一聽到店員這樣問當然連聲說好好好。然後還問店員說有沒有電動的假陽具！他要看看其他款式，然後又問說有沒有穿戴式的阿什麼的 表現出一副就明明很想跟店員聊又裝的很ㄍㄟ！」(0407)

阿綠鉅細靡遺的對我描述他與阿褐穿著學校制服在晶晶購買情趣用具的種種體驗，包括描述當他們發現有人試穿完束胸準備出現後，立刻丟下手中正在觀看的情趣用具的緊張反應。我問阿綠為什麼阿褐要指定購買穿戴式的假陽具：阿綠說：「阿褐說他之前用那個不是電動的很難用，可是又覺得這個電動的（陽具）怎麼好像比較大？而且他的婆好像也覺得太大了，所以他想看看穿戴式的！」。在交談了一陣子後，阿綠卻憂心忡忡的問我這樣「碩大」的塑膠用具「塞」到女生「那裡」難道不會很痛嗎？

---

的振動仙女棒能隨著他手指頭彎曲的角度摩擦陰蒂，陰唇或內陰道等最敏感的地方，繫在手腕上的強弱控制器也不會受電線的牽絆，是一項很貼心的設計。您不也認為懂得自愛的女人是最美麗的？」

那個假陽具用了真的不會痛嗎？這麼大一個東西耶，我真的不敢想像塞進去會怎樣！像我就很抗拒這樣的東西吧！不過後來阿褐跟我說要看人啦！有人會痛有人不會痛，說什麼用潤滑劑就比較不會痛的 要用潤滑油，但是說什麼不要用凡士林，還特別註明說用水性的比較好（阿綠）

無論是阿褐與他的婆認為「電動式」的太大、不喜歡、很難用，所以改成「穿戴式」的原因；或者是阿綠認為碩大的真/假陽具似乎很痛所以很抗拒，這樣的說法背後無疑破除了女人皆愛男性雄偉巨大的性器官的迷思。並且在這樣的性愛關係裡，我們更是可以清楚看見情慾主體們可以隨自己喜好購買、選擇可大可小不同樣式不同形狀的陽具，這樣的選擇權力不單單僅止於拿假陽具插入的一方，更在於被插入的那一方被賦予權力決定要大要小，喜歡穿戴式的還是電動式的。因此，我認為在這樣可以選擇自己喜好各種假陽具、情趣用具的行為過程裡，除了父權社會象徵陽具的神聖光環被瓦解。更重要的是，因為假陽具可以輕易購買，不喜歡、弄髒了就丟就換，似乎化約為僅是作為一種「工具」的行為，在無論是 T 或婆身上，似乎同時獲得並且玩弄看似堅不可破的象徵陽具秩序。

青少年對於「性」的好奇無分異性戀或同性戀。對於這方面的知識，往往是透過同儕朋友或網路等媒體交流傳遞。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情趣用具甚至可以做為青少年同儕間最好的「禮物」：

阿紅很賊的問我：「ㄟ 你不會不知到跳蛋是什麼吧？」我說：「不是情趣用品嗎？」阿紅帶著笑意的說：「對阿！聽說這可是女性聖品，就放在『那裡』，就會很興奮的一種東西阿。」阿綠說：「我們班的 T 一直叫我去幫他買啦！他要送人，但是他自己不敢進去買，一直叫我去！不然，你去幫我們買啦！」

在學生型的西門 T、婆認知裡，情趣用具「好玩」、「新鮮」又有趣，並且與性器官、性行為勾連的物品做為有趣的談話。但由於往往自己不敢去購買，或者遇到「性事」又表現出「愛呷又假客氣」的故做含蓄，所以拿來當作送人的禮物具有「實用性」且彼此了然於心的默契。

但是，相較於學生型 T、婆對於情趣用具的新鮮感、好奇感與嘗試，或許是已經過探索情趣用具的樂趣，街頭型西門 T、婆對於情趣用具的使用心得則表示「還好」。我曾詢問過街頭型 T、婆對於「情趣用具」的看法，他們這樣表示：

「你們有沒有用過假陽具？」阿藍低頭回我：「用過，但是不喜歡！」我說：「怎

麼說？」阿藍想了想：「婆通常都不太喜歡，不過也是要看人啦，有人就可以接受，我是覺得還是手最實際啦！」我接著順著問下去：「那可是有人又問說手會不會很髒啊，他們說除了洗手，還會帶保險套耶！」小黑張大眼睛笑著說：「靠還帶套子喔 手是一定要洗的阿 但是我倒是沒有戴過套子啦，不過像晶晶也有賣阿，你剛剛說的假陽具，晶晶就有賣還有草莓跟水蜜桃口味的，阿他們那邊還有賣指套的，就戴在手上還有顆粒的那種！」後來接著說：「不過真的還是要看婆能不能接受啦！有些婆真的不能接受搞東搞西的道具」我接著問說：「對阿！而且聽說假陽具會痛」，阿藍笑著外加堅定的說：「只要夠濕，都不太會痛啦 不夠濕連手進去都會痛！除非他不常做！」

佩頓 (Cindy Patton) 曾表示：「T 與婆驚人的情色復興提醒了我們，我們其實知道該怎麼將男子氣概翻轉過來，而且我們實在不用害怕那些充滿力量的性別越界行動，弔詭的是，帶著陽具，穿著皮衣皮褲，具有男子氣概的「歹客」(dykes) 在收集假陽具時，卻也解開了他們身上的陽具」(Patton, 1991: 239; 引自 Woodward, 2004: 322)。在上述西門 T、婆的說法裡，沒有真陽具、陰莖為主角的性愛過程裡，無論是電動式還是穿戴式，還是根本要不要使用假陽具等等的情趣用具，我們看見了這樣的決定權皆在於 T 與婆兩人共同的決定「它」要不要出現，要不要使用。並且決定的背後意義更重要的是這樣的使用對於自己究竟開不開心、喜不喜歡，而非單一、固定式的非陽具不可的情愛模式。另外，更重要的一點，西門 T、婆的情慾互動中也同時的顛覆了傳統性科學上男性氣概(masculine) 具有強大的性活動力，女性氣概(feminine) 則是被動性的基本規則。

普羅社會的一般觀念會認為被陽具插入的那一方是具有較少權力的<sup>89</sup>，但是從西門 T、婆對於情趣用具的認知裡，似乎僅利用假陽具做為一種「工具」，於此同時，兩人皆具有相當的「權力」 決定什麼形狀樣式的權力、決定怎麼使用的權力等等，即便我們認為 T 是使用工具插入對方的一方，但是婆仍是決定要由什麼樣形式的權力所在。也因為如此，我認為在使不使用情趣用具的情慾權力關係裡，似乎不單只有 T 解開了他們身上的陽具而已。

---

<sup>89</sup>根據宋怡明(2003)研究指出，在中國古代社會人們關切的同性戀問題並不在於同性戀慾望或者行為本身，而是在於同性戀雙方地位的尊卑問題，即在性交過程中，主動者 (penetrator) 與被動者 (penetrated) 的地位區別。被插入的一方理所當然的該是社會地位低弱的一方。如果今天地位優越的男人是被插入，引起的效應比推翻合理的性別區別更加危害了整個社會的穩定。換句話說，人們對於同性戀的理解不僅在於兩人之間的情慾這麼簡單而已，而是涉及了兩人的相對年齡和社會地位，以及關乎雙方的社會和家庭責任。宋怡明，2003，〈胡田寶與清中葉同性戀話語〉，歷史人類學學刊，第一卷第一期：67-82。

#### 第四節 流動的「男」、「女」特質

(異性戀)社會乃由二元對立邏輯建構而成，而我們依據一系列的對立邏輯理解世界，即，男/女、純潔/污穢、自然/文化、陽剛/陰柔、主動/被動等，這些乃是我們製造理解的基本分類。Woodward 認為這兩兩對立的關係是用來闡述三個概念？「性」(sex)、「性別」(gender)、「性特徵」(sexuality)(2004:280)；人類學家 Anne 也曾利用生物性二元論觀點來談刻板化的 sexuality。人類上的「性」(sexuality)是由文化、經濟、政治、社會權力鬥爭下的產物。Bulter (1990)認為我們以身體的物質及各個器官區分男性、女性，「身體」於是成為討論性經驗、慾望之基礎，「性」卻並非僅是身體事實，而是文化結果，論述先於身體而存在，身體成為論述之下的客體。在本節中，透過西門 T、婆的生活對話，我欲圖說明西門 T、婆們在無論性取向(異性戀或同性戀)，亦或是性身份(T、婆、男、女)，挑脫某種二元對立，而是複雜、流動且交織的運用，並同時為具有強烈主體選擇的結果。

我們很常疑惑同性性取向究竟源於何處？而這樣的問題也常常辯繫在本質主義或社會建構論之上。當然，說是「天生自然」或說是透過選擇，而後感受到同性戀者的吸引力這樣的說法不盡然完全正確。西門婆皆曾對我表示也並非「自然而然的就愛女人，甚至有的也有過幾段與生理男性的戀情。我曾經問阿綠，為什麼會想要到網路聊天室上面認識 T 並與之談戀愛？

「我覺得跟男生在一起，滿腦子好像都要跟你上床，我看到身邊很多這樣的男生，當然也有那種好的男生啦 只是你又不見得遇的到 其實我會喜歡女生可能是兩件事情對我影響很大吧，不過這事情跟我都沒有直接的關係喔！很猛吧。一件是我跟我國中的一個很好的麻吉的事情，我那個麻吉，他跟他男朋友在一起的時候，那個男的竟然在不喜歡我另外一個朋友的情況下跟他上床，那個男的看起來還蠻老實的，可是發生這樣的事情很多人都很不敢相信，阿我朋友就因為這件事情很傷心、心痛啊，我在旁邊看到也覺得很扯，怎麼會這樣，所以我覺得男生都很賤，這件事情讓我覺得跟男生在一起，男生滿腦子都是上床，所以我不想這樣，但是至少跟 T 在一起，T 沒有滿腦子都是為了跟你上床才在一起，他也不會像男生一樣說：你不給我所以你不愛我喔！這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其實我在國中的時候曾經喜歡過一個男生，甚至已經跟他告白過 2 次，但是那個男生都不願意接受我的告白啦，都拒絕了我，呵呵 後來好像聽我同學說那個男的變壞了耶！」阿綠頗輕描淡寫的說(0225)



阿綠透露其生命故事裡有兩件事情影響他決定「選擇」愛 T 的關鍵，也帶出了女同志性慾取向、性別身份等乃是透過一連串複雜的日常生活經驗以及環境條件逐漸建立而成，並且具有選擇自己情慾慾望的主體位置。在這樣的流動情慾下，獲得一種得以不喜歡男人就愛女人的自我選擇的快感，順從自己的渴望是異性戀、同性戀、婆、T、男人、女人等。

單一、偏頗的生物性觀點或社會建構論觀點皆為不足解釋西門 T、婆在身體與情感上流動的複雜情慾，唯有將兩者揉合才足以窺見他們的全貌。這樣的複雜流動情慾，我們在西門 T 身上也略窺一二。某天，阿紅因為跟阿綠又起爭執，故約我到麥當勞聽他「訴苦」。由於阿紅認為他與阿綠非常難溝通，所以想要找阿紅的同班同學，阿青，幫忙瞭解阿綠到底在想什麼。當我問及阿紅為什麼想要找阿青幫忙溝通時，阿紅回答說因為同樣身為婆的阿青，或許與一樣是婆的阿綠「較好溝通」，能夠「女人」瞭解「女人」：

阿紅說：「其實我還蠻喜歡跟阿青聊天的吧，因為他都會講一些婆的心理 或者婆會怎麼想什麼的 每次我跟阿青講這些，他就跟我說他其實都能懂阿綠在想什麼，可能是因為都是婆吧！女人比較瞭解女人，他就勸我還是要多多關心阿綠，因為可能阿綠比較慢吧！然後說我們這樣，其實大家也都是這樣，我覺得跟阿青講，我都會很開心，因為他都會跟我說沒關係什麼的，我超級想要阿青跟阿綠變成朋友，這樣他還可以幫我打聽阿綠到底在想什麼（嘻嘻），但是阿綠覺得他跟阿青不合（我問：他們已經見過面了喔？），對啊，他們認識了，可是就是見面以後我問阿綠覺得阿青怎樣，他就說他覺得他跟阿青不合，然後很抗拒跟阿青變成朋友吧！」（0408）

由於阿紅認為始終摸不清阿綠的想法，所以他希望透過一樣同樣是婆身份的阿青來瞭解阿綠，但是這樣的婆身份透過語言的再現，被(T)再次定位為「女人」，「女人比較瞭解女人」的這個「女人」卻同時暗示、確認及宣告著阿紅自己的「非女人」身份。弔詭的是，隔了幾分鐘，透過阿青跟阿紅的對話，阿紅卻又另外喚起他的「女人」身份：

阿紅說：「我覺得很難過，為什麼會跟阿綠這麼難溝通？你知道我跟阿青說這些的時候，阿青怎麼跟我說嗎？他說：『女人心就是比較難捉摸嘛！你要多關心他啊 』說完阿紅停頓一下，看了我一眼接著淡淡的說：「那我是什麼？我也是女人啊，我也希望有人能夠關心、關懷我。我總覺得我愛他已經比愛我自己多

了。我愛他已經到了一個境界，什麼事情似乎都已經不重要了耶！」(0408)

T 的情慾身體（「男人」或「女人」）或者是婆的情慾認同（是異性戀或者同性戀）之所以具有流動性，是因為用來理解（異性戀）世界的二元對立邏輯中，他們能夠來回穿梭、越界甚至破壞。T 具有「女性身體」（僅為乳房、陰道、月經等）的生物事實，也同時包含僵化男女的社會性別角色。除此，加上年幼時期受到異性戀性別社會化，故在性愛上和「生理女性」具有不同情慾的展演，而我們怎麼理解如此複雜的情慾認同？

具有強烈大 T 主義的西門 T，小黑，曾經對我表示他的婆，小白，在性愛過程中「超級主動！」，這與我們普遍認為在性愛過程中「T 主動/婆被動」的想法截然不同：

小黑說：「像他有一次，我們正在做，他就突然親我的胸部喔，我真的嚇一跳，然後就大喊叫說：『你在幹什麼啦』他真的很 high，然後就會亂來，就會開始摸我的胸部 還在那邊說：『我在摸你的胸肌』靠 這明明就是我的胸部！然後他又會說他躺在我的胸膛上，（小黑向我白了一眼）靠 這明明也是我的胸部嘛！」(0313)

一般而言，胸肌、胸膛往往用來指涉的是「男性」的身體。在小白的對話裡，我們看見他所撫摸的 T 身體，從（女性）胸部轉換到（男性）胸膛與胸肌的混雜用法，並且由於「超級主動」，小黑認為小白也逾越了婆該有的「矜持」，有趣的是，反倒是小黑略微氣憤的喊著：「這明明就是我的胸部！」遊走在不同的性別位置，沒有一個既定僵化的性別外貌辨別公式，乃是我們理解、欣賞 T、婆身體最好的不二法則：

我們聊到 T 婆外貌話題。阿綠說：「學校有個排球隊的，黑黑的，頭髮也短短的，大家都以為他是 T，都會說他好帥，但是，那個學姐喜歡人家說他漂亮！」阿土接著說：「我認識有一個 T 會化妝穿套裝耶！」阿紅阿綠驚訝之於，也表示認識的一個人真的看起來超像 T 的，結果被一個婆告白：「那個人就立刻跟那個婆說：『對不起！我是婆 超尷尬！』」(0309)

不過，到底 T 認同與「女人」認同在 T 身上究竟是否是衝突、相斥的問題呢？「T」、「婆」的概念往往是很支離破碎的。以西門 T 的例子來說，當我們認為在他們極度抗拒「女性」身體或形貌特徵的行動邏輯下，不太可能揭露自己的情感情

緒是和（父權社會）的女性一樣（柔弱、敏感、纖細）。但就如上述，有時候西門 T 借用異性戀/父權社會下的「女」名義來表達自己的情緒（如阿紅說：「我也是女人阿！我需要被愛被關懷！」）。這是否就代表認同自己為「女」，我認為則是兩回事，這樣的言語背後僅止於表示：「我如同客家人般的節儉」、「我如同德國人般的嚴謹」等，無論是「女人」、「客家人」或者「德國人」皆僅是做為一種指涉符號（或者想像）來表達某些特質，但是實質上卻沒有什麼意義，也並非宣稱我就是客家人、德國人或者「女人」，甚至你我皆非常清楚我根本就不是客家人、德國人或者「女人」。在西門 T 身上，我認為「女人」這樣的符號對他們而言，僅是做為一種表達情緒感受或者某種毫無意義的語言，甚至是一種流動混雜的語言符號的借用，意圖強調的是我也需要被關心、被關懷，而「女人」這樣的語言具有這樣的指涉意義，故把「女人」拿來強調我的語言需求，因為在他們的身體外貌上的各種指標，已經清楚表明（即使他們沒有這樣意識到），這樣的 T、婆身體、行動、身份非存在於僵化的二元對立性別體制中。

## 第五節 本章小結

「實踐」，一種主體對事物、現實、感覺的認知之實踐。馬克斯在《德意志意識型態》<sup>90</sup>裡〈論費爾巴哈〉章節中第二條提到：

「有關人的思考中是否真的有客觀真理的問題，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是實踐的問題。人必須透過實踐，來證明他思考中的真理，也就是其現實、力量與正確。有關思考之現實或非現實的爭辯，如果脫離了實踐，將只是純粹的學究問題。」  
(Marx, 2001: 121)

馬克斯認為所有社會生活基本上都是實踐，人的抽象思考、對事物的感知、現實、感覺等知覺不能只是僅出之於客體或玄想的形式，而該世人的感覺活動，實踐。當我們欲瞭解 T 的短髮、束胸等「離經叛道」的外貌時，不能不瞭解這是在「實踐」什麼。實踐不是只是主體單純的社會結構互動的結果，不能忽略的，還有個人身體展演後的自我愉悅。換句話說，我們不能把焦點皆放在性的展演與社會及文化關係的脈絡，而忽略透過自我身體展演裝扮以及主體如何形塑的喜悅滿足。

---

<sup>90</sup>Karl Marx & Frederick Engels. C. J. Arthur (Eds.), 1970, <The German Ideolog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Y.

穿著打扮，的確可以反映出其間的階級差異，甚至在研究過程中我發現，女同志社群內自我身體如何展現以及如何愉悅，也的確與自身社會階級背景有相大程度的相關。研究西方的女同志酒吧與社群的學者指出，中產富裕的女同性戀傾向於避免 butch-femme 的外表，如此較可像異性戀者般過關。這些同女指責 butch-femme 女同志的角色增加了社會對女同的負面態度（鄭美里，1996：83）。這一點，我認為更是透過外型外貌來予以強調。西門 T、婆們對於其身體外貌以及情慾互動，顯現出他們有別於「正常」性階層系統對於身體的規訓，在此我認為在此過程與實踐更加深了其 T、婆認同。

換句話說，除了「挑戰」所謂的父權/異性戀霸權的性別分類標準之外，西門 T、婆更是由此行動成就主體持續自我建構的過程。

卡維波（2000）<sup>91</sup>曾指出，「女性主義認為『T、婆區分』政治不正確（或至少是可疑的、不值得提倡推廣、需要被多元化的），認為女同性戀運動應該朝向『不分』T 婆的方向，這些批判立場歸根究底就是不肯也不願將男女性別當作構成主體的一種『成分』，而是將性別當作構成主體的『本質』」換句話說，T、婆們根本沒有「分是男是女」的問題，因為我們無法單純的以「男」、「女」來界定這個情慾多元的身份，「男」、「女」是成分而非本質，固有僵化的「男」、「女」早已不適用於 T、婆身上，更遑論這 T、婆們是在複製異性戀模式，因為他們早已「男女不分」。跳脫男女框架的 T、婆們就像把女性氣質（femininity）及男性氣概（masculinity）當作顏料，然後隨心所好的自由塗抹在自己身上成各樣美妙作品，那個顏色要多一點少一點，完全投君所好的詼諧增減，塗抹色彩的過程是愉悅且具有自主性。「女性主義基本上還是把同性戀與變性反串等看成『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亦即，把跨性人分為男女兩性（例如 T 就是男，婆就是女，男人變性後就是女人，等等）；換句話說，女性主義不認為這些跨性人已經是『（男女）不分』了 - 女性主義還是把性別二分套在跨性人身上，堅持兩性，無視於跨性的存在（卡維波，同上）。顏料是經過工廠化學實驗、加工調配後製造而成，但是一個主體希望他有什麼樣的色彩呈現，我們很難清楚說究竟是老師父母教的，還是繪圖者自我意識下的成果，這也更進一步說明，T 或婆乃是一個具有流動性質的身體，而這樣的行動，既是本質，也有建構。

---

<sup>91</sup>卡維波（2000），逝去的女性主義 - 跨性別運動的挑戰，南方社區文化網路，<http://www.esouth.org/sccid/south/south000329.htm>。

## 第七章 空間之於西門 T、婆的行動影響與認同

空間始於身體，身體也是一個人尋求社會認同的象徵指標，我們藉由身體空間來反射自我意象的存在，以證明自我存在的價值，並由此來與外界溝通（阮慶岳，1998：4）。西門町裡不乏外型搞怪流行的青少年，特別是在台北都會區裡許多青少年 T、婆傾向在西門町裡聚集。這樣類型的 T、婆普遍的特質是就讀技職學生或者中輟生，且更普同的特質是這類型的 T 打扮具有某種極高的相似性，這樣的太 T 打扮或許也是讓我這麼輕易看出他們是 T 的原因。

本章的重點則是西門 T、婆們在異性戀社會下無所不在、無以確定的象徵秩序<sup>92</sup>中如何的理解自我身份認同，及西門町、家庭、學校、離不開的網路生活這些空間中的勾聯，西門 T、婆聚集空間（異性戀社會、西門町、家庭、學校）與自我情慾的關係，在這些空間裡 T、婆個人能見度之高低與其生活有什麼樣獨特且有趣的經驗？

### 第一節 西門町

#### 7.1.1 西門町的邊緣特性

由於靠近西門站捷運 6 號出口能夠掌握最多的逛街人群，所以我最常停留的地方就是西門町加州健身房前的徒步區。這段徒步區，也是聚集最多攤販的地點，特別是在蓋酷家族<sup>93</sup>前面，傍晚、假日時期更是聚集多達十多攤的攤販。這樣的攤販街景，似乎已經成了西門町的街景「文化」之一，而每天必定上演的就是警察趕攤販，攤販四處逃竄的戲碼。很明顯的，街上路人似乎都心知肚明的站在街邊看著攤販與警察來來回回的做戲，因為哪次不是警察意思意思的經過，宣告市民們警察有善盡職責驅趕攤販，不然就是攤販做做倉皇的鳥獸散，然後默契十足的躲在連路人都一眼看穿、不過離管區警察巡邏 100 公尺的地方，「警報時間」一過，迅速快捷推著攤車出來繼續討生活，客人繼續等著碳烤、香腸、蔥抓餅。

這些攤販在躲警察的時候，街上總會瀰漫一種很詭異的氣氛，感覺很急速、很緊張，再加上攤販老闆們東張西望提心吊膽的臉色，隨時準備作戰，每一秒都

---

<sup>92</sup>根據 Lacan，象徵秩序是指陽具中心主義，也就是父的權威，定義涵蓋了現有文化中的語言、文化、社會規範、社會習俗等，也是一種父權制的性別與社會秩序，當一個孩子獲得語言的同時，代表了他成功了進入象徵秩序之中，故，象徵秩序也是語言秩序（Woodward，2004：296）。

<sup>93</sup>這是一間拍大頭貼、吊娃娃的店。

是攤販與路人「逃生」的時間 - 路人害怕被攤車撞倒，攤販老闆們害怕會被開單。但是「逃難」過程中充斥著好像很有把握並不會真的被開單的默契，每個攤位按照冥冥中的秩序跑得很熟練又很鎮定。這樣大逃難似的場景讓我站在街頭上開始聯想，這些攤販躲躲藏藏，警察離開後又光明正大的回到街上做起生意，彷彿就像西門町裡面其實也有很多明眼人就可以看的出來的女同志族群。但是這樣的情況在學校、家庭以及社會的監控機制下，頭髮過短是性別越界的，打扮過於中性是違反常理的，通通要嚴正以辦，所以這種特質也只好偶爾裝裝樣子躲一下，不要太明目張膽，但是平時還是可以在街上大辣辣的走著，讓這些掌握歸馴機制的人們眼不見為淨，自己就可以明哲保身，繼續過著自己的生活。

警察也好、學校的管訓也好，這些監控可以鬆可以嚴，要嘛偶爾就嚇嚇你要你意識到自己的「不正當」要快點躲，即使百般不願意；要嘛就真的拿出公權力開始懲罰。攤販的命運就像道德社會下「非正統」性取向的人一樣，存在是事實，但是因為骯髒、不衛生、危害市容，即使香美可口，還是會被取締被處罰被驅趕，為了生存也只好偶爾做做害怕貌閃躲一下，不然就先暫時躲在暗巷偷偷營業，你走了、離開了，我就出來光明世界繼續過我的生活，你前進一步我就後退一步的策略方式，大家了然於心的清楚遊戲規則是什麼，卻也只能在雙手一攤大嘆無可奈何。

總而言之，攤販或者同性戀、T、婆，就是會觸怒到那些老是會被觸怒的階級、團體，他們腦海裡就是無法想像也不能容忍不守規範且雜亂的樣貌—例如「女孩子」不該有的頭髮過短或者梳著刺蝟頭—在社會上出現。有趣的是，這些被視為是社會邊緣的攤販、同性戀、老人、青少年、幫派、色情交易等似乎不約而同皆愛上西門町，除了必須偶爾做做樣子的害怕逃跑，在此卻理所當然、眾所皆知的存在，並同時的獲得與此地景空間合而為一的權力。

### 7.1.2 西門町的舞台特性

電影〈少年耶！安啦〉是一部突顯逃離家庭與學校規範，以下港青少年為主角的青春故事，拍攝地點就在有破舊老社區想像的西門町；三立電視台拍攝充斥著青年幫派、愛情、仇恨、冒險的愛情故事的〈西街少年〉<sup>94</sup>偶像電視劇，也是以西門町做為主要拍攝背景。西門町這樣的地域空間拼裝的是流行、廉價、老舊、

---

<sup>94</sup>「他們是三男一女，稱霸西街的小壞蛋--同時也是大英雄！他們頑皮，卻又十分正義。精力充沛，膽子極大，往往做出成人們連想也不敢想的事！他們雖是壞學生，卻同時是好孩子！既是魔鬼，也是天使！」（引自三立電視台〈西街少年〉網站）

衰敗，卻又好似血氣方剛、青春活力，充滿年輕人也存在老年人，男男女女老少少，每個人的基本目的大多是吃飯閒晃逛街看電影。街景風味哈日也有懷舊，除了商業流行演藝歌星的簽唱會或者紅樓的文化活動，身著清涼、外型打扮清純妖嬌的西門町妹妹在徒步區上面或走或坐，或者站在西門捷運六號出口附近廣場東看西瞧，卻也隱隱充斥、暗示著性文化及性想像<sup>95</sup>。

西門町是對規訓空間（disciplinary space）的反抗，諷刺地正因為青少年喜歡往西門町跑，官方與民間團體多選擇在西門町進行「宣導」、「規訓」活動（遲恆昌，2001：86）。徒步區各出口可見的反色情、禁援交等國家權力介入的巨型看板（見【圖四】），或者由青春明星偶像倡導禁止吸毒才是真的「屌」等宣導標語。青少年同志們心知肚明的泡沫紅茶聚集店更是處於人來人往的徒步區旁的一條暗巷內，更印證了阮慶岳：「現代社會的第一個同志空間，可能是起始暗巷、街角，同志公共空間具有短暫無常的特性，必須具有一定的領域界定性，有得要有些迷宮般的特質，使外來者不易干擾它的使用性；這樣的空間通常會存在於一個完整大空間的邊緣地位」（1998：6）



【圖四，西門徒步區街頭看板。一個著制服的女生手上拿錢撩著短裙，旁邊寫著一寸光陰一寸金，有錢難買好青春，愛惜身體，拒絕援交。「身體」到底是屬於誰的？一個國家機制（右上方明顯的台北市政府標誌）控管女性身體的呼籲（例子）】

<sup>95</sup>例如媒體老愛報導的西門町援交妹新聞：

多年前，日本少女上網援交蔚為風潮，援交妹在新宿鬧區穿梭流連，出賣年輕的身體換取他們想要的流行事物。今日，這股東洋歪風也吹襲國內，在台北市西門町鬧區當街上演。走進台北市西門町鬧區的人行徒步區，台北市的西門町鬧區是最多青少年聚集流連之處，這裡是青少年流行風的發源地，想要的、想知道的流行事物，都可從這裡獲得。遺憾的是，移植自東洋少女的援交風也從這裡吹起，把西門町鬧區染成一片黃，變成時興的網路援交天地之外，國內學生妹、少女援交的大本營。西門町的援交歪風最早從圓環麥當勞吹起（張企群／專題報導，2004/04/16，HINET 新聞網）。

西門町有幾個常舉辦各種新歌發表會的小舞台定點，使得這個地理空間更顯舞台性格，也成為青少年的耍酷耍炫的舞台，驕傲的裝扮自己，秀給所有觀者看。因為到處都有人在看，所以西門町被建構成具有表演性質的空間場域，這樣的空間場域我們可以透過無所不在的街舞表演、練習滑板的青少年、西門町的塗鴉文化等做為一個青少年認同的象徵指標。

西門町具有未成年且尚未進入 T 吧洗禮的 T、婆認同聚集的地點。透過這樣的空間，許多國、高中（職）青少年尋求同類。江菁頌（1999：44）指出西門町泡沫紅茶店做為青少年聚集的空間，因為停留性強、自由度高、價格較低廉。黃雅鈴（2001：187）直接點出：「西門町的圓環附近，很容易看到情竇初開的少年、少女『互相搭訕』的情景」。我覺得更精準的說，是以圓環附近一條邊緣的巷子更是作為女同性戀聚集的重要地點。在泡沫紅茶店裡看對眼的隔壁桌客人即可起身，互相認識談天，成為重要的西門 T、婆們尋求相同身份的人際網絡重要的集結空間。不難發現西門徒步區裡許多打扮時髦、耍帥的小 T，因為這樣的「舞台空間」，讓他們獲得被人欣賞的最大愉悅。同時，由於默契十足的知道哪裡會聚集最多的同類人，他們更是費盡心思的力求呈現自己最帥、最美、最拉風的一面，以求吸引能欣賞這樣身體的同好眼光。

西門町常常聚集許多中輟生，而社會往往把中輟生貼上犯罪及行為偏差的標籤，根據快樂陽光基金會的調查指出，西門町的「治安問題」被消費者評為最後一名<sup>96</sup>。從偷竊到現在的公然行搶、恐嚇勒索、聚眾滋事，這些青少年較多屬於輟學生、或家庭狀況有問題的少年，他們在西門町打發時間，甚至聚結幫派勢力（陳柏翰，2003：26）。西門 T、婆除了太過「西門町」（年紀小不懂事、求學不認真），也由於太過「T、婆」，某些女同志受訪者認為「我很討厭西門町的 T 的那種調調！就是那種很不成熟穩重的感覺嘛！我覺得這樣討厭，很像痞子，跟男人有什麼兩樣？」西門町於是成為「邊緣人」的想像意像，老人、流浪漢、援交妹、流鶯、中輟生、幫派、青少年（次）文化等等，這些「邊緣的人」在西門町裡找到彼此價值觀、生活形態的同好，也因為西門町的舞台性格而使他們脫離了主流價值的批斷，建構自我身體與文化的認同。

## 第二節 「方便」<sup>97</sup>不方便？公共空間的男/女霸權性

<sup>96</sup>陳柏翰，2003，《城市失格 - 在西門町的介面》。淡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

<sup>97</sup>第一個「方便」乃是「上廁所」的一種俗稱。



聲明或暗示自己是 T 或者是婆這樣的同性戀角色，顯然刺激了普羅社會裡一向被認為理所當然的性別角色。Foucault 認為秩序藉助一種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權力，規定了每個人的位置、肉體、病情、死亡和幸福（Foucault，1998：197）。打從我們一出娘胎進入公共領域後，就必須遵照異性戀機制確保明確的性別身份所訂定的遊戲規則，例如分屬生理男生/女生的廁所，生理男性/女性的身份證等，藉此維持一種「道德秩序」。但是對於外型怪異曖昧、不男不女的西門 T（嚴格來說，所有違「常」身體外型的人）而言，「方便」是一個非常困擾又無奈的時刻，當在公領域裡一旦尿急且憋到非解放不可的境地，就必須在粉紅色/高跟鞋與淡藍色/煙斗符號之間做一個避免他者與自我尷尬的抉擇：倒底要不要進去上廁所？要進去哪一間？這無疑是天人交戰的時刻，憋尿憋到回家才肯解放時有所聞。非常類男性外貌的西門 T 尷尬之處，就在於進男廁怕被懷疑是女的，進女廁則被詢問是否為誤闖，在西門町田野地裡與研究對象出遊、相處過程中，「上廁所」這個行動絕對是一門很大的學問<sup>98</sup>。

進入女生廁所對身體外型過於「男性化」的西門 T 而言，遭受的常是被不友善、懷疑的眼神審視。這樣的經驗多了，不是西門 T 養成一套快速在女生廁所如廁的本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使人來不及多做探測詢問，或就是乾脆進入男生廁所。某次我和小黑等一行人去 PUB 跳舞，當阿藍要進入女生廁所反而被小黑制止：小黑嘻笑的跟我說：「剛剛阿藍要進去女廁，幹我就很快的一把拉住他說不要啦，等下又被趕出來，跟他說去男廁啦 後來我們上完從男廁出來後，幹女廁竟然走出來一個辣妹啦！超級扼腕的！」小黑抱著拳頭一副好像真的很可惜的說著（0317）。從阿藍與小黑的言談之中我們可以發現，要上男廁或是女廁是經過理性計算過後的結果，為了避免「又被趕出來」的情況下，進入男生廁所變成簡單又有趣的選擇，為何簡單？因為進入男廁可以省得麻煩，可以不用被懷疑、被詢問、被窺探，簡簡單單就「T 型過關」。為何有趣？因為進入男廁往往會喪失他們看到（把到）辣妹的機會，T 進入女廁反倒顯現一個有趣的「作用」，即多了欣賞辣妹或被辣妹欣賞的機會，也間接凸顯 T 進入女性廁所具有的情慾觀看功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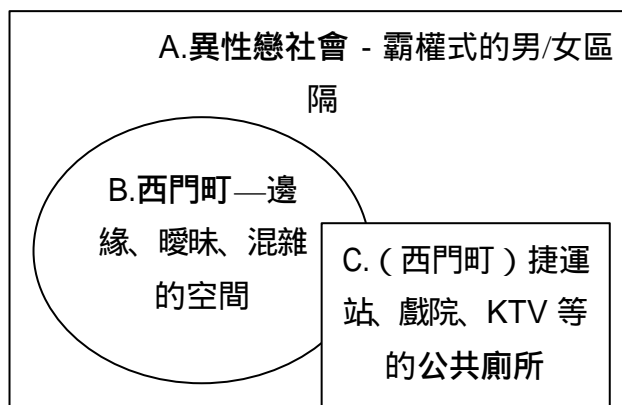
<sup>98</sup>進入明確標記性別的公共廁所對 T 或跨性者而言充滿難堪與麻煩的情緒，無論選擇那個門皆似乎無法得到「眾人」的滿意，不滿意之外還夾雜的懷疑與嘲弄，西門 T 進入女生廁所到洗完手走出，全程頭低低不敢看身邊路人，但是眼角餘光感受審視、監視、凝視的狐疑，簡直就像個小媳婦一樣，卑微請求一個能安心如廁的「正當性」，這或許是性多元族群的普同困境。

某次，我、阿紅與其朋友等一群 T、婆在西門町逛完街，並且要搭乘捷運去士林夜市，一整天在街上閒逛喝飲料，按照正常的生理排解週期，也該是有尿意的時候了。不過，很奇怪的是，將近五個小時下來，我發現僅剩阿紅沒有進行「解放」。一下捷運站買完票後，阿紅終於開口說他要去上廁所，我們兩個遂行往捷運站廁所走去。越接近女生廁所，我感覺阿紅似乎東張西望找尋什麼，一進入女生廁所，大約有五間內間是可以使用，在場並有兩、三個中年婦女正好如廁完在洗手台附近補妝聊天準備離開。我感受阿紅的渾身不自在，他除了頭低低的目標一間沒人使用的內間快速開門進入外，也匆匆的連鏡子都不看一眼的搓搓雙手，把濕漉漉的雙手用力一甩然後低著頭快步出門，動作迅速快捷不多留一點時間，彷彿這裡有什麼臭氣般嫌惡的奪門而出。兩個剛要進來準備如廁的年輕女子，在阿紅離開後，看看阿紅，接著跟身邊朋友互看一眼，竊竊私語。更令我感到怪異的是，上廁所的路上，活潑熱絡的阿紅一句話也沒有說（0504）。這與阿紅在西門街頭與阿綠熱情擁抱的表現就有天壤之別：

在逛街時，阿紅與阿綠很高頻率的就在西門町街頭不顧人來人往的眼光正面的相抱在一起，有時候是因為故意要抱給我看（例如我跟他們兩人之一鬥嘴，講不過我的時候所出的招式），有時候是他們竊竊私語後就抱了起來。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從驚訝著說著：「你們會不會太開放了！」到已經習以為常。這樣的行為很明顯對路人宣告：「我們就是女同志，怎樣！」後來阿紅跟我說：「我們這對還算好的，W 跟 Q 有一次也是在西門町等公車，也是就這樣抱了起來，完全不管路人怎麼看，就這樣沈醉兩人世界裡，後來有一個阿桑跑來問路，他們也是沒有分開就這樣跟阿桑講路怎麼走，他們說那個阿桑都不知道眼睛要擺哪裡，真是笑死人囉！」（0220）

當扮演一個與自我概念不相符合的角色的時候，行動者往往免不了有點「生疏」及感到警扭。當阿紅進入公共廁所時，與在西門町街上彷彿判若兩人，從活潑好動變成沈默不語。透過這樣的經驗，我們也可以瞭解到，角色的特色是隨著預設扮演該角色的行為和其所在環境的改變而改變的。但是，當這樣強烈暗示其女性特質的角色與阿紅原本欲自我呈現的角色有衝突時，我們可以看見在公共廁所的情境中阿紅對於「女性化」角色的冷感，即，如廁角色與自我概念相悖，也就是在短短的五分鐘如廁時間，阿紅的「女性化」角色扮演就顯的投入不足且無可奈何，出了廁所後也立刻恢復其 T 的本性。故多元性少數族群作為一個行動者，在角色上獲得滿足與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緊張必有一定程度的衝突。但是，我們同時也注意到，「角色」作為一種互動的關連，既可以是自我概念的呈現，也可以是一種偽裝用來欺騙的表演。也就是說，有的 T 可以挺起胸部告訴女生廁所的

其他人「我是女生」，也可以不做出這樣的行動，如廁全程不發一語頭低低的，也可以根本避免被窺視被詢問的麻煩進入男生廁所等，故 T（婆）的身體常具有在僵化性/別架構下變化無常的靈活性。



【圖五】公共廁所性別霸權性示意圖

Foucault 對被普遍看作極其自然的現象 - 如單一個體、性行為等 - 提出了質疑，並提出性別和性類別的建構是歷史的產物，如果我們能夠弄清楚性別和性類別的出現及繁衍的機制，那麼我們就可以改變它們（轉引自 Weeks, 2001: 149）。在【圖五】裡，A、B 的空間中，這些原本不具有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的西門 T 們透過各種符號彌平部分自己女性化（gender/sex）的身體，這是有強烈自我選擇下的自主行為。換句話說，在 A 及 B 裡，T（婆）身體獲得權力得到愉悅，但在進入 C 這個空間後，這些原本愉悅來源的符號仍在（除非進了廁所後頭髮立刻變長，或者脫掉束胸把胸部凸顯除來），但這些用來愉悅自己身體的符號卻成了 C 空間不友善辨識的來源，所以只好很無奈的秀出自己不甚認同的女性化身體，或者，如小黑般直接進入「男生」廁所。換言之，C 具有最強烈的霸權式規訓身體的強制，A 甚至透過 C 完成。

身份證上一目了然的性別辨別也是異性戀對性別身份的清清楚楚辨識方式之一，身份證上的顏色往往與姓名欄上的名字有某一程度相連。（異性戀）社會價值下對男性與女性的名字有一種約定成俗的默契，某一些字形符號「自然的」歸屬於某一種性別。例如漢人對女性名字取名取向習慣用「芬芳淑貞」等字作為女性氣質標記與期望，所以當一個剛性的 T 確有著女性化的名字，或者媚態的男同志有著男性化的名字，這種人的外貌與名字相配不搭的情況將有一種無以名狀的爆笑。一次，我跟阿紫與小白拿著彼此身份證上的「小時候照片」玩鬧嘲笑<sup>99</sup>，不過他們

<sup>99</sup>以筆者來說，國小六年級時就已經領到身份證，故身份證上的照片為當時辦理時「當事人最近二

對我的真實姓名產生極高興趣，嘻鬧中表示感到「噁心」：「你名字裡有『淑』喔挖哈哈，好好笑，好噁心喔」隨後阿藍與小黑，剛好也聊完天所以湊過來看我們在玩什麼，於是我也藉機起鬨的要阿藍跟小黑把身份證拿出來，讓大家看看以前照片的姪樣。阿藍與小黑卻不約而同的對我說他們的身份證都已經換過了，所以照片跟現在沒什麼差別，我很好奇的繼續問：「為什麼要換身份證？」，阿藍回我：「因為我們都改名字了！所以當然要換身份證！」不過當時他們並不多談為什麼他們要改名字！恰好在幾天後，由於阿藍發生車禍糾紛，就是因為阿藍去換新的身份正在路上出事，並且拜託我幫忙詢問有關的法律問題，所以我又有機會問他為什麼要改名字：

「你知道我為什麼要改名字嗎？」阿藍繼續說：「我問你，這是什麼字？」阿藍順手在紙上寫下「嫩」這個字。果然，我並不知道這字怎麼念，所以有邊念邊胡亂瞎猜的說：「Xㄟ」喔，阿藍露出一副「嘿嘿！你中計了」的樣子說：「你看，這就是大家常常念錯的字，這個字念「ㄇㄟ」啦！大家幾乎都不知道怎麼念，後來我就覺得很靠背，所以就去換名字，拜託你知道還有人念「嫩」耶！幹差這麼多所以我去改名字，改成『XOO』，這是我老闆幫我算的」

阿藍把名字從「X嫩X」改成「XOO」，這個新名字除去的是字面上女性化的特質象徵，例如女字旁的嫩字，以及另外一個也具有女性該有的品德的女性化中文字。改後名字也並不具有任何得以標誌女性特質，在一此機會下，我詢問了小白小黑更改名字的原因，小白說：「他就命中缺木跟土阿，所以把名字改成很多木字旁跟土字旁的字啊！他媽算過的哩！」並且我得知了小黑之前的名字也頗具女性化，如同阿藍一樣，更改過的名字皆喪失當時用來辨識女性身份的部分。身份證上的姓名與公共廁所一樣，皆是一種社會性別檢測的手段，男/女性化的名字、身份證的顏色到公共廁所，無非皆透露了國家社會行使僵化霸權的性別二分權力，但是，名字可以改，可以運用偽裝揶揄的進入「男生廁所」，他們的行動凸顯了看似無所不在堅不可破的（異性戀）監控權力也不過如此。

### 第三節 學校

在田野裡，每每有機會跟正值高中生的年輕 T 婆聊天，一句最常聽見經典名

---

個月內拍攝之正面、脫帽直 4 公分、橫 2.8 公分或是二吋相同之照片」的國小照片。交換身份證追溯兒時面貌並「評論」美醜、與證上照片和現在面容之間的變化等，似乎為人際關係交往一個程度時的「樂趣」。

言就是：「FS 美工是 g a y 的大本營，而 GO 女中則是女同性戀大本營！」而這樣耳熟能詳的一句話想不到竟然出現在某一天的電子平面媒體報導中<sup>100</sup>，記者們誇張、窺探藏不住的好奇，卻又要假裝正義凜然的懷疑學校有沒有打壓同性戀學生。表面上標榜/教育社會不應該「歧視」同性戀學生，骨子裡卻也兩面手法有意無意的把鏡頭帶到這些女同性戀們（嚴格來說是那些頭髮過短的 T 們）讓電視機面前的觀眾們看看「女同性戀」是什麼樣子，與畫面同時並行的是提高嗓子尖銳刺耳的記者旁白，運用「偏差」、「成績低落」、「輔導」等一隻看不見的手來矯正「同性戀傾向」的行為，一則短短三十秒的新聞，同性戀形象就像是被狠狠的被揮了一記七傷拳一樣身中內傷。而這則新聞話題也持續在我田野生活裡成為一個流行話題：

我說：「你們知道 GO 女中上新聞了嗎？」小黑點頭吐口煙的說：「我有看到很扯！」小白接著說：「我還有去他們學校官方網站留言，而且寫得很直接！但是隔一天再上去那個網站就被關了，」接著繼續說：「我留得很直接，說不要以為這樣處罰學生，T 就會變回女生的樣子，就像你說要把男生變成女生一樣不可能。尤其是那種校方的說法才機車，說什麼處罰的是操行不良的學生，他們明明就是在盯 T 嘛！而且這些人做什麼事情都碼很慘，因為人家都會說一定是因為他本身就怪怪的才會這樣！但是很鳥的是網站就這樣關掉了！」小白超級氣憤在街邊砲火四射（0313）

賽菊蔻（Sedgwick）曾明確指出，雖然酷兒主體處處皆是，異性戀主導的學校機構、輔導體系、警察單位卻不斷在精神和肉體上迫害同性戀青少年，否認他/他們的情慾（不管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引自何春蕤，1998：29）。無論是頭髮長短或者穿制服，這些都是權力機制對他人表現認同過程的表徵形式的方式，學校訓導機制利用服儀檢查來規訓不符合主流情慾身體的 T，利用公開的「檢查」並且「懲以記過、叫家長來」等，是一種殺雞儆猴的權力運作，學校訓導機制處罰 T 的短髮，目的在「展示」與「說服」，透過可以看見的短髮辨識，其對象除了被殺的雞（T），還有訓導機制看不見、辨識不出來的「不分」與「婆」這些猴，也就是校園裡在場的或可能的潛在同性戀身體，以免到異性戀社會社會上「危害人

---

<sup>100</sup> 台北市的 GO 女中 4 日有學生爆料，學校打壓同性戀傾向的學生，除了罰他們刷地板，還要罰抄寫經文，校方否認學生指控，只說確實會處罰操性成績太差的同學。以前讀女校的時候，都規定女生頭髮不能留太長，現在頭髮留多長都沒關係，就怕剪的太短，有同性戀傾向。而傳出打壓同性戀傾向的學生的 GO 女中否認打壓同性戀，只說處罰的是操性太差的同學，學生不轉學也可以，不過要跪在地上洗地板，而且還要抄寫好幾千字的經文，抄寫的經文則可以自由選擇。不過，不管是針對同性戀，還是操性成績差的學生，這樣的處罰似乎都不合理。（蕃薯藤新聞，2004/3/4）

間」，故服裝儀容檢查可說是具有濃厚的表演性質<sup>101</sup>。不過，弔詭的是，就如小白所言，真的能夠靠這樣抄寫經文、洗地板的處罰，就能把 T 變回「女生」的樣子嗎？相信這是學校與同性戀/T 們兩造雙方都心知肚明的答案。

在西門町我看見（可以被看見的）的高中生 T，最常見的打扮就是穿著學校運動服運動褲，但是由於不合身的過於大件，以致於衣服長褲都會鬆鬆垮垮，彷彿特意去選一件比自己還要大個兩號的 size 來穿，褲頭並非穿在腰上而是掛在半個屁股上，顯出一副褲子快要掉下來的嘻哈風格。在髮型上面的「搞怪」就多是削的俐落的髮型，腦杓後面除了也會推的高高刺刺的以外，現在也很流行一種呈現日本美少男如 W-inds 的羽毛剪造型，輕輕短短，用點髮膠髮蠟讓頭髮服服貼貼不置於毛燥。在他們眼裡，這種最拉風的打扮就是如此，花俏一點的就頂個刺蝟頭，穿幾個隱藏好一點的耳洞，至於風騷一點的婆除了修修眉毛擦點淡妝，不然就是接幾根能不被老師教官發現的藍的綠的紫的的特異長髮。這個年紀的高中生不知為何配眼鏡的傾向偏好配黑粗框的，就像電影漫畫中日本高中生頭上掛著必勝白布條戴著黑框眼鏡黑制服黑書包，或者擁有空手道不知 N 段的黑社會老大江湖形象，這對學校來說，是一個「好」學生非常不該有的打扮！

就如上述所言，學校往往利用外顯身體的性別符號做為辨別是否性別越界的身體，最常見的就是對於頭髮的規訓。就讀於公立技職學校的阿紅氣呼呼說他很不滿學校為什麼故意要抓留著短髮的 T，甚至祭出記過與家長到校的手段來懲戒這些頭髮短的怪異 T 們。根據阿紅表示，連父母都不在意了，學校憑什麼要管這麼多！

阿紅臉色凝重的說：「我現在很不爽！」我問他說：「幹嘛？什麼事情讓你這麼不爽？說來聽聽」阿紅說：「你知道我今天站糾察的時候，就聽我朋友講說教官抓了一堆服儀不及格的人，我就覺得很奇怪在抓什麼？結果就跑去。你知道很扯嗎，有一半被抓的都是 T 耶 教官說什麼頭髮太短，所以他們服儀不及格，然後還說什麼如果下學期沒有留長，就要記過還要叫家長來！ 後來我就真的很不爽，拜託，我媽都不管我了，我不明白你叫家長來學校要幹嘛！每次都只會用叫家長來壓，還不知道壓到誰耶，好啊 就叫我媽，然後說：『怎

---

<sup>101</sup>學校為異性戀規範下維持既定社會化性別角色的監控機制，運用獎賞以及處罰的方式來誘發或者禁止學生跨越性別界線，由上而下從學校校長主任、教官、老師，皆是監控機制裡的成員，無時無刻勸導或者注意不符和理想規範的人。Foucault 曾論到在學校、兵營、醫院和工廠的環境中，諸如校規這種細緻的規則、挑剔的檢查、對生活和人身吹毛求疵的監督，很快將會產生一種世俗化的內容（Foucault，1998：140）。

樣，我就是要我女兒短頭髮！』看教官會怎樣！」(0407)

學校的訓導機制用來矯正性別越界的身體，而最直接的表現在於髮型上面，原因在於傳統刻板印象中的男生 = 短髮，女生 = 長髮，其他如染髮、燙髮皆是為一種「品行不良」的標誌。所以，挑染有怪異髮型的 T 往往事教官們懲罰的對象。其背後要維護的，除了是嚴格的傳統男/女性別區分外，更在於鞏固異性戀霸權的監控，避免這個越界的身體有了違常的演出，因為這樣越界的外型外貌也使之聯想到「同性戀」的身體。換句話說，由於學生的短髮、平胸以及男子氣概等的「裝扮」，會使學校訓導機制焦慮，焦慮感在於：不安者始終知道客體的（生理）女兒身，卻由於實在太過像男生，太多社會賦予男性符號的顯露於其身，這樣的太過男生引發了種種男性權力的瓦解，太過容易被模仿、複製於是進行未雨綢繆似的監督及禁止。例如即將要升上高二的阿紅，想要參選班聯會主席及幹部，卻遭到學務主任冷眼相對，「暗示」阿紅的「男生頭」是不適任班聯會主席的位置的原因：

阿紅：「學務主任來之後，他說了一番我很無法認同的話，而且有一種挫敗感跟無力感。他先叫有企圖心的候選人站起來，然後說：『當主席或副主席不只要擁有內在，外在也是很重要的，大家看一個女生首先會看頭髮再來看眼睛。我不喜歡男生留女生頭，也一樣不喜歡女生留男生頭。因為這樣子會搬不上檯面，去外面時也不好會丟臉。』」

阿紅無奈的說：「聽到這樣的言論很無奈，因為一個人的工作能力就降被他否定掉了，我很不服很不服，憑什麼因為他的喜好（喜歡長頭髮）就想要剝奪我的權利？！這樣輸的很不服氣。就跟當初阿貓（另外一個短髮 T）一樣不是輸在能力」象徵父權及國家機器的學務主任，運用權力的施展禁止不符合「常規」的身體進入權力核心，竭心盡力的維護看似穩固的性別結構，避免前仆後繼的效尤，更赤裸裸的指出異性戀社會性/性別系統對於生理性別（sex）沒有遵循對應社會性別（gender）的身體的排斥不喜歡。面對學校對 T 身體的監控及打壓，搞怪型學生真的只能無奈、或束手待斃毫無反擊能力嗎？

有一次我跟阿紅在西門町，巧遇阿紅的同校同學，阿寶，他是一眼就可以猜測其 T 身份的典型 T。由於他的平胸與短髮，尤其是兩邊削短然後後面留長的挑染髮型，更是顯出阿寶對其髮型費過心思，在流行尖端的西門町街道上，阿寶絕對是能吸引眾人眼光。但是這樣的時髦造型進了校門，學校卻以「服裝儀容不整」條例打壓並扼殺了阿寶在髮型上的創意，阿寶卻以不太在乎的態度用兩支小過來

換取眾人對他髮型的欣賞與眼光：阿紅說：「剛剛打招呼的那個同學，他叫阿寶，他很有形吼。我們學校很多人超『煞』他的。可是他也因為這樣（頭髮過短）已經被記兩個小過了！」（0518）

權力關係是行使權力者與被行使權力者之間相互對應、互動所產生的機制。權力是一種互動的形式，是某人改變另外一個人的行為的一種互動，它是內在於行使權力者的行動當中，而非外在於行動者可被累積、儲存的物質。故，當學校訓導機制以服裝儀容檢查之名，欲對留著短髮的 T 做懲罰、記過，但受監督的 T 身體卻不與之互動、不矯正自己服裝儀容不及格之處，依舊的我行我素，例如阿寶以及阿紅對學校教官檢查頭髮並規定留長的要求卻不以為意時，學校的訓導機制權力在此喪失。缺少服從的客體互動關係，權力關係反而被瓦解失去其效用。

學校對身體最嚴厲的身體規訓，表現在儀容服儀上面，除了對於髮型不燙不染不搞怪的規定外，特別在男性與女性所該有的服裝穿著，顯現於制服上面，而西門 T 對於學校制服也有相同的「執著」。例如傳聞是 T 的大本營的 GO 女中，根據阿紅指出：「因為校服吧！他們又不一定要穿裙子，像如果你要在 JS（一年四季都要穿裙子）跟 GO 選學校念，我也要選念 GO 阿！」學校的制服好不好看、流不流行、土不土，絕對是左右處於青少年階段的高中學生就讀意願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學校制服樣式是否規定要穿裙子，對 T 而言更是選擇學校時首要的考量因素，除了按照成績志願選填自己的學校外，學校制服是除了升學率外能左右眾 T 們就讀意願的原因之一。小黃當初就是誤認 FS 美工女生要穿裙子，而捨棄他比較想要念的美工科選擇不用穿裙子的開南工商就讀：

小黃說：「其實那個時候我很想去念美工的東西，所以很想去報名 FS 美工，去學美工設計，那個時候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朋友，就做阿猴，我就問他說 FS 美工的制服怎樣，因為我對制服長怎樣非常在意，這是非常重要的！要我穿裙子我死也不要念，然後那個阿猴就一直說不要去念 FS 美工啦，還騙我 FS 美工要穿裙子，說去念開南啦。開南多好多好，白上衣黑褲子還穿皮鞋，而且進去就會有朋友來跟我說話（指阿橘），結果就真被阿猴騙去念開南，幹 FS 美工夜間部根本不用穿裙子！」（0325）

Foucault 曾指出紀律（規訓）造就馴服的、訓練有素的肉體，「柔順的」肉體，並舉例如果說經濟剝削使勞動力和勞動產品分離，那麼，規訓強制在肉體中建立了能力增強與支配加劇之間的聚斂聯繫（Foucault, 1998：138）。在國小、國中、高中職此類的「學校」這樣建造出來的空間裡，由於學生「心智尚未成熟」，並且



認為此階段該以升學為首務，一切美化身體使自我滿意的打扮皆是「浪費時間」，甚至有「性別越界」的危機。故嚴格監控並要求符合女性氣質或者男性氣概該有的行為舉止的身體，是學校除了傳授知識外的首要任務。無論空間<sup>102</sup>、教育教材、教育人員、訓導人員、輔導人員等，皆在假設異性戀的前提下處理他人身體。也因為如此，當一個具有流動性別的身體—諸如有造型、有創意、有巧思的髮型、上衣依據個人身材決定要不要紮進褲（裙）裡、長褲要打幾折、拒絕穿著自認爆笑的裙裝、襪子長度拉到哪裡才好看等—這些依據不同個體所量身訂造的美貌打扮，目的無非是要呈現自我、吸引他人眼光，卻因為不符合「傳統」該有的性別裝扮—男不男女不女的穿著—而不被規訓機制欣賞與理解。

#### 第四節 原生家庭的美麗與哀愁

「家庭議題」絕對是台灣同性戀者面對身份認同及主體建構過程當中迫切需要處理的優先議題。而家庭對於自我情慾認同有助力或阻力乃是因人而異；有人認為（異性戀）家庭機制不必然就一定成為自我主體及性別身份認同過程中的絆腳石，它有可能在某個程度也反諷式的強加了身份自我認同的強度（陳耀民，2001：209）。但一般來說，台灣歷史文化如同其他華人社會一樣，受到儒家傳統中國家庭觀念影響極深，一個人的成長過程與原生家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sup>103</sup>。換言之，「家庭」無非是（異性戀）社會文化脈絡下的產物，家庭組成份子的思維價值也脫離不了大社會的形構，無意識的進入「強迫異性戀機制」（compulsory heterosexism），故當家庭成員得知了其子女的非異性戀性取向時，以為了子女的前途之理想狀態下，皆會抱持反對、否定的態度，進而以各種強烈手段威脅、脅迫子女改變。

在田野經驗裡，我所遇到的研究對象大多對於同志身份具有強烈的認同感。熟稔過後，我卻發現有個很有趣的現象，即，大多數的西門 T 在面對原生家庭的性別規訓權力時，有比相對於西門婆來得多的「自由權力」，較少遇到被家庭成員持負面態度的處境。我所遇到的西門 T 們，其原生家庭大多對於其性向、外貌、打扮，甚至戀愛伴侶皆有一定程度的「默許」，這樣的「默許」意義在於不限制、不監控、不反對以及不管。相對於西門婆，婆較少在原生家庭「出櫃」，採取的策

---

<sup>102</sup>Foucault 認為規訓首先要從對人的空間分配入手，一個用來標示與眾不同、自我封閉的場所即為首要，例如學校就是一種整齊畫一的封閉空間（Foucault，1998：141-148）。

<sup>103</sup>例如周華山指出：「傳統華人文化之社會基礎，並非一個個孤立不相干的個體，而是人倫家庭宗族網絡。傳統華人一出生便聯繫在與人緊扣著的倫理關係裡，其中「家」這個觀念，便成為關係網絡的核心。每個人的首要身份，就是在這種人倫關係中的位置。譬如父子、君臣、母女等等」（周華山，1997：319）

略多為隱瞞自己的性取向以及伴侶，或者出櫃後面臨家人無法接受下的自殺。在公共領域內，婆因為在 T 身邊而顯現了婆身份，但在原生家庭內，由於少了 T 的陪襯，婆的女同性戀身份是隱性的，而 T 由於溢於言表的外貌、造型、打扮，在家中則是顯性的。換言之，由於這樣的顯性與隱性，T 與婆在原生家庭自由與愉悅的獲取有著處境性的不同。本節即為對 T、婆在原生家庭的「美麗」與「哀愁」處境做一探討。

#### 7.4.1 家人對 T 身份的默許

沒有受到原生家庭或旁系親屬結構成員「找其性別麻煩」的女同性戀，絕對是堪稱幸運及幸福的。西門 T 阿紅，除了原生家庭的家人知道他交了幾個女朋友，心知肚明的知道其 T 身份外，還有個堂姐「挺」阿紅的身為 T 的事實，甚至也邀請阿綠一起同桌吃飯聊天，進入「擬家庭一份子」的儀式：

阿紅開心的回憶說：『那次的飯局，有我、阿綠還有堂姐跟堂姐男友（阿龍），阿龍他甚至還會對我說你馬子怎樣怎樣 那個時候我還會意不過來原來他是在說阿綠 嘻嘻 』然後繼續說著：『上次堂姐真的對我們很好，還請我們一起去吃麻辣火鍋，吃到飽的那種喔 然後我們還聊到說堂姐要結婚的事情，阿龍就指著我說：『那阿紅要當伴郎，阿綠也要當伴娘好了！』說到這裡，阿紅臉上眉飛色舞：「他們把阿綠當作一部份了！總覺得這個人是存在在我身邊 甚至以後我跟阿綠怎麼了話，他們還會問說你女朋友換了喔？之類的我這個姊姊真的跟我很親。」(0309)

不過，T、婆面對自己原生家庭確有著截然不同的處境性問題。以 T 的處境或立場，或許可以如阿紅說的：「其實很多 T 的父母都應該知道吧？只是可能都還會覺得這不是事實，不想去承認，想說長大了還是會嫁人！因為 T 家裡真的都看得出來，不然也是會去猜，甚至根本就是把他當兒子在養！」(0418)。根據阿紅，其父母對於他的性向並沒有太多的負面情緒與行為，甚至，阿紅他母親還會幫他購買束胸、甚至在他被第二任女友拋棄的時候安慰他，也很愛屋及烏的對阿綠很好，幫同樣是單親的阿綠準備便當等。母親這樣福澤他人的對待自己的女朋友，甚至後來阿綠與阿紅分手後，阿紅的母親還對每天心情低落的他說：「我老媽叫我不要那麼傻，每次都輕易的把自己的心交了出去，又受傷的回來。他很捨不得我，他說不論談哪一種感情，都不要放那麼重。還有生活還要過啊！」(0501) 對阿紅來說，是一個很幸福的感受，幸福在於母親以把他的性取向隱形，變成「不是問題」，每個感情都一樣，但阿紅也很挑明的指出「T」較能在原生家庭裡獲取這樣

的幸福。

在第四章時，我們曾論到階級位置所牽涉的社會期望 - 即高中職學校的訓導/輔導寬鬆與否的環境影響，會對 T、婆認同產生影響，那原生家庭的中產階級或者勞工階級背景，會不會也是影響西門 T、婆得以外顯於形的阻力較小之可能呢？某次，我們聊到阿紅當初是如何發覺自己的「性向」？阿紅立刻得意洋洋的說他一直以來對於自己喜歡女生並沒有什麼「困惑」，沒有如教科書上面說的「發現同性戀傾向時的憂鬱焦慮症」：

像那種什麼書上講的什麼同志認同的過程阿、壓力的，其實我都沒有感覺耶！我就覺得很自然而然阿，除了那次寫信要跟我媽說的時候，才假裝可憐一點，裝可憐，騙他說：「要好好支持我阿 因為我也很痛苦的」呵呵 (0225)

阿紅說他只有告訴母親自己的性向時，才假裝可憐，要母親諒解，才故意說他很痛苦，利用「苦肉計」的弱勢處境來換取母親的支持。有趣的是，在此傳統印象中同性戀的悲慘痛苦，被阿紅頗具心機的利用來換取認同的支持，卻也成功奏效。面對告知家人自己性向的歷程裡，阿紅是「長期性」的「透露告知」，當我問阿紅什麼時候發現自己喜歡女生的？他說：「我從幼稚園的時候我就喜歡看大姊姊，那個時候我媽就覺得很奇怪了 我記得有一次我跟一個女生說：『我喜歡你』，然後他說不要，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你也是穿裙子阿！』 自從那次以後，我就再也沒有穿過裙子了。但是我現在都已經還是這樣，他們也沒有說什麼囉 而且鄰居都會跟我媽說你女兒已經定下來了吧！？所以我媽也可能不想改變什麼了吧？」(0221)

阿紅：「我曾寫了一篇作文就在裡面說我是同性戀，喜歡男生或女生是沒什麼差的，然後就說只要是愛情就怎樣怎樣，反正我就很敢說啦！後來我還把這篇文章拿給我媽看，我媽還拿給我爸看，我爸就跟我說：『你以後不管怎樣，健健康康快快樂樂的生活就好！』我也不知道，他們可能覺得我還小還沒定下來吧，但是我現在都已經還是這樣，他們也沒有說什麼囉。而且啊，有一次我媽還把他的 T 朋友介紹給我認識耶！那個 T 才超猛，他已經結婚生了兩個小孩了喔，然後才發現自己是喜歡女生的，他的小孩還一起做公證離婚耶！很猛吧！」(0221)

相同的，身為 T 的小黑，可以在原生家庭內跟含蓄的母親分享一點愛情的快樂：「有一次阿 我跟他（小白）在我家裡玩摔角，阿我媽媽看見我們這樣摔來

摔去的 就在那邊叫我們不要這樣玩啦，這樣脊椎會受傷！」小黑繼續說：「靠  
隔天果然背好痛 有一次才好笑，他（小白）來我家就都會把胸罩脫下來，我  
就還拿出去給我媽媽看說像不像外星人的飛碟（因為小白胸部真的很大，我估計  
起碼有 E 到 F 罩杯）。我媽那時候在看電視，（小黑表演他媽急速把頭低下的樣子  
根本不再敢抬頭看這個東西）他也只能尷尬的快速點點頭邊說像像像，然後把手  
揮一揮要我快走 超爆笑的！」（0313）T、婆在原生家庭有著截然不同的處境  
性問題，對於「婆」這樣的身份，尤其是正值青少年的西門婆們而言，有著什麼  
樣與 T 不同的「問題」呢？

#### 7.4.2 西門 T、婆在原生家庭之不同處境

相對於 T 在原生家庭對於同性戀取向的默認，在身份為「婆」的家，家庭成員卻可能利用自己女兒跟誰出去、跟誰「較好」等旁敲側擊尋找蛛絲馬跡，而使得外表不太明顯是「酷兒/同性戀」者的婆倍感壓力。因為婆看起來和一般會交男朋友、結婚生子去的女兒相差幾希，所以只要外型打扮太過「男性」的同學朋友到家裡作客，必然的會引起家中的懷疑與猜測：

阿褐、阿紅跟阿綠三人正熱烈的討論要去誰家做巧克力，我說：「幹嘛每次都只去你跟阿褐家？不能去阿綠家玩玩嗎？而且我都還沒去過！」對於我的這個提議，阿紅立刻回我說：「我們太像男生啦 不能去他家（阿綠家）啦！」（0426）

阿紅說：「我有一個朋友，超白癡的，他是一個 T，有一次他跟他的一群 T 朋友約出去玩，玩很晚，所以大家就決定睡他家，大概四、五個 T 就一起擠一張床，結果被他媽看到，他媽就嚇一跳，後來很緊張的問他：『你們怎麼這樣睡在一起？你是不是在搞同性戀？你朋友怎麼都這樣？』超好笑的，他媽不知道 T 跟 T 才不會搞同性戀哩。不過很慘，因為這件事（看過一群 T 同床共枕以後），他後來就被他家人盯了 （0426）

目前仍就學且未滿十八歲的高中職學生多數仍與家人同住。在必須住在家裡（或尚無法脫離原生家庭）的前提下，將使得具有「非理想狀態女兒身份」的 T 婆在身體、時間、空間受到原生家庭嚴格嚴厲的管束及觀看；尤其當他們並非自己擁有獨立房間的家裡空間分配，是必須的與其他家人共同分用，有了情慾活動或情慾關係，家人如此緊密的比鄰而居的後果，是想當然爾的顧慮與隱瞞。豆蔻年華情竇初開的年齡階段，該有的戀愛情慾空間更是受到隱私的剝奪，更遑論此戀愛關係否決普羅大眾所預設的異性戀戀情想像（關於這點可見本文 5.3.4）。

以受訪經驗來說，在校園空間裡甚至比在家庭空間具有更大的自我情慾喘息空間。寄居家庭的西門 T、婆們情慾空間與身體自主權的自由度較之於學校與公共空間受到更大的限制，也間接導致身邊伴侶或者「同類型」朋友們鮮少現身於家庭場合中，以免引發家人對自我性取向的遐想。阿紅就表示自己強烈的認同卻對最在乎的親人不得爾語的艱難處境：

阿紅說：「我也不知道 有時候超級有一股衝動想要跟我阿媽講，因為我是被我阿媽帶大的吧，所以一直跟他很親，有時候真的很想跟他說我現在很開心，而且是跟一個女生在一起 」。講著講著原本表情有點落寞的阿紅突然說：「對了，記得有一次阿綠來我家住，我們跟我阿媽睡一間，我跟我阿媽中間隔一隻熊，就那種大的熊娃娃，我就手當枕頭抱著阿綠睡，我阿媽就偷看到我們這樣，就慢慢的說：『ㄅㄚ早你（阿紅）細漢的時候我這樣抱你睏 手就很痠了，阿你今嘛是抱一個大人耶！手難道不會痠嗎？』所以你說我阿媽會不知道嗎？他因該也大概知道了吧？只是他可能真的不瞭解這是什麼 或者只是不能去明講出來吧 可是我又很想坦白的去說，可是，我又很怕傷了他的心，因為，明講總是很刺激到他的 有時候我真的很想很想跟我阿媽說，但是就是怕他難過，所以我也只跟我媽說吧！」（0226）

由於與阿媽同房的阿紅，在一次阿綠來住宿的時候被阿媽看過他與阿綠抱在一起睡覺，阿媽經由他們的行為舉止大概對阿紅的同志性向心裡有數。不過，阿紅即便是知道阿媽大概心知肚明，卻也躊躇要不要跟阿媽開口明說。語言使得我們與外在真實連結，甚至，會使我們聽了以後有了記憶，把自己的性向透露給原生家庭成員知道變成是一場賭注與冒險。阿紅與阿媽之間這種平和關係的維持必須依賴雙方對於「同性戀」三字的不可說破，一旦搓破把話說出口，將會破壞彼此對於各種越軌行為「裝作沒事」的和諧狀態，故而無法透過語言對阿媽描述阿紅這樣性傾向的具體狀態。

另外，阿紅點出一個現象，就是有時候，原生家庭的主要成員，如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反而並非是同志們尋求自我主體性，以及自身慰藉最大的障礙來源，要在家中能不能順利平安的出櫃，有沒有一個惱人的長舌親戚，也常具有是否能左右情勢的重要關鍵：「而且阿，我很討厭讓其他親戚知道，這就是最討厭的事了，因為你知道嗎？原本父母都不覺得怎樣的事情喔，可是叔叔伯伯或者阿姨什麼的，就會一直在你父母面前說一些很機八的話，然後害父母原本不覺得怎麼樣喔，可是又會被親戚講的很沒有面子，所以就會開始覺得你這樣不好，吼講到這個就有氣！」（0226）

當然，與其說主要親屬對於同志身份的具有重大的影響力，不如說是自我生命經驗裡親屬結構成員與之情感深厚者的感受，更是讓對外有自信的 T 或婆徬徨兩難、躊躇再三。以阿紅來說，是典型由祖父母養育帶大孫兒的例子，由於自幼父母忙於工作，阿紅自小與阿媽朝夕相處的結果，反而使其不敢對阿媽坦承自己的 T 身份，甚至連現在交了女友，過著快樂的戀愛生活也怯於與阿媽分享，寧可選擇跟母親講而不在乎其反應，心理躊躇掛記阿媽如果知道他的性取向後能不能接受的反應，怕的不是阿媽知道後的惡言相向，卻是怕阿媽不能接受所釋放出來的眼淚決提。這對一個平日對於自我身份頗得意的阿紅來說，在身份認同上似乎仍有跨越不了的鴻溝。原生家庭親屬成員與同志之間的情感深淺程度，往往承載著性多元取向者現身的包袱，也難怪有人會質疑在台灣難道只有孤兒可以出櫃了！

#### 7.4.3 家人的反動

T 或婆與原生家庭開誠布公的面對自我情慾認同時，說穿了是一場膽戰心驚且持久的「時間拉鋸戰」，其結果也的確有很令人感到心酸的例子，換言之，不是具同志身份者「被虐」，就是家人自虐。在一次偶然的談話過程，我無意聽見小白的故事：

小白一聽到阿灰這樣問，轉過去笑著跟小黑說：「他問我家人知不知道我是同性戀耶！」停了一下轉過來對阿灰及我說：「他沒跟你們說喔？我爸在我年紀很小的時候就死了，我媽一知道我是同性戀後就自殺了！ 那個時候他以為我會結婚，因為我跟的第一個是男的，結果後來我竟然跟第二個(死胖子 T)在一起，他不能接受竟然是這個樣子，他就自殺了！」這樣輕輕淡淡的幾句話，卻讓我震撼到沒有辦法回應什麼 (0313)

阿紅臉上帶著不可思議的表情敘述他跟他的第二任女友為何分手：「拜託 他 (阿紅的第二任女友) 真的很扯，之前我們的事就已經被發現了一次，就已經很慘了，結果 有一次他哥他爸跟他媽都已經站在他旁邊了喔，他還在看 (我寫給他的) 信，結果他家人就知道我們還沒有分，所以一直逼他一定要分，不過算了 我想不透怎麼有人這樣笨！反正就是這樣 被發現後他哥說要打我，他媽說要死給他看。所以我們就這樣分手了」(0221)

對於婆的出櫃，的確有處境性上的困難。以小白的成長背景來說，他年幼失

怙，母親原本期望他會「順順利利」結婚生子，卻因為一場車禍，迫使小白與當時同為高雄人的伴侶一起回到高雄休養，卻也讓他與他的 T 伴侶突然曝光。不諒解的母親以死表達他不接受小白的同性戀身份，而小白的 T 伴侶也對其原生家庭進行「抗爭」，最後其母親以工作做為逼迫死胖子 T 的最後殺手鑑，死胖子 T 也因此妥協就範<sup>104</sup>。

原生家庭作為一個同性戀身份壓迫來源似乎是各種非主流性取向在身份認同過程當中無法避免、無力逃脫的宿命。但是 T 跟婆的宿命卻似乎截然不同，T 較容易過關是因為自小時候而來的 T 模 T 樣使自己主體在原生家庭得到強化。不過，這當然也不是絕對的，例如小白所說的死胖子 T，在一起六年，彼此相愛的認為只要兩人心中有愛，再大的困難都可以解決，所以跑去跟家裡「出櫃」，結果：

「唉 想起來就悲哀喔！當初那個死胖子也覺得可以跟家人做抗爭阿，說什麼他跟我只要相愛就可以 克服一切，但是後來那個死胖子的母親知道後，以死相逼喔，而且還以工作來威脅他。事情鬧的很大，他家人簡直快要瘋掉了，最後阿，死胖子妥協，我受傷。總而言之，在這樣的遊戲裡，不是他家人受傷就是我受傷啦，不是他死就是我亡！」（0510）

原生家庭親屬跟愛情伴侶必有一方會受傷，許多時候割不斷的是親情，跟家人妥協放棄自己情慾自己所愛，似乎也已經在圈內是見怪不怪的事情了，出櫃有時候變成是兩人關係最不明智的選擇：

阿綠說：「像阿褐他們其實就很可憐，他的婆家裡發現他們的事情以後，就把他的婆送到中國去唸書，可是他的婆卻差一點在中國被強暴，所以後來又回來台灣。阿褐很不能諒解他們家，因為他們的生活就這樣完全被改變了（我問：為什麼？），因為公立高中只能轉出去不能轉進來阿！而且更扯的事，他的婆從中國回來後，還被他媽騙去花蓮耶 跟他阿媽一起把他騙去花蓮一間神經病院裡面，還吃藥喔，說他（阿褐老婆）精神有問題，你說扯不扯！真的很可憐 所以阿褐跟他老婆都很不能原諒他家人吧！」（0407）

西門 T、婆身份在原生家庭出櫃的方式或者曝光的故事有千百種，但是相同

---

<sup>104</sup>小白對我敘說這段故事時，臉上看不出一點悲傷，卻也面無表情。基本上，小白是個不和其他原生家庭成員聯絡的「孤兒」，據我瞭解，他還有一個「品行不好」的弟弟（小黑跟我說的），但因為「行為惡劣」，所以小黑禁止小白與他弟弟聯絡。這也使得小白曾臉帶憂淒對我說：「我不知道如果我離開了小黑，我要怎麼辦？如果他不要我，我真的不知道我還能去哪？」

的，通常這樣的結局多為來自原生家庭成員反動的強大壓力。無論是以死相逼，或者送到精神病院、或者暴力相向，對於年輕的西門 T、婆來說都是生命中無以計量的「重」與「輕」。西門 T、婆們對於自己的性取向有極高的認同感，在原生家庭之外可以大聲疾呼或者自信的大膽宣示自己的性取向，但諸位同志們卻仍有一塊無法突破無法觸碰的「親人」這關。而這「關」，對於非「正常」異性戀成員們而言仍是無奈且無言的共同艱辛處境，但對尚未有足夠能力及條件脫離原生家庭的青少年同志更是難以跨越的。

## 第五節 網路

在電腦網路使用尚未普及前，女同志們欲把具有共同性取向之「想像的社群」真實化，通常多以到 T 吧消費作為聚集和尋求認同的主要方式。在九 0 年代後，台灣女同志的集結除了興起許多同志社團、運動團體作為召喚以外，一本本具有凝聚同志意識的刊物也雨後春筍的出刊發行<sup>105</sup>，當時許多（學院派）女同志是以「刊物網絡」作為確認集體存在的一種方式。但隨著社會變遷，網際網路的普及與便捷，以及 1994-1996 台灣性別/同志運動興奮期的熱潮退散，同志組織所帶有的運動議題不復當年的發光發熱，伴隨許多「同志」成長的刊物也遭臨停刊的命運。例如 1999 年底，可以說是壽命較長的《女朋友》雜誌也面臨停刊的危機（鄭美里，2001；《女朋友》30：43），在惋惜之餘，我們不得不輕忽社會變遷的快速，以及女同志集結同好方式的改變。

隨著網路資訊化時代的來臨，電腦的普及性對於同性戀交友網絡的擴及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及幫助。網際網路的便捷有助於同性戀者/酷兒主體性的確立，可以因為志同道合、氣味相投而凝聚了高度的共識及認同，非主流情慾取向的人在不友善的異性戀社會下獲得得以存活的隱蔽空間，找尋和自己相似的人們。因為網路的匿名性、便利性，我們可以坐在電腦前面使用假身份、化名、暱稱、ID、電子郵件進行漫無天際的對談及行動，但是最過癮的部分則是可以一個真真實實的同志/酷兒身份，而無須遮遮掩掩來與他人暢行無阻的歡談：

「只要選用一個代號（ID）和一個密碼（password）即可上線，和世界各地的人溝通，人們可以暫時拋開禮教的束縛，放心地一步一步訴說心裡的話，即使稍有逾越倫理規範，挑戰社會禁忌，也不擔心受罰。」（游謙，2000）。

---

<sup>105</sup>例如 1993 年底台灣第一份女同志刊物《愛福好自在報》（簡稱「愛報」）的出爐；1994 年「我們之間」女同志團體發行了《女朋友》雜誌；以及《島嶼邊緣》季刊、《騷動》季刊等，皆是在九 0 年代後扮演交流傳遞文化思想的重要角色。



就如游謙（2000）<sup>106</sup>研究指出，網路的特性以及同志習性 - 即它的匿名性 - 之間的關係是具有親和性的，原為陌路、卻共處相同副文化的網友，似乎更容易透過電腦網路這項新媒介，建立或加強溝通管道，拉近彼此的距離（傅仰止，1997），網路資訊的興起無疑對人際交往及集結提供了無法量計的便利。

根據我在西門町聊天的心得而言，時下的年輕 T、婆比較常接觸的網路型態多為「家族」以及以及「全球資訊網」（WWW）的女同志交友聊天室；或者透過即時通訊（IM）作為除了文字以外、亦支援透過網路攝影機傳輸的影像、聲音、照片顯示、表情符號等透過視窗進行的傳輸溝通<sup>107</sup>。根據研究對象，除了阿紅、阿褐、阿土有個人電腦，阿綠跟兩個哥哥共用一台電腦外，小黑、小白、阿藍、阿橘、小黃、阿紫皆是在網咖使用電腦，自己在家中並沒有電腦可供使用。但是網際網路對他們的生活而言仍佔據重要位置。特別是在娛樂上面，如令人上癮的 on line game 以及人際交往不可或缺的網路聊天室。

在網路聊天室難以計量的瀏覽人數裡，自我介紹的陳述或在暱稱或代號中，確立自己身份是T、是婆，甚至是不分，是為最重要的身份確認儀式。換句話說，一個女同志到網路聊天室上結交朋友，如沒有一個明確的「性別身份」將不具女同性戀身份的說服力，除了無法讓觀者對自我情慾身份得以互動的一目了然之外，也無法建構自我慾望對象的形貌。在確立自我性別身份後，接下來的公式即一連串的「窺探」，藉由雙方互往相來的對話中探知對方的「底細」，經由一段時間後，進而往更深一層的情誼邁進。例如阿紅與阿綠就是透過網路聊天室的認識交談，經過些許日子後發現阿綠的國中同班同學W竟然是阿紅現在的同班同學，經過層層的人際網絡的牽引連結，兩人的關係透過網路以漸進式更進一步，甚至最後皆使用MSN告白：

我問了他們如何在一起的，突然阿綠就驚聲尖叫的把頭塞在阿紅的懷裡說他不知道，阿紅傻傻的笑說：「在網路上聊天的啊，我們是這樣認識的，只是當時我還喜歡另一個，就這兩個我聊聊聊，後來發現自己對他（阿綠）比較有感覺」，然後往下對阿綠說：「我好像還 NG 喔！就在網路上告白，哪天我在拿 MSN 的信給你看啦！」（0213）

---

<sup>106</sup> 游謙（2000），〈同性戀基督徒與網路客體溝通〉。第五屆四性研討會論文集。

<sup>107</sup> 目前國內最普遍使用的 IM 軟體，分別為 ICQ、MSN、Yahoo Messenger（即時通）以及 Yam QQ 四者，而廣受網路族使用的 BBS（電子布告欄系統），西門町受訪者則表示沒有接觸、沒有在「玩逼逼」。

阿紅給我看當時他們的告白交談記錄，不難感受到阿紅阿綠這對T婆告白時小鹿亂撞、大象亂跑的喜悅害羞心情。透過一句一句電腦螢幕上語言文字的再現，網路攝影機傳遞對方模糊、片段的影像，或根本不見對方表情容貌，只能從文字上摸索、猜測、假設對方情緒的方式，無形間按著一個既定的對白公式，你一言我一句的主體對談，組織起一個告白。相較於早期例如《女朋友》雜誌的「放電小站」 - 一個提供交筆友，非立即對話性的書信往來認識彼此，以尋找朋友的空間。現在只要進入搜尋引擎打入「同性戀」，就會有數以百計的相關網站得以集結具有相同情慾慾望的女女交友聊天，進入網路聊天室，輕輕鬆鬆把滑鼠對著看得順眼的暱稱點一下，簡短的自我介紹，一連串的文字傳遞後即可決定結果是一拍即合還是謝謝再聯絡，而不用如往年般利用交筆友的方式，不需要望穿秋水的痴痴等待郵差送信。交友的迅速及便利，是刊物時代與網路聊天室時代最大的差別，當下即可溝通即可對話，透過文字的再現交流交際，在網路虛擬世界裡，比書信文字具有直接快捷呈獻自我（無論是虛構自我還是真實自我）。

一次，在西門町街頭與小黑他們閒談，聊到他跟小白是如何結識的，無巧不巧，他們也是透過女同性戀網站的聊天室進而熟稔。一個人在高雄，一個人在台北，經過兩年斷斷續續的交談，在雙方都呈現沒有伴侶狀態後，決定更進一步談起戀愛：「我問他們說怎麼在一起的，他們互看了一眼後一起說：『一切都要感謝奇摩』」

阿紅跟我說他現在參加一個憂鬱T的選拔比賽，15個候選人裡目前他排行他第8名，希望我能上網投他一票，衝衝票數，我能很明顯感覺到他很在意這個比賽。  
(0220)

在阿紅的要求下，我見識到了現在的國、高中生上網路家族的比率頗高。奇摩家族裡的拉子網站多如繁星，什麼樣的身份、年齡的都有，探討的議題也千奇百怪，當然，討論性愛議題的家族人氣指數更是可以高達2000多人，更重要的是，「家族」之所以跟BBS不同，是因為它可以很清楚的留下照片，這對能見度不高的女同志來說，對「徵伴」的管道無疑更是豐富了許多。但是，西門T、婆們也表示，網路上交友許多人多抱持「玩玩心態」，謹戒透過網路牽成的戀情不要「太認真」：

我問阿藍：「你怎麼會認識這麼多婆？」阿藍看了我一眼，似乎是在說這是什麼鳥問題的感覺：「網路上面都有啊 不過我跟你講，網路上面的你一定只能

玩玩，千萬不要動真的感情，真的，覺得沒有好下場，自己會傷得很重，我自己就是一個例子(發出嗚嗚嗚的聲音)，真的 (小黑跟小白瞪了阿藍一眼)，喔 除了他們(小黑跟小白)以外啦 網路上面真的不要太認真，我先提醒你！」

不過，網路雖然提供了一個輕易集結同好的空間，但研究對象也表示會有很多偽裝成女同志的「變態」上網玩弄、欺騙等，把網路這樣看似自由、突破「暗櫃」的空間扭轉成處處欺瞞的陷阱<sup>108</sup>：

小黑說：「對 網路上面還有騙人的，有那種妹子裝的！」阿藍超興奮的接著說：「對！靠 有一次我就跟一個在網路上面還聊的來的人，就交換電話了，我就想說約出來喝個飲料，結果打去就很娘的一聲『喂 』我那個時候想說會不會是他朋友，所以就跟他說我要找某某某，結果那個娘娘腔的就說：『我就是 』靠！我就跟他說：『喔 謝謝，掰掰！』」然後我們一陣狂笑，後來小黑說：「拜託！還有那種男生上去故意要釣女同的 男生真的很變態，說什麼想要找個女同玩玩！靠背 真變態！」阿藍接著說：「對阿 這真的很危險！有的男的就真的這樣騙到很多女同出去！真的很危險 」（0331）

透過阿藍他們的網路經驗，在女同性戀網站裡不盡然的都可以結識到女同性戀，有時會有 gay、異性戀男人、或者在感情上抱持玩玩態度的同好。阿紅也曾對我說過，虛擬世界的網際網路裡常有找尋可以得到被照顧感覺的 T 的網友：

阿紅說：「你不知道其實很多人在網路上面只是想試試看跟 T 在一起是什麼感覺嗎？他們並不是真的是同性戀耶！只是想說 T 很會照顧人所以可能沒有男朋友，就找 T 來感覺一下，可是都不長久，然後那個人感覺了一下後，就會跟 T 提分手 」（0326）

所謂的「暗櫃」除了讓主體不能形於主流社會外，暗櫃的功能更在於讓彼此受污名的主體互不相識以維繫「污名」(大家都彼此熟悉後，將會發現「污名」原

---

<sup>108</sup> 虛擬網路空間提供性多元性少數族群在此集結交友的平台，只不過，因為大家心知肚明此魅力狂歡的虛擬世界，長相、年齡、階級地位、性取向等個人特質皆能按照自己所期望理想打造，胖妹可以說自己是細腰瘦臀，醜男可以說自己是再世潘安，女性可以說自己是男性，男性可以說自己是女性，老人說自己是少年，年輕人說自己步入中年等等，身份特質隨君喜好，在聊天過程裡扮演自己精心打造出來的角色，滿心陶醉，在莫名其妙的邂逅下，使用相同頻率的語言與之隨機攀談，透過文字傳輸著暗示暗號，聊的爽的也間接聊出了情慾互動，促成了現實生活裡的戀侶，或者網戀、網交、電愛等，成就了各個 T、婆情慾主體。

來一點也不「污名」，也不這麼恐怖、這麼噁心、這麼變態，「污名」的光環就不見了)。但是由於「網路反而可能才是同志未來社會空間的最大可能提供處」(阮慶岳，1998：8)，網路的發展將減弱社會在道德及行為上對人的控制力，個體與社會結構的關係也將同時被削弱。藉著電腦通訊打破某種交往上的障礙，網際網路所提供的虛擬空間將可能是同性戀、跨性戀等非主流性慾取向的突破「暗櫃」空間。尤其是網路攝影機所提供的視訊等技術、MSN、即時通聊天室空間裡暢行無阻的對話，使得被社會所污名、邊緣的族群份子能在虛擬網路空間裡得到主體，以真實面目集結一個得以互相交流的社會。但是，我認為卻也造就了某種人際交往的虛浮性，可以輕易的認識同好，卻也可以輕易的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離去，對於青少年西門 T、婆而言，如何在虛擬網路世界裡訛於我詐的認識人、摸清楚對方底細，以及費盡心思的展現自己，似乎是一個日常生活中必備的基本技能。

## 第六節 本章小結

本章開頭指出「西門町」具有兩種空間特性 - 邊緣特性和舞台特性。很重要的，在這兩種看似矛盾、甚至對立的特質中，我們看見了西門 T、婆很有趣的在此展示自己的身體。舞台，顧名思義，具有抓住他人眼光鎖定焦點在自己身上的時空暗示，在這樣的特性中，西門 T、婆們流行拉風的打扮、令過往路人再次回頭觀看的怪異造型，總是像個在舞台表演的巨星般在西門町街頭流竄。詭異的是，也因為這樣的身體愉悅展示，在歷經「不男不女」的形象轉化後（短髮、束胸、行為「男性化」、穿著「男」裝等）被排擠到邊緣位置，同時的，也因為「男性特質」可以演在「女生」身上，宛如演員扮演某種角色般的特質與西門町消費文化充斥的（產品）舞台個性謀合。同時存在的嚴明性/別二分的機制，例如姓名字裡的男性、女性化，選擇哪一個公共廁所等，在西門 T、婆如幻似真的扮演，以及擅自跨越界線的權力下，讓他們既是行動焦點所在的主角，也同時成為嬉鬧的超越二元性/別界線的漂流者。

這樣的特性更是表現在學校這樣的教育空間裡。在訓導機制的管理之下，週期性的服裝儀容檢查就是一種規馴（糟蹋）學生身體的方式。根據西門 T、婆表示，外在的髮型、頭髮長短度，皆是學校用來處罰「T」這樣不男不女身體的項目之一。甚至在阿紅的經驗裡，更是因為頭髮過短，被學務主任拒絕而喪失了參選班聯會主席及幹部的資格，毀了他做為推薦大學的推薦成就之一，糟蹋了他的「前途」。學校檢查身體儀容的監控力量似乎隨著在學年齡大小成反比。當正值於青少年時期的西門 T、婆有著有別於正規想像下的身體打扮，欲尋求自我身體愉悅的

自由與權力時，往往引發了此監控力量與身體愉悅的強烈衝突。根據研究結果，無論就讀技職學校或明星高中，訓導機制對於青少年外在身體甚至情慾自由似乎都無所不在的管束與監看。但是相對的，我們也看到，西門 T 可以透過對這樣的規定不屑、不理、不在乎做為一種權力移轉的方式。在西門 T、婆的經驗，當就讀於技職學校的西門 T「違常」外貌的短髮出現，並受到訓導機制的警告，依舊的我行我素或者不在乎訓導機制的規馴或處罰，卻可以成為監控機制無可奈何的尷尬畫面，抵抗不友善的嬉笑怒罵，進而扭轉了監控機制權力關係。

在第四節，我們把焦點轉到西門 T、婆與原生家庭。根據本文第四章，我們曾論到階級位置所牽涉的社會期望 - 即高中職學校的訓導/輔導寬鬆與否的環境影響，會對 T、婆認同產生影響。而原生家庭的中產階級或者勞工階級背景，似乎也是影響西門 T、婆得以外顯，而且阻力較小之可能。原生家庭，一個具有「私領域」的空間想像，卻很難不察覺社會權力及價值觀在其中的滲透。從西門 T、婆的經驗裡，我們看見了在西門 T 在原生家庭的「快樂」，相較於西門婆的「辛酸」。當然，這很難不跟原生家庭的社會階級背景有所聯想，換句話說，當我們在討論西門 T、婆在原生家庭裡的處境時，我們會發現西門 T 具有比西門婆更容易在原生家庭「快樂」的機會，甚至根據過往研究，我們會發現女同志的現身處境非常困難，但是，這卻跟西門 T（也僅只有西門 T！）特別的不一樣，他們似乎可以這麼「順利」的展示、行動自己的身體。在某種社會位置的家庭成員對於「T」這樣身份的默許與不以為意，我認為是研究結果一個有趣的現象（發現），至於更加深的探討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處境性問題，則期待未來相關論文的出現。

網際網路雖然提供了非主流價值情慾身份的主體認同以及結識同好的空間，但是，透過西門 T、婆的經驗，我們也感受到他們對於在虛擬空間產生的愛情或者結交的朋友關係不具信心。網路聊天室雖然做為一個陌生且具有同志身份的彼此輕鬆的人際集結平台，卻也心知肚明的知道網路是虛擬空間、處處有陷阱。但是明知道這是虛擬空間，會有騙人的事情發生，為什麼還是這麼多同志願意在網路上面認識人呢？這一點無非是清楚的說明同志在異性戀社會認識同好的困難，所以即使是在危機四伏的網路空間聊天室裡，但是由於提供的是同志身份的確定性，以及尋找到同身份的機會，所以值得冒險一試，孤注一擲。這也的確凸顯了同志身份在異性戀社會的「暗櫃」性質，唯有在虛擬網路世界裡得以正大光明的曝光及公開。

## 第八章 結論

### 第一節 結論：研究發現

本文試圖從西門町空間蘊含的舞台性以及邊緣性雙重特質，混雜西門 T、婆自身階級位置角色對「身體」展示之間的關係作一番探討。最終關切所在乃指出西門 T、婆身體具有獨特的自主意識，以及性的多元與流動特性，更在於解構 T、婆配對模式乃是複製/模仿異性戀男/女關係的僵化迷思。

西門町乃是有著複雜異國風味的殖民城市歷史脈絡，還有文人筆下的同志生存集結的歷史記憶，種種氣氛營造了西門町地景風味，並且與青少年、同志的性別認同的形塑有著密不可分的淵源。西門町的舞台特性，激發了多元搞怪、來來往往的情慾身體群魔亂舞，在此空間似乎獲得默契般的共鳴，無形之中巧妙的翻轉了看似無所不在的異性戀常模狀態，打造了一個具有共同性/別認同的女同志集結空間。

我在西門町裡遇見的青少年西門 T、婆普遍的具有位居教育系統邊緣的特性 - 如高中職畢（肄）業，或經濟收入不高 - 如從事服務業、打零工性質的工作，並且在論述權力的有無以及女同志性階層系統位置上，多處於被排擠的 T、婆角色，以及生存在社會的性/性別系統內令人感到怪異的「不男不女」身體外貌及情慾配對模式。T、婆這樣重要且鮮明女同志文化歷史淵源已久，以 T 吧為中心的 T 吧兒文化，在時間可以回溯到五、六 0 年美軍駐台時期的一種因為台灣高度的戒嚴所產生的反文化的空間與論述，即，新帝國主義的美軍。那個時候的這些 Tomboy 的愛女人、束胸等男性化女人行動標誌了一種那個時候的社會空間，在象徵意義上以及社會意義上，被貶抑為另外一種「頹廢」的反文化形式，就如同戒嚴法下的搖滾樂、嘻皮文化等（丁乃非，劉人鵬，1999）<sup>109</sup>。依循著這樣的 T 吧文化脈絡，T 的形象歷史傳承具有這樣的味道。所以也就是為什麼在這種階級性的區分，當我們提到 T、婆這樣的名詞時，總會不免有上述的形象刻板投射。

透過上述歷史脈絡傳承下的的 T、婆形象，與西門 T、婆自身「階級」所展示出來的身體形象似乎有某種程度的謀合。西門 T、婆身體展現方式具有某一程度

---

<sup>109</sup>丁乃非，劉人鵬（1999），〈罔兩問景（ ）：鱷魚皮 拉子餡 半人半馬邱妙津〉。第三屆「性/別政治」超薄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的「反叛性」。這樣的反叛性來源於跨越僵化二元性別界線的行動，配合著西門町空間邊緣性的特性而遭人非議。西門 T、婆的學歷、文化知識和金錢收入，甚至於身體角色的行為模式上，顯得在社會階層上軟弱無力。但是我卻認為，在身體的愉悅自主的行動上 - 例如不想有大胸部的樣子就束胸，不想有女性化的名字就改名，或者一頭俐落帥勁的短髮、可進男廁可進女廁等這些行動，反倒彌補了上述的缺失，甚是具有翻轉直空間變成「歪空間」的權力。這些非正統道德身體行為下的 T、婆離經叛道倫理違常，配合著西門町邊緣位置的空間意向，挑釁了社會的一些主流道德價值的成規。這樣的形貌往往有某種程度的人渣、混混的意味，但是，也因為二元男/女身體狀態的道德標準彷彿的無所不在，西門 T、婆外貌型態的展演性及實踐，除了似乎提供穿透異性戀社會結構具有破壞力的位置之外，更顯而易見的效果是被普羅社會再次確認的視為邊緣。

探討西門 T、婆階級時的三大面向，本文：1. 根據 Bourdieu 的觀點，也就是從資本是社會再製的機制所在觀點切入 T、婆身份的被論述位置，乃至同志內部成員因為身體外貌而被排斥的位置；2. 大眾社會中異性戀無遠弗屆的性/性別系統 - 預期生理性別 (sex) 應該對照於社會性別 (gender)，所排斥的「不男不女」的身體；以及 3. 社會結構依據社經背景、社會條件等賦予個人的階級探討階級對西門 T、婆而言隱含身體展示與生存條件，間接促發他們對於身體具有靈活、自主且愉悅的權力的重要因素。為什麼我們會認為這是一種愉悅/逾越的權力？根據 Bourdieu, 上等或統治階級往往可以藉由日常生活的文化實行上所具有的風格排他性，來區異自己的階層地位 (Bourdieu, 2002: 148)。身體的外觀、髮型、身材、衣著、氣味、形狀、打扮，都可以是個人自我認同的某個組件。如果說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則習於讚美平凡、講求中庸，安分守己守秩序的生活規範，最好大家都一樣，歌頌單一大於多元，不太強調及鼓勵在身體形貌或者性慾取向、顏色種族、行為能力等的「差異」，對於特別的、不一樣的「異己」總是感到怪異不順眼的視為異端，我認為對於西門 T、婆而言，透過身體的行動與實踐，他們不見得如 Bourdieu 所說的下層階級會必然的慾望上層階級 (我這裡所說的上、下層階級是指西門 T、婆在上述三大面向下的「階級」)，認同「不分」的身體美學。西門 T、婆具有自成一套在日常生活裡實踐身體邏輯的自我風格，西門 T、婆的性別身體行動，坐實了愉悅且逾越身體規範的界線之名。

「階級」，或者嚴格的說經由經濟收入、學歷、年齡、性別及性取向等社會標籤標示的不同的社會階級位置，似乎揭露了人類身體展示的行動力上的障礙。在本文中，西門 T、婆外型打扮在不符合常規認知下有一套自我認定的解釋方式與理解。透過 Bourdieu 的身體資本 (physical capital) 概念，身體不可避免的背負了

社會階級 ( social class ) 的印記 ( imprint )( Woodward , 2004 ; 121 )。第四章開始，在西門 T、婆身上，我們看見了他們可以透過短髮、束胸等外在身體符號，以及西門 T、婆流動且奔放的性關係牽引出來的身體認知，甚至在情慾互動過程裡，透過忽「男」忽「女」的符號言語的運用，以及身體的感知以及言語符號混雜的操弄，外在身體型式的標示等去模糊了傳統化繁為簡的男/女僵化性別暴力。很有趣的，西門 T、婆的認知裡，「不分」是指「不懂事的小鬼！」這點，倒是我進入田野時始料未及的。西門 T、婆身體展示及認知上是如何的不同於「不分」女同志之外，把論點延伸至西門 T、婆的社經地位如何在工作環境，有著不同的處境及弱勢。換句話說，跨越且模糊了僵化性別二元對立 ( 男/女、男性氣概/女性氣概 ) 的界線，在自由且自主的身體展示下，換得的卻是在 ( 父權/異性戀 ) 工作場域裡的歧視。

從西門 T、婆的親密關係裡，點出隱身在同志族群 - 無論年齡、社經背景 - 如何的有別於異性戀親屬結構，而需求另外一種社會福利的保障。這似乎間接影響了同志伴侶相處上一個隱身在後，對未來生活缺乏保障的芒刺在背因素。龐大異性戀機制訂定的法律福利看不見同志族群的個身處境。對於同樣具有公民身份的同同志族群，缺乏量身訂做的權利及義務，以及物質生活的社會福利保障，似乎成為同志在社會叢林生存的困境。經濟上的困頓，特別是在父權資本主義經濟生產邏輯下，女同志同時座落在「女」，以及外型搞怪、學經歷又不高的「同志」雙重性別剝削處境。無論是學生型西門 T、婆對愛情充滿憧憬，或者街頭型西門 T、婆對伴侶相處的未來似乎是及時行樂者，兩者對於愛情觀的看法似乎不同，但是猶如一體兩面般的都能回歸到對於未來生活物質保障的渴望。

普羅大眾觀念裡一個歷史悠久的陳見，就是 T、婆配對或行為模式是複製異性戀模式：T 就是在模仿「男人」，或者 T、婆是社會地位不高的。但是，穿著「男裝」並非是為了慾望男性或者複製男性，即便是 T 的粗獷、豪邁、帥氣的「陽剛」打扮，也無法說 T 就是「男性」( 畢竟十分清楚 T 沒有陰莖 )，當然，也並非「女性」( 這樣的造型早已不具社會期望的女性特質 ( femininity ) )。T、婆體內情慾特質陰陽揉合，收放自如，在跨性的情境裡，的確早已是「男女不分」的行動。西門 T、婆就是處在曖昧流動的情慾位置，在一個第三選項下以互別對立的建構的方式成立了 T、婆兩者，是類屬於陰與陽之外的灰色地帶。Goffman 身體研究中指出身體是具有物質的、溝通的實體，用來促進社會互動，並且身體中介了人們的自我認同 ( self-identity )，以及其社會認同 ( social-identity ) 兩者之間的關係 ( Woodward , 2004 : 109 )。我們特別從西門 T、婆在性愛過程裡，看見有對立但是不是絕對的權力關係，並且同時在愉悅且自主的情慾互動過程中，再次的確認



T、婆自我認同身份。即便是 T 彷彿自然成形的擁有對婆的身體論述權，但是透過兩人共商協調對於情趣用具的選擇權、性愛姿勢的多樣化等，創造出情慾活動的歡愉及樂趣。我認為在此不見得「婆」這樣的身份可以等同於刻板印象中女性特質所標示出的性被動狀態，沒有身體愉悅自主的權力。換句話說，從西門 T、婆的親密關係裡，根本無法契合傳統概念下男主動/女被動的公式條例，對於 T、婆模式乃是複製/模仿異性戀男/女關係的說法，在此不攻自破。

卡維波指出「queer/酷兒總是自居於邊緣的、另類的次文化位置，並且拒絕被主流文化所同化，堅持自身的另類風格」(1998: 36)。西門 T、婆的街頭性—即玩世不恭的痞子屌樣或者低成就想像的私中、技職學校，透過不在乎社會眼光，大膽、公開搞怪噁心，有別於具有文化條件的女同志佔據於論述權力的核心位置，他們反而能自由自在、隨心所欲的展示自我喜好的情慾角色身份。透過身體的實踐，同時揭發了某些社會位置上僅能苦於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處境。從他們的身體行動實踐中，西門 T、婆的行動概念必須從無遠弗屆的二元男/女性別意識型態中解放出來，我們才能理解性的多元及流動特性。西門 T、婆透過身體行動的不符常規，因為實踐，所以解放。更重要的，也因為這樣的身型外貌被排擠、被邊緣化，這樣的人才得以被意識到、並存在著。邊緣位置才有發聲的可能及權力，一旦成為主流，融入「主流」這個相對於「另類」的大熔爐，讓每個人都接受後，多元化的情慾身體將無法有挑戰的位置。西門 T、婆這樣的身體被排斥，很大程度的跟社會上的性階層系統有很大的關連，所以這樣的行動與實踐除了得以從性階層裡解放出來之外，這樣的情慾展現彷彿也同時是突破天羅地網、無所不在的僵化兩種性/別規範的未來希望。

##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關於這節，我想主要從以下幾點，即，研究地點、研究對象以及研究者本身的角色做為探討面向。

本文的研究對象主要鎖定為習於以西門町做為文化消費或者休閒活動的青少年 T、婆。根據研究結果的呈現，主要包含的是現在正在學校就讀的學生，以及正在工作的非學生身份者做為我主要深入的參與觀察對象。當然，在西門町裡相當比率的我遇見了許多「中輟生」身份的青少年，但是由於許多因素及巧合，我無法順利的打入以及進入他們的生活圈裡。換句話說，西門町青少年的組成是個非常複雜多元的身份所集合而成的，並不是單只有學生身份以及非學生身份的二擇一選擇可以清楚界定之，故在西門 T、婆身份型態裡，非學生身份中缺乏了「中

輟生」這樣身份與西門町空間地景產生的認同關連與生命故事，少了這群中輟生 T、婆們對於女同志 T、婆的觀念與身體行動的看法，不免難有遺憾之感。

就研究地點而言，西門町仍是一個屬於熱鬧繁華的都會台北的一部份。雖然在這份研究裡讀研究對象性質，已經有別於過往研究的取向，跳脫了台北都會區裡大專學院派的女同志此種身份，但是仍似乎擺脫不了以「首善之區」做為研究範圍的慣常性。由於都市與非都市的文化資源獲取，特別是對於同志資訊的取得有相當的不平等（例如，我們很明顯的可以感受到大大小小的同志相關活動大多在台北市舉行），所以，研究範圍的焦點仍鎖定台北都市裡的女同志們，頗有缺乏關懷非都會區的女同志生命故事以及認知想法的缺失。

在質化研究，特別是需要跟報導人長期觀察相處的研究方法裡，研究者本身的身體外貌往往是與報導人互動過程中不可忽略的一部份，這樣的影響將決定了研究者能獲取多少田野資訊以及信息，這其中似乎也牽涉了田野倫理的問題。很明顯的，在我的田野經驗裡，我主要，也很習慣且自然的與西門 T 較為熟稔，當我試圖想要突破這樣的障礙，也就是與西門婆稍微親近時，卻意外的使團體內出現詭異的氣氛，甚至讓有伴侶的西門 T 誤以為我對他的婆「有意思」而引發對我的防備，甚至，最後把我列為拒絕往來戶並斷絕聯繫。沒有辦法打入「婆」的生活圈這是我田野過程裡最挫敗也最無奈的經驗。

我，一個研究生、我的外貌長相、說話習慣、穿著打扮、經濟條件等，似乎都是成為我與西門 T、婆相處並得到研究資料的阻力與助力，更似乎無法誠心的讓他們信服我可以是他們世界的人。在女同志研究論文裡，我們似乎很缺乏以「婆」做為一個主體、「婆」做為主角的研究探討，不以「T」獨為一尊，甚至更多的「婆」為主角、T 為配角」研究，是目前我認為是在女同志研究中非常匱乏的一部份，也期望未來有豐富的台灣本土不同階級「婆」之這樣的同志研究出現。

## 參考書目

丁乃非

- 1999 <良家婦女走火入魔：新台灣人是不「習於淫行」的女人？>，《性/別研究》5/6：438-443。
- 2000 <藍調石牆 T，紅色石頭婆>。女「性」主體的另類提問 - 跨性別小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行政院國科會人文處主辦。

王皓薇

- 1997 <不要交出遙控器 - 同志要有「現身」自主權>，《騷動》3：52-58。

王雅各

- 1999 《台灣婦女解放運動史》。台北：巨流。

古明君

- 1997 <情慾的文化資本與身體馴訓 - 技職教育體系中青少女的性/情慾>，《性/別研究的新視野：第一屆四性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元尊。

白瑞梅 (Amie Parry)

- 1998 <從他鄉到酷兒鄉：女性主義烏托邦渴求之同性情慾流動>，陳婷譯，《性/別研究》3/4：347-356。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1999 <尋找(看不見的)婆遺失的辯證：陳雪的反寫實、反含蓄>，葉德宣譯，第三屆「性/別政治」超薄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白佩姬

- 1996 <文化與政治的雙曲線 - 淺談九0年代中葉台灣同志運動的轉折>，《騷動》2：52-62。

朱偉誠

- 1998 <(白先勇同志的)女人、怪胎、國族：一個家庭羅曼史的連接>，《中外文學》第26卷12期。頁47-66。
- 2000 <台灣同志運動的後殖民思考---論「現身」問題>，《從酷兒空間到教育空間 - 第二屆四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麥田。

2003 <同志 台灣：性公民、國族建構與公民社會>，《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5：115-151。

朱元鴻

2000 <田野中的情慾>，《從酷兒空間到教育空間 - 第二屆四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麥田。

----- 《我們活在不同的世界 - 社會學框作筆記》。台灣社會研究叢刊 08。

江菁頌

1999 《臺北版的灰姑娘童話開始在街頭上演：探討臺北市青少年柔性宵禁中的青少年生活》。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阮慶岳

1998 <一夜魚龍舞 - 試看同志空間>，《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 - 同志空間專輯》5：3-8。

宋怡明

2003 <胡田寶與清中葉同性戀話語>，《歷史人類學學刊》。第一卷第一期：67-82。中國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主辦。

呂錦媛

2003 《金錢與探戈：台灣女同志酒吧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美枝

2004 《非都會區、勞工階級女同志的社群集結與差異認同——以宜蘭一個「Chi - T」女同志社群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天助

2002 《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台北：桂冠。

李明璁

2002 宰制？自主？或兩者皆非：「哈日」研究的方法論反思。文化研究月報。第 14 期。[http://140.112.191.178/csa/journal/14/park\\_14.htm](http://140.112.191.178/csa/journal/14/park_14.htm)。

2003 <這裡就是「類東京」，就在這裡跳舞吧！？ - 台北西門町去/再領域化的

百年物語>，2003 靠文化 By Culture 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

李銀河

2001 《女權主義與賣淫》，21 世紀華裔婦女國際研討會。

<http://www.sinchew-i.com/wcwa/>。

何春蕤

1996 <色情與女/性能動主體>，《中外文學》25(4):6-37。

1998 <從左翼到酷兒：美國同性戀運動到「酷兒化」>，《性/別研究》3/4:260-299。

2001 《同志研究》。台北：巨流。

2002 <認同的「體」現：打造跨性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6:1-43。

周倩漪

1997 <絕地關係 終極運動：同志伴侶經驗、主體建構、與運動思維>，《騷動》3:38-42。

周華山

1997 《同志論》。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

林欣億

2003 《女同志在原生家庭中的性慾認同空間策略》。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益民

1997 <在街頭相遇 - 側寫青少年舞團>，《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5:209-225。

林賢修

1997 <同志運動的無頭公案>，《騷動》4:62-66。

洪雅琴

1997 《女同性戀者性取向認同發展歷程個案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0 <女同性戀者生命故事敘說研究>，《性別政治與主體形構---第三屆四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麥田。

馬嘉蘭 ( Fran Martin )

- 1998 <衣櫃、面具、膜：當代台灣論述中同性戀主體的隱/現邏輯>，紀大偉譯  
《中外文學》26 ( 12 ) : 130-149。

紀大偉

- 1997 《酷兒啟示錄：台灣當代 Queer 論述讀本》，台北：元尊。

魚玄阿璣

- 1996 <奇蹟就在眼前，如此平凡 - 關於女同志伴侶家庭>，《騷動》2：32-35。

魚玄阿璣、鄭美里

- 1997 <幸福正在逼近 - 台灣同性戀社會史的初步回顧>，《聯合文學》第 13 卷 4  
期，頁 89-99。

莊景同

- 2000 《超越政治正確的「女女」牽「拌」 - 從「女女」伴侶關係看生命掙扎  
與價值體現》。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系碩士論文。

張小虹

- 1998 《性/別研究讀本》。台北：麥田。

張娟芬

- 2001 《愛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書》。台北：時報。

張人傑

- 1997 <情慾叢結語身體政治 - 從斷袖、同性戀到酷兒>，《月旦法學雜誌》30：  
22-29。

張喬婷

- 1999 《異質空間 vs. 全視空間：台灣校園女同志的記憶、認同與主體性浮現》。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0 <從身體慾望到身份認同 - 校園空間中女同志的存遺機制>，《從酷兒空  
間到教育空間 - 第二屆四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麥田。

張曉婷

2004 《西門町的年齡政治》。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崇騏

2000 <請問你是同性戀、酷兒還是同志？ - 論雜碎性愛身份政治>，《從酷兒空間到教育空間 - 第二屆四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麥田。

陳麗如

2000 《他們的故事 - 七個女同志的認同歷程》。國立屏東師範學院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耀民

2000 <虛擬情境下的真實身份認同：以台灣 IRC 系統為例>。《第五屆性教育、性學、性別研究暨同性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2001 <我們都是一家人？論〈孽子〉及〈逆女〉中的家庭機制/身份認同與抗爭之可能性>，《同志研究》，何春蕤主編，台北：巨流。

賀照緹

1996 <「高貴」不貴只是過渡 - 主流媒體對單身女性的再現>，《騷動》2：36-41。

黃怡妙

2003 <“ Becoming out ”：台美女同志的自我認同>，《兩性平等教育季刊》23：98-105。

黃玉麗

2003 <台北市主要商圈消費者行為研究 - 以東區、西門町、華納威秀為例>，《親民學報》8：133-144。

黃雅鈴

2001 《街頭少年生活世界之探討》。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傅仰止

1997 <電腦網路中的人際關係：以電子郵件傳遞為例>。第二屆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12月18-20日。

游 謙

- 2000 <同性戀基督徒與網路客體溝通>，《第五屆性教育、性學、性別研究暨同性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曾凡玲

- 2003 《西門行人徒步區商業空間與消費者行為之研究》。逢甲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碩士論文。

曾寶瑩

- 2000 《同性戀主體與家庭關係互動歷程探索》。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甯應斌（卡維波）

- 1997 <獨特性癖與測會建構：邁向一個性解放的新理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6：67-123。
- 1998 <什麼是酷兒？>，《性/別研究》3/4：32-46。
- <性解放思想史的初步札記：性政治、性少數、性階層>，《性別研究》3/4：179-234。
- 2000 <逝去的女性主義 - 跨性別運動的挑戰>，南方社區文化網路。  
<http://www.esouth.org/sccid/south/south000329.htm>。

齊天小聖/魚玄阿璣/喀飛/沙啞/漂亮

- 1997 <性禮 英雄或戰略佳 - 「現身」於現階段台灣同志運動的發展及其意義>，《騷動》3：45-51。

廖炳惠

- 2003 《關鍵字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台北：麥田。

趙彥寧

- 1997 <性、性意識及身體建構 - 形塑台灣女同性戀的身體美學>，《性/別研究的新視野：第一屆四性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元尊。
- <出櫃或不出櫃？這是一個有關黑暗的問題>，《騷動》3：59-64。
- 1998 <試論父系歷史空間性中怪胎情慾化的可能>，《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 - 同志空間專輯》5：197-209。
- <新酷兒空間性：空間、身體、垃圾與發聲>，《中外文學》312：90-108。



- <面具與真實：論台灣同志運動的「現身」問題>，《民族學研究所期刊》84：111-135。
- 2000 <老 T 搬家：怪胎文化公民性的物質基礎>，發表於女「性」主體的另類提問小型學術研討會。台北清華大學月涵堂，行政院國科會人文處主辦。
- <台灣同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 一個關於文化生產的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8：207-244。
- <流放的政權與流亡的身體 - 論 50 年代公領域中的主體、物與性/別>，《性別政治與主體形構 - 第三屆四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麥田。
- 2001 《帶著草帽到處旅行：性/別、權力、國家》。台北：巨流。
- 2002 <家國語言的公開秘密：試論下階層中國流亡者自我敘事的物質性>，《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6：45-85。

#### 鄭美里

- 1996 《台灣女同志的性、性別與家庭》。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2001 <從歃血為盟到午茶約會 - 試析一份女同志刊物的發展軌跡>。21 世紀華裔婦女國際研討會。
- <http://www.sinchew-i.com/wcwa/content.phtml?artid=200106130946>。

#### 劉亮雅

- 1999 <第二波女性主義與性意識>，《聯合文學》15：4=172。頁 102-104。

#### 劉台雲

- 2001 <「酷兒」自我認同之初探>，《兩性平等教育季刊》25：110-119。

#### 劉幸義

- 1997 <同性戀 - 法學上空白的一頁>，《月旦法學雜誌》30：30-35。

#### 劉人鵬、丁乃非

- 1998 <罔兩問景：含蓄美學與酷兒政略>。《性/別研究》3/4：90-108。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1997 <罔兩問景（ ）：鱷魚皮 拉子餡 半人半馬邱妙津>，《第三屆「性/別政治」超薄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遲恆昌

2001 《從殖民程式到「哈日之城」：台北西門町的消費地景》。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賴麒中

1998 <性傾向與就業歧視之探討>，《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 - 同志空間專輯》5：211-237。

賴鈺麟

2000 <同志運動與社會運動理論的辯證關係>，《第五屆性教育、性學、性別研究暨同性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賴孟如

1998 《次文化空間之研究 以女同性戀酒吧為例》。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碩士論文

簡家欣

1997 <書寫中的現身政治 - 九0年代同志言說戰場的流變>，《聯合文學》第13卷4期。頁66-69。

----- 《喚出女同志：90年代台灣女同志的論述形構與運動集結》。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理論組碩士論文。

----- <九0年代台灣女同志的性別抗爭文化：T婆角色的解構、重構與超越>。《思與言》35(1)：145-209。

謝志偉

2000 <「加味姑嫂丸」的省思 - 從「雞雞」到「屁屁」的不對稱關係談起>。《從酷兒空間到教育空間 - 第二屆四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麥田。

魏偉莉

2003 <論「鬼兒與阿妖」中女同志性別角色的刻板化書寫>，《台灣文學評論》3：3。頁77-95。

Barthes, Roland

1994 戀人絮語。台北：桂冠。

Butler, Judith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London: Routledge.

Cahn, Susan K.

1993 "From the "Muscle Moll" To The "Butch" Ballplayer: Mannishness, Lesbianism. And Homophobia in U.S. Women's Sport". *Feminist Studies*, 19, no. 2.

Caudwell, Jayne

1999 "Women's Football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orizing Gender and Unpacking the Butch Lesbian Image". *Journal of sport & social issues*.390-402.

Case, Sue-Ellen

1989 "Toward a Butch-Femme Aesthetic". In *Making A Spectacle*, ed. Lynda Hart, 282-99.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Califia, Pat

1992 "Clit Culture: Cherchez La Femme...." *On Our Backs* 8(4): 10-11.

Durand, Jean-Pierre

1996 蔡筱穎、郭光予譯。《當代社會學》。台北：遠流。

Durkhiem, Emile

1997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Free Press.

D'Emilio, John and Estelle B. Freeman.

1988 *Intimate Matters: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Row.

Faderman, L.

1997 *Surpassing the love of men*.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Foucault, Michel

1998 《規訓與懲罰 - 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

Gibson, M.

- 1997 “Clitoral corruption: Body metaphors and American doctor’s constructions of female homosexuality”, 1870-1900. In V. Rosario (Ed.), *Science and homosexualities* (pp. 108-132). London: Routledge.

Giddens, Anthony

-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親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的性、愛、慾》，周素鳳譯，台北：巨流。

Garcia, J. N. C.

- 1999 <此「敗德」非比「敗德」：校園性騷擾與（同性戀）情慾標記>。金宜蓁、涂懿美合譯，《性/別研究》5/6：208-227。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Harding, Sandra (1991)

- 1995 <從女同性戀者生活的角度思考>，殷寶寧譯，《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1：190-211。

Halberstam, Judith

- 1999 <「男性」騙局：仿冒的陽剛特質與 Brandon Teena 的案例>。金宜蓁、涂懿美合譯，《第三屆「性/別政治」超薄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Healey, E.

- 1996 *Lesbian sex wars*. London: Virago.

Malinoski

- 1991 《南海舡人》，于嘉雲譯，台北：遠流。

Newton, E.

- 1991 *The mythic mannish lesbian: Radclyffe Hall and the new women*. London: Penguin.

Phoca, Sophia

- 1999 《後女性主義》。謝小苓譯，台北：立緒。

Patton, Cindy

- 1999 <酷兒賽菊寇>，何春蕤譯，《性/別研究》5/6：459-462。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Parkin, Frank

- 1979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In Rhonda F. Levine(Ed.). *Social Class and Stratification*.119-140.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 INC.

Rich, A

- 1996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In M. Eagleton (ed.), *Feiminist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 Second Edition*, pp.24-29. Oxford: Blackwell.

Rubin, Gayle

- 1975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Rayna R. Reitr(e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New York &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Sedgwick, Eve Kosofasky

- 1990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edgwick, E. K.

- 1998 <情感與酷兒操演>。金宜蓁、涂懿美合譯，《性/別研究》3/4：90-108。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Weber, J.C.

- 1996 “Social Class as a Correlate of Gender Identity Among Lesbian Women”. *Sex Role*(35): 271-280.

Walker, Lisa M.

- 1993 “How to recognize a Lesbia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Looking Like What You Are”.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8, no. 4

Woodward, Kathryn

2004 《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林文琪譯。韋伯文化。

Weeks, Jeffery

2002 《20 世紀的性理論與性觀念》。宋文偉，侯萍 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Whelehan, I.

1995 *Modern feminist though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